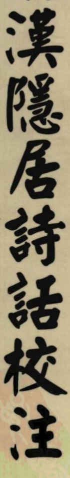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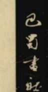
陳應鸞 著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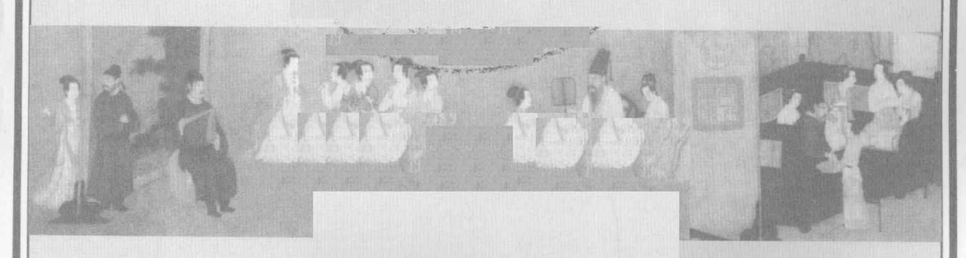
ISBN 7-80659-309-8/I・121
定價：23.00圓

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臨漢隱居詩話校注

陳應鸞／著



巴蜀書社

2001・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臨漢隱居詩話校注／（北宋）魏泰著；陳應鸞校；陳應鸞注釋．—成都：巴蜀書社，2001.11
ISBN 7－80659－309－8

Ⅰ.臨…　Ⅱ.①魏…②陳…③陳…　Ⅲ.詩話—注釋—中國—宋代　Ⅳ.I222.744.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74692 號

策劃組稿：陳大利　李　蓓
責任編輯：李　蓓
封面設計：文小牛

臨漢隱居詩話校注　　陳應鸞　校注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028）6656816　發行科電話（028）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金龍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0.875　字數 275 千
2001 年 1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0 冊
ISBN 7－80659－309－8/I·121　定價：23.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電話號碼：5651045　5651203

前　言

自歐陽修創爲詩話之後，在北宋時期即出現了不少以“詩話”命名的著作。如司馬光續詩話、劉攽中山詩話、陳師道後山詩話、王直方詩話、蔡絛西清詩話等等。此外，尚有一部臨漢隱居詩話，也很值得重視。

一

臨漢隱居詩話的作者乃北宋的魏泰，由於他不曾做官，故宋史無傳。其生平事跡，從宋人的詩話、筆記、書目題跋之類著作中，可以搜集一些零散的資料。綜合觀之，可以見其大概。

泰，字道輔，自號臨漢隱居、漢上丈人，襄陽（今湖北省襄樊市）人。生卒年不詳。然其主要活動於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臨漢隱居詩話第二〇條，載他“熙寧庚戌冬”拜見王安石，又“元豐己未”，與王安石“同遊鍾山”（亦見東軒筆録卷一二）。熙寧、元豐皆宋神宗年號。又東軒筆録首有魏泰的自序，其自署時間爲“元祐九年上元日”。元祐爲宋哲宗年號。明代凌迪知

萬姓統譜卷九四載："魏泰，襄陽人，崇、觀間，章惇欲官之，竟弗就還家。"（亦見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崇、觀，指宋徽宗的年號崇寧、大觀。考東軒筆録自序中云："思少時力學尚友，遊於公卿間，其緒言餘論有補於聰明者，雖老矣，尚班班可記，因叢摭成書。"此自序寫於元祐九年（是年四月十二日改元紹聖）上元日（即正月十五日），此時即自稱"老矣"。由此可以推測出他的生年的一個大概範圍。古人稱"老"，指五十至七十歲。而宋代人一般以五十歲以上爲老。論語季氏："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邢昺疏："老謂五十以上。"蘇軾於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有寄餾合刷瓶與子由詩，其首聯云："老人心事日摧頹，宿火通紅手自培。"蘇軾生於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至寫此詩時，爲五十八周歲過六天。二十天後，魏泰也自稱"老矣"，可見此時他的歲數也已在五十周歲以上，或許其生年與蘇軾相差無幾。考蘇軾卒於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而魏泰於崇寧、大觀（一一〇二——一一一〇）年間尚在，很可能魏泰的年齡比蘇軾小些。若假定他比蘇軾小四、五歲，那麼他的生年約在宋仁宗慶曆元年（一〇四一）左右。至於魏泰卒於何時，則無法推測。他究竟活了多大歲數，不得而知。

魏泰爲場屋不得志者。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二引桐江詩話："魏道輔泰……僕初以謂有隱德，不仕，及試院中，因上請主文，道輔恃才豪縱，不能忍一時之忿，毆主文幾死，坐是不許取應。"由於被剥奪了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故其終生與進士無緣，也就與仕途無緣了。

對於魏泰之爲人，歷來頗多非議，人謂之"無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三下）。具體説來，計有數端：

其一曰多撰僞書。王銍跋范仲尹墓誌云:"近時襄陽魏泰者,場屋不得志,喜僞作它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録,盡假名武人張師正,又不能自抑,出其姓名,作東軒筆録,皆用私喜怒誣衊前人,最後作碧雲霞,假名梅堯臣,毁及范文正公,而天下駭然不服矣。且文正公與歐陽公、梅公立朝同心,詎有異論,特聖俞子孫不耀,故挾之借用以欺世。今録楊闢所作范仲尹墓誌,庶幾知泰亂是非之實至此也。則其他泰所厚誣者,皆迎刃而解,可盡信哉!僕猶及識泰,知其從來最詳,張而明之,使百世之下,文正公不蒙其謬焉。潁人王銍性之題。"(案王銍雪溪集已殘,今集中無此跋文,此據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一六録;又所謂楊闢范仲尹墓誌,今未見。)此外,還有葉夢得避暑録話卷上、張邦基墨莊漫録卷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子部小説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東軒筆録及臨漢隱居詩話提要、鮑廷博臨漢隱居詩話跋等皆持此説,似乎已是鐵案不移。然而這其中仍不無疑點。關於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録,北宋王得臣談到其中的倦遊録。麈史卷三讒謗:"張師正倦游録説潁上常夷甫處士自經而卒。王莘樂道奉議,潁人也,從學於常,具道處士得病而卒。師正,進士及第,後换西班,官至諸司使守、郡守,亦有才。此倦游乃襄、漢間士人爲託名以行。"王得臣與魏泰乃同時之人,且其麈史歷來號稱精覈。儘管他認爲倦遊録非張師正所作,但未斷定爲魏泰僞託。魏泰固然屬於襄、漢間士人,然襄、漢間士人非衹魏泰一人。同時代人尚且不能斷定,而南宋的王銍遽斷爲魏泰,不知有何確證?難道"襄、漢間士人"非魏泰莫屬?在我看來,張師正既然曾中進士,以文階换武階,方成爲武官,是則原本文士,並非不通文墨的赳赳武夫。從宋詩紀事、全宋詩録存他的詩來看,

他是相當有才情的人。那麽，焉知他一定不能寫出倦遊録等三部書呢？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三下著録倦遊雜録、括異志纂，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一著録括異志，宋史藝文志五小説類著録此三部書，均未採取王銍等的説法，仍定作者爲張師正，其作法是相當審慎的。關於碧雲霞（"霞"後多作"騢"，誤，見後），南宋的邵博就不同意王銍的説法。邵氏聞見後録卷一六云："梅聖俞著碧雲霞應昭陵時，名下大臣惟杜祁公、富鄭公、韓魏公、歐陽公無貶外，悉譏詆之，無少避。其序曰：'碧雲霞，廐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邪？吾不信。"留以備上閑，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云。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乎？噫。'范文正公者，亦在詆中。以文正微時，常結中書吏人范仲尹，因以破家。文正既貴，略不收卹。王銍性之不服，以爲魏泰僞託聖俞著此書。……（王銍跋文前已引，此略）予以爲不然，亦書其下云：美哉，性之之意也。使范公不蒙其謬，聖俞亦不失爲君子矣。然聖俞早接諸公，名聲相上下，獨窮老不振，中不能無躁，其聞范公訃詩：'一出屢更郡，人皆望酒壺。俗情難可學，奏記向來無。貧賤常甘分，崇高不解諛。雖然門館隔，泣與衆人俱。'夫爲郡而以酒悦人，樂奏記，納諛佞，豈所以論范公者，聖俞之意，真有所不足也。如著文公燈籠錦事，則又與書竄詩合矣。故予疑此書實出於聖俞也。"這就以鐵的事實，有力駁斥了王銍所謂"文正公與歐陽公、梅公立朝同心，詎有異論"的謬説。其實，即以譏詆范仲淹一事而論，可證碧雲霞並非魏泰所爲。考魏泰東軒筆録中有四條有關范仲淹的記載（卷三、卷四、卷一一、卷一三各一條），然無一條有譏詆之意，而反有頌

揚之處。如卷三載云："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内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氣已絶。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並白金授之，封識宛然。"此處，明顯是懷着敬仰的心情，歌頌范仲淹的人格和品德。按一般情理而論，決不至於又要出爾反爾地在他書中對己敬仰之人進行譏詆。魏泰詩話中亦有兩條（第四三、五〇條）涉及范仲淹，亦無一條有譏諷之意。凡此，足證王銍所謂碧雲騢爲魏泰所作之説，乃不實之詞。細讀王銍的跋文，其中還有不可信之處，如云東軒筆録"皆用私喜怒誣衊前人"，即是如此。今東軒筆録尚在，其中未見有對前人惡意中傷、誹謗之詞。從王銍直到紀昀等持此論者，亦未舉出一個具體的例子來。儘管是書亦有一些失實之處，然多是因記憶不確而造成的時間、地點、細節的不準確（此在他人的筆記類著作中亦常有），並非無中生有地捏造事實，以誣衊他人。對於世人都能看到的東軒筆録，王銍尚且説出不合實際的話來，那麽他所謂知魏泰"從來最詳"云云，是否屬實，亦不能不令人産生疑竇。考王銍本人就好作僞書。墨莊漫録卷二謂其僞作柳宗元龍城録，卷八又載何薳説王銍僞作了李歜注杜詩、注東坡詩。如果此事屬實，那麽他或許是以己之情去揣度碧雲騢諸書的。由此可見，所謂魏泰多著僞書之説，並非堅確不移的鐵案。

其二曰人畏其吻。張邦基墨莊漫録卷一云："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畏其吻，謡曰：'襄陽二害，田衍、魏泰。'"晁公武

亦謂其“有口”（郡齋讀書志卷三下）。這大概是説魏泰其人敢言善辯，或好與人爭個短長，或好指責别人，或好揭露、批評他人的缺點，從而引起一些人的害怕和不滿。由於未見有甚麽具體記載，此是否屬實，不敢妄加判斷。余意以爲，即使屬實，也算不得甚麽大不了的缺點。至以“害”視之，無乃太過乎？

其三曰仗勢欺人。郡齋讀書志卷四下載魏泰“晚節卜居漢上，人頗言其倚子宣之勢，爲鄉里患苦云。”子宣，乃魏泰姐夫曾布之字，徽宗時官至右僕射，一度獨掌國柄。其時魏泰正卜居漢上。如果魏泰確實如人所云，真乃“無行”已極。但晁公武衹是聽人所説，是甚麽人説的，可不可靠，均無從查考，諸書亦不見有甚麽具體的記載。是否屬實，則難斷定。

其四曰“黨熙寧而抑元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臨漢隱居詩話提要）。謂魏泰與王安石爲首的改革派結黨以營私，有意識地貶低對新法持不同政見、元祐中曾一度得勢之人。事實上，魏泰衹是從思想上支持王安石變法，既未與變法派結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死黨，更未借此以營私。他與王安石及其子王雱過從甚密，他的姐夫曾布還是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助手，但他從未憑借他們的勢力爲自己謀取一官半職。甚至在宋徽宗初，章惇欲官之，竟拂袖還家。他交往之人，並非全是變法中人。如他與王安國的關係也很好，而王安國則是對新法持有異議者。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二引潘子真詩話云：“道輔少與徐忠愍及山谷老人友善。”徐忠愍（徐禧）雖是支持變法的人，而山谷（黄庭堅）則是元祐黨人。魏泰著作中確實對王安石非常稱讚，但却不附和王論詩的意見。王認爲“有味”的詩，魏泰却認爲“少餘味”（見其詩話第二二條）。而且，魏泰提出詩的“餘味”説，主張“情

貴隱"，以含蓄有味而感人（見其詩話第一六條），其實也是鍼對王安石早年詩歌創作傾向而發的。因爲，王安石前期之詩，尚意氣，鋒鋩畢露，絶少含蓄（參見本前言後第三部分）。魏泰對變法中人吕惠卿則多次批評、貶抑（參見東軒筆録有關條目）。魏泰東軒筆録中記載了元祐黨人的一些事情，然並非一味貶抑。如卷四載孫覺議常平法，"主上怒其反覆"，而被貶官。作者衹實載其事，而未直接發表任何有貶抑性的議論。卷六載韓琦事云："及荆公秉政，又與常平議不合，然而荆公每評近代宰相，即曰：'韓公德量才智，心期高遠，諸公皆莫及也。'"這種記載不僅不含任何貶意，反有褒揚。卷一四載蘇轍上疏論吕惠卿奸邪，吕因此被貶，蘇軾草其制。其中完全看不出對二蘇有何貶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魏泰詩話"論歐陽修，則恨其詩少餘味，而於'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始終不取；論黄庭堅，則譏其自以爲工，所見實僻，而有'方其拾璣羽，往往失鵬鯨'之題；論石延年則以爲無大好處；論蘇舜欽則謂以奔放豪健爲主；論梅堯臣則謂其乏高致"，爲"堅執門户之私"、"抑元祐"之證。此純粹屬於對魏泰詩話的歪曲。第一，魏泰這些評論，實際上是標舉他的含蓄有味、"主優柔而不在豪放"的詩學理論，本來與政治上的黨爭無關。如同他詩話第二一條載王存語曰："我所見如是，顧豈黨邪?"把詩學觀點生拉活扯地與政治問題掛鈎，這是絶對不能令人同意的。第二，魏泰評論上述諸人時，還有肯定的一面。如評歐陽修，就肯定了"才力敏邁，句亦清健"（第二二條）；評石延年，肯定其"長韻律詩善敍事"和籌筆驛、銅雀臺、留侯廟及其五言小詩（第三四條）；論梅堯臣，肯定其詩"平淡有工"（第三五條）。紀昀等人不看其肯定諸人一方面，本身就有斷章取義之

嫌。第三，魏泰對上述諸人的批評，在余看來，許多是合乎實際的、恰當的。如歐陽修那句詩本很平常，並無多少深遠雋永之味。又如批評黄庭堅好以用典、用字新奇而爲詩，正深中其弊。南宋以來，批評蘇、黄者大有人在，激烈程度也遠勝於魏泰。再如蘇舜欽詩以奔放豪健爲主，也是事實。歐陽修曾評其詩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歐陽修的説法實與魏泰一樣，難道他也是從黨爭出發的貶抑嗎？總之，魏泰並未從黨爭立場出發，有意貶抑元祐諸君。以紀昀爲首的四庫館臣之論並非公論，其中明顯含有對王安石變法的偏見。王安石變法的進步意義是不容抹殺的，這在今天已有歷史的定論。魏泰從思想上支持變法，不僅不是"無行"的表現，恰恰説明他具有比較進步的社會歷史觀。

魏泰也有無行之處，其尤者即前引桐江詩話所載在試院毆打主考官一事。儘管歷來科場中弊僞叢生，乃至一些號稱正人君子的主考官，都曾爲自己的親友作弊（不少隨筆著作載北宋也有此類情況），魏泰毆打主考官究竟由何事引起雖不得而知，但作爲一個文人，以至大打出手，則大失士君子的風度。魏泰其人可能性格相當卞躁褊激，眼睛裏揉不下砂子。他在試院中這一不明智的舉動，深刻地影響了他的一生，不僅使自己與進士無緣，永絶仕途，而且使人認爲他"無行"，乃至以衆惡歸之。

魏泰一生著述頗豐，有臨漢隱居集二十卷、臨漢隱居詩話一卷、東軒筆録十五卷、續録一卷、訂誤集二卷、書可記一卷、襄陽題詠二卷、襄陽形勝賦等。然大多亡佚，今所存者，惟詩話、筆録二書和詩九首及斷句四則。

魏泰之詩頗有特色。如其荆門别張天覺云："秋風十驛望台

星，想見冰壺照坐清。零雨已回公旦駕，挽鬚聊聽野王箏。三朝元老心方壯，四海蒼生耳已傾。白髮故人來一别，却歸林下看昇平。”桐江詩話謂其“詩律峻峭，今人不可到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二引）又有詩云：“博山繞沉水，煙燼氣不滅。日暮白門前，楊花散成雪。”潘錞謂其“不减江左諸人語”。（同前書引潘子真詩話）衹此二例，即可見其一斑。惜魏泰集已佚，不能見其全貌。

二

臨漢隱居詩話作于何時？雖然起迄的具體年月不能精確地考定，但可以考出一個大概的時間範圍。

臨漢隱居詩話第一條載秦國大長公主薨，神宗皇帝賜挽詩三首。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三秦國大長公主挽詞，録魏泰詩話此條，並謂“元豐初，魏泰載之於詩話中”。考宋史公主傳英宗四女傳：“魏國大長公主，帝第二女……嘉祐八年封寶安公主。神宗立，進舒國長公主，改蜀國……元豐三年病篤……明日薨，年三十。帝未上食即駕往，望第門而哭，輟朝五日。追封越國，謚賢惠。後進封大長公主，累改秦、荆、魏三國。”據此可知，秦國大長公主乃英宗第二女死後封號之一，其死在元豐三年。神宗挽詩中屢有“宿草自春菲”、“春風空魯館”、“桃李不成春”等句，可能她死於是年春天。又考元豐共八年，因此釋惠洪所謂“元豐初”之下限即元豐三年。如果釋惠洪的話可靠，也就是説，元豐三年内魏泰已在作詩話了。但是，這條材料還不能作爲魏泰詩話作時

之確證，因爲剛發生的事，魏泰是否立即就寫進了詩話，現在未尋到其他任何旁證。魏泰詩話中稱“神宗”，此乃趙頊死後廟號，而趙頊死於元豐八年三月，故魏泰此條不可能寫於“元豐初”。當然還有一種可能，“神宗”二字，爲元豐八年後所加改。但是，這種推測無任何材料可以證實。

然而，有一點却可以確定，即冷齋夜話成書之前，魏泰已有詩話在社會上流傳了。冷齋夜話中除了前引這條外，還有一處引及、四處鈔襲了魏泰詩話。卷一館中夜談韓退之詩，前面鈔襲其第二一條，後又引其第五條，並出了魏泰之名；卷二立春王禹玉口占一絶鈔襲其第四八條，老杜劉禹錫白居易詩言妃子死鈔襲其第二五條；卷四舒王女能詩鈔襲其第五七條一部分。如果能確定冷齋夜話的作時，那麽魏泰詩話作時之下限即可確定。考郡齋讀書志卷三下謂冷齋夜話乃“崇、觀間記一時雜事”之書。所以，魏泰詩話必定作於宋徽宗崇寧、大觀（一一〇二——一一一〇）年間之前。鮑廷博臨漢隱居詩話跋中謂魏泰“晚節卜居漢上，爲隱居詩話一卷”，其説實乃大謬不然。

臨漢隱居詩話這個名稱，並不是魏泰自己確定的。據校注者初步考證，這個名稱的完整字樣出現在元末明初。北宋的釋惠洪引述時祇稱“詩話”，而無“臨漢隱居”之類的字樣。南宋時，凡引及魏泰詩話者，皆稱隱居詩話，而無“臨漢”二字。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共引四十九條，王楙野客叢書共引三條，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話共引三條，何汶竹莊詩話共引六條，詩林廣記共引及九條，皆是如此。詩人玉屑共引及十九條，除一條稱隱居語録、一條稱隱居詩外，餘亦皆稱隱居詩話。元初所修宋史中著録亦然。到元末明初陶宗儀所輯説郛（宛委山堂本、涵芬樓藏板

據明鈔本）則題作臨漢隱居詩話了。明洪武九年映雪老人（孫道明）所鈔之一（知不足齋叢書所據本）、明代一些目録類書（如祁承㸁澹生堂書目及撰人不詳的近古堂書目等）的著録、清代的大多數版本及著録，書名在“隱”字前皆有“臨漢”二字。至有簡稱爲臨漢詩話者，如説郛（宛委山堂本）之板心即是，鄭方坤全閩詩話和五代詩話、伍涵芬説詩樂趣、趙翼甌北詩話、吴景旭歷代詩話等所引，時亦如此。然而這“漢”字又有異文，奇晉齋叢書本作“溪”，陸烜在其跋文中稱他所據亦是洪武九年映雪老人之鈔本，此本亦爲錢曾所收藏，並謂作“漢”者爲錢曾讀書敏求記之誤。管庭芳、章鈺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卷四下，在校錢曾著録的臨漢隱居詩話時，亦謂“漢”字，“黄鈔本、宋鈔本均作‘溪’”。其所謂黄、宋鈔本，今均未見。究竟是作“溪”，還是作“漢”？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四庫全書本）卷四下著録魏泰撰有臨溪隱居集二十卷。以此例之，作“溪”似乎有據。然而，魏泰東軒筆録之自序，却自署曰“臨漢隱居魏泰”。張邦基墨莊漫録卷二亦云：“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居。”又前文已云魏泰乃襄陽人，而襄陽瀕臨漢水，故魏泰自號臨漢隱居，其原由正在於此。由此完全可以斷定，魏泰詩話亦當以“臨漢隱居”名之，“漢”不應作“溪”。作“溪”者，乃因形近而致筆誤。衢本郡齋讀書志卷一九著録魏泰之集仍名臨漢隱居集，可見四庫全書本作“溪”，乃鈔寫之誤，不足爲據。陸烜不察及此，遽謂“‘臨溪’二字，敏求記誤刻‘漢’字”，甚至大發感慨云：“非是此本，曷由知之？信乎，讐校之功爲鐫書第一要事。”他連當時已經非常流行的説郛（宛委山堂本）似乎也不曾看過，祇以爲自己所得之本確鑿無誤，不深入加以考索，這樣的校讐，在今天看來，無乃

孟浪之至乎?

臨漢隱居詩話今存各本皆題爲一卷，然條目却有多寡之别。由條目的多寡，計可分爲四類：（一）六十九條本：此類版本，今所見最早者爲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本，其末有題署云："洪武九年，歲在丙辰，閏九月壬辰、癸巳兩日，在華亭集賢外波草舍雨牕寫。映雪老人誌。時年八十歲。"由此可知，鮑氏所刊，其祖本乃明初鈔本。據管庭芳、章鈺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正卷四下引勞權語云"知不足齋即據此本刊行"，可知此鈔本曾爲錢曾所藏。然而，此鈔本之原件，並未流傳至今。現存如龍威祕書本、湖北先正遺書本、古今説部叢書本、筆記小説大觀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實均本於知不足齋叢書本。（二）三十六條本：説郛宛委山堂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奇晉齋叢書本、學海類編本。此類版本的第一至第三五條，六十九條本中都有，但次序不同，分條亦時有異。如六十九條本的第二一條，三十六條本祇有後二句，并與六十九條本的第二二條合在一起，而爲第一九條。又如六十九條本的第三〇、三四、三五條，三十六條本把每條都分爲了兩條。三十六條本的第三六條，六十九條本却没有。這類版本中的奇晉齋叢書本有跋文云："此卷即錢遵王所藏，讀書敏求記所載者，末有題署兩行云：'洪武九年丙辰，映寫老人寫於華亭集賢外波草舍雨窗，時年八十。老人即孫道明也。'"是則此本亦源於明初孫道明的鈔本。可能孫道明本來有六十九條和三十六條兩種不同的鈔本，並都曾爲錢曾收藏。可惜的是，其原件今已不存了。孫道明名其齋曰映雪，故晚年自稱映雪老人。錢曾讀書敏求記，誤"雪"爲"寫"，陸烜此跋仍承其誤，而未加以校正。（三）三十四條本：歷代詩話本。此本基本上是屬於三十六條本

一類的。不同之處有二：一是牠把三十六條本的第二九、三〇兩條合爲一條了；二是牠缺三十六條本的最後一條。至於現在中華書局版的歷代詩話標點本，其臨漢隱居詩話已非三十四條本，而是改用六十九條本，並加上三十六條本的最後一條，共有七十條之多。近來出版的宋詩話全編，其臨漢隱居詩話實採用歷代詩話標點本，然而其中把明初映雪老人鈔寫後的題署，也算作臨漢隱居話的一條，標條目至有七十一條之多，這就大錯特錯了。（四）九條本：說郛涵芬樓藏版據明鈔本。除了余所見上述四類版本外，尚有七子詩話本、螢雪軒叢書本、臺灣弘道詩話叢刊本、古今詩話本、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余無緣寓目，不知其詳。前三種，蔡鎮楚先生稱其“爲足本”，稱古今詩話爲“殘本”（石竹山房詩話論稿第二四五頁）。余意以爲，前三種，或許即六十九條本。

三

臨漢隱居詩話與北宋其他詩話的特點差不多，都是以記事爲主，而兼有考證、評論。全書並無嚴密的體系，也不講究甚麽論述，而是即事而發、隨意而言的隨筆之作。然而，其中標舉的詩學理論、記事和考證，都具有一定的價值。

（一）詩學理論觀點

魏泰論詩，特別重視詩的藝術特性，具體表現於以下方面：

第一，“餘味”說。臨漢隱居詩話第一六條云：

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及乎感會于心，則情見于詞，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將盛氣直述，更無餘味，則感人也淺，烏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況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感鬼神乎？

又第二二條云：

予謂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清健，但恨其少餘味爾。

魏泰所謂“餘味”是一個審美概念。首先，詩之“餘味”是詩作者審美活動的産物，是作者在創作中對事物“感會于心”的結果。所謂“感會于心”，實質是作爲審美主體的作者的心靈與作爲審美客體的事物發生感應，進行真切而深刻的審美感受、體驗。這結果就産生了審美情感，將情感蘊含於詩中，就有了“餘味”。其次，有“餘味”之詩，就能够“入人深”，亦即在藝術效果上能深深打動對詩進行審美的主體的心靈，引起情感上的感應和共鳴；無“餘味”之詩就“感人也淺”，不能打動人心。由此可見，此所謂“餘味”，實際上就是今人所謂詩的美感。魏泰認爲，詩要有“餘味”，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内容上“述事以寄情”，即通過敘述事件、寫景狀物以寄託情感，創造意境，使詩富於美感。二是藝術表現上要含蓄不露。即所謂“隱”，不能“盛氣直述”，不能“委曲周詳，言盡意盡”。從其“餘味”説出發，魏泰高度推崇詩經衛風氓和小雅正月云：“‘桑之落矣，其黄而隕’，‘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其言止于烏與桑爾，及緣事

以審情，則不知涕之無從也。”又稱讚屈原九歌和張衡四愁詩“皆得詩人之意”，“魏、晉、南北朝樂府，雖未極淳，而亦能隱約意思，有足吟味之者”。（以上見第一六條）大約基於同樣的原因，魏泰稱讚杜甫詩“思賾深遠”（第一三條），徐鉉詩“閒遠”（第一九條）。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魏泰批評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的樂府詩“述情敘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第一六條）；批評白居易的長韻敘事詩“局於淺切”（第三四條）；認爲楊億、劉筠詩“語意輕淺”（第四〇條）。

魏泰的“餘味”說，是鍼對北宋詩壇的一些不良習氣而發的。一是以文爲詩之習。北宋時有一些詩人，效韓愈以文爲詩，好發議論，直接表述自己的思想、見解，導致詩無含蓄雋永之味。如王安石“少以意氣自許……不復更爲涵蓄”。（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其早年之詩“大部分内容充實，把鋒鋩犀利的語言時常斬釘截鐵乾脆得不留餘地、没有回味地表達了新穎的意思”（錢鍾書宋詩選注第四八頁）。又如蘇軾更是如此。魏泰十分不滿這種傾向。其詩話第二一條載沈括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爾，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並宣稱：“予每評詩，多與存中合。”這就表明魏泰是非常反對以文爲詩的傾向的。儘管他與王安石私交甚好，過從極密，但他並不同意王安石早年以文爲詩的做法，論詩意見時亦相左。如詩話第二二條載王安石謂歐陽修之“‘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可謂有味矣。”魏泰却說：“然余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信乎所見之殊，不可强同也。”二是鍼對以文字爲詩之習。詩話第三三條批評黄庭堅以“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作詩專重用字之奇巧，必然妨

礙“述事以寄情”，即使抒情，也缺乏渾厚之氣，無含蓄感人之美。所以，魏泰倡“餘味”之說，不是無的放矢。

魏泰的“餘味”說當然不是全新的理論首創。文心雕龍隱秀所謂“深文隱蔚，餘味曲包”，就已提出了含蓄有味的理論。但劉勰之後至魏泰以前，却無多少人强調這一理論。而且，魏泰的“餘味”說，在北宋的詩味論中可謂獨樹一幟。北宋時，許多人繼承、發展了司空圖重視“沖淡”、“澄淡”的思想。宋初的智圓論詩，就主張“辭尚平淡，意尚悠遠”（遠上人湖居詩序），“格調清卓，辭意平淡”（聯句照湖詩序）。隨後，梅堯臣、歐陽修、蘇軾等人大倡平淡有味之論，當時影響甚巨，形成一股理論潮流。梅堯臣把“平淡”看作詩之最高、不易達到之境界：“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讀邵不疑學士詩卷，杜挺之忽來，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輒書一時之語以奉呈）又說：“中作淵明詩，平淡何擬倫。”（寄宋次道、中道）歐陽修完全同意梅堯臣的意見：“嗟哉我豈敢知子，論詩賴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豈須調以虀。”（再和聖俞見答詩）他高度推崇梅堯臣詩“以閒遠古淡爲意”（六一詩話），“真味久愈在”（水谷夜行贈子美、聖俞）。蘇軾晚年，高度推崇陶淵明平淡之詩，大力提倡“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評韓柳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書黄子思詩集後）。這種平淡有味論所以盛行，有其歷史原因。北宋初年，以楊億、劉筠、錢惟演爲代表的“西崑派”，作詩專務“雕章麗句”（楊億西崑酬唱集序），聳動天下三四十年。平淡有味論實質是鍼對“西崑派”而發的，對詩風之革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歷史功績是不容抹殺的。但是，這種詩味論拘於一格，理論視野比較狹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以文爲詩

之傾向。魏泰詩話中評梅堯臣詩云:"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第三五條)。顯然,魏泰並不完全否定平淡,但他的"餘味"説的提出,實際上乃在糾正衹倡導平淡的不足。

魏泰的"餘味"説,實際上開了南宋詩味論的先河。南宋時,如張戒、楊萬里、姜夔、包恢、嚴羽等,均倡含蓄有味之論,反對蘇軾、黄庭堅及江西詩派以議論爲詩、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的傾向,形成又一巨大的潮流。然而,這一潮流的源頭,則是魏泰開創的。

第二,風格論。魏泰在詩話中提倡多種藝術風格,如他稱讚袁陟詩"俊拔可喜"(第二四條),稱讚歐陽修橄欖詩"極快健也"(第二五條),主張詩"亦貴峻潔不凡"(第五八條),稱讚王冑、薛道衡詩"峻潔可喜也"(第五九條)。凡此,可證他提倡具有陽剛之美的藝術特色。此外,他還稱讚詩僧文瑩詩"詞句飄逸"(第六六條)。同時,他對梅堯臣的平淡亦不持否定的態度(見第三五條)。但是,魏泰比較偏向於提倡陰柔之美的藝術特色。詩話第四條明確提出:"詩主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張也。""優柔感諷",指以從容、舒緩的態度,平和、柔和的風格去勸説、感化人,使之自悟。魏泰認爲:杜甫評李白所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即在"主優柔,而不在豪放"。

魏泰這種風格論的偏向,實質是從其"餘味"説出發的。因爲優柔感諷,往往意思不會直露,而顯得委婉,其詩往往感人也深。而豪放而致怒張,雖痛快淋漓,但意思直露,無深長之味。魏泰這一問題的提出,實質是鍼對蘇軾一些喜笑怒駡以譏刺時事之詩而發的。黄庭堅答洪駒父書云:"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

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這裏所謂文章，是兼其詩而言的。故黄庭堅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又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諫爭於庭，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座之謂也。”嚴羽滄浪詩話詩辨亦云：“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爲詩。”也是鍼對蘇軾等人說的。金代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之二十三云：“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宗廷輔注：“此首專詆東坡。”因此，儘管魏泰詩話不曾提及蘇軾之名，但由上引材料可證，其反對“豪放而致怒張”的理論，顯然是鍼對蘇軾的。不過魏泰與嚴羽、元好問的觀點不盡相同。他不是認爲“以罵詈爲詩”有“乖忠厚之風”，不雅，而是認爲這種詩缺乏審美價值，故爾他提倡“優柔感諷”與之相對。也正是從這種觀點出發，他又批評了詼諧、譎怪、俚俗等傾向。詩話第一六條在倡導“餘味”說的同時，就明確地說：“及其末也，或是詼諧，便使人發笑，此曾不足以宣諷，愬之情況，欲使聞者感動而自戒乎？甚者或譎怪，或俚俗，所謂惡詩也，亦何足道哉!”

第三，反對“苦吟”。自唐孟郊、賈島始，直至與魏泰同時的陳師道，好以苦吟爲詩。魏泰對這一創作傾向明顯持批評態度。其詩話第一四條云：

> 孟郊詩寒澀窮僻，琢削不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爲讎。”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

這裏把孟郊苦吟之詩，視爲“蹇澀窮僻”，顯然是一種藐視的態度。魏泰對另一著名的苦吟詩人賈島，亦表示不滿。詩話第三〇條云：

> 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淚下也？

歷來重才情者，都對苦吟不滿。如蘇軾就以才情著稱，他曾作有讀孟郊詩二首，謂讀其詩之感受：“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蟣，竟日嚼空螯。”並說：“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甚至宣稱：“我憎孟郊詩”。魏泰反對苦吟，其實質也在於重視才情，不主張嘔心瀝血地進行創作。其詩話第四八條載温成皇后薨，會立春日進詩帖子，翰苑諸臣未進温成閣帖，而皇帝令進，“永叔未能成，禹玉遽口占一首云：‘昔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衹應春色勝人間。’永叔深歎其敏麗。”這條記載，實質借歐陽修之口，讚揚王珪富於才情，因而作詩敏捷華美。由此即可見出魏泰所以不滿苦吟之原因。

第四，反對雷同和蹈襲。詩話第三四條批評白居易長韻叙事詩云：“雖百篇之意，衹如一篇，故使人讀而易厭也。”其意謂白居易自己的詩互相雷同。這一批評，是否合乎實際，此處姑置而不論。但從理論上講，魏泰明顯反對人們的詩互相雷同，則是確定的。連自己與自己的詩互相雷同都不可以，那麼與他人之詩雷同，當然更在反對之列了。詩話第四一條說：“詩惡蹈襲古人之意”，就說明了這點。但是，魏泰這一思想又不堅决，故他接着

說："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其存其没，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蓋愈工於前也。"魏泰這裏所云，令人想起了黄庭堅所謂"奪胎換骨"："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冷齋夜話卷一引）兩相對照，魏泰所云顯然是"換骨法"之意，即襲前人立意，而在造語上做有限的創造。魏泰曾與黄庭堅交往（見本文前），他們某些觀點一致，是不足爲怪的。

第五，關於"用事"。魏泰反對專門以堆砌典故爲能事的傾向。詩話第二八條批評"杜牧好用故事，仍于事中復使事"，第四〇條又批評"楊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識者病之"。從這種觀點出發，他高度稱讚杜甫如實描寫現實之詩"爲詩史"，"非但叙塵迹、摭故實而已"。（見第二條）但魏泰又不一概反對用典。故詩話第三七條就稱讚王安國詩"尤工用事"。詩話第四五條又云："前輩詩多用故事，其引用比擬，對偶親切，亦甚有可觀者。楊察謫守信州，及其去也，送行至于境上者，十有二人。隱父於餞筵作詩以謝，皆用十二故事。其詩曰：'十二天辰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峰倒，聯吟嶰琯清。他年爲舜牧，協力濟蒼生。'用故事亦恰好。"楊察此詩六處用典，而魏泰却說好，這就表明他並不反對作詩採用用典的手段，關鍵在於用得恰到好處。詩話第二八條就批評杜牧、韓愈用典的疵病："其晚晴賦云：'忽引舟于青灣，覩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嫣然如女。'芰，菱也，牧乃指爲荷花。其爲阿房宫賦云：

'長橋卧波，未雩何龍。' 牧謂'龍見而雩'，故用龍以比橋。殊不知龍者，龍星也。春秋書'龍鬭于鄭之時門'。退之詩云：'庚午憩時門，臨泉觀鬭龍。' 韓自河陽還汴，但道經時門，豈復覩當日之鬭龍耶?" 這其中對杜牧的兩處用典的批評，雖有可商榷之處，但他要求用典要貼切，不要出知識或常識方面錯誤的觀點，則是可取的。

魏泰關於用事的理論，和當時詩壇的情況有關。當時以蘇軾、黄庭堅爲首一大批人，作詩追求用典的奇巧和廣博，盛行以才學爲詩的傾向。魏泰對此中之弊已有所察覺，但又不完全反對。故他整個詩話中絶口不提蘇軾，對黄庭堅也衹批評他以文字爲詩一點。而且，魏泰本人爲詩，似乎也有以才學爲詩的習氣。如前文已引的荆門别張天覺就用典頗多。

(二) 文史資料價值

魏泰詩話中大量條目是記述有關詩的故事，其中尤其是有關北宋詩壇的一些軼事，是魏泰首先記載，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如詩話第一條載宋神宗悼念其妹秦國大長公主的三首輓詩，對研究宋神宗的詩，有重大價值。這就是魏泰首先記載的。後來冷齋夜話所載，即本於魏泰詩話。又如第二一條載治平中沈括、吕惠卿、王存、李常關於韓愈詩的論爭，不僅是研究韓詩在北宋的影響的重要資料，而且是研究當時頗有代表性的兩種對立的詩學理論的重要資料。又如第五四條王英英事、第五五條吕士隆事、第六一條蘇舜欽事、第六九條馬遵事，都是研究梅堯臣詩本事的重要資料。又如第二〇條、第二二條、第三六條記載自己與王安石交往、談詩事，不僅是研究魏泰與王安石關係的材料，也是研究王安石的思想、爲人及詩學觀點的重要材料。其第三九條所載杜

默事，是考證杜默生卒年的重要資料。另外，許多人的詩，也賴魏泰詩話記載而保存下來。如第二四條載袁陟詩，第三七條載王安國詩（有三聯不見於集），第四五條載楊察詩，第四七條載阮逸詩，第五二條載無名氏詩，第六七條載張師正詩，都是如此。而且這些詩都有一定的研究價值。此類條目尚多，他不一一分析例舉。

（三）考辨價值

魏泰詩話中還有一些考辨性的條目，其中有的見解精當，頗有可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儘管對魏泰其人及詩話頗多非議，然而肯定其某些條目在考辨方面的價值："他若引韓愈詩證國史補之不誣，引漢書證劉禹錫稱衛綰之誤，……考王維詩中顛倒之字……未嘗不足備考證也。"這裏所肯定的，即魏泰詩話的第九、二九、七〇條。此外，如第三條辨木蘭詩非曹植所作，第七條駁世言白居易、韓愈無往來詩，第一二條引班固語證韓愈"春秋五傳束高閣"之"五"字爲誤，第一八條謂"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爲杜荀鶴之句而非周朴詩等等，皆言之確鑿，足資考證。

以上所論，是就臨漢隱居詩話的價值而言的。這是該詩話的主要方面。當然，該詩話也有一些缺點。如第四三條所謂詩"往往讖終身之事"云云，完全是無稽之談。又如第二五條批評劉禹錫、白居易寫楊妃死，爲"失臣下事君之禮"，實乃封建階級的迂腐之論。此外，詩話中有一些細節不確、記憶失誤之處，此在箋注中已一一辨析，這裏不再贅述了。

臨漢隱居詩話舊無任何注本，本校注純屬草創。儘管校注者下了不少功夫，但由於學識有限，故有個別問題還有待進一步解

決，且疏漏紕繆、顧此失彼之處或亦不少，切望讀者和師友不我遐棄，多予嚴肅地批評指摘，校注者將感激不盡。又，此前言中有許多意見，與前賢有所不同，此皆爲追求真理，各言所識，非爲有意立異。然此等畢竟乃一己之見，未必盡皆正確，故亦切望識者指瑕糾謬，不吝賜教。

陳應鸞

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於錚樓蓼莪室

凡　例

一、本書主要是對魏泰臨漢隱居詩話進行校勘和箋注。

二、本校注以知不足齋叢書本爲底本，以説郛宛委山堂本、説郛涵芬樓藏版據明鈔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奇晉齋叢書本、龍威祕書本、學海類編本、歷代詩話本、古今説部叢書本、筆記小説大觀本、湖北先正遺書本爲主要參校本。又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録隱居詩話最多，亦用以作爲參校。詩話第一條引宋神宗詩，惟泠齋夜話亦引及，故該條即以此作校。他書引詩話者甚多，然均不作爲校本。另，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版歷代詩話標點本、宋詩話全編本不作爲主要參校本，衹間或用到。

三、關於版本對校，主要是通過比勘，校出與底本相異之處，寫出校勘記，附於每卷之後。

四、底本原有少數誤字，如“尤”誤作“九”，“慶曆”之“曆”誤作“歷”，凡此皆據他本改正。惟其第五〇條之“泰州西溪”，底本及其他各本“泰”皆作“秦”，然作“秦”實誤，故徵引有關材料以改正之。凡改底本之校語，既入箋注，又入校勘記。

五、魏泰詩話之引文及標題之字詞，與原文相較，常有差

異。底本已出按語校訂了部分，然有不少漏校者。本校注則全部予以校訂。校訂之語衹入箋注，不入校勘記，更不改動底本。

六、每卷後的校勘記分條排列，同一條中不同的校勘之處，以“△”號標識；原文與校語之間，以“○”號隔開。

七、箋注分條進行，注語附於各條之後，同一條中不同的箋注處，以注碼〔一〕、〔二〕……標識；同一注碼中不同的注語之間，以“△”號隔開。

八、箋注主要是對詞語故實、人物地名、篇什引文等進行準確而詳明的詮解，間亦串釋某些較難理解的句子。

九、箋注，盡力徵文考獻，探賾索隱。所引書證，以魏泰詩話産生之前者爲主。極個别情況，方引其後者。對於單字，一般衹釋義，不引書證。衹對義項稍僻者，方引書證之。

一〇、對多次出現的同一問題，一般在最初出現處詳注，以後衹注明見某條某注。對同一條中之相同者，後面均不重新下注。

一一、對於人物的注釋，衹略述其生平、出處及行事，一般不照録史傳；對於地名，衹略述其沿革及今址，一般不引録地誌。然有特别需要處，方照録有關資料。

一二、魏泰詩話原爲一卷，底本僅六十九條，加上他本有而底本無的一條，共七十條。經箋注、校勘後，篇頁大增，故爾本校注釐爲四卷：卷一爲第一至第一八條之校注，卷二爲第一九至第三六條之校注，卷三爲第三七至第五三條之校注，卷四爲第五四至第七〇條之校注。又底本原衹分條排列，今爲翻檢方便計，故於每條前加上序號。

一三、底本原有小字雙行之按語，爲打印方便計，今改爲小

字單行。其中需注之處，亦予以箋注。

一四、書前有一前言，主要考證臨漢隱居詩話作者的生平與爲人，考證詩話之作時、名稱由來、版本源流，概述詩話之詩學理論價值及文史資料價值。

一五、爲了給研究魏泰詩話提供一些方便，校注者收集了有關該詩話的部分研究資料，編爲附録。由於此類資料頗多，故附録分爲兩卷。卷上品題，主要收録提要、題跋、著録、品評、考辨之類資料；卷下引述，主要收録衹照録原文或衹叙述某條内容而無任何評説之類資料。收録之時限，以宋代至清代者爲主，酌量收入少量民國初的資料。今人之文章及某些著作中涉及者，概不收入。所録資料力求保存原樣。原書之錯字、衍文，概不改動。又有關魏泰生平之資料，中華書局版東軒筆録中已有附録，其書亦易尋覓，故本校注中不再附録此類資料。

一六、引用書目，按經、史、子、集四部編排。

一七、東軒筆録中有許多談詩之條目。其中有些又見於本詩話，然字句頗有不同。因各爲一書，故本校注一般不進行比勘。另有一些不見於本詩話。由于東軒筆録具在，且有中華書局版的點校本，容易尋得，故本校注亦不輯録此類談詩之條目。

臨漢隱居詩話版本簡稱

底本　清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刊知不足齋叢書本。

宛本説郛　清順治三年兩浙督學周南李際期宛委山堂刊説郛本。

涵本説郛　民國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刊涵芬樓藏版據明鈔説郛本。

四庫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奇晉本　清乾隆中平湖陸氏刊奇晉齋叢書本。

龍威本　清乾隆五十九年石門馬氏大酉山房刊龍威祕書本。

學海本　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排印學海類編本。

歷代本　民國上海文寶公司石印歷代詩話本。

説部本　清宣統至民國間上海國學扶輪社排印古今説部叢書本。

大觀本　民國上海進步書局石印筆記小説大觀本。

先正本　民國十二年沔陽盧氏慎始基齋景印湖北先正遺書本。

漁隱叢話　人民文學出版社版廖德明點校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其中引魏泰詩話頗多）。

案:此簡稱衹在校勘記中使用。

目　錄

臨漢隱居詩話校注卷一 第一至第一八條

（一）

神宗皇帝以天縱聖智①，旁工文章。其於詩，雖穆王黄竹、漢武秋風之詞②，皆莫可擬其彷彿也③。秦國大長公主薨④，帝賜挽詩三首曰⑤："海闊三山路⑥，香輪定不歸⑦。帳深空翡翠⑧，佩冷失珠璣⑨。明月留歌扇⑩，殘霓散舞衣⑪。"霓"一作"霞"。都門送車返⑫，宿草自春菲⑬。""曉發西城道，"西城"一作"城西"。靈車望更遥⑭。春風空魯館⑮，明月斷秦簫⑯。塵入羅幃暗⑰，"幃"一作"衣"。香隨玉篆消⑱。芳魂飛北渚，那復一爲招⑲。"一作"可爲招"。"慶自天源發⑳，恩從國愛申㉑。歌鐘雖在館㉒，桃李不成春㉓。水折空環沁㉔，"環"一作"還"。樓高已隔秦㉕。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㉖。"噫，豈特帝王㉗，蓋古今詞人無此作也。按此條冷齋夜話述之㉘。

箋注

①神宗皇帝：宋神宗趙頊（一〇四八——一〇八五），英宗長子，在位十

八年。宋史有紀。神宗乃其死後之廟號。△天縱：天所放任，意謂上天所賦予。論語子罕："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劉勰文心雕龍時序："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聖智：謂聰明叡智，無所不通。亦作"聖知"。墨子尚同中："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荀子宥坐："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文選潘安仁西征賦："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

②穆王黄竹：穆天子傳卷五："天子乃休，日中大寒，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黄竹（闕），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卿，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弗忘。''我徂黄竹（闕），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卿，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有皎者駱，翩翩其飛，嗟我公侯（闕），勿則遷，居樂甚窮，還如遷土，禮樂其民。'天子曰：'余一人則淫，不皇萬民。'（闕）登，乃宿于黄竹。"穆王，周穆王姬滿，周昭王之子。穆天子傳演述他乘八駿見西王母之故事。△漢武秋風之詞：文選漢武帝秋風辭並序："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黄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舡兮濟汾河，横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亦見舊題班固漢武故事，文字略有不同。）

③"皆莫"句：謂不能與之相比擬。△擬：比，類似。△彷彿：大體相似。同"仿佛"、"髣髴"。楚辭宋玉九辯："顔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黄。"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子虛賦："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漢書叙傳："曾未得其髣髴。"

④"秦國"句：宋史公主傳英宗四女傳："魏國大長公主，帝第二女，母曰宣仁聖烈皇后。嘉祐八年封寶安公主。神宗立，進舒國長公主，改蜀國，下嫁左衛將軍王詵。……元豐三年病篤。主性不妬忌，王詵以是自恣，嘗貶官。至是，帝命還詵官，以慰主意。太后臨問，已不省，后慟哭，久

稍能言，自訴必不起，相持而泣。帝繼至，自爲診脈，親持粥食之，主强爲帝進食。賜金帛六千，且問所須，但謝復詵官而已。明日薨，年三十。帝未上食即駕往，望第門而哭，輟朝五日。追封越國，謚賢惠。後進封大長公主，累改秦、荆、魏三國。”據此可知，秦國大長公主乃宋英宗第二女死後封號之一。△薨：周代稱諸侯死曰薨。唐制，凡喪三品以上者稱薨。

⑤挽詩：哀悼死者之詩。“挽”同“輓”。新唐書承天皇帝倓傳：“(李)泌爲挽詞二解，追述倓志，命挽士唱。”

⑥三山：古代神話傳説東海之三神山。史記秦始皇本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亦見封禪書）舊題王嘉拾遺記卷一高辛：“三壺，則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洲也。”

⑦香輪：香木所作之車；車之美稱。全唐詩卷六七五鄭谷曲江春草：“香輪莫輾青青破，留與愁一作遊人一醉眠。”

⑧翡翠：鳥名，亦稱翠雀。羽有藍、緑、赤、棕等色，可作飾品。楚辭招魂：“翡翠珠被，爛齊光些。”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子虛賦：“揜翡翠，射鵕鸃。”此詩句中指帳上所飾翡翠之羽毛。

⑨佩：古代繫結於衣帶上之飾物。如珠玉、容刀、帨巾等。△珠璣：即珠寶。墨子節葬下：“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説文：“璣，珠不圜也，從玉幾聲。”

⑩“明月”句：文選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玉臺新詠題作怨詩，文字亦小異）

⑪“殘霓”句：白居易長恨歌：“風吹仙袂飄颻舉，猶似霓裳羽衣舞。”杜牧華清宫三十韻：“月聞仙曲調，霓作舞衣裳。”

⑫都門：京城城門。漢書王莽傳下：“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顔師古注：“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白居易長恨歌：“翠華摇摇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車：此指靈車。

⑬宿草：隔年之草。禮記檀弓上：“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後

因喻墓地，用作喪逝之典。文苑英華卷八四二王僧孺從子永寧令謙誄：“宿草行没，宰樹方攢。”△菲：花草盛貌。

⑭靈車：載靈柩之車。王維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家本秦人，靈車東騖，長天積雪，邊城欲暮。”

⑮魯館：左傳莊公元年經：“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杜預注：“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於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别於内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又注云：“(魯莊) 公在諒闇（居喪之所)，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於外。”孔穎達疏：“築舍於外，使齊侯從外迎之。”後遂以“魯館”指公主住處。全唐詩卷五上官昭容遊長寧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之二：“遊魯館，陟秦臺。污山壁，愧瓊瑰。”又之七：“莫論圓嶠，休説方壺。何如魯館，即是仙都。”佩文韻府卷四四“館”字韻引唐安樂公主聯句：“秦樓魯館沐恩光。”

⑯秦簫：舊題劉向列仙傳卷上蕭史：“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爲作鳳女祠於雍，宫中時有簫聲而已。”

⑰羅幃：羅製之帷帳。文選古詩十九首之十九：“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羅，顯椒眼紋之絲織品。幃，通“帷”。

⑱“香隨”句：謂公主仙逝而香氣消竭。△玉篆：指仙家名册。陸龜蒙中元夜寄道侶二首之一：“丁寧獨受金妃約，許與親題玉篆名。”

⑲“芳魂”二句：謂公主已不能回生矣。儀禮士喪禮：“復者一人。”鄭玄注：“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古人以爲將死者之衣升屋，北面三呼，即可招回死者之魂。△北渚：楚辭屈原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⑳慶：幸福。易履："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孔穎達疏："大有慶者，解元吉在上之義。既以元吉而在上九，是大有福慶也。"△天源：古稱君主爲天子；源，根本，根原。"天源"，義近"皇族"。△發：産生，發生。

㉑恩：恩惠，恩澤。△國愛：國家之愛護、仁惠。古帝王以國家爲一己所有。△申：一再重複。詩小雅采菽："樂只君子，福禄申之。"毛傳："申，重也。"爾雅釋詁下："從、申、神、加、弼、崇，重也。"郭璞注："皆所以爲重疊。"

㉒歌鐘：古代打擊樂器，即編鐘。左傳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杜預注："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孔穎達疏："言歌鐘者，歌必先金奏，故鐘以歌名之。晉語孔晁注云：'歌鐘，鐘以節歌也。'"可知，編鐘乃用於伴奏，配合歌曲者。△館：魯館。見前注⑮。

㉓"桃李"句：桃、李本於春日尤爲繁榮，今言"不成春"，謂桃、李於春日凋零，喻公主芳年逝世。△桃李：詩召南何彼襛矣："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即以桃李花之美麗起興，暗喻王姬貌美。後遂用以形容美人、佳人。佩文韻府卷一一上十一真韻"人"之"桃李人"條引南齊丘巨源詠扇："宛轉含嬌意，偏宜桃李人。"梁元帝蕭繹詠陽雲樓簷柳詩："拂簷應有意，偏宜桃李人。"張説崔訥妻劉氏墓誌："珪璋其節，桃李其容。"

㉔折：曲折。△環：環繞。△沁：沁園。漢明帝之女沁水公主之園。建初二年爲竇憲所奪，事見後漢書竇融傳附竇憲傳。後用以泛稱公主園林。文苑英華卷二唐崔湜侍宴長寧公主東莊應制："沁園東郭外，鸞駕一遊盤。"全唐詩卷一三九儲光羲玉真公主山居："不言沁園好，獨幸武陵花。"

㉕秦：秦樓。即弄玉事。見本條前注⑯。

㉖"區區"二句：舊題劉向撰列仙傳卷上朱仲："朱仲者，會稽人也，常於會稽市上販珠。漢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購書笑曰：'直值汝矣。'齎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

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置於闕即去。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枚輒去，不知所之云。”△區區：小小。左傳襄公十七年：“宋國區區。”△會稽：郡名。秦置，治吴縣（今江蘇省蘇州市吴縣）。後漢移治山陰（今浙江省紹興市）。

㉗特：但，衹。

㉘冷齋夜話：宋釋惠洪撰。十卷。雜記見聞，中多論詩之條目。案：本條見該書卷三秦國大長公主挽詞。並謂“元豐初，魏泰載之于詩話中”。可見，釋惠洪所載實本於臨漢隱居詩話。

(二)

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①。及其亡也②，杜甫哀之曰③：“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④前人謂杜甫句爲“詩史”⑤，蓋謂是也。非但敘麈迹摭故實而已⑥。

箋注

①“李光弼”三句：舊唐書李光弼傳：“（乾元二年）八月……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新唐書李光弼傳：“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案：魏泰所謂“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與正史所載不符。△李光弼（七〇八一七六四）：唐營州柳城（今遼寧省興城市西南）人，契丹族。剛毅果敢有大略，善騎射。肅宗朝，拜節度使，平定“安、史之亂”，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尋進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副元帥。未幾，爲天下兵馬都元帥。代宗朝，封臨淮郡王。卒謚武穆。新、舊唐書皆有傳。△郭子儀（六九七一七八一）：唐華州鄭（今陝西省華縣）人。玄宗時以武舉異等遷朔方節度使，平定

"安、史之亂"，其功第一。肅宗時，封汾陽郡王。代宗朝，會合回紇軍大破吐蕃。德宗時，賜號"尚父"，進太尉中書令。身繫唐安危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卒謚忠武。世稱郭汾陽、郭令公。新、舊唐書皆有傳。

②及其亡也：李光弼卒於唐代宗廣德二年。

③杜甫（七一二—七七〇）：字子美。杜審言之孫。原籍襄陽，出生於河南鞏縣。自稱杜陵布衣、少陵野老。唐代著名大詩人。新、舊唐書皆有傳。

④"三軍"二句：見杜甫八哀詩故司徒李光弼。△三軍：步、車、騎三種軍隊。六韜卷六犬韜戰軍："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知别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亦作軍隊之通稱。荀子賦："城郭以固，三軍以强。"△烈士：指有志建功立業之人。樂府詩集卷三七魏武帝步出夏門行龜雖壽："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稠疊：本義謂稠密重疊。文選謝靈運過始寧墅："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綿。"引申形容多而頻繁。張説贈户部尚書河東公楊君神道碑："爾書勞倈，辱賞稠疊。"杜甫此處爲引申義。

⑤"前人"句：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杜（甫）逢禄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新唐書杜甫傳："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王洙杜工部集記："觀甫詩與唐實録，猶概見事跡，比新書列傳，彼爲踳駁。"

⑥塵迹：猶陳迹，已往之事迹。尚書盤庚中："失于政，陳于兹。"孔穎達疏："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陳、塵同也，故陳爲久之義。"△摭：拾。△故實：典故。文選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鍾嶸詩品卷中序："'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

（三）

古樂府中[①]，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②]。蓋世傳木蘭詩

爲曹子建作③，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④”，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⑤，不知果誰之詞也。杜牧之木蘭廟詩云⑥：“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驚學畫眉⑦。幾度思歸還把酒⑧，拂雲堆上祝明妃⑨。”殊有美思也⑩。

箋注

①古樂府：指漢、魏、晉、南北朝時之樂府詩（音樂歌詞）。後世倣古題所作樂府詩，亦或可稱古樂府。樂府，原本爲主管音樂之官署。漢武帝時，樂府官署兼採民歌配以樂曲。參見漢書禮樂志。後亦稱樂府官署所採製之詩歌以及倣樂府之作品。

②木蘭詩：北朝樂府民歌之篇名。南朝陳釋智匠古今樂録首次著録。樂府詩集收入卷二五梁鼓角横吹曲，云：“歌辭有木蘭一曲，不知起於何代也。”詩叙述女子木蘭代父從軍由出征、轉戰至勝利歸來之故事。從詩中地名來看，或許與庫莫奚、契丹戰爭有關，若如此，則此故事及詩約産生於北朝後期。詩長不録。△焦仲卿詩：最早載於南朝陳徐陵編玉臺新詠卷一，題無名人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前有序云：“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于庭樹。時一作人傷之，爲詩云爾。”樂府詩集收入雜曲歌辭，題作焦仲卿妻，序之文字亦與玉臺新詠小異。郭茂倩稱其爲“古辭”，並云：“焦仲卿妻，不知誰氏之所作也。”詩長不録。△高致：高超卓越之情趣。三國志魏書鍾會傳“弼好論儒道”，裴松之注引晉何劭王弼傳：“弼與鍾會善……（會）每服弼之高致。”又吴書周瑜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蔣）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

③“蓋世傳”句：魏泰之前，誰謂木蘭詩爲曹植作，俟考。△曹子建：曹植（一九二—二三二），字子建。曹操第三子，曹丕之弟。因曾被封陳王，卒謚思，故世稱陳思王。善詩文，今存有曹子建集十卷。三國志有傳。

④可汗：古代柔然、突厥、回紇、蒙古等民族最高首領之稱號。三世紀時鮮卑族已有此稱，四〇二年柔然首領社侖稱丘豆伐可汗，則爲稱最高首領之始。參見魏書蠕蠕傳、新唐書突厥傳上。

⑤夷狄：古代對異族之貶稱。夷，多指東方民族。尚書禹貢："島夷皮服。"孔穎達疏："鄭玄云：島夷，東方之民。"禮記王制："東方曰夷。"春秋後，多指中原以外各族。狄，指北方少數民族。僞古文尚書仲虺之誥："南征北狄怨。"隋書以及新、舊唐書均有北狄列傳。

⑥杜牧之：杜牧（八〇三—八五二），字牧之。唐京兆萬年（今陝西省西安市）人，杜佑之孫。善詩文，人稱小杜。今存有樊川集（其甥裴廷翰輯編）。新、舊唐書附杜佑傳。△木蘭廟詩：樊川集卷四、全唐詩卷五二四題作題木蘭廟。

⑦"學畫眉"，樊川集、全唐詩作"與畫眉"。

⑧把酒：手持酒杯飲酒。孟浩然過故人莊："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⑨拂雲堆：唐時朔方軍北接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堆神祠。突厥人如有行軍之事，必先往祠祭酹求福。張仁愿定漠北，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以拂雲堆築中受降城。其址在今内蒙古五原縣。△明妃：漢王嬙，字昭君。晉人避文王司馬昭之諱，改稱明君。後人即稱王昭君爲明妃。文選梁江文通恨賦："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

⑩殊：甚，極。詩魏風汾沮洳："美無度，殊異乎公路。"△美思：美妙之構思、情思。

（四）

劉攽詩話載杜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内，人少豺虎多。少人慎勿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①言亂世人惡甚于豺虎也②。予觀老杜潭州詩云③"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

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于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④。詩主優柔感諷⑤，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張也⑥。“怒張”一作“訴怒”。老杜最善評詩，觀其愛李白深矣⑦，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⑧又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⑨信斯言也，而觀陰鏗、鮑照之詩⑩，則知予所謂主優柔而不在豪放者爲不虚矣。

箋注

①“劉攽”句：其所載杜甫詩，見中山詩話第七條。△劉攽（一〇二二—一〇八八）：北宋臨江軍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市）人，字貢父，劉敞之弟。慶曆六年（一〇四六）與敞同登進士第，熙寧初又同知太常禮院。因上書王安石論新法不便，出知曹州。元祐中召拜中書舍人，卒。攽深於史學，與司馬光同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爲人喜諧謔，爲此屢招怨侮。著有東漢刊誤、彭城集、文選類林、中山詩話（亦名劉貢父詩話）、公非先生集。宋史附劉敞傳。△“蕭條”六句詩：見杜甫別唐十五誡因寄禮部賈侍郎。△蕭條：寂寞冷落，凋零衰敗。楚辭遠遊：“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寞其無人。曹植贈白馬王彪：“原野何蕭條，白日何西匿。”又下太后誄：“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姓欷歔。”南史齊豫章文獻王嶷傳：“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實須緝理。”△六合：天地四方。莊子齊物論：“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成玄英疏：“六合者，謂天地四方也。”因以謂天下、人世間。賈誼過秦論：“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六合”，杜甫原詩作“四海”，劉攽中山詩話引作“九州”。△豺虎：本指猛獸豺與虎。詩小雅巷伯：“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因以喻凶狠殘暴之壞人、寇盜等。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愼勿投：切莫進去。△信所過：確實經過過。△易子食：交換子女，煮其肉以充飢。謂天災人禍

造成極其悲慘之景象。左傳宣公十五年："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史記趙世家："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應劭風俗通卷一皇霸五伯："易子析骸，厥禍亦巨。"魏書程駿傳："飢寒切身，易子而食。静言思之，實懷歎息。"△虞羅：原指虞人（周代掌山澤之官）所張設之網羅。後來泛指漁獵者所設置之網羅（用以捕鳥獸、魚鼈等）。陳子昂感遇詩三十八首之二十三首："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信爲累，歎息此珍禽。"

②"言亂世"句：杜甫此詩作於廣德二年，是時"安、史之亂"初平，而河北諸蕃鎮割據一方，拒唐之命。戰火連綿不斷，甫故鄉河南以至殘破。故詩中念及之，不勝憤懣。

③老杜：指杜甫，以别於杜牧（稱小杜）。全唐詩卷四六六沈傳師次潭州酬唐侍御姚員外游道林嶽麓寺題示："鏘金七言凌老杜，入木八法蟠高軒。"張方平讀杜工部詩："文物皇唐盛，詩家老杜豪。"趙抃過公安："劉郎浦上公安渡，我過高吟老杜詩。"黄庭堅次韻蓋伯氏寄贈郎中喜學老杜詩："老杜文章擅一家，國風純正不欹斜。"△潭州詩，杜詩刊本題作發潭州。△潭州：隋於長沙郡置，尋復爲長沙郡。唐復爲潭州，改長沙郡，又復爲潭州。宋曰潭州長沙郡。治在今湖南省長沙市。

④"喪亂"四句：王嗣奭杜臆卷一〇："'岸花'、'檣燕'影人情之薄。"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三之六："三、四（引者案：指發潭州中此二句詩），發船之景，洪仲所謂託物見人者也。蓋人情冷淡，在言下也。"此等説法即本於魏泰。△喪亂：死亡禍亂。後多謂時勢、政局之動亂。詩大雅雲漢："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顏氏家訓涉務："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樂善：樂於行善。史記樂書論："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喜士：好客；喜接納賢者。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又魏公子列傳："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一將一迎：將，送行，送别；迎，迎接客人。莊子知北遊："顏淵問乎仲尼曰：

'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惟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淮南子覽冥："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謝靈運初去郡："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

⑤優柔：寬舒、從容。國語周語下："所以優柔容民也。"韋昭注："柔，安也。"杜預春秋序："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孔穎達疏："優、柔俱訓爲安，寬舒之意也。"又，平和、柔和。文選王子淵洞簫賦："優柔温潤，又似君子。"魏泰此處當兼此二義。△感諷：猶諷諭。託辭婉言勸説，使人感悟。李賀有詩題感諷五首。

⑥豪放：本指人性格狂放不檢點。魏書張彝傳："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忌。"新唐書李邕傳："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後亦指詩文重氣勢、無拘束之風格。二十四詩品有"豪放"一品，楊廷芝詩品淺解："豪邁放縱。豪以内言，放以外言。豪則我有可蓋乎世，放則物無可羈乎我。"△怒張：指氣勢壯盛。王安石送張宣義之官越幕二首之一："惟有西興渡，靈胥或怒張。"此指波濤洶湧。胥，伍子胥。米芾海岳名言："世人但以怒張爲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焉。"此指書法筆力雄健。嚴羽滄浪詩話詩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駡詈爲詩。"此指詩格粗豪淺露。

⑦李白（七〇一—七六二）：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省秦安縣東）。少時居於蜀中綿州彰明縣（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蓮鄉。唐代著名大詩人。新、舊唐書皆有傳。

⑧"李侯"二句：杜甫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中之詩句。△佳句：見後第一八條注①。△陰鏗：字子堅，南朝陳著名詩人，武威姑臧（今甘肅省武威市）人。梁時曾任湘東王法曹參軍。陳文帝時，爲始興王府中録事參軍。累遷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自幼聰慧，五歲誦詩賦，一日千言。長而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與何遜齊名。陳書有傳，南史附陰子春傳。

⑨"清新"二句：杜甫春日憶李白中之詩句。△清新：詩意清健新穎

不俗。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更得清新否，遥知對屬忙。"△庾開府：庾信初仕梁，出使西魏時，值梁滅，不得返江南，遂仕西魏。西魏滅，又仕北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故世稱庾開府。其在北朝時所作寄王琳、重别周尚書等小詩清新可喜。△俊逸：俊美灑脱，不同凡俗。△鮑參軍：南朝宋傑出詩人鮑照，曾任臨海王劉子項前軍參軍，故世稱鮑參軍。△案：杜甫以陰鏗、庾信、鮑照比李白，舊時或云譏諷李白，或云讚美李白，各説不一，今録數則，以備參考。畢仲游西臺集卷三上范堯夫龍圖書："昔杜甫與李白俱號詩人，而甫視白詩，以爲不足，故道其清俊敏捷，比之庾、鮑，而未道其他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引遯齋閒覽載王安石語曰："甫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鮑、庾下矣。飯顆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姚寬西溪叢語卷下："杜甫憶李白詩云：'俊逸鮑參軍。'亦有譏焉。鮑照白紵辭一篇，白用之。杜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如'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乃陰鏗詩也。"王觀國學林卷八陰鏗："或曰：杜甫、李白同時以詩名相軋，不能無毁譽。甫贈白詩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此句乃所以鄙李白也。觀國按：子美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欻聯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而子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陳書阮卓傳曰：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有集三卷行於世。以此觀之，則子美贈太白詩云：'往往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爲五言詩似陰鏗也。"王明清揮麈餘話卷一："'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詩也，李太白取用之。杜子美贈太白詩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後人謂以此譏之。然子美詩有'蛟龍得雲雨，雕鶚在秋天'一聯，已見晉書載記矣。"李太白全集卷三二附録詩文杜甫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王琦注引顧修遠杜詩注解："畢致中曰：王荆公言子美贈太白詩云

‘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鮑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則又在庾、鮑下矣。荆公此説，不惟不知太白、庾、鮑、陰鏗，亦不知少陵甚矣。少陵解悶絶句曰：‘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少陵嘗苦學陰鏗而不至，太白則往往似之，此少陵所以見太白而心醉也。太白能兼昔人獨專之妙，故其詩無敵于天下，少陵欲與細論文，正以此。”

⑩“鮑照”，底本、龍威秘書本、湖北先正遺書本、古今説部叢書本作“鮑昭”。案唐人避武后嫌名，改“照”爲“昭”，故鮑照亦稱鮑昭。今不必避嫌，故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改。△鮑照（約四一四—四六六）：字明遠，南朝宋東海（今江蘇省漣水縣北）人。因獻詩臨川王劉義慶，擢國侍郎。劉義慶卒，始興王劉濬又引爲侍郎。孝武帝初，任海虞令，遷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後又出爲秣陵令，轉永嘉令。臨海王劉子頊鎮守荆州，任其爲前軍參軍，故世稱鮑參軍。泰始元年，晉安王舉兵反叛，子頊起兵響應。兵敗，照爲亂兵所殺。有鮑氏集傳世。傳附宋書、南史之臨川王劉道規傳後。

（五）

竹有黑點，謂之班竹①，非也。湘中班竹方生時②，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③。土人斫竹浸水中④，用草穰洗去苔錢⑤，則紫暈斕班可愛⑥，此真班竹也。韓愈曰“剥苔弔班林，角黍餌沈塚”是也⑦。按胡仔漁隱叢話云⑧：“班竹惟清湘有之，鮮紫，倒暈如血色，天生如此，未嘗每點上苔錢封之。若廣右藤、梧之間，别有一種班竹，極大，而班色紫黑，不甚佳，間有苔蘚封之，非盡有也⑨。”

箋注

①班竹：紫竹，竹身有紫色或灰褐色斑紋。古代傳説，舜南巡，崩，葬蒼梧。舜妃娥皇、女英思之不已，淚下沾竹，竹盡成斑。初學記卷二八竹引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即斑。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竹。"亦稱淚竹。

②湘中：指今湖南省境内。晉羅含及南朝宋庾仲雍皆撰有湘中記，已佚，今存輯本。南齊書武十七王子良傳上啓："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既舉，蟻寇自服。"

③苔錢：青苔點形圓如錢，故稱。樂府詩集卷四二南朝梁劉孝威怨詩："丹庭斜草逕，素壁點苔錢。"

④土人：土著，當地人。後漢書虞詡傳："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鋭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

⑤草穰：謂黍莖之内包部分。説文："穰，黍裂已治者。"段玉裁注："已治，謂已治去其箬皮也，謂之穰者，莖在皮中，如瓜瓤在瓜皮中也。"

⑥紫暈：紫色，四圍略爲模糊。△斕班：色彩錯雜貌。白居易郡中春宴因贈諸客："闇淡緋衫故，斕斑白髮新。"杜牧朱坡："蝸壁斕斑鮮，銀筵豆蔻泥。"案："班"、"斑"通。

⑦韓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縣西）人。郡望昌黎，故世稱韓昌黎。唐代傑出散文家、詩人、古文運動領導者。官終吏部侍郎，故世亦稱韓吏部。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故又稱韓文公。兩唐書均有傳。△"剥苔"二句詩：見韓愈、張籍、孟郊、張徹會合聯句。"角黍"原作"角飯"。案：二詞義同。△角黍：即糉子。因以菰蘆葉裹成角狀，故名。初學記卷四引晉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角黍。"又："進筒糉，一名角黍，一名糉。"注引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沈塚：謂葬身水下之人。此處指屈原。韓愈等會合聯句，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謂魏本引孫汝聽曰："屈原沈於江中，故曰沈塚。"

⑧胡仔：字元任，宋績溪（今屬安徽省）人。舜陟子。少以父蔭授迪

功郎，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官至奉議郎，知常州晉陵縣。後卜居吴興苕溪，因自號苕溪漁隱。△漁隱叢話：全名苕溪漁隱叢話，胡仔編。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此書繼阮閲詩話總龜而作。阮編書時因黨禁而不能採元祐諸人之文，胡書則廣爲搜採，品藻特多，足補阮書之闕；又阮書多述故事，胡書以論文考義爲多。

⑨“班竹”十二句：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八。△廣右：即今廣西壯族自治區。△藤：藤州。隋置，後廢。唐復置。五代時屬南漢。宋曰藤州感義郡。治在今廣西藤縣治。△梧：梧州。唐置，曾改名蒼梧郡。宋曰梧州蒼梧郡。治蒼梧（今廣西梧州市）。△閒有：偶爾有。閒，隔。

(六)

韓愈南溪始汎詩，將死病中作也①。句有“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②又云：“餘年懍無幾，休日愴已晚。”③張籍哭退之詩略云④：“去夏公請告⑤，養病城南莊⑥。籍時休官罷⑦，兩月同游翔⑧。……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撑⑨。……公作游溪詩⑩，詠唱多慨慷⑪。”又曰：“偶有賈秀才⑫，來兹亦同并⑬。”秀才，謂賈島也⑭。島有攜文謁張籍韓愈詩曰⑮“袖有新成詩，欲見張、韓老”也。

箋注

①“韓愈”二句：南溪始汎詩，共三首。全唐詩卷三四二題下注云：“此詩乃長慶間以病在告日所作。”△韓愈：見前條注⑦。△南溪：南溪始汎三首之一首句云：“榜舟南山下。”是則南溪當在南山之下。案：此南山當指長安城南之終南山。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引方世舉注：“城南莊蓋即在南山之下，此溪即山下之小溪也。”

②"足弱"二句：見南溪始汎三首之三。△"不能"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引祝本魏本注："'能'，一作'宜'。"△收朝蹟：收斂在朝庭上之行迹。意謂己已不上朝。文選盧子諒贈劉琨一首並書："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收迹，收斂行迹。蔡邕黄鉞銘："鮮卑收迹，烽燧不舉。"案："蹟"、"迹"同。

③"餘年"二句：見南溪始汎三首之一。△餘年：暮年，晚年。後漢書班超傳班昭上書："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廷。"文選李令伯陳情事表："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懍：危懼。△"懍"，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引考異："'懍'或作'諒'。詳下對'愴'，明是'懍'也。"△無幾：不多，很少。詩小雅頍弁："死喪無日，無幾相見。"鄭玄箋："死亡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休日：假日，休息沐浴日。新唐書裴寬傳："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愴：悲傷。

④張籍：字文昌。唐代詩人。祖籍吴郡（今江蘇省蘇州市），後遷居和州烏江（今安徽省和縣烏江鎮）。貞元十五年進士，歷任太常寺太祝、國子助教、祕書郎、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官終國子司業。世稱張水部或張司業。詩以樂府著稱，與王建齊名，世稱"張、王樂府"。今存張司業集八卷。兩唐書均有傳。△哭退之詩：今張籍詩刊本及全唐詩題作祭退之。

⑤請告：請求休假或退休。漢書汲黯傳："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瘉。最後，嚴助爲請告。"

⑥"養病"，今張籍詩刊本及全唐詩作"養疾"。△城南莊：韓愈於長安城南終南山下所置别業。南溪始汎三首之一云"榜舟南山下"，之二云"我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置居在西疇"。此云所置之"居"，即城南莊，在南山之下。又韓愈南山詩云："吾聞京城南，兹惟羣山囿。"可見，所謂南山，即終南山。

⑦"休官罷"，今張籍詩刊本及全唐詩作"官休罷"。案："休官"，指辭去官職。李商隱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青袍御史擬休官。"故若作

“休官罷”，則“罷”字似贅。“休罷”，爲停止義。韓愈論淮西事宜狀：“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故作“官休罷”，義纔通暢。

⑧游翔：猶翱翔。宋書符瑞志：“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壬戌，白燕集齊郡城，游翔庭宇，經九日乃去，衆燕隨從無數。”此指游覽、游玩。

⑨“撐”，四部叢刊初編本張司業集作“根”，殆誤。

⑩“公作”，今張籍詩刊本及全唐詩作“公爲”。

⑪“詠唱”，今張籍詩刊本及全唐詩作“唱詠”。

⑫賈秀才：賈島。秀才，本謂才能優秀。管子小匡：“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注：“有秀異之材，可爲士者。”自漢至唐，爲舉士之科目。中唐至宋，凡應舉者皆稱秀才。案：賈島曾應進士科考試，故張籍稱其爲秀才。

⑬“同并”，四部叢刊初編本張司業集作“間并”。

⑭賈島（七七九—八四三）：字浪仙，一作閬仙，自稱碣石山人。唐代詩人，范陽（今河北省涿縣）人。初爲僧，法名無本。後還俗，屢舉進士不第。曾任長江縣主簿，世稱賈長江。後曾官普州司倉參軍。其詩長於五律，醉心於鍊字鍛句，爲苦吟詩人之代表。今傳長江集十卷。事見蘇絳唐故司倉參軍賈公墓銘，傳附新唐書韓愈傳，今人李嘉言著有賈島年譜。

⑮攜文謁張籍韓愈詩：今賈島詩刊本及全唐詩題作攜新文詣張籍韓愈途中成。

（七）

世言韓愈、白居易無往來之詩[①]，非也。退之招樂天詩云[②]：“曲江水滿花千樹[③]，有底忙時不肯來[④]。”又送靈師詩云[⑤]：“開、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爲誰編。”[⑥]按韓集作“爲君編”。是時韋處厚守開州[⑦]，白樂天守忠州也。按韓文考異：“方云：魏道

輔謂二牧，韋處厚、白居易也。二公出守在元和末，此詩作於貞元二十年間，考其時，非也。”[8]近席氏刻昌黎詩[9]，以二語注題下，竟似韓自注，謬甚。趙甌江云[10]：“開牧，謂唐次[11]；忠牧，李吉甫也[12]。” 又有“放朝曾不報，半夜踏泥歸”之句[13]。樂天和云：“仍聞放朝夜，誤出到街頭。”[14]樂天有寄退之詩云：“近來韓閣老，疎我我先知。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15]

箋注

①韓愈：見前第五條注⑦。△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唐代大詩人。祖籍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生於鄭州新鄭（今河南省新鄭縣）。登進士第，又登書判拔萃科。官至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侯。世稱白太傅。與元稹友善，世稱元、白，又與劉禹錫齊名，或亦稱劉、白。有白氏長慶集。兩唐書均有傳，清汪立名著有白香山年譜。

②招樂天詩：今韓愈詩刊本，題或作同水部張員外籍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全唐詩同此），或同上而無“籍”字，或作同張水部籍遊曲江寄白二十二舍人。

③曲江：即曲江池。故址在今陝西省西安市東南。本天然池沼。漢武帝造宜春苑於此，以池水曲折，故名曲江。隋更名芙蓉池。唐復名曲江。開元中曾廣加疏鑿，爲遊賞勝地。唐末水涸池廢。

④底：何，甚麽。

⑤靈師：僧人。俗姓皇甫。韓愈送靈師：“靈師皇甫姓，徇胄本蟬聯。”

⑥“開、忠”四句詩：意謂開州、忠州刺史，本善作詩賦，然而既怠忽職守又不作詩賦，却去爲靈師編集。△開：開州。唐置，曾改盛山郡，明降爲縣。故治在今重慶市開縣治。△忠：忠州。唐改隋臨州曰忠州，又曾改曰南賓郡。民國時改爲忠縣。故治在今重慶市忠縣治。△州牧：州之長官。唐時僅於雍州置州牧，餘皆置刺史。此處用以指刺史。△失職：怠忽職守。左傳襄公十年：“世世無失職。”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不把

筆：不執筆寫作。△珠璣：本指珠寶。璣，珠不圓者。後以喻詩文文字之美。杜牧新轉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吴興書此篇以自見志："一盃寬幕席，五字弄珠璣。"△"爲誰編"，全唐詩亦作"爲君編"。

⑦韋處厚（七七三—八二八）：本名淳，避憲宗李純諱，改名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今陝西省西安市）人。唐代文學家。元和初舉進士，又登才識兼茂科，歷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官至宰相，封靈昌郡公。爲政務在濟時，用人惟才，頗負時譽。好學工文，藏書至萬卷，多親自勘校。曾參與德宗實録、憲宗實録、六經法言、大和國計等書編撰工作。有集七十卷，已佚。今存文見全唐文，詩見全唐詩。兩唐書皆有傳。

⑧韓文考異：此指原本韓集考異，南宋朱熹撰，十卷，有四庫全書本，新陽趙氏叢刊（高齋叢刻）名昌黎先生集攷異。案：朱熹另有别本韓文考異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方云"七句：見原本韓集考異卷一。△方：指南宋方崧卿。朱熹此處所引，見方崧卿韓集舉正卷一。然方氏原文無"此詩乃作於貞元二十年間"一句。△魏道輔：魏泰，字道輔。△元和：唐憲宗年號，計十五年（八〇六—八二〇)。△貞元二十年：八〇四年。△貞元：唐德宗年號，計二十年（七八五—八〇四)。△案：方氏所辨甚確，魏泰實誤。

⑨席氏：席鑑，清常熟（今屬江蘇省）人。字玉照。藏書極富，刻古今書籍甚多，其板心均有"掃葉山房"字様。

⑩趙瞰江：清代趙曦明號瞰江山人。

⑪唐次（？—八〇五)：字文編，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唐代文學家。建中初登進士第，歷官侍御史、禮部員外郎。貞元八年出爲開州刺史，後改夔州刺史。永貞元年，召爲中書舍人，於赴任途中卒。事見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舊唐書有傳，新唐書附唐儉傳。

⑫李吉甫（七五八—八一四)：字弘憲。唐趙郡（治今河北省趙縣）人。李栖筠之子，以蔭補倉曹參軍。德宗時任太常博士，外遷忠州等地刺史。憲宗時，曾參與討平藩鎮叛亂。元和二年及六年，兩度爲相，因功封

贊皇縣侯，徙趙國公。著有元和郡縣圖志。兩唐書均有傳。

⑬“放朝”二句詩：韓愈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中之詩句。△放朝：唐制，凡遇酷暑或大雨雪等，免羣臣入朝參見，稱放朝。唐會要卷二五雜録：“貞元十三年詔：自今以後，時暑及雨雪泥潦，亦量放朝參。”白居易雨雪放朝因懷微之：“歸時紛紛滿九衢，放朝三日爲泥塗。”△“曾”，今韓愈詩刊本及全唐詩均作“還”。△不報：指未得有司關於放朝之報告。△“半夜”，今韓愈詩刊本或作“半路”，或作“夜半”。全唐詩作“半路”。△案：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引考異云：“‘半路’，方作‘夜半’。今按朝還無因至夜半，作半路亦不可曉。疑以雨放朝，而有司失於關報，行至半路，乃得報而歸也。方本非。”又引補釋云：“放朝之放，猶言放免，非退朝之謂。朱子謂朝還，非是。詳樂天詩句（案：指和韓侍郎苦雨中詩句），公蓋以未得放朝之報，故誤出到街頭，得報而歸，並未到朝也。早朝出門，總在五更之先，猶是戊夜。樂天詩以夜言之，其語無失。若言‘夜半’，則似太早，不如作‘半路’爲安。”

⑭“仍聞”二句詩：白居易和韓侍郎苦雨中詩句。

⑮寄退之詩：今白居易詩刊本及全唐詩題作久不見韓侍郎戲題四韻以寄之。△閣老：唐時稱中書舍人年久者爲閣老。亦可稱中書省、門下省之屬官。杜甫有詩題爲奉贈嚴八閣老，時嚴武爲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間曾名黄門省），故稱。△“先知”，今白居易詩刊本或作“心知”，全唐詩亦作“心知”。△“量大”，今白居易詩刊本及全唐詩均作“户大”。△案：魏泰此條之説甚允。韓、白往來詩，除本條所引之外，尚有韓愈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白居易同韓侍郎遊鄭家池吟詩小飲、和韓侍郎題楊舍人林池見寄、酬韓侍郎張博士雨後遊曲江見寄等。至於詩中提及者甚多，此不具録。

（八）

元稹作李、杜優劣論，按此是工部墓誌，非論也。先杜而後李[①]。韓

退之不以爲然②，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③爲微之發也。

箋注

①"元稹"二句：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並序："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脱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奥乎？"△元稹（七七九一八三一）：字微之。河南（今河南省洛陽市）人。唐代著名詩人。明經及第，舉書刺拔萃科，又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累官至宰相，尋罷爲同州刺史，後遷浙東觀察使。大和三年，入朝爲尚書左丞，又出任武昌軍節度使，卒。與白居易友善，詩亦齊名，世稱"元、白"。原有元氏長慶集一百卷，宋時已殘，今本六十卷。事見白居易元稹墓誌銘，兩唐書有傳，今人卞孝萱著有元稹年譜。△李：李白。△杜：杜甫。△工部：杜甫曾任工部員外郎，世稱杜工部。△先杜而後李：謂推尊杜甫，貶抑李白。

②韓退之：韓愈字退之。見前第五條注⑦。△不以爲然：不認爲其爲正確。

③"李、杜"六句：韓愈調張籍中之詩句。△"光燄"，韓詩刊本或作"光豔"。方崧卿韓集舉正謂非。△羣兒：謂攻擊誹謗李白者。△"何用"，韓詩刊本及全唐詩作"那用"。△故謗：有意誹謗、中傷。△蚍蜉：大螞蟻。爾雅釋蟲："蚍蜉，大螘。"此處含有以蟻聚喻羣兒之意。△"大木"，韓詩刊本及全唐詩作"大樹"。△案：周紫芝竹坡詩話："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況堂奥乎？唐人未嘗爲此論，而稹始

爲之。至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則不復爲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辨證，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此詩爲微之作也。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稹爲愚兒，豈退之之意乎?"

(九)

李肇國史補載①："韓愈遊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别。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②沈顔作聱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③。余觀退之答張徹詩云④："洛邑得休告⑤，華山窮絶陘⑥。倚巖睨海浪⑦，引袖拂天星⑧。……磴蘚澾拳跼⑨，梯飈颭伶俜⑩。悔狂已咋指⑪，垂戒仍鐫銘⑫。"則知肇記爲信然，而沈顔爲妄辨也。

箋注

①李肇：唐代人。生卒年及字里均不詳。歷官太常寺協律郎、司勳員外郎、澧州刺史、尚書左司郎中、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將作少監。生活於唐憲宗至唐文宗朝。著有國史補、翰林志。事跡散見於其國史補序及唐摭言卷一、舊唐書穆宗紀、新唐書藝文志二。△國史補：今或稱唐國史補。三卷，記唐開元至長慶一百多年之軼事瑣聞，共三百零八條。有津逮祕書、四庫全書、學津討原、筆記小説大觀等叢書本。

②"韓愈"八句：見國史補卷中。△韓愈：見前第五條注⑦。△華山：五嶽之一，世稱西嶽。在今陝西省華陰縣南。因其西有少華山，故又名太華山。或云以山頂有池，池生千葉蓮花而得名。△窮極幽險：謂困於最隱隘險峻之處。楚辭劉向九歎遠逝："阜隘狹而幽險兮，石嵾嵯以翳日。"王逸注："言己居險隘之處。"△心悸：謂驚懼，心跳加劇。後漢書梁節王暢傳載其上疏："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目眩：雙眼昏黑發花。戰國策

燕策三："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華陰：縣名。漢高帝八年改秦寧秦縣名華陰縣。以在華山北而得名。故城在今縣東南。今屬陝西省。

③"沈顔"三句：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〇："歷代確論載沈顔登華旨曰：'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絶，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爲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諭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于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邪？蓋假事諷時，致意如此耳。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趣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税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藝苑雌黄云：'謝無逸作讀李肇國史補一篇，謂肇之言，爲不合於理。其論韓退之登華山窮絶處，下視不可返，則發狂慟哭。此尤不足信。雖婦人童子，且知愛其身，不忍快一時之欲，以傷其生。嗚呼！而謂退之賢者爲之邪？觀其貽書諫張僕射云：馳馬擊毬，猶恐顛頓，而至於殞命。使退之妄人也，則爲此言而可；若誠賢者，則必能踐其言。其不肯窮筋力，登高臨深，以取危墜之憂，亦明矣。豈肇傳之誤也，何其信退之之不篤也。予謂無逸此語，謂之愛退之可也，謂之熟退之之文則未也。登華之事，退之嘗載於其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絶陘。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澾拳跼，梯飆颭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誡仍鐫銘。"觀此，則發狂慟哭，不可謂之無也。肇書此於國史補，蓋實録耳。豈無逸未嘗見退之之詩乎？沈顔作聱書，其説亦與無逸相類，而東軒筆録嘗辨之。豈無逸亦未見之乎？予恐學者信無逸之言，遂以李肇爲妄，故復著此説。'"案：此謂"東軒筆録嘗辨之"，見魏泰該書卷一五。其意與其詩話本條相同，而文字略異，此不具録。△沈顔：字可鑄，蘇州吴（今江蘇省蘇州市）人，五代十國吴文學家。沈既濟曾孫。唐天復初登進士第，任校書郎。唐末避亂歸鄉。後仕吴，任兵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順義中卒。宋史藝文志著録其陵陽集五卷、聱書十卷、解聱十五卷，均已佚。全唐詩録其詩二首，全唐文録其文十一篇。事迹略見郡齋讀書志卷一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

△聱書：沈顔著，計一百篇，分十卷。唐元結曾自號聱叟，顔書取名，意在崇仰元結，以反對當時浮靡文風。宋史藝文志有著録，然書已佚。全唐文所録登華旨等，或即此書中者。

④張徹：全唐詩卷三三七韓愈答張徹詩題下原注云："愈爲四門博士時作。張徹，愈門下士，又愈之從子壻。"

⑤洛邑：周都邑名。也作雒邑。故址在今河南省洛陽市洛水北及瀍水兩岸。尚書召誥序："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詩周頌清廟序："周公既成雒邑。"陸德明音義："雒，音洛，本亦作'洛'，水名。"洛邑有二城：王城在瀍水西，周平王遷都於此；成周在瀍水東，周敬王曾遷都於此。因二城故址均在洛陽，故後世亦稱洛陽爲洛邑。全唐詩卷九六沈佺期洛陽道："九門開洛邑，雙闕對河橋。"△休告：休假。漢書魏相傳："休告，從家還至府。"

⑥絶陘：爾雅釋山："山絶，陘。"郭璞注："連中斷絶。"邢昺疏："釋曰：謂山形連延，中忽斷絶者，曰陘。"史記趙世家："趙與之陘，合軍曲陽。"裴駰集解："陘者，山絶之名。"

⑦睨：斜視。

⑧引：延長，伸長。

⑨磴：石階。文選南朝宋謝靈運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石磴瀉紅泉。"△蘚：隱花植物之一類，無根。生於陰暗潮濕之地。崔豹古今注卷下草木："空室中無人行，則生苔蘚，或青或紫，名曰圓蘚，亦曰録錢。"案：石及樹幹潮濕處亦生。△澾：滑。△拳跼：蜷縮不伸貌。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感："驊騮拳跼不能食，蹇驢得志鳴春風。"亦作"蜷局"。楚辭屈原離騷："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王逸注："蜷局，詰屈不行貌。"也作"拳局"。世説新語排調"頭責秦子羽云"條，劉孝標注引張敏集："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井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蹙，至老無所希也。"

⑩颷：自下盤旋而上之暴風。字本作"猋"，也作"飆"、"飇"、"飈"。

爾雅釋天："扶摇謂之猋。"郭璞注："暴風從下上。"亦泛指風。謝朓紀功曹中園："傾棄順清飆，修莖佇高鶴。"△颭：風吹使物顫動、摇曳。古文苑卷五劉歆遂初賦："迴風育其飄忽兮，迴颭颭之泠泠。"柳宗元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伶俜：行不正貌。謂行走時身體傾側、移步艱難。亦作"伶俜"、"跉竮"。廣韻卷二"伶"字注："伶俜，行貌。"又"竮"字注："跉竮，行不正。亦作伶俜。"

⑪"狂"，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祝本、魏本、廖本注：'一作"往"。'"△咋指：咬指出血以自誓。此狀悔恨已極貌。

⑫"垂戒"句：劉向説苑敬慎："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亦見孔子家語觀周)△垂戒：留給後人以鑒戒。△鐫銘：爲文刻於石。

(一〇)

韓退之李花詩云[①]："夜領張徹投盧仝[②]，乘雲共至玉皇家[③]。長姬香御四羅列[④]，縞裙練帨無等差[⑤]。"及贈盧仝詩云[⑥]："買羊沽酒謝不敏[⑦]，偶逢明月曜桃李。"即此時也[⑧]。

箋注

①韓退之：韓愈字退之。見前第五條注⑦。△李花詩：共二首。下所引四句，乃其第二首中之詩句。

②張徹：見前條注④。△盧仝：自號玉川子，濟源（今河南省濟源市）人，郡望范陽（今河北省涿縣）。初隱居嵩山水竹莊，後遷居洛陽，旅居揚州，到過北方邊塞。不願仕進，與韓愈、孟郊、賈島、馬異、劉叉友善。大和九年"甘露事變"時，他正留宿宰相王涯家，與之同時遇害。工詩，以險

怪奇譎著稱。今存玉川子詩集。傳附新唐書韓愈傳，事又見郡齋讀書志卷一八、唐才子傳卷五。

③乘雲：駕雲，馭雲。楚辭屈原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玉皇：道教稱天帝爲玉皇大帝，簡稱玉帝、玉皇。李白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入洞過天地，登真朝玉皇。"雲笈七籤卷二四日月星辰部北斗九星職位總主所列玉皇名目非一：有天之太尉第一玉皇君、天之上宰第二玉皇君、天之司空第三玉皇君、天之游擊第四玉皇君、天之斗君第五玉皇君、天之太常第六玉皇君、天之上帝第七玉皇君、天之尊玉帝第八玉皇君、天之太常第九玉皇君。

④長姬：身材甚高之美女。△香御：身上散發香氣之女官。國語周語上："王御不參一族。"韋昭注："御，婦官也。"△羅列：排列。急就篇："急就奇觚與衆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宋書樂志三古辭雞鳴高樹巔："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⑤縞裙：細白生絹所製之裙。△練帨：白色熟絹所製佩巾。古代婦女以帨擦拭不潔，在家時掛於門右，外出時繫於身左。△等差：等第，級次。漢書游俠傳序："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荀悦前漢紀卷三："攻城略地，各有等差。"

⑥贈盧仝詩：韓詩刊本及全唐詩題作寄盧仝。

⑦"買羊"句：後漢書鄭均傳："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兹異行。"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使士文伯謝不敏焉。"△不敏：不明達。國語晉語二："款也不才，寡智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韋昭注："敏，達也。"

⑧"即此"句：謂李花詩與寄盧仝詩爲同時所作。案：此説後亦認同。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於寄盧仝題注云："魏本引韓醇曰：'元和六年春公爲河南令作。'"（全唐詩題下亦有注，略同）並次李花二首於此詩前。又於"偶逢"句引祝充注："即李花詩云：'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

(一一)

李固謂處士純盜虛聲[1]。韓愈雖與石洪、溫造、李渤游[2]，而多侮薄之[3]，所謂"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今又往，按韓集作"又繼往"。鞍馬僕從照閭里。按集作"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時事，按集作"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4]。夫爲處士，乃刺口論時事，希聲名[5]，願驅使，又要索高價，以至飾僕御以夸閭里[6]，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洪詩曰[7]："長把種樹書[8]，人言避世士[9]。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10]。……去去事方急[11]，酒行可以起[12]。"此尤可笑也[13]。

箋注

①"李固"句：後漢書方術列傳論："李固、朱穆等以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李固（九四——四七）：字子堅，東漢漢中南鄭（今陝西省南鄭縣）人。郃子。少博學，陽嘉二年，公卿舉對策，固直陳外戚、宦官專權之弊，順帝嘉納，拜議郎。歷官荆州刺史、將作大匠、大司農，沖帝時官至太尉。及沖帝崩，質帝遇弑，固與杜喬欲立清河王蒜爲帝，而梁冀竟立其妹夫蠡吾侯劉志，是爲桓帝。誣固下獄，見害。後漢書有傳。△處士：未仕或隱居不仕之人。孟子滕文公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一："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顔師古注："處士謂不官於朝而居家者。"

②韓愈：見前第五條注⑦。△石洪：字濬川，唐河陽（今河南省孟縣）人。先姓烏石蘭，後獨以石爲姓。舉明經，爲黄州參軍，歸隱十餘年不出。烏重胤鎮河陽，具書幣邀辟，後詔書召爲集賢校理。△溫造：字簡輿，唐

祁（今山西省祁縣東南）人。佶子，大雅五世孫。隱王屋山，以高世自詡。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奏署參謀，累官侍御史、山南西道節度使、御史大夫，終禮部尚書。舊唐書有傳。新唐書附溫大雅傳。△李渤：字濬之，唐洛陽（今河南省屬市）人。隱少室山。元和元年以左拾遺召，不赴。九年以著作郎召之，後謝病歸。穆宗時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出爲桂、管觀察使，太和中拜太子賓客卒。兩唐書均有傳。

③侮薄：輕慢，鄙薄。

④“水北”八句：韓愈寄盧仝之詩句。此詩作於憲宗元和六年春。參見前條注⑧。△水北山人：指石洪。△水南山人：指溫造。案韓愈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此即“水北山人”、“水南山人”事。△“僕從”，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引舉正云：“閣本作‘僕夫’。”△閭里：鄉里。戰國策齊策四：“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亦甚矣。”宋鮑彪注：“閭在鄉，里在野，並五百家，皆有門。”△少室山人：指李渤。△少室山：在今河南省登封縣北，嵩山之西。因山有石室得名。△諫官：掌諫諍之官員。班固白虎通諫諍：“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唐時諫官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案舊唐書憲宗紀及李渤傳均載：元和元年九月癸丑，以李渤爲左拾遺，徵不至。韓愈謂“兩以諫官徵不起”，當還有一次，正史失載。△“刺”，底本原作“刺”此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七、古今說部叢書等改。此條後一“刺”字原亦作“刺”，亦據此改。△刺口：多言，猶言饒舌。△時事：當時之事。三國志魏書李通傳裴松之注引王隱晉書：“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時事”，韓詩刊本、全唐詩作“世事”。△驅使：驅遣，役使。後漢書桓譚傳：“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伎，此不可不備。”玉臺新詠卷一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

⑤希：企求。

⑥僕御：僕從及駕車之人。

⑦送石洪詩：韓集題作送石處士赴河陽幕。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引考異："或注：得起字。"全唐詩卷三四〇題作送石處士赴河陽幕得起字。

⑧把：執，握住。△種樹書：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後以此表示退休歸耕。辛棄疾鷓鴣天有客慨然談功名因追念少年時事戲作："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殆即本於韓愈。

⑨避世士：逃避世務而隱居之人。莊子刻意："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⑩報恩：報答恩惠。漢書蓋寬饒傳："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

⑪去去：快走開。世説新語任誕："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⑫酒行：巡行酌酒勸飲。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夫不悦，起，行酒至武安。"△起：起身，起程。

⑬"尤"，底本原作"九"，此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七、龍威祕書本等改。

(一二)

班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也。"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有書。"①而韓愈贈盧仝詩云②："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③不知此二傳果何等書也？按韓文考異本云"春秋三傳束高閣"。朱子云："三"方作"五"，或作"左"，非④。

箋注

①"班固云"至"夾氏未有書"：漢書藝文志："故春秋分爲五"，顏師

古注：“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漢書藝文志又曰：“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鄒氏傳十卷。夾氏傳十一卷。有録無書。”又曰：“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班固（三二—九二）：字孟堅，漢扶風安陵（今陝西省咸陽市東北）人。父彪撰漢書未成而卒，固歸里，繼承父業，被人告發，以私改國史罪下獄。弟超爲之上書辯白，獲釋。明帝詔爲蘭臺令史，後遷爲郎，典校祕書，終成漢書。竇憲出征匈奴，以之爲中護軍。後憲獲罪，固受牽連，死於獄中。今存班蘭臺集（明張溥輯）。事見漢書叙傳，傳附後漢書班彪傳。△春秋：編年體史書。相傳爲孔子據魯史修訂而成。所記起魯隱公元年，迄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凡十二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二百四十二年。叙事多極簡，以用字爲褒貶。今本已有闕文。△傳：解説經義之文字。公羊傳定公元年：“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何休解詁：“傳謂訓詁。”△左丘明：春秋魯國人。相傳曾任魯太史，作春秋左氏傳（省稱左傳）、國語。因目盲，後人亦稱盲左。△公羊高：戰國齊人，複姓公羊。作春秋公羊傳，最初衹是口頭流傳，漢初方成書，屬今文。△穀梁赤：戰國魯人。複姓穀梁，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作春秋穀梁傳。△鄒氏：名不詳，作春秋鄒氏傳。△夾氏：名不詳，作春秋夾氏傳。

②韓愈：見前第五條注⑦。△贈盧仝詩：韓詩刊本及全唐詩題作寄盧仝。

③“春秋”二句：謂盧仝棄置春秋之傳，衹深研其經。△“五傳”，方崧卿韓集舉正卷一：“杭、蜀本同。閣本作‘左傳’。”朱熹原本韓集考異卷五：“鄒、夾春秋，世已無傳，而當世見行三傳。作‘五’、‘左’，皆非也。”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祝本、魏本作‘五’。考異、廖本、王本作‘三’。”案：全唐詩亦作“三”。△束高閣：棄置不用。世説新語豪爽：“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劉孝標注引漢晉春秋：“是時杜乂、殷浩諸人，

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遺經：古代留傳下來之經書。晉書王湛荀崧等傳論：“崧則思業該通，緝遺經於已紊。”△究：深求。△終始：事物之結局與開端。周易繫辭下：“易之爲書也，原始原終。”

④參見前注。

（一三）

元稹自謂知老杜矣[①]其論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②]至韓愈則曰：“引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③]夫高至于酌天漿，幽至于拔鯨牙[④]，其思賾深遠宜如何[⑤]，而詎止于曹、劉、沈、宋之間耶[⑥]？

箋注

①“元稹”句：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並序：“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元稹：見前第八條注①。△老杜：見前第四條注③。

②“上該”二句：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並序中原文爲：“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後二句一作：“言奪蘇、李，氣吞曹、劉”。△該：具備，兼有。△曹、劉：曹植、劉楨。文心雕龍比興：“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織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薄：逼近，靠近。△沈、宋：沈佺期、宋之問。李商隱漫成五章之一：“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新唐書宋之問傳：“魏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

③韓愈：見前第五條注⑦。△"引手"二句：韓愈調張籍中之詩句。△"引手"，韓詩刊本及全唐詩作"刺手"。△引手：伸手。韓愈柳子厚墓誌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太平廣記卷四三二引原化記南陽士人："隔門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驚異，不覺引手受之。"△酌：取而飲之。△天漿：天上之瓊漿玉液。△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引方世舉注："酌天漿以喻潔，拔鯨牙以喻沈雄。"

④幽：隱蔽，隱微。荀子正論："上幽險"，楊倞注："幽，隱也。"

⑤思賾：思維，思慮。賾，精微，深奥。人之思維微妙難測，故曰思賾。△深遠：深刻而長遠。△宜如何：應當怎樣。此爲感歎詞，猶云到了何等地步。

⑥詎止：豈止，何止。

（一四）

孟郊詩蹇澀窮僻，琢削不假，真苦吟而成[1]。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2]。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爲讎。"[3]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4]何也？

箋注

①"孟郊"三句：新唐書韓愈傳附孟郊傳："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苦奇澀。"中山詩話："今世傳郊集五卷，詩百篇。又有集號咸池者，僅三百篇，其間語句尤多寒澀，疑向五卷是名士所删取者。"此當爲魏泰所本。又唐代張爲詩人主客圖列孟郊爲"清奇僻苦主"，已萌此意。△孟郊（七五一—八一四）：字東野，唐湖州武康（今浙江省德清縣）人，生於崑山（今江蘇省崑山縣）。兩度應進士舉，皆落第。至四十六歲始登進士

第。曾任溧陽尉，後辭官。元和元年，河南尹鄭餘慶召爲水陸轉運從事，試協律郎。元和九年，鄭出鎮興元，又召爲參謀，卒於赴任途中。張籍等私謚曰貞曜先生。郊乃著名詩人，以苦吟著稱。與韓愈友善並齊名，時稱"孟詩韓筆"。有孟東野詩集十卷傳世。事見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舊唐書有傳，新唐書附韓愈傳。今人華忱之著有孟郊年譜、孟郊詩集校注。△蹇澀：文字生硬，言語遲鈍。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澀，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窮僻：謂詩風清苦，用字冷僻。△琢削：雕琢，修飾鍛煉文辭。△不假：不借用他人之語。△苦吟：謂作詩時反復吟詠，苦心推敲。孟郊夜感自遣："夜學曉未休，苦吟神鬼愁。"杜牧殘春獨來南亭因寄張祜："仲蔚欲知何處在，苦吟林下拂詩塵。"舊題馮贄雲仙雜記卷二苦吟："孟浩然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皆苦吟者也。"

②句法：作詩造句之法則。杜甫寄高三十五書記："佳句法如何。"黄庭堅與王觀復書三首之二："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格力：詩文之格調、氣勢。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啓："然以爲律體卑痹，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貫休上孫使君："野人有章句，格力亦慷慨。"

③"夜吟"四句：孟郊夜感自遣（唐文粹卷一五題作失志夜坐思歸楚江，或作苦學吟）中之詩句。△"夜吟"，孟郊詩刊本、唐文粹、全唐詩均作"夜學"。△"不休"，唐文粹、明弘治楊一清刊本、全唐詩作"未休"。

④退之：韓愈之字。見前第五條注⑦。△"榮華"二句：韓愈薦士中之詩句。△榮華：本指草木之花。草花爲榮，木花爲華。荀子王制："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楚辭屈原離騷："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韓愈此處指詩中華美辭藻。莊子齊物論："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成玄英疏："榮華者，謂浮辯之辭，華美之言也。"△肖：類似。△天秀：天然開放之草木花。△捷疾：指才思敏捷。鍾嶸詩品卷下齊司徒長史張融："思光紆緩誕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

促。"△"捷疾愈"，方崧卿韓集舉正卷一"愈"作"逾"，謂據"閣（本）、曾、謝校。"朱熹原本韓集考異卷一："'捷'或作'健'。""'逾'或作'愈'。"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謂"疾愈"："祝本作'疾愈'。魏本作'急愈'。廖本、王本作'疾逾'。"△愈：勝過。△響報：謂應報之速如回聲。

（一五）

韋絢集劉禹錫之言爲嘉話録①，載劉希夷詩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希夷之舅宋之問愛此句，欲奪之，希夷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希夷。世謂之問末節貶死，乃劉生之報也②。吾觀之問集中，儘有好處③，而希夷之句，殊無可採④，不知何至壓殺而奪之，真枉死也⑤。

箋注

①韋絢：字文明，唐京兆（今陝西省西安市）人。韋執誼之子。長慶二年春，自襄陽至夔州，從劉禹錫學數年。歷任西川節度使巡官、江陵少尹。官至義武軍節度使。著有劉賓客嘉話録、戎幕閑談。事見劉公嘉話録自序、新唐書藝文志三、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一。△劉禹錫（七七二—八四二）：字夢得，唐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人。郡望中山（今河北省定縣一帶）。童年寓居蘇州，曾從皎然、靈澈學詩。二十二歲登進士第，又登宏辭科。歷任太子校書、監察御史、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貶朗州司馬。十年後召入京，復出爲播州刺史，改任連州刺史，後歷任夔州、和州刺史。入朝任禮部郎中兼集賢殿學士等，又出爲蘇、汝、同三州刺史。開成元年，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故世稱劉賓客。官終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今傳劉夢得文集四十卷。事見子劉子自傳，兩唐書皆有傳。今人卞孝萱著

有劉禹錫年譜。△嘉話録：全名劉賓客嘉話録，一卷。此乃韋絢任江陵少尹時，追述長慶間在夔州聞劉禹錫所談而編成。所記皆唐代史實及詩人、畫家、書法家之遺聞軼事，亦間有異夢志怪。材料豐富，多爲新唐書採用。今本凡百餘條，近人唐蘭校輯本較善。

②“載劉希夷詩”八句：劉賓客嘉話録：“劉希夷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其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天報之也。”案：孟棨本事詩徵咎所載異：“詩人劉希夷嘗爲詩曰：‘今年花落顔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遣思逾時，又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又惡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來春之初下世。”此不言宋之問欲奪詩，壓殺之事。△劉希夷（六五一——約六七九）：一名庭芝，字延之，唐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人，一説潁川（今河南省許昌市）人。宋之問外甥。上元二年舉進士。好飲酒，善彈琵琶，一生落魄，不拘常格。曾客遊江南、巴蜀。死時不到三十歲。工詩，擅長歌行，多依古調。新唐書藝文志著録其文集十卷、詩集四卷，已佚。全唐詩存其詩三十五首。事見大唐新語文章、唐才子傳卷一。舊唐書有傳。△“年年”二句：劉希夷代悲白頭翁（一作白頭吟）中之詩句。△宋之問（？一七一二）：一名少連，字延清，唐汾州（今山西省汾陽縣）人，一説虢州弘農（今河南省靈寶縣西南）人。武則天時，歷任洛州參軍、尚方監丞、左奉宸内供奉。因媚附張易之，貶瀧州參軍。旋逃歸洛陽，因告發張仲之，擢鴻臚主簿，遷户部員外郎，加修文館直學士，又遷考功員外郎，後貶越州長史。睿宗即位，流放欽州。玄宗登極，即賜死。工詩，與沈佺期齊名，世號沈、宋。原集已散佚，明人輯有宋之問集。全唐詩録其詩三卷，全唐文録其文二卷。兩唐書均有傳。△末節：晚節。南史袁湛傳：“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録。”此指晚年。

③儘有好處：甚有美好之處。謂多佳句。

④殊無可採：甚無可取之處。

⑤枉死：因冤枉或不應受之損害而死。後漢書天文志下："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勳、黄門令山冰等皆枉死。"梁書陸襄傳："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有陸君。"

（一六）

詩者述事以寄情[1]，事貴詳，情貴隱[2]，及乎感會于心[3]，則情見于詞[4]，此所以入人深也[5]。如將盛氣直述[6]，更無餘味[7]，則感人也淺[8]，烏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9]；又况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感鬼神乎[10]？"桑之落矣，其黄而隕"[11]，"瞻烏爰止，于誰之屋？"[12]其言止于烏與桑爾，及緣事以審情[13]，則不知涕之無從也[14]。"採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之類[15]，皆得詩人之意[16]。至于魏、晉、南北朝樂府[17]，雖未極淳[18]，而亦能隱約意思[19]，有足吟味之者[20]。唐人亦多爲樂府，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21]。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詳[22]，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及其末也，或是詼諧[23]，便使人發笑，此曾不足以宣諷[24]。愬之情况[25]，欲使聞者感動而自戒乎[26]？甚者或譎怪[27]，或俚俗[28]，所謂惡詩也[29]，亦何足道哉[30]！

箋注

①述事：叙述事情。△寄情：寄託情感。劉晝劉子韜光："託性於山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魏書眭夸傳："高尚不仕，寄情丘壑。"

②隱：隱晦。顯之反。後指詩文含蓄。文心雕龍隱秀："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隱以複意爲工……隱之爲體，義生文外，祕響旁通，伏采

潛發。”

③感會：感應會合。後漢書梁統傳論：“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

④見：“現”之本字。表現。

⑤入人深：深入人心。荀子樂論：“夫聲樂之入人也深”。

⑥盛氣：旺盛之氣勢。莊子達生：“未也，猶疾視而盛氣。”成玄英疏：“顧視速疾，意氣强盛，心神尚動，故未堪也。”魏泰此謂作詩重氣勢。△直述：直接記述實事。全遼文卷九袁孝卿薊州玉田縣東上生院無垢淨光佛舍利塔銘並序：“芟華摭實，直述爲銘。”

⑦餘味：悠然而長、令人體會不盡之美感。文心雕龍隱秀：“深文隱蔚，餘味曲包。”

⑧感人：感動人，感染人。荀子樂論：“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禮記樂記：“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史記樂書、漢書禮樂志均有此數句，畧同樂記，“俗”字後均有“易”字。

⑨“烏能”句：禮記樂記：“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説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烏能：何能，焉能。戰國策秦策三：“秦烏能與齊縣衡？”△手舞足蹈：形容内心極度興奮之狀。

⑩“又況”句：禮記樂記：“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禮樂偵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毛詩序：“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厚人

倫：使人倫淳厚而不澆薄。△人倫：人之等級關係。孟子滕文公上："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叙，朋友有信。"管子八觀："背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美教化：使人感到教化和美，自願服從而無厭。△教化：政教風化。荀子臣道："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動天地，感鬼神：感動天地鬼神。

⑪"桑之"二句：詩衛風氓第四章之詩句。孔穎達疏："毛以爲桑之落矣之時，其葉黄而隕墜，以興婦人年之老矣之時，其色衰而彫落，時君子則棄已，使無自以託。"△隕：毛傳："隕，惰也。"案"惰"通"墮"、"憜"。

⑫"瞻烏"二句：詩小雅正月第三章中之詩句。毛傳："富人之屋，烏所集也。"鄭玄箋："視烏集於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孔穎達疏："此視烏於所止，當止於誰之屋乎？以興視我民人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乎？烏集於富人之屋以求食，喻民當歸於明德之君以求天禄也。言民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瞻：向上或向前看。△烏：鳥名。烏鴉。△爰：於。△止：停息。

⑬緣事：因事，根據事實。三國志魏書公孫度傳："悉斬送彌、晏等首"，裴松之注引魏略："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僞生節目，卒令明聽疑於市虎。"△審情：細察其情感。

⑭"則不知"句：禮記檀弓上："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孔穎達疏："我鄉者入而哭之，遇值主人，盡於一哀。是厚恩待我，我爲之出涕。既爲之出涕，當有厚施惠。'予惡夫涕之無從'者，謂我感舊館人恩深，涕淚交下，豈得虚然客行？更無他物易换此馬，女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淚。"清朱彬訓纂："從者，以外物副其内誠之謂。有哀涕而無賻物，是涕之無從也。"魏泰句本此，謂内心原本無哀愁，而讀是詩，則不知不覺涕淚交流。

⑮"採薜荔"二句：楚辭屈原九歌湘君中之詩句。△薜荔：香木名。莖蔓生，亦名木蓮，俗名木饅頭。楚辭屈原離騷："貫薜荔之落蘂。"王逸

注："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江中"，楚辭刊本均作"水中"。△搴：拔取。△芙蓉：荷花之别名。△木末：樹梢。△"採薜荔"二句喻所求不可得也。△"沅有芷"二句：楚辭屈原九歌湘夫人中詩句。△沅：沅水，即沅江。源出今貴州省都勾市雲霧山。上游爲清江水，流至湖南省黔陽縣下始稱沅水，經沅陵、桃源等縣，至漢壽縣注入洞庭湖。△芷：香草名。一年生草，又名白芷。字亦作"茝"。△澧：澧水。源出今湖南省桑植縣西北，流經大庸市、慈利、石門、澧縣三縣及津市市，至安鄉縣南注入洞庭湖。△蘭：蘭草。一名蕑。△公子：朱熹楚辭集注："公子，謂湘夫人也。帝子而又曰公子，猶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曰公子、公主，古人質也。"△"沅有芷"二句言湘夫人之神無定在，思之而不敢言，幾絶望矣。△"我所思"二句：張衡四愁詩之二中詩句。文選此四詩前有序云："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車，治威嚴，能内察屬縣，姦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遊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依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李善注此二句云："漢書曰："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海南經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又曰：湘水出零陵。舜死蒼梧，葬九疑。故思明君。"△桂林：郡名。秦置，漢改鬱林郡。其轄地相當於今廣西壯族自治區及廣東省西南部。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湘水：湘江。源出今廣西壯族自治區興安縣海洋山，與灕江間有靈渠溝通，流經湖南省之永州、冷水灘、祁陽、衡陽、衡山、株州、湘潭、長沙、望城等市縣，至湘陰縣蘆林潭注入洞庭湖。

⑯詩人：此指詩經作者。史記周本紀："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揚雄法言吾子："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⑰魏、晉、南北朝：歷史時期名。自公元二二〇年曹丕代漢起，至公

元五八九年隋統一中國止。△樂府：原指西漢時所設主管音樂之官署。後爲詩體之名。初指樂府官署採製之詩歌，後凡入樂之詩歌（包括詞、曲）及仿樂府古題之詩均稱樂府。文心雕龍樂府："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此指入樂者。郭茂倩樂府詩集所録則包括不入樂者。

⑱淳：樸實敦厚。

⑲隱約：義深言簡。史記太史公自序："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司馬貞索隱："謂其意隱微而言約也。"△意思：思想，心思。論衡變動："況自刑賞，意思欲求寒温乎?"三國志魏書杜夔傳："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

⑳足：值得。△吟味：吟詠玩味。王禹偁孟水部詩集序："幼擅詩名，吟味忘倦。"

㉑張籍：見前第六條注④。△王建：字仲初，唐潁川（今河南省許昌市）人。大曆十年登進士第。求官不遂，乃隱居學仙，後從軍塞上。歷官昭應縣丞、太府寺丞、祕書郎、祕書丞、太常寺丞、陝州司馬。晚年退居咸陽原上。擅長樂府詩，與張籍齊名，世稱"張、王樂府"。今存宋刻本王建詩集十卷，另有王司馬集八卷傳世。事見白居易授王建祕書郎制、雲溪友議卷下、郡齋讀書志卷一七、唐詩紀事卷四四、唐才子傳卷四。△元稹：見前第八條注①。△白居易：見前第七條注①。

㉒委曲：曲折反覆，詳盡。史記天官書："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抱朴子内篇道意："余所以委曲論之者……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王僧孺與何炯書："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縹緗之上，翩躚樽俎之側，委曲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新唐書崔隱甫傳："帝嘗詔校外官歲考。異時必委曲參審，竟春未定。"△周詳：周到詳盡。韓愈進順宗實録表狀："儻所論著，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

㉓詼諧：戲謔，有風趣。漢書叙傳："東方贍辭，詼諧倡優。"文選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

㉔宣諷：謂宣傳、諷諭，以輔助教化。文選班孟堅兩都賦序："或以抒

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

㉕愬：同“訴”。△情況：情勢狀況。范仲淹和葛閎寺丞接花歌：“北人情況異南人，瀟灑溪山苦無趣。”

㉖“欲使”句：毛詩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孔穎達疏：“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

㉗譎怪：奇異怪誕。莊子齊物論：“恢恑憰怪，道通爲一。”案“憰”同“譎”。周易睽：“上九，睽孤……”王弼注：“恢詭譎怪，道將爲一。”後漢書大秦國傳：“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文心雕龍辨騷：“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

㉘俚俗：不高雅。姚寬西溪叢語：“南部煙花録，文極俚俗。”

㉙惡詩：拙劣或猥賤之詩。李肇唐國史補卷中：“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呼爲‘准敕惡詩’。”

㉚何足道哉：不值得談論。△何足：猶言哪里值得。史記秦本紀：“（百里傒）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漢書叔孫通傳：“此特羣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道：說。

（一七）

池州齊山石壁①，有刺史杜牧、處士張祜題名②，其旁又刊一聯云：“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③與題名一手書也。此句乃吕温詩④，全篇曰⑤：“恩驅義感即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⑥云云⑦。

箋注

①池州：本漢鄣郡地，梁昭明太子以其水魚美，名曰貴池。唐武德四年置池州，尋廢，復置，改秋浦郡，尋復曰池州。宋曰池州池陽郡。故治即今安徽省貴池縣。△齊山：在貴池縣南三里。杜牧有九日齊山登高詩。其西有湖曰齊山湖。

②“刺”，底本原作“剌”，此據説郛（宛委山堂本）、四庫全書本、龍威祕書本、奇晉齋叢書本、學海類編本、歷代詩話本、古今説部叢書本、筆記小説大觀本改。△刺史杜牧：杜牧於唐武宗會昌年間曾任池州刺史。△杜牧：見前第三條注⑥。△刺史：隋、唐時爲一州之行政長官。△處士：見前第一〇條注①。△張祜：字承吉，唐清河（今河北省清河縣）人，一説南陽（今河南省南陽市）人。初寓姑蘇，因令狐楚器重、稱薦，遂入長安，然爲權貴所抑，寂寞而歸，客遊淮南。杜牧任池州刺史時，與之爲詩酒之交。晚隱居丹陽曲阿。大中年間卒。全唐詩録存其詩三百五十首。事見陸龜蒙和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詩序、雲溪友議卷下、唐摭言卷一一、唐詩紀事卷五二、唐才子傳卷六。△題名：古人爲紀念科場登録、旅遊行程等，於石碑或壁柱上題記姓名。張籍送遠曲：“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又送元八：“明日城西送君去，舊遊重到獨題名。”前蜀馮鑑續事始：“慈恩寺題名：開遊而題其同年姓名於塔下，後爲故事。”

③“天下”二句：唐吕温題陽人城七絶末二句。三國志吴書孫破虜討逆傳：“（孫）堅爲長沙太守。……靈帝崩，（董）卓擅朝政，横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堅亦舉兵。……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敕部曲整頓行陳，無得妄動。……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後漢書董卓傳：“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諸郡兵討卓。”△董卓（？—一九二）：字仲穎，東漢臨洮（今甘肅省岷縣）人。桓帝末，以破羌胡拜郎中。靈帝時爲前將軍。少帝時，大將軍何進謀誅宦官，密召卓引兵入朝。宦官既誅，卓遂擅權，自爲相國，廢少帝，立獻帝，凶暴淫亂，人情惶恐。袁紹、孫堅等起兵討之，卓遂挾持獻帝西遷長安，並盡徙洛陽人往長安，沿途縱兵任意殺掠百姓，

以至積屍盈路。至長安後，卓自爲太師，位居諸侯王上。司徒王允計誘卓將吕布殺卓，棄屍於市。三國志、後漢書均有傳。△長沙：郡名。秦置。漢爲長沙國，地包括今湖南省全境。後漢復爲長沙郡。郡治今湖南省長沙市。△子弟：從軍者，兵丁。史記淮陰侯列傳："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漢書韓安國傳："今以陛下之威，海内爲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

④吕温（七七二—八一一）：字和叔，一字化光，唐河中（今山西省永濟縣西）人，郡望東平(今山東省東平縣東)。吕渭之子。初從陸贄學春秋，從梁肅學文章。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又登宏辭科。與韋執誼友善，尤爲王叔文所器重，遷左拾遺。貞元二十年，以侍御史出使吐蕃，元和元年還朝，進位户部員外郎，遷刑部郎中。元和三年，貶道州刺史。元和五年，改衡州刺史，翌年卒於任。今存吕衡州集（一名吕和叔集）十卷。兩唐書均附吕渭傳。

⑤全篇：指整篇作品。全唐詩卷六四三李山甫禪林寺作寄劉書記："天竺老師留一句，曹溪行者答全篇。"

⑥"恩驅"二句：吕温題陽人城七絶首二句。△恩驅義感：以恩惠驅使、義氣感召。△風雷：本指風與雷。周易 益："象曰：風雷，益。"此喻氣勢浩大而猛烈之衝擊力量。△武才：軍事才幹。後漢書劉虞公孫瓚陶謙傳 讚："伯珪疏獷，武才趫猛。"何遜七召佃遊："比武才之趫猛，豈能從我而佃遊。"

⑦云云：如此如此。表示引文或説話有省略。史記汲鄭列傳："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裴駰集解："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是知"云云"所省者，即下文所云"施仁義"。魏泰此處所省者，即前文所引吕温"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二句詩。

(一八)

歐陽文忠公作詩話，稱周朴之詩曰“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以爲佳句①。此乃杜荀鶴之句②，非朴也。

箋注

①“歐陽”三句：六一詩話：“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時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歐陽文忠公：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北宋吉州永豐（今江西省永豐縣）人。天聖八年登進士甲科，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潁州。卒謚文忠。其著述甚豐，今均流傳。事見蘇轍歐陽文忠神道碑。宋史有傳。宋胡柯撰有廬陵歐陽文忠公年譜，清楊希閔、華孳亨等亦各撰有年譜。△詩話：歐陽修首以“詩話”名書，稱“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閒談也。”原本名詩話，後人於前加“六一”二字，以别於他人之詩話。△周朴（？—八七八）：字見素，一説字太朴，唐吴興（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唐末遷居福州（今福建省閩侯縣）。隱居山林，常與山僧、釣叟往還，與方干、李頻爲詩友。觀察使楊發、李誨召聘，皆不往。乾符五年，因侮黄巢而被殺。僧棲浩輯其詩一百首，由林嵩作序。新唐書藝文志著録詩集二卷，已散佚。全唐詩録存其詩四十五首。事見林嵩周朴詩集序、唐詩紀事卷七一、唐才子傳卷九。△“風煖”二句：春宫怨中之詩句。全唐詩卷六七三於周朴詩中收此詩，於題下注云：“一作杜荀鶴詩。”又卷六九一於杜荀鶴詩中又收此詩，於題下注云：“一作周朴詩。”

△佳句：詩文中之警句。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作天台山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杜甫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②"此乃"句：魏泰此説甚允。今傳杜荀鶴唐風集，乃其自編。而春宫怨列於該集卷首，其當爲杜荀鶴詩無疑。△杜荀鶴（八四六—九〇七）：字彦之，號九華山人，唐池州石埭（今安徽省石臺縣）人。大順二年，其四十六歲時，登進士第。爲宣州節度使田頵幕僚。後梁開平元年，授翰林學士，遘疾卒（一説卒於天祐元年）。有自編唐風集三卷，今存。舊五代史有傳。事亦見北夢瑣言卷六、唐詩紀事卷六五、唐才子傳卷九。

校勘記卷一 第一至第一八條

(一)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均無。漁隱叢話未録。惟冷齋夜話卷三述及，然非照録原文。

△佩冷失珠璣○“佩”，冷齋夜話引作“珮”。案二字通。

△殘霓散舞衣○“霓”，冷齋夜話引作“霞”。

△曉發西城道○“西城”，冷齋夜話引作“城西”。

△塵入羅幃暗○“幃”，冷齋夜話引作“衣”。

△那復一爲招○“一”，冷齋夜話引作“可”。

△水折空環沁○“環”，冷齋夜話引作“還”。

△樓高已隔秦○“已”，龍威本、説部本作“巳”，誤。

(二)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爲第七條。漁隱叢話卷一一録。

△杜甫哀之曰○“曰”，漁隱叢話作“云”。

△前人謂杜甫句爲詩史○“句”，漁隱叢話作“之”。

△蓋謂是也○“謂”，漁隱叢話作“爲”。

△摭故實而已○“已”，龍威本、説部本作“巳”，誤。

（三）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爲第八條。漁隱叢話卷二三録。

△夷狄未有可汗之名○“夷狄”，四庫本作“匈奴”。

△杜牧之木蘭廟詩云○“之”，漁隱叢話、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

△夢裏曾驚學畫眉○“學”，漁隱叢話作“與”。案杜牧原詩亦作“與”。

△幾度思歸還把酒○“思”，宛本説郛作“詩”，殆誤。

△拂雲堆上祝明妃○“妃”，宛本説郛作“如”，然似爲筆跡殘缺所致。

（四）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六録。

△劉攽詩話載杜子美詩云○“杜”，漁隱叢話無。

△人少豺虎多○“豺虎”，漁隱叢話作“虎狼”。

△多虎信所過○“多虎”，漁隱叢話作“虎多”。

△言亂世人惡甚于豺虎也○“于豺虎”，漁隱叢話作“於虎狼”。案“于”通“於”。

△予觀老杜潭州詩云○“予”，漁隱叢話作“余”。案二字

同。“觀”，説部本作“語”，殆誤。

△至于一將一迎○“于”，漁隱叢話、大觀本作“於”。

△詩主優柔感諷○“主”，漁隱叢話作“在”。

△而觀陰鏗鮑照之詩○“鮑照”，底本、龍威本、先正本、説部本、大觀本作“鮑昭”。案唐人避武后嫌名，改“照”爲“昭”，故鮑照亦稱鮑昭。此據漁隱叢話改。

△則知予所謂主優柔而不在豪放者○“予”，漁隱叢話無；説部本作“子”，誤。“不在”，漁隱叢話作“下”。

(五)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爲第一條。漁隱叢話卷一八録。

△謂之班竹○“班”，漁隱叢話、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説部本作“斑”。案二字通。

△湘中班竹方生時○漁隱叢話、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説部本作“斑”。

△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有”，歷代本無。

△用草穰洗去苔錢○“穰”，漁隱叢話作“壤”。“去”，宛本説郛、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出”。

△則紫暈斕班可愛○“斕”，奇晉本作“爛”。“班”，漁隱叢話、宛本説郛、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説部本作“斑”。

△此真班竹也○“真”，涵本説郛無。“班”，漁隱叢話、涵本説郛、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説部本作“斑”。

△韓愈曰○漁隱叢話無此三字。

△剥苔弔班林角黍餌沈塚○此十字，漁隱叢話在本條之首。“班”，漁隱叢話、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説部本作“斑”。“塚”，四庫本、涵本説郛作“冢”。案“冢”爲“塚”之本字。宛本説郛、學海本作“蒙”，誤。

(六)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一八録。

△韓愈南溪始汎詩○“韓愈”，漁隱叢話無此二字。

△張籍哭退之詩略云○“云”，漁隱叢話作“曰”。

△兩月同游翔○“游”，漁隱叢話作“遊”。

△移船入南溪○“船”，漁隱叢話作“舡”。案二字音異義同。

△袖有新成詩○“新成詩”，漁隱叢話作“新詩成”。

△欲見張韓老○“張韓老”，漁隱叢話作“張與韓”。

(七)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五録。

△白樂天守忠州也○“白樂天”，漁隱叢話作“白居易”。

(八)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

本、歷代本爲第一〇條。漁隱叢話卷一四録，然與底本第一三條合爲一條。

△元稹作李杜優劣論〇“元稹”，奇晉本作“元禎”。誤。

△韓退之不以爲然〇“韓退之”，漁隱叢話作“韓愈”。

△詩曰〇漁隱叢話作“作詩曰”。

△何用故謗傷〇“何”，歷代本作“那”。案韓愈詩刊本亦作“那”。

△蚍蜉撼大木〇“蚍蜉”，説郛本作“蜉蝣”，誤。“木”，漁隱叢話、歷代本作“樹”。案韓愈詩刊本亦作“樹”。

（九）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爲第二條。漁隱叢話卷一八録。

△沈顔作聱書〇“聱書”，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歷代本作“聲書”，誤。

△余觀退之答張徹詩云〇“答張徹”，漁隱叢話、宛本説郛、涵本説郛作“贈張徹”；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作“贈張”。

△華山窮絶陘〇“陘”，宛本説郛、學海本、大觀本作“徑”。案二字通。

△則知肇記爲信然〇“肇”，奇晉本作“筆”。殆誤。

（一〇）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

本、歷代本爲第一一條。漁隱叢話卷一七録，然與底本第一一條合爲一條。

△韓退之李花詩云○“韓”，漁隱叢話無。“之”字後，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尚有“有”字。

△乘雲共至玉皇家○“共至”，漁隱叢話作“共到”；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作“同到”；歷代本作“同至”。

△縞裙練帨無等差○“等差”，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作“參差”，誤。

△及贈盧仝詩云○“及”字後，學海本有“其”字。

△偶逢明月曜桃李○“曜”，漁隱叢話作“濯”，誤；宛本説郛、奇晉本、歷代本作“耀”。

△即此時也○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正此之謂也”。

(一一)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爲第一五條。漁隱叢話卷一七録，然與底本第一○條合爲一條。

△李固謂處士純盜虚聲韓愈雖與石洪温造李渤游○漁隱叢話作“李渤石洪温造爲處士，純盜虚名，韓愈雖與之游”。“謂”，宛本説郛、奇晉本、學海本作“爲”。“虚聲”，宛本説郛、四庫本、歷代本作“虚名”。

△水北山人得名聲○“名聲”，漁隱叢話、四庫本作“聲名”。

△去年去作幕下士○二“去”字，歷代本均作“厺”。案“厺”爲“去”之本字，見説文。

△彼皆刺口論時事○“刺”，底本、龍威本、先正本、大觀本作“剌”，此據漁隱叢話、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説部本改。

△“夫爲處士”至“此尤可笑也”一段○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

△乃刺口論時事○“刺”，底本、龍威本、先正本、大觀本作“剌”。此據漁隱叢話、説部本改。

△希聲名○“聲名”，漁隱叢話作“名聲”。

△以至飾僕御以夸閭里○“以至”，漁隱叢話作“似玉”。“夸”，漁隱叢話作“誇”。案二字通。

△此尤可笑也○“尤”，底本、先正本、説部本作“九”，此據漁隱叢話、龍威本、大觀本改。

(一二)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爲第三條。漁隱叢話卷一七録。

△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也○“丘”，歷代本作“邱”。案二字同，然“邱”爲後起字。“也”，奇晉本無。

△獨抱遺經究終始○“抱”，漁隱叢話作“把”。“遺經”，漁隱叢話作“遺編”，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作“韋編”。

△果何等書也○“也”，漁隱叢話無。

（一三）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一四録，然與底本第八條合爲一條。

△至韓愈則曰○“韓愈”，漁隱叢話作“退之”。

△引手拔鯨牙○“鯨”，説部本作“黥”，誤。

△夫高至于酌天漿幽至于拔鯨牙……而詎止于曹劉沈宋之閒耶○三“于”字，漁隱叢話均作“於”。“閒”，説部本作“間”。“耶”，漁隱叢話作“邪”。

（一四）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爲第一六條。漁隱叢話卷一九録。

△琢削不假○“假”，漁隱叢話、四庫本作“暇”。

△如何不自閒○“閒”，漁隱叢話、宛本説郛、奇晉本作“閑”。

△心與身爲讎○“心”，宛本説郛、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人”；四庫本作“乃”。“讎”，漁隱叢話作“仇”。

（一五）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爲第四條。漁隱叢話未録。

△載劉希夷詩云〇"夷"，宛本説郛作"美"。案其後各處仍作"夷"，是則此乃刊誤也。

△儘有好處〇"儘"，學海本作"盡"。

△殊無可採〇"採"，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采"。

△不知何至壓殺而奪之〇"而"，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乃"。

△真枉死也〇"枉"，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奇晉本、歷代本作"狂"。

（一六）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亦未録。

（一七）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爲第一七條。漁隱叢話未録。

△有刺史杜牧處士張祜題名〇"刺"，底本、先正本作"剌"，此據宛本説郛、龍威本、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説部本、大觀本改。"張祜"，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作"張祐"，誤。

△天下起兵誅董卓〇"誅"，學海本作"諫"。

△此句乃吕温詩〇"吕温"，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作

“李溫”。

△全篇曰〇“全篇”，歷代本作“前聯”。

△云云〇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此二字。

（一八）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爲第一八條。漁隱叢話卷二三述及本條最後二句，然非照録原文。

△稱周朴之詩曰〇“朴”，奇晉本作“樸”。案二字通。

△非朴也〇“朴”，奇晉本作“樸”。

臨漢隱居詩話校注卷二 第一九至三六條

（一九）

梅堯臣贈朝集院鄰居詩云①："壁隙透燈光②，籬根分井口③。"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④此句尤閒遠也⑤。

箋注

①梅堯臣（一〇〇二—一〇六〇）：字聖俞，北宋宣城（今安徽省宣州市）人。因宣城古名宛陵，故世稱宛陵先生。仁宗時賜進士出身，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世稱梅都官。著有宛陵集、唐載記、毛詩小傳等。事見歐陽修梅聖俞墓誌銘。宋史有傳。△贈朝集院鄰居詩：宛陵集題作南鄰蕭寺丞夜訪別。△朝集院：朝集使所居之處。舊唐書太宗紀下："貞觀五年正月癸未，朝集使請封禪。"資治通鑑陳宣帝太建十三年："帝謂諸州朝集使曰"，胡三省注："隋志，每元會，諸州悉遣使赴京朝集，謂之朝集使。"

②"壁隙透"，宛陵集作"壁裏射"。

③籬根：竹籬笆之下端。高適宋中遇陳二："籬根長花草，井上生莓

苔。”皮日休秋晚留題魯望郊居：“簷上落鬭雀，籬根生晚潮。”

④“徐鉉”句：騎省集（一名徐文公集）中無此詩。全宋詩據臨漢隱居詩話輯“井泉”二句詩。△徐鉉（九一六—九九一）：字鼎臣，原籍會稽（今浙江省紹興市），徙居廣陵（今江蘇省揚州市）。初仕吳，後仕南唐，歷官試知制誥、中書舍人、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吏部尚書等，入宋官至散騎常侍。淳化二年遭貶，病卒。有騎省集等著述。馬令南唐書、宋史有傳。△地脈：地下水。周禮天官冢宰瘍醫：“以鹹養脈”，鄭玄注：“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脈。”△砧杵：擣衣之石與棒槌。樂府詩集卷四四子夜四時歌秋歌之一：“佳人理寒服，萬結砧杵勞。”△秋聲：秋時西風作，草木零落，多肅殺之聲，曰秋聲。庾信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樹樹秋聲，山山寒色。”孟郊分水嶺別夜示從弟寂：“古木摇霽色，離風動秋聲。”歐陽修有秋聲賦。

⑤“尤”，底本原作“九”，此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一、説郛本、四庫全書本等改。△閒遠：指詩意蕭散、深遠。皎然詩式卷一辨體有一十九字有“閒”、“遠”二字。其釋“閒”曰：“情性疏野曰閒。”釋“遠”曰：“非如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謂意中之遠。”

（二〇）

熙寧庚戌冬[①]，王荆公安石自參知政事拜相[②]。是日，官僚造門奔賀者相屬于路[③]。公以未謝[④]，皆不見之，獨與余坐于西廡之小閤[⑤]。荆公語次[⑥]，忽顰蹙久之[⑦]，取筆書窗曰：“霜筠一作“松”。雪竹鐘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⑧]放筆揖余而入[⑨]。元豐己未[⑩]，按漁隱叢話作“癸亥”[⑪]。公已謝事[⑫]，爲會靈觀使[⑬]，居金陵白下門外[⑭]。余謁公[⑮]，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⑯]，憩法雲寺[⑰]，偶坐于僧房[⑱]。是時，雖無霜雪，而虚窗松竹皆如詩中之景[⑲]。余因述

昔日題窗，并誦此詩，公憮然曰[20]：“有是乎？”頷首微笑而已[21]。

箋注

①熙寧庚戌：熙寧三年（一〇七〇）。熙寧，宋神宗趙頊之年號（一〇六八—一〇七七）。

②王荆公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字介甫，號半山，北宋撫州臨川（今江西省臨川市）人。慶曆二年（一〇四二）進士。仁宗嘉祐中，即上書主張變法。熙寧二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在神宗支持下推行新法。因反對派猛烈攻擊，熙寧七年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次年，復拜相，未幾辭相位。熙寧九年，以使相再鎮金陵，求宫觀，得會靈觀使。次年封舒國公，又改封荆國公，故世稱荆公。神宗死，新法盡廢。元祐元年，安石憂憤而歿，謚文。有臨川集等多種著述。宋史有傳。宋詹大和、清蔡上翔等，均編有年譜。△參知政事：宋代宰相副職之名稱。△拜：授官，史記淮陰侯列傳：“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相：宰相。宋代名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③官僚：亦作“官寮”。同署辦事之官吏。左傳文公七年：“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泛指官吏。國語魯語下：“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三國志吴書步騭傳：“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造門：到門。漢書何武傳：“武每奏事至京師，（戴）聖未嘗不造門謝恩。”△相屬：互相連接不斷。史記魏公子列傳：“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

④謝：謝恩。唐、宋時，官員陞除，例皆上表謝恩。案東軒筆録卷一二即作“謝恩”二字。

⑤廡：堂下周圍之走廊、廊屋。△閤：門旁小户。案東軒筆録作“閣”。二字義本有别，然常混用。

⑥語次：談話之間。史記鯨布列傳：“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賁）赫

長者也。"

⑦顰蹙：皺眉。顔氏家訓治家："齊吏部侍郎房文烈……嘗寄人宅，奴婢徹屋爲薪略盡，聞之顰蹙，卒無一言。"

⑧"霜筠"二句：臨川集無。全宋詩據臨漢隱居詩話輯。△鍾山：即今江蘇省南京市東之紫金山。初名鍾山，三國吴孫權因避祖諱，更名蔣山，至宋復名鍾山。又名聖遊山、金陵山、北山。△投老：到老，臨老。後漢書仇覽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於不義乎?"唐張彦遠法書要録卷一〇右軍書記："實望投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歸歟：論語公冶長："子在陳曰：'歸與！歸與！……'"邢昺疏："孔子在陳既久，言其欲歸之意也。與，語辭。再言'歸與'者，思歸之深也。"△寄此生：文選魏文帝樂府二首善哉行："人生如寄"，李善注："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也。'"

⑨揖：拱手爲禮。

⑩元豐己未：元豐二年（一〇七九）。元豐，宋神宗趙頊之年號（一〇七八——一〇八五）。

⑪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四引。△癸亥：元豐六年（一〇八三）。案東軒筆録卷一二載魏泰謁王安石之時間爲"元豐癸丑春"，此誤。元豐無癸丑年，或"丑"爲"亥"之誤。東軒筆録之校點本，於此却未出校。

⑫謝事：辭官。蘇軾送仲素寺丞歸潛山："潛山隱居七十四，紺瞳緑髮初謝事。"（一作蘇轍詩，或作劉攽詩）

⑬爲會靈觀使：宋詹大和王荆文公年譜："熙寧九年丙辰，以使相再鎮金陵。到任未幾，納節與平章事。懇請數四，乃改右僕射。未幾，又求宫觀，累表，得會靈觀使。"

⑭金陵：今江蘇省南京市及江寧縣，三國吴建都曰建業，晉建興初改曰建康。東晉王導稱之曰金陵。五代十國吴於此建金陵府，南唐都之。謝朓鼓吹曲："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白下門"，東軒筆録卷一二載此事作"南門"。江少虞皇宋事實類苑卷八引東軒筆録該條又作"白門"。

⑮謁：晉見。

⑯欣然：喜悦貌。莊子秋水："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

⑰憩：休息。△法雲寺：王安石臨川集卷一有法雲詩，又卷二七有過法雲詩。均指此寺。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七建康府"法雲寺"條："建康志：法雲寺，舊在城外東北十里，今徙上元縣北。"元張鉉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一下寺院："法雲寺，舊在城外東北十里。圖經云：本齋集善寺，齊世祖時爲豫章文獻王造，唐初輔公祏亂，毁廢。後復置爲義章院，改法雲。建炎兵火廢，後徙置上元縣西北。"其雙行夾注引慶元志云："舊在蔣山寺西門前，有章義橋。"

⑱偶坐：相對而坐。國語越語上："乃必有偶。"韋昭注："偶，對也。"文選顔延年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獨静闕偶坐，臨堂對星分。"李善注："賈逵國語注曰：偶，對也。"杜甫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

⑲虚窗：空明之窗。謂打開之窗。

⑳憮然：茫然自失之貌。論語微子："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以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三國志魏書鄧艾傳："憮然不樂。"

㉑頷首：點頭以示同意。韓愈華山女："玉皇頷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案此條亦見東軒筆録卷一二，文字稍詳，此不具録。

（二一）

沈括存中、吕惠卿吉父、王存正仲、李常公擇①，治平中②，同在館下談詩③。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爾，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④。"吉父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⑤。"正仲是存中⑥，公擇是吉父，四人交相詰難⑦，久

而不決[8]。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9]："君子羣而不黨[10]，公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11]："我所見如是[12]，顧豈黨邪[13]？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父之黨乎？"一坐大笑。予每評詩，多與存中合。按此條亦見泠齋夜話[14]。

箋注

①沈括存中：沈括（一〇三〇——〇九四），字存中，宋錢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嘉祐中擢進士，提舉司天監，累官翰林學士、三司使。博學能文，通天文、曆算、方志、音樂、醫藥，始置渾儀、景表、浮漏等天文儀器，造新曆，爲後世所采用。創隙積、會圓兩術，補九章算術所未及，開後世垛積術及弧矢割圓術之先河。著有夢溪筆談、長興集等。宋史有傳。△呂惠卿吉父：呂惠卿（一〇三二——一一一一），字吉甫（一作吉父），宋泉州晉江（今福建省晉江縣）人。天禧二年進士。初曾參與王安石變法，巧於迎合，官至參知政事。安石去位後，則極力攻訐，無所不至，驟致相位，旋罷相，出判江寧府，轉徙外服，迄於死。宋史入姦臣傳。△王存正仲：王存（一〇二三——一〇一），字正仲，宋丹陽（今江蘇省丹陽市）人。慶曆進士，除密州推官，歷太常禮院，累官户部尚書，轉吏部，出知杭州，遷右正議大夫致仕。宋史有傳。△李常公擇：李常（一〇二七——〇九〇），字公擇，宋建昌（軍名，治今江西省南城縣）人。皇祐進士，熙寧中爲右正言，元祐間累拜御史中丞。著有文集、奏議，詩傳、元和會計録。宋史有傳。

②治平：宋英宗趙曙之年號（一〇六四——〇六七）。

③館：宋代有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稱三館。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二："端拱中分三館書萬餘卷，别爲祕閣，……三館與祕閣始合爲一，故謂之館閣。"△館下：猶言館中。

④“韓退之”三句：陳師道後山詩話：“黄魯直云：‘……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爾。’”又云：“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論即與沈括一致。△韓退之：韓愈字退之。見前第五條注①。△健美：剛健有力之美。△富贍：豐富充足。此形容才華、詞藻等。世說新語言語：“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劉孝標注：“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史通古今正史：“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後書（案指後燕書），著本紀並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叙事富贍，成一家之言。”唐摭言海叙不遇：“羅虬詞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格：格調。詩之藝術風格。

⑤“詩正當”二句：陳善捫蝨新話卷一：“韓退之詩，世謂之押韻之文爾，然自有一種風韻。”此論與呂惠卿略似。△詩人：指詩經作者。史記周本紀：“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揚雄法言吾子：“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⑥是：認爲……正確。下句“是”同。

⑦交相：互相。詩小雅角弓：“交相爲瘉。”孔穎達疏：“唯交更相詬病而已。”南史司馬筠傳：“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詰難：詰問駁難。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

⑧久而不決：謂很久不能決定勝負。

⑨正色：表情端莊嚴肅。僞古文尚書畢命：“正色率下。”孔穎達疏：“正色，謂嚴其顔色，不惰慢，不阿諂。”

⑩“君子”句：論語述而：“吾聞君子不黨。”又衛靈公：“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⑪勃然：發怒變色。莊子天地：“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聲。”孟子萬章下：“王勃然變乎色。”

⑫如是：如此。

⑬顧：反而。

⑭案此條亦見冷齋夜話卷二館中夜談韓退之詩。又見東軒筆録卷一二，然與下條合爲一條。文字小異，不具録。

（二二）

頃年嘗與王荆公評詩[①]，予謂："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②]，咀之而味愈長[③]。至如永叔之詩[④]，才力敏邁[⑤]，句亦清健[⑥]，"清健"一作"雄健"，一作"新美"。但恨其少餘味爾[⑦]。"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⑧]，亦可謂有味矣。"然余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原"一作"曉"。信乎[⑨]，所見之殊[⑩]，不可强同也[⑪]。

箋注

①頃年：近年。後漢書孝明帝紀永平十三年詔："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王荆公：王安石。見前第二〇條注②。

②挹之而源不窮：以泉水爲喻。挹，舀，酌取。源，水流始出之處。說文："厵，水泉本也。"案"厵"即今"原"字，爲"源"之本字。窮，盡。

③咀之而味愈長：以食物爲喻。歐陽修水谷夜行贈子美聖俞："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咀，嚼，品味。味，食物之味道。此用以喻詩之美感。

④永叔：歐陽修之字。參見前第一八條注①。

⑤才力：才能，能力。曹植求自試表："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敏邁：敏捷豪邁。

⑥清健：清新剛勁。

⑦餘味：指意在言外、含蓄不盡之美感。文心雕龍隱秀："深文隱蔚，餘味曲包。"參見前第一六條注⑦。

⑧"行人"句：歐陽修於劉功曹見楊直講褒女奴彈琵琶戲作呈聖俞："啄木飛從何處來，花間葉底時丁丁。林空山靜啄愈響，行人舉頭飛鳥驚。"案東軒筆録卷一二載此事，引此句亦作"行人仰頭飛鳥驚。"

⑨信：的確。

⑩所見之殊：謂人之見解，各不相同。

⑪强同：强迫人與己見解相同。案此條亦見東軒筆録卷一二，然與上條合爲一條。

（二三）

鼎、澧道中有甘泉寺①，過客多酌泉瀹茗②。天禧末，寇萊公準南遷，題名寺壁③。天聖初，丁晉公復南遷，又題名而行④。其後范諷爲湖南安撫⑤，感二相連斥⑥，遂作詩曰："平仲酌泉方頓轡，謂之禮佛向南行。層巒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⑦

箋注

①鼎：鼎州武陵郡。唐朗州，後周爲武平軍節度，北宋建隆四年降團練，大中祥符五年改鼎州，治武陵縣（今湖南省常德市）。南宋乾道元年升爲常德府。△澧：澧州，隋置，宋曰澧州澧陽郡，治澧陽縣（今湖南省澧縣）。△甘泉寺：麈史卷二詩話："鼎州武陵縣北二十里，有甘泉寺。行人多謁焉。寇萊公往雷州，凡題三十字曰：'庚申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詩板視予，征途不暇吟詠，代記年月。'後丁晉公謫朱崖，過寺題云：'翠影疎疎度，波光瑟瑟凝。帝家金掌露，仙府玉壺冰。曉鉢侵星汲，宵厨向月澄。豈惟蠲肺渴，灌頂助三乘。'因而至寺者，多所賦詠。如殿中

丞范諷詩云：'平仲酌泉方頓轡，謂之禮佛向南行。層巒下瞰炎蒸路，轉使高僧薄寵榮。'"

②過客：過路客人。△酌泉：舀取泉水。王維爲薛使君謝婺州刺史表："謹當閉閤以思政，酌泉以勵心。"案此用晉吴隱之取飲貪泉水事。△瀹茗：烹茶。

③"天禧"三句：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六宋真宗天禧四年七月"丁丑，太子太傅寇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八月甲申"徙知相州太常卿寇準知安州"。八月"壬寅，太常卿知安州寇準坐朱能叛，再貶道州司馬"。又卷九八乾興元年二月"戊辰，貶道州司馬寇準爲雷州司户參軍"。△天禧：宋真宗趙恒之年號（一〇一七——〇二一）。△寇萊公準（九六一——〇二三）：字平仲，華州下邽（今陝西省渭南縣東北）人。太平興國五年中進士，累官至參知政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知陝州、天雄軍，權東京留守。入朝任樞密使，復罷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徙判永興軍。天禧三年再度拜相。四年罷相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旋貶知相州，徙安州，再貶道州司馬。乾興元年貶爲雷州司户參軍。天聖元年卒。仁宗時追贈中書令，謚忠愍。今存寇忠愍詩集，宋史有傳。今人王曉波著有寇準年譜。△南遷：謂貶官到南方赴任。△題名：見前第一七條注②。

④"天聖"三句：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八乾興元年，真宗崩，仁宗立，六月庚申"乃責(丁)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又卷九九乾興元年七月"辛卯，再貶(丁)謂崖州司户參軍，諸子並勒停"。△天聖：宋仁宗趙禎之年號（一〇二三——〇三一）。案丁謂南遷在乾興元年，魏泰記時有誤。△丁晉公：丁謂（九六二——〇三三），字謂之，後改字公言，宋長洲（今江蘇省吴縣）人。淳化三年進士。真宗時，寇準爲相，謂爲參知政事，陰謀擠準而去，自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封晉國公。極力迎合真宗，大興土木，營造宫觀，耗費錢財不可勝計。屢奏祥異之事，慫恿真宗到泰山封禪。仁宗時，累貶崖州司户參軍，徙道州，明道中授祕書監致仕。卒於光州。宋史有傳。

⑤范諷：字補之，宋齊州（今山東省濟南市）人，正辭子。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知平陰縣。登進士第。仁宗時累官至龍圖閣學士，貶武昌軍行軍司馬，官終給事中。宋史附范正辭傳。案范諷爲湖南安撫事，待考。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均不載。△湖南：指北宋時荆湖路之南路。△安撫：官名。宋代爲一方軍事和民政之長官，稱安撫使或經略安撫使，常由知州、知府兼任。

⑥斥：驅逐，廢棄。漢書武帝紀："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顔師古注："斥謂棄逐之。"

⑦"平仲"四句：范諷詩無集傳世，魏泰殆本於麈史，見注①。湘山野録卷上："鼎州甘泉寺，介官道之側。嘉泉也，便於漱酌，行客未有不舍車而留者。始寇萊公南遷日，題於東檻曰：'平仲酌泉經此，回望北闕，黯然而行。'未幾丁晉公又過之，題於西檻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范補之諷安撫湖南，留詩於寺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禮佛向南行。烟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詩牌猶存。"此所載顯與麈史及魏泰詩話有差異。宋詩紀事、全宋詩均據湘山野録，並命其詩題曰題鼎州甘泉寺。△平仲：寇準之字。△頓轡：猶停車。文選陸機赴洛道中作二首之二："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李善注："頓，猶舍也。"唐孫恂獵狐記："無何，小駟頓轡，閽者覺之，隔闔而問阿誰。"△謂之：丁謂字。△禮佛：頂禮於佛，拜佛。南史張暢傳："百姓有罪，使禮佛贖愆。"△層巒：山峯重疊。△炎荒：南方邊遠之地炎熱而荒凉，故稱。藝文類聚卷三傅玄述夏賦："清徵泛於琴瑟，朱鳥感於炎荒。"柳宗元祭弟宗直文："炎荒萬里，毒瘴充塞。"△高僧：行高於衆之僧人。隋書經籍志二著録虞孝敬高僧傳六卷。韓愈廣宣上人頻見過："久慙朝士無裨補，空愧高僧數往來。"△寵榮：猶尊榮。史記禮書："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寵榮。"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案此條亦見於東軒筆録卷二，字句小異，不具録。

(二四)

王巟游金陵昇元寺僧房①，見壁間繪一金紫丈夫②，上題一絶云："陣前金蟬生無愧，"金蟬"一作"仙蟬"。鼓下蠻奴死合羞。三尺吴綈暗塵土，凛然蒼鶻欲横秋。"③巟不能辨，卷畫歸示其父。王安國平甫曰④："此劉仁贍像⑤，袁陟詩也⑥。"陟，洪州人⑦，一本云："袁世弼詩也⑧。世弼，汝州人⑨。"慶曆初登進士第⑩，官至太常博士⑪，壽不滿四十，少有文學，古詩尤佳⑫，惜乎早死，文章多流落⑬。此詩在陟未爲佳句，然亦俊拔可喜⑭。"蟬"實音"蠙"，陟誤呼也⑮。

箋注

①王巟：不詳其字。臨川（今江西省臨川市）人。王安國之子。"巟"，音杭。△金陵：見前第二〇條注⑭。△昇元寺：方輿勝覽卷一四建康府："昇元寺，即瓦官寺也。在城西隅，前瞰江面，後據崇岡，最爲古跡。李主時昇元閣猶在，乃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尺，李白所謂'日月隱簷楹'是也。今西南隅戒壇，乃是故基。"又云："瓦棺寺之名，起自西晉長興年中。長沙城河陸地，生青蓮兩朵，民間聞之官司，掘得一瓦棺，開見一僧，形貌儼然，其花從舌根頂顱生出。詢及父老，曰：'昔有一僧，不説姓名，平生誦法華經萬餘部，臨終遺言曰：以瓦棺葬之此地。'所司具奏朝廷，乃賜建蓮花寺，五代兵火焚之。"

②金紫：金魚袋及紫袍。唐、宋某些官員所佩所服。唐制，三品以上佩金魚，服紫袍。元稹自責："犀帶金魚束紫袍，不能將命報分毫。"新唐書車服志："自是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當時服朱紫，佩魚者衆矣。"又李泌傳："衆指曰：'著黄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

紫。"△丈夫：成年男子之通稱。穀梁傳文公十二年："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晏子春秋諫下："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

③"陣前"四句：宋詩紀事卷一六、全宋詩均據臨漢隱居詩話，題爲題劉仁贍畫像。"金琕"作"仙琕"。△"陣前"句：以唐代郝玼喻劉仁贍。新唐書郝玼傳："玼在邊積三十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於敵。……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贊普常等玼身鑄金像，令於國曰：'得生玼者，以金玼賞之。'朝廷畏失名將，徙爲慶州刺史。""玼"字類書中多誤爲"玭"。如白孔六帖卷八金孔帖即如此。而"玭"同"琕"，故袁陟作"金琕"。若據宋詩紀事等作"仙琕"，則不知何義及出於何典。△"鼓下"句：以陳代任忠喻指劉仁贍之子劉崇諫。陳書任忠傳："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隋將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乃率數騎往石子崗降之，仍引擒虎軍共入南掖門。"△鼓下：軍中斬人處。左傳襄公十八年："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後漢書岑彭傳："光武……收(韓)歆置鼓下，將斬之。"案仁贍幼子崇諫謀降後周，被仁贍斬之。見南唐書劉仁贍傳。△三尺吴縑：此指畫布。吴縑，江南一帶所産雙絲織微黄細絹。△凜然：態度嚴肅、令人敬畏之貌。孔子家語二致思："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蒼鶻：鷙鳥名。或云即隼。△横秋：横塞秋空。文選孔德璋北山移文："風情張日，霜氣横秋。"△"凜然"句：謂畫中人物氣概非凡。

④王安國平甫：王安國（一〇二八—一〇七四），字平甫，臨川（今江西省臨川市）人，安石、安禮之弟。熙寧初以才行召試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賜對，因言新法不便，神宗不悦，衹受崇文院校書，改祕閣校理，後爲呂惠卿所陷，罷官歸卒。宋史有傳。

⑤劉仁贍：字守惠，南唐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人。爲袁、黄二州刺史，所至稱治。後周兵侵淮，仁贍爲節度使，鎮壽州，周兵屢攻不下。次年周兵復至淮上，李景兵大敗，奉表稱臣。仁贍獨堅守。其子崇諫謀出降，立斬之。旋病甚，其副使孫羽以城降，仁贍於是日卒，年五十八。馬

令南唐書及陸游南唐書均有傳。

⑥袁陟：字世弼，號遯翁，北宋洪州南昌縣（今江西省南昌市）人。抗子。慶曆六年進士，歷知當塗縣、太常博士，終殿中丞，卒時僅三十四歲。有詩文十卷，號遯翁集，已佚。宋史附見袁抗傳。

⑦洪州：隋置，尋改豫章郡，唐復曰洪州，又改豫章郡，又復曰洪州，南唐升南昌府，宋曰洪州豫章郡，隆興中升隆興府。故治今江西省南昌市。

⑧袁世弼：即袁陟。見前注⑥。

⑨汝州：隋置伊州，改汝州，尋改襄城郡。唐曰伊州，改汝州，又改臨汝郡，復曰汝州。宋曰汝州臨汝郡。治今河南省汝州市。

⑩"慶曆"句：袁陟慶曆六年登進士第。魏泰此言"初"，不確。△"曆"，底本原作"歷"，誤。此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七改。△慶曆：宋仁宗趙禎年號（一〇四一—一〇四八）。△進士：隋大業中以進士爲取士科目，唐、宋因之。凡試畢放榜合格者均稱進士。凡成爲進士，均稱登進士第，或曰中進士。

⑪太常博士：古代太常爲官名，亦即其官署之名。北齊始設太常寺，爲卿寺之一。隋、唐後因之。宋代太常寺官頗受重視，太常卿與吏部尚書資望相同，其他各卿不得相並。寺設官有丞二人，博士四人，太祝六人，奉禮郎、協律郎各二人，皆爲士人所授之官。

⑫"尤"，底本原作"尢"，此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七、筆記小説大觀本改。

⑬流落：流失。張世南游宦紀聞："二硯今亦流落，不知所在，良可嘆息。"

⑭俊拔：俊秀出衆。杜甫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俊拔爲之主，暮年思轉極。"

⑮"'琕'實"二句："琕"，音有二讀：一，部田切或蒲眠切，平聲，與"玭"、"蠙"音同；二，補頂切，上聲。據前注③可知，此詩中之"琕"字實即"玭"字，故當讀平聲。而按詩之格律，袁陟却是作仄聲用，故魏

泰云其“誤呼”。

(二五)

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①]。世所稱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爲無輝。”[②]白居易曰：“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③]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叛[④]，逼迫明皇[⑤]，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⑥]。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⑦]，而造語蠢拙[⑧]，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⑨]。老杜則不然[⑩]，其北征詩曰[⑪]：“憶昨狼狽初[⑫]，事與古先別。一本云：“惟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⑬]。”乃見明皇鑑夏、商之敗，畏天悔過[⑭]，賜妃子死，官軍何預焉？按苕溪漁隱曰：“予觀冷齋夜話所論與此相同，但隱居詩話乃魏泰道輔所撰，道輔於覺範爲前輩，必覺範述其說耳。然老杜謂夏、商誅褒、妲，褒姒，周幽王后也，疑‘夏’字爲誤，當云‘商、周’可也。”[⑮]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⑯]，命意似矣[⑰]，而詞句凡下[⑱]，比說無狀[⑲]，不足道也。按畋詩云：“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⑳]

箋注

①“唐人”句：舊唐書玄宗紀下：天寶十五載六月“丙辰，次馬嵬驛，諸衛頓軍不進。……兵士圍驛四合，及誅楊國忠、魏方進一族，兵猶未解。上令高力士詰之，迴奏曰：‘諸將既誅國忠，以貴妃在宮，人情恐懼。’上即命力士賜貴妃自盡”。又楊貴妃傳：“及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密啓太子，誅國忠父子。既而四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獲不已，與妃訣，遂縊死於佛室。

時年三十八，瘞於驛西道側。”新唐書楊貴妃傳同。此即所謂“馬嵬之事”。唐人詩中詠此事者甚多。如杜甫北征、白居易長恨歌、元稹連昌宫詞、劉禹錫馬嵬行、杜牧華清宫三十韻、李商隱馬嵬二首、温庭筠馬嵬驛、過華清宫二十二韻、鄭畋馬嵬坡、鄭嵎津陽門詩等，他不具録。△馬嵬：今陝西省興平縣馬嵬鎮。

②劉禹錫：見前第一五條注①。△“官軍”六句：劉禹錫馬嵬行中之詩句。△“官軍”，今劉禹錫詩刊本作“軍家”。△佞倖：亦作“佞幸”。指以諂媚而得寵幸者。史記有佞幸列傳，後史書多沿爲例。漢書桓榮傳附桓鸞：“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幸，省苑囿，息役賦。”△“佞倖”，今劉禹錫詩刊本或作“戚族”。△妖姬：豔美之女子。△貴人：宫庭女官名。東漢光武帝置，位次於皇后，金印紫綬。後歷代沿用其名，而位尊卑不一。唐代位在貴妃、貴嬪之下。此詩中似指貴妃。△低回：徘徊，往返回旋貌。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大人賦：“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漢書司馬相如傳作“低徊”。又作“低佪”。楚辭屈原九章抽思：“低佪夷猶，宿北姑兮。”△風日：風與日。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環堵蕭然，不蔽風日。”

③白居易：見前第七條注①。△“六軍”二句：白居易長恨歌中之詩句。△六軍：周禮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處泛指皇帝之軍隊。唐時祇有左、右龍武和左、右羽林，共四軍。古籍中還用以泛指軍隊。三國志魏書辛毗傳：“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爭”，今白居易詩刊本作“無”，或作“知”。△奈何：對付、處置。杜甫江梅：“絶知春意好，最奈客愁何。”無奈何，猶云無法對付，無法處置。△宛轉：展轉，反覆轉移不定貌。莊子天下：“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成玄英疏：“宛轉，變化也。”楚辭嚴忌哀時命：“愁脩夜而宛轉兮，氣涫瀇其若波。”△蛾眉：本指女子細長彎曲、如蠶蛾觸鬚之眉毛。詩衛風碩人：“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也借爲美人之代稱。高適塞下曲：“蕩子從軍事征戰，蛾

眉蟬娟守空閨。"

④禄山：安禄山（？—七五七），唐營州柳城奚族人。本姓康，名軋犖山。母嫁突厥人安延偃，改姓安，名禄山。唐玄宗時，官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天寶十四年冬，在范陽起兵叛亂，先後攻陷洛陽、長安，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至德二年春，爲其子安慶緒所殺。兩唐書均有傳。

⑤明皇：唐玄宗李隆基崩，謚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唐人詩文中多稱爲明皇。全唐詩卷五四八薛逢金城宫："憶昔明皇初御天，玉輿頻此駐神仙。"新唐書藝文志著録有李康明皇政録、鄭處晦明皇雜録、宋巨明皇幸蜀記，皆記開元、天寶時事。

⑥楊妃（七一九—七五六）：小名玉環，唐蒲州永樂（今山西省永濟縣東南）人。楊玄琰女。曉音律，善歌舞。初爲壽王妃，後爲女道士，號太真。又入宫，爲玄宗寵幸，封爲貴妃。姊妹皆顯貴。堂兄楊國忠爲相，使朝政大壞。安禄山亂，玄宗出奔，至馬嵬坡，軍士殺國忠，楊妃亦被迫縊死。兩唐書皆有傳。

⑦體裁：指詩文之結構及文風詞藻。宋書謝靈運傳論："爰逮宋氏，顔、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此處似當作格式、規矩解。

⑧惷拙：愚蠢笨拙。"惷"爲"蠢"之本字。

⑨抑：句首助詞，無義。△臣下事君之禮：公羊傳閔公元年："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穀梁傳成公九年："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魏泰以爲劉禹錫、白居易詩違背了此類原則。△事君：侍奉君主。論語陽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⑩老杜：見前第四條注③。

⑪北征：杜甫詩，至德二載閏八月作。時甫自鳳翔行在還鄜州省家。

⑫狼狽：喻爲難、窘迫。文選李令伯陳情表："臣之進退，實爲狼狽。"△狼狽初：指唐玄宗倉皇奔蜀事。

⑬“不聞”二句：古史家皆以爲女寵禍國，夏、殷、西周之滅亡，乃由夏桀寵妹喜、殷紂寵妲己、周幽寵褒姒所致。△“夏、商”，杜甫詩刊本作“夏、殷”。△“中自”句：言唐玄宗主動賜楊妃死。案實際上玄宗是迫不得已，此爲諱飾之詞。△褒：褒姒，周幽王后。性不好笑。幽王悦之萬方而不得其笑。乃舉烽火，召諸侯急至，而無外敵入寇事，褒姒大笑。後屢舉烽火以博其笑。至申侯與犬戎攻周，幽王又舉烽火召諸侯援救，而諸侯以爲戲，不至，幽、姒遂俱被殺。參見國語晉語一、史記周本紀。△妲：妲己，殷紂王之妃。有蘇氏女，妲字己姓。周武王滅紂，妲己被殺。參見國語晉語一、史記殷本紀。△“褒、妲”，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一之二：“本應作‘妹、妲’，夏妹喜、殷妲己也。痛快疾書，涉筆成誤。”案此説允。前言夏、殷，繼言褒、妲，於史實未能全合。

⑭畏天：懼怕上天之意旨。論語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後漢書馮異傳：“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悔過：悔改所犯錯誤。孟子萬章上：“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論衡無形：“傳稱高宗有桑榖之異，悔過反正，享福百年，是虛也。”

⑮此按語所引，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二。△冷齋夜話所論：見此書卷二。冷齋夜話，見前第一條注㉘。△道輔：本詩話作者魏泰之字。其生平行事，見本校注之前言。△覺範：冷齋夜話之作者釋惠洪，俗姓彭，名覺範，宋宜豐（今江西省宜豐縣北）人，工詩，有集名石門文字禪，另著有僧寶傳、臨濟宗旨等。

⑯“唐闕史”句：高彦休唐闕史卷上鄭相國題馬嵬詩：“馬嵬佛寺，楊妃縊所。邇後才士文人經過，賦詠以導幽怨者不可勝紀。莫不以翠翹香鈿委於塵土，紅凄碧怨令人傷悲。雖詞苦調高，而無逃此意。獨丞相滎陽公畋爲鳳翔從事日題詩曰：‘肅宗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宫井又何人?’後人觀者以爲真輔相之句。”△唐闕史：有舊題吴

兢撰者，有參寥子撰者，此處指高彦休撰者，共二卷。△鄭畋：字台文，唐滎陽（今河南省滎陽縣）人。亞子。會昌進士，僖宗時以兵部侍郎進同平章事，罷爲太子賓客，爲鳳翔節度使，後召拜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官終太子太保，卒謚文昭。△馬嵬詩：全唐詩、唐詩三百首均題作馬嵬坡。

⑰命意：寓意，用意。常用指作詩文、繪畫等確立主旨。此處對作詩而言。

⑱凡下：平庸低劣。

⑲無狀：無禮。史記項羽本紀："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

⑳"終是"二句：鄭畋馬嵬坡末二句。△聖明：英明而無所不知。舊時稱頌皇帝或臨朝皇后、皇太后之套詞。漢書鼂錯傳守邊勸農疏："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莫不歎服，以爲聖明。"△景陽宫井：南朝陳景陽殿之井，又名臙脂井。陳書後主紀、南史陳本紀後主紀均載：禎明三年，隋軍攻陷臺城，陳後主與張貴妃（張麗華）、孔貴人俱入井中躲藏，至夜爲隋軍搜得，張貴妃被殺。後又因此稱景陽井爲辱井。

（二六）

孟浩然入翰苑訪王維①，適明皇駕至②，浩然倉黄伏匿③，維不敢隱而奏知④。明皇曰："吾聞此人久矣。"召使進所業⑤，浩然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⑥明皇曰："我未嘗棄卿，卿自不求仕⑦，何誣之甚也⑧？"因命放歸襄陽⑨。世傳如此，而摭言諸書載之尤詳⑩。且浩然布衣⑪，闌入宫禁⑫，又犯行在所⑬，而止於放歸，明皇寬假之亦至矣⑭，烏在以一"棄"字而議罪乎⑮？

箋注

①孟浩然（六八九—七四〇）：唐襄州襄陽（今湖北省襄陽縣）人。曾隱居龍門山。四十歲時始至長安，遊祕書省。應進士舉，落第而歸。曾漫遊江、淮、吳、越、湘、贛等地。開元二十五年，張九齡出任荆州長史，召爲從事，旋歸隱故鄉。開元二十八年病卒，年五十二。天寶四載，其友王士源編有孟浩然詩集，今存。全唐詩録其詩二百六十多首。事見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兩唐書均有傳。△翰苑：文翰薈萃之處。猶言翰林。王勃上武侍極啓："攀翰苑而思齊，傃文風而立志。"宋代指翰林院。△王維（六九九—七五九）：字摩詰，祖籍太原祁縣（今山西省祁縣東南），其父遷居蒲州（今山西省永濟縣西），遂爲河東人。王縉兄。開元九年進士。任太樂丞，貶濟州司倉參軍，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肅宗時貶爲太子中允，累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官至尚書右丞。乾元二年卒，年六十一。王維是唐代著名詩人和畫家。代宗時，其弟王縉輯其詩文爲十卷。清趙殿丞著有王右丞集箋注並附年譜。兩唐書均有傳。

②適：恰好。△明皇：見前條注⑤。△駕：帝王車乘。

③倉皇：匆忙，慌張。抱朴子外篇正郭："倉皇不定。"（或作"彰偟"）南唐二主詞後主破陣子："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别離歌。"△伏匿：躲藏。韓非子詭使："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役而上不得者萬數。"王先謙集解謂"狀"當作"伏"，形近而誤。史記范雎蔡澤列傳："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禄。"

④奏知，報告皇帝，使其知道此事。奏，進，上。包括進言、上書、呈進財物等。

⑤進：奉上。△所業：所從事之學業。

⑥"北闕"四句：孟浩然歲暮歸南山（一作歸故園作，一作歸終南山）中之首四句。△北闕：古代宫殿北面之門樓。爲大臣等候朝見或上書奏事之地方。漢書高帝紀："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宫，立東闕、北闕、前殿、武

庫、太倉。”顏師古注：“未央殿雖南嚮，而尚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是則以北闕爲正門。”後通稱帝王宫禁，或代指朝廷。△南山：終南山。屬秦嶺山脈，在今陝西省西安市南。詩小雅節南山：“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漢書東方朔傳：“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均指終南山。△敝廬：謙稱己之居室。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也作“弊廬”。文選羊叔子讓開府表：“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不才：無才。左傳成公三年：“臣不才，不勝其任。”後常用作自謙之詞。△明主：聖明之君。△“多病”，孟浩然詩刊本或作“卧病”。△故人：舊友。墨子貴義：“子墨子自魯即齊，遇故人。”史記項羽本紀：“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我故人乎？’”△疏：疏遠。

⑦仕：作官。

⑧誣：誣蔑，誹謗。

⑨襄陽：縣名。唐代爲襄州（曾改襄陽郡）之治。今屬湖北省。

⑩“而摭言”句：唐摭言卷一一無官受黜：“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爲王右丞所知，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者，右丞吟詠之，常擊節不已。維待詔金鑾殿，一旦召之，商較風雅。忽遇上幸維所，浩然錯愕伏牀下。維不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詔見。上曰：‘卿將得詩來耶？’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上即命吟。浩然奉詔，拜舞念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卧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聞之憮然曰：‘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他書載此事者不具録。△摭言：亦名唐摭言。五代南漢王定保撰，共十五卷。通行有雅雨堂藏書本、四庫全書本、學津討原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尤”，底本原作“九”，此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五、筆記小説大觀本改。

⑪布衣：本指庶人之服。戰國策趙策二：“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亦作平民之代稱。呂氏春秋行論：“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史記李斯列傳：“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

之時而游説者之秋也。”

⑫闌入：擅入。漢制，凡入宫殿門皆著籍，無籍而妄入，謂之闌入。漢書成帝紀建始三年：“虒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横城門，闌入尚方掖門。”顔師古注引應劭曰：“無符籍妄入宫門曰闌。”唐律疏議卷七衛禁：“諸闌入大廟門及山陵北域城門者，徒三年。”△宫禁：皇帝居住之地。宫中禁衛森嚴，臣下不得任意出入，故稱。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上：“宫禁至重……”

⑬行在所：帝王所在之地。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遂囚建詣行在所。”裴駰集解：“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宫。”後專指帝王所至之地。杜甫有喜達行在所詩三首。

⑭寬假：寬容，寬貸。史記封禪書：“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古文苑卷一〇揚雄答劉歆書：“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至：到達極點。

⑮烏：疑問詞。何，哪。

（二七）

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爲意主肅宗①。此鄭公善評詩也。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②，其順宗時作乎③？“東方”，謂憲宗在儲也④。

箋注

①“夏鄭公”二句：文莊集、全宋文、全宋詩均無夏竦評杜甫此詩之語。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一引薛蒼舒曰：“魏泰曰：‘夏鄭公評杜公初月詩曰：“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以謂意屬肅宗。鄭公善評詩者也。秦觀

云：退之詩“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其順宗時乎？“東方”，謂憲宗在東宫也。’此論與此詩合。”此實本於魏泰，惟誤“泰”字爲“秦”字。然評杜詩者，多有此説。黄庭堅杜詩箋：“初月，王原叔説，此詩爲肅宗作。”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三引郭思瑶溪集：“説者以爲子美此詩指肅宗作。”（詩林廣記前集卷二亦引）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一引師古曰：“是時，肅宗乾元初，子美在秦州避亂。‘微升古塞外’，喻帝即位於靈武也；‘已隱暮雲端’，喻帝爲張皇后、李輔國所蔽也。按唐書，張后善牢籠，稍稍預政事，與中人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謁撓權。徙太上皇西内，譖寧王之賜死，皆其謀也。及肅宗大漸，挾越王係，謀危太子，卒以誅死。詳觀此詩，頗有深意。”明、清注杜詩者，亦有持此説者。此不具録。△夏鄭公竦：夏竦（九八四——〇五〇），字子喬，宋江州德安（今江西省德安縣）人。歷仕太宗至仁宗朝，累官至樞密使，封英國公，更鄭國公，卒謚文莊。能文，然性貪婪，尚權詐，世目爲姦邪。著有文莊集、古文四聲韻等。宋史有傳。△老杜：杜甫，以别於杜牧（小杜）。見前第四條注③。△初月：浦起龍讀杜心解卷首少陵編年詩目譜次此詩於乾元二年秋。△紫塞：北方邊塞。晉崔豹古今注卷上都邑：“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鮑照蕪城賦：“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雁門。”△“紫塞”，杜詩刊本作“古塞”。△肅宗：唐皇帝李亨死後之廟號。

②“煌煌”二句：韓愈醉後之首聯。△“煌煌”句：詩陳風東門之楊：“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煌煌：光輝明亮貌。△東方星：金星，又名啟明星，晨現於東方。詩小雅大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爾雅釋天：“明星謂之启明。”郭璞注：“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启明，昏見西方爲太白。”△奈：奈何。怎麼辦。△衆客醉：楚辭漁父：“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

③其：大概。△順宗：唐皇帝李誦死後之廟號。

④“東方”二句：舊時太子所居之宫稱東宫。亦以“東宫”代指太子。詩衛風碩人：“東宫之妹，邢侯之姨。”毛傳：“東宫，齊太子也。”孔疏：

“太子居東宫，因以東宫表太子。”永貞元年，唐順宗立長子李純（即唐憲宗）爲太子。△憲宗：唐皇帝李純死後之廟號。△在儲：謂在儲君之位。儲，儲君。太子乃被確認爲君位之繼承者，爲君主之副，故稱儲君。亦稱儲宫、儲嗣、儲副等。公羊傳僖公五年：“世子，猶世世子也。”何休解詁：“言當世父位，儲君副主。”後漢書鄭衆傳：“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案魏泰對韓愈此詩之説法，後世有同意者，亦有持異議者。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魏本引洪興祖曰：‘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其順宗時作乎？東方，謂憲宗在儲宫也。’”洪氏之語與魏泰一模一樣，殆即本於魏泰。惜錢先生未集魏泰之語。集釋：“蔣抱玄注：‘衆客謂王叔文、王伾、韋執誼輩，醉者搗亂之義。’”“王元啓曰：‘此詩舊注謂與東方半明同義。然彼詩自指憲宗在儲宫時，此詩極言醉中酣適之趣，衆客字蓋泛言之，恐不得竟指伾、叔文之黨。’”王氏即屬持異議者。

(二八)

杜牧好用故事①，仍于事中復使事②，若“虞卿雙璧截肪鮮”是也③。亦有趁韻撰造非事實者④，若“珊瑚破高齊，作婢舂黄糜”是也⑤。李詢得珊瑚⑥，其母令衣青衣而舂，初無“黄糜”字⑦。其晚晴賦云：“忽引舟于青灣，靚八九之紅芰。按樊川集云：“復引舟于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嫣然如女。”⑧芰，菱也⑨，牧乃指爲荷花⑩。其爲阿房宫賦云：“長橋卧波，未雩何龍？”⑪牧謂龍見而雩，故用龍以比橋，殊不知龍者，龍星也⑫。春秋書“龍鬬于鄭之時門”⑬。退之詩云：“庚午憩時門，臨泉觀鬬龍。”⑭韓自河陽還汴⑮，但道經時門⑯，豈復靚當日之鬬龍耶？按春秋書“鬬龍”云云，似宜别爲一則。

箋注

①杜牧：見前第三條注⑥。△故事：本義爲舊事。商君書懇令："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史記太史公自序："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後引申指詩文所用之典故。歐陽修六一詩話："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

②事：事情。此指典故。△使事：詩文中用典故。

③"虞卿"句：杜牧懷鍾陵舊遊四首之一中之詩句。△虞卿雙璧：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虞卿者，游説之士也。躡蹻檐簦説趙孝成王。一見，賜黄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截肪：文選魏文帝與鍾大理書："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黄侔蒸栗。"李善注："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黄如蒸栗，白如豬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日肪。'音方。"

④趁韻：謂作詩時就韻以成句。唐張鷟朝野僉載卷四："唐左衛將軍權龍襃性褊急，常自矜能詩……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爲讚曰：'龍襃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撰造：杜撰，臆造。△事實：真實之事情。韓非子制分："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畏累虚、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張守節正義："言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

⑤"珊瑚"二句：杜牧杜秋娘詩中之詩句。北史齊後主馮淑妃傳："馮淑妃名小憐……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識者以爲後主名緯，殺圍言非吉徵。及帝至晉州，城已欲没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仍與之並騎觀戰，東偏

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戍，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奔青州。後主至長安，……。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達妃爲淑妃所譖，幾致於死。隋文帝將賜達妃兄李詢，令著布裙配舂。詢母逼令自殺。"案此當爲杜牧二句詩之所本。△珊瑚：史不載馮小憐有珊瑚之名，牧或另有所本，俟考。△高齊：北齊。因其君主姓高，故稱。△穈：粟之一種。詩大雅生民："維穈維芑。"毛傳："穈，赤苗也。"△"穈"，杜牧原詩作"穈"。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三引隱居詩話亦作"穈"。穈，穈子。黍之變種之一。稈上有毛，穗密聚，籽實色黄，供食用，性不黏。

⑥李詢：字孝詢，北周李賢子。成紀（故治今甘肅省秦安縣北）人。初仕北周，以軍功爲大將軍，賜爵高平郡公，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入隋，官終隰州總管。卒謚襄。周書、北史、隋書均有傳。案據史書，李詢所得乃馮小憐，其無珊瑚之名，亦無另名珊瑚者。

⑦"其母"二句：詳史文乃李詢令馮小憐著布裙配舂，非其母也。其母乃逼馮自殺者。魏泰有誤。△青衣：自漢以後爲卑賤者之服。蔡邕有青衣賦。劉聰滅西晉，使懷帝著青衣行酒以示辱。△舂：以杵臼擣穀類等。△初：原本，本來。

⑧晚晴賦：見樊川文集卷一。△"忽引舟"四句："嫣然"，樊川文集作"斂然"。餘見底本按語。△引舟：牽舟，駕船。△紅芰：芰乃菱角之四角者，其花有淡紅色者。△姹然：豔麗貌。△嫣然：美、姣豔貌。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序："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⑨菱：説文字作"蔆"。一年生水生草木植物，果實有硬殼，四角或兩角，故俗稱菱角。花白色或淡紅色。

⑩魏泰此説似未允。讀杜牧全賦，並未見其以芰爲荷花。所謂"嫣然如婦，斂然如女"，並非專用以形容荷花者，菱花亦足以當之。

⑪阿房宫賦：見樊川文集卷一。△"長橋"二句：謂阿房宫中之長橋，如龍卧水上。△未雩何龍：左傳桓公五年："龍見而雩。"杜預注："龍見，

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雩：古代祭祀求雨。△龍：星宿名。即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案杜牧此處如作“雩”，則確爲用事之誤，將星宿之龍用成鱗蟲之長之龍。然而，杜牧文刊本，“雩”或作“雲”。如作“雲”則無誤。周易乾文言：“雲從龍，風從虎。”“雩”、“雲”二字形近易致誤。

⑫“牧謂”四句：龍見而雩、龍星：左傳桓公五年：“龍見而雩。”服虔注：“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爾雅釋天：“大辰，房、心、尾也。”郭璞注：“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參見前注。

⑬“春秋”句：左傳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杜預注：“時門，鄭城門也。”案此語不見於經，衹見於傳。魏泰謂爲“春秋”，小誤。△春秋：見前第一二條注①。△龍鬭：龍相鬭。古人以爲災異之象。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引京房易傳：“衆心不安，厥妖龍鬭。”△鄭：春秋國名。周宣王封季弟友於周西都畿地内，爲鄭國之始，友即鄭桓公。其地在今陝西省華縣境。後犬戎殺周幽王，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武公即遷於東都畿内，都新鄭（今河南省新鄭縣），即春秋之鄭國。戰國時爲韓所滅。見史記鄭世家。

⑭退之：韓愈之字。見前第五條注⑦。△“庚午”二句：韓愈此日足可惜贈張籍中之詩句。△“庚午”，韓愈詩刊本作“甲午”。此乃以干支記日。△臨泉：到水邊。△“觀”，韓愈詩刊本作“窺”。△鬭龍：相鬭之龍。參見前注。

⑮“韓自”句：韓愈此日足可惜贈張籍：“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自注：“貞元十五年，高郢知舉，籍登第。是歲二月，晉卒，愈護其喪行。”詩又云：“暮宿偃師西，展轉在空牀。夜聞汴州亂，遶壁行徬徨。……俄有東來説，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從喪朝至洛，還走不及停。假道經盟津，出入行澗岡。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僵。主人願少留，延入陳壺觴。”自注：“時李元爲河陽節度，主人謂元也。”詩又云：“平明

脱身去，决若驚鳧翔。……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鬬龍。……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李翺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爲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爲節度推官……”據此可知，貞元十五年二月董晉死，韓愈護喪由汴州赴洛陽，途中聞汴州發生變亂，愈之家眷已逃往徐州。愈至洛陽後即返，途經盟津、河陽、時門等地，而至徐州。魏泰謂“自河陽還汴”，不確。△河陽：唐河陽軍，治河陽城，在今河南省孟縣西三十五里。△汴：汴州。北周於陳留郡置，隋廢，尋復置。唐曾改名陳留郡，尋復爲汴州。治浚儀，在今河南省開封市，後移治今開封縣。

⑯道經時門：韓愈經過時門時爲貞元十五年二月甲午，即是年二月二十日。△道經：路過。

（二九）

劉禹錫詩：“賈生王佐才，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重位?”①賈生當文帝時流落不偶而死②，是也。衛綰以車戲事文帝爲郎爾，及景帝立，稍見親用，久之，爲御史大夫，封建陵侯，景帝末年始拜丞相③。在文帝時，實未嘗居重位也。

箋注

①劉禹錫：見前第一五條注①。△“賈生”四句詩：劉禹錫詠史二首之二全詩。△“賈生”句：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

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孝文帝説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黄，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王佐才：輔助帝王之才能。漢書董仲舒傳贊：“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材。雖伊、吕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三國志魏書荀彧傳：“彧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案“材”、“才”同。文選任彦昇王文憲集序：“圖緯著王佐之符。”劉良注：“王佐，謂賢才可以輔佐天子者。”△“王佐才”，劉禹錫詩刊本作“明王道”。△“衛綰”句：漢書衛綰傳：“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顔師古注：“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説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指在車上表演雜技。案史記萬石張叔列傳所載同。司馬貞索隱：“案今亦有弄車之戲。”△工：擅長。△漢文：漢文帝劉恒（前二〇二—前一五七），高祖中子，初封代王，吕后死，周勃、陳平等平定吕氏之亂，迎立爲帝。以生活儉素著稱，提倡農耕，免農田租税凡十二年，主張清静無爲，與民休息，致天下大治。舊史與其子兩代並稱文、景之治。在位二十三年。史記、漢書皆有紀。△重位：重要職位。△“重位”，劉禹錫詩刊本作“貴位”。

②“賈生當文帝”句：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後歲餘，賈生徵見。……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流落：飄泊外地，窮困失意。新唐書崔玄暐傳開元二年詔：“謫歿荒海，流落變遷。”李白與韓荆州書：“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不偶：遭遇不順利。漢書霍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耦。”顔師古注：“留謂

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案“耦”通“偶”。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作“遇”。其義同。均爲遇合、諧合義。

③“衛綰以車戲”七句：史記萬石張叔列傳：“及文帝崩，景帝立……乃拜綰爲河閒王太傅。吴、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閒兵擊吴、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爲建陵侯。……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久之，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漢書衛綰傳同）△郎：官名。戰國始置。秦、西漢直宿衛，屬郎中令，有侍郎、郎中，爲侍從之職。△景帝：劉啟（前一八八—前一四一），漢文帝子。削諸侯封地，平吴、楚七國之亂，使中央集權政體得以鞏固。繼文帝重農抑末，整頓吏治。舊史連同文帝並稱“文、景之治”。在位十六年。史記、漢書皆有紀。△親用：親近信用。△御史大夫：官名。秦置。其位僅次於丞相。主管彈劾、糾察及掌管圖籍祕書。漢沿置，與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空）合稱三公。後改稱大司空、司空。△建陵：西漢侯國，東漢省。故城在今江蘇省沭陽縣西北建陵山下。北魏置建陵縣，後周廢。△丞相：古代中央政權之最高行政長官，協助皇帝處理國家政務。戰國秦悼武王二年始設左右二丞相。秦朝時有相國和丞相。漢初設相國，不久即改爲丞相。西漢末改稱大司徒，東漢復稱丞相。△案據史，衛綰乃先封建陵侯，後爲御史大夫。魏泰此處小誤。

（三〇）

人豈不自知耶[①]？及自愛其文章[②]，乃更大繆[③]，何也？劉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昇平年”，爲盡憲宗之美[④]。吾不知此兩聯爲何等語也[⑤]？賈島

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⑥]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泪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⑦]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淚下也？楊衡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⑧]，此尤可笑也[⑨]。

箋注

①自知：自己了解自己。周易繫辭下："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孔穎達疏："自知者，既能返復求身，則自知得失也。"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②"及自愛"句：謂自己喜愛自己之文章。

③大繆：大錯特錯。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安書："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案"繆"通"謬"。

④"劉禹錫"五句：唐詩紀事卷三九："夢得曰：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文'左飡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伐叛矣。夢得曰：韓碑柳雅，余詩爲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中鼓角聲和平'，美愬之入蔡城也，須臾之間，賊無覺者。又落句云：'始於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以見平淮之年云。"案亦見全唐詩話卷三。△劉禹錫：見前第一五條注①。△平淮西詩，劉禹錫詩刊本題作平蔡州三首。△平淮西：唐憲宗元和九年彰義軍（淮西）節度使吴少陽死，子吴元濟擁兵自立，據申、光、蔡三州造反。元和十二年，裴度爲相，赴郾城督師討伐，李愬率軍攻入蔡州，生擒吴元濟。事見兩唐書之憲宗紀等。△淮西：今安徽省北，河南省東淮河北岸一帶習稱淮西。唐至德初置淮西節度使，治蔡州（今河南省汝南縣）。大曆中移治汴（今河南省開封市），尋還治蔡，改淮寧軍，又改彰義軍。吴元濟平，復名淮西。△"城中"二句：平蔡州三首之二首二句。△"城中喔喔晨雞鳴"，劉禹錫詩刊本作"汝南晨雞喔喔鳴"。△喔喔：雞鳴聲。張籍羈旅行："晨雞喔喔茆屋傍，

行人起掃車上霜。”△晨雞：鳴以報曉之公雞。尚書牧誓：“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樂府詩集卷八三雜歌謡辭雞鳴歌：“東方欲鳴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鼓角：戰鼓和號角。軍中用以傳號令、壯聲勢。後漢書公孫瓚傳告子續書：“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杜甫閣夜：“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摇。”△“聲”，劉禹錫詩刊本作“音”。△和平：和順而不激烈。國語周語下：“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李愬（七七三—八二一）：字元直，李晟之子，唐洮州臨潭（今甘肅省臨潭縣西南）人。有謀略，善騎射。吴元濟反，朝廷遣裴度宣慰淮西行營，以愬爲鄧州節度使，率兵討伐。元和十二年，愬率師雪夜襲破蔡州，生擒吴元濟，淮西平。以功封涼國公。新、舊唐書皆有傳。△“始知”二句：平蔡州三首之二之末二句。然魏泰引與原詩差異甚大。原詩作“忽驚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承平時”。“重”一作“喜”。△元和：唐憲宗之年號（八〇六—八二〇）。△元和十四載：八一九年。案魏泰所引誤。平吴元濟時在元和十二載。△四海：普天下。楚辭屈原九歌雲中君：“覽冀州兮有餘，横四海兮焉窮。”史記留侯世家高祖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四海。……”△昇平：太平，時事安樂。應劭風俗通卷二正失孝文帝：“治天下，致升平。”漢書梅福傳：“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顔師古注：“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柳宗元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表：“復昇平之土宇，拔妖孽之根源。”案“升”、“昇”同。△憲宗：李純，唐順宗長子，在位十五年，爲内侍陳弘志等弑。廟號憲宗。

⑤聯：詩之出句與對句兩句稱一聯。△何等：甚麼樣的。

⑥賈島：見前第六條注⑭。△“獨行”二句：賈島送無可上人中之詩句。

⑦“二句”四句：全唐詩卷五七四載此詩題作題詩後，題下注云：“島吟成‘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二句，下注此一絶。”△“一吟”句：謂每一次吟誦都情感衝動，雙淚交流。案無可上人乃賈島從弟，當吟及寫其離己獨行之詩句時，悲痛流淚，乃人之常情。魏泰後面於此亦加責難，乃

不見及此也。△知音：呂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終身不復鼓琴。"後世因謂知己爲知音。三國志魏書王粲傳附吴質傳裴松之注引魏略曹丕與質書："昔伯牙絶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惜門人之莫逮也。"△故山：故鄉之山。

⑧"楊衡"句：唐詩紀事卷五一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亦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亦見全唐詩話卷四）△楊衡：字中師，一作仲師，唐吴興（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建中初，與符載、李群、宋濟隱廬山，號"山中四友"。貞元中登進士第。曾任大理評事。詩多寫山寺景色、方外之情。宋史藝文志著録其詩一卷。全唐詩録存六十一首。事跡見唐摭言卷二、唐詩紀事卷五一、唐才子傳卷五。△"一一"句：全詩已佚，詩題不詳。△一一：逐一，一個個。△案此句詩中，"一一"與"聲"配搭不當，故爲魏泰所譏。

⑨"尤"，底本原作"尢"，此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〇、説郛（宛委山堂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奇晉齋叢書本、學海類編本、歷代詩話本改。

（三一）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①]，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②]，五字句又勝七字[③]。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④]，李益古律詩相稱[⑤]，然皆非應物之比也[⑥]。

箋注

①韋應物：唐京兆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人。十五歲爲三衛郎，任俠使氣，狂放不羈。後入太學，折節讀書。永泰中任洛陽丞，旋棄官。大曆九年後，歷任京兆府功曹、鄠縣令、櫟陽令，入朝爲尚書比部員外郎，出任滁州刺史、江州刺史，又入朝爲左司郎中，再出任蘇州刺史。晚年罷職，寓居蘇州永定寺卒。世稱韋蘇州、韋江州或韋左司。新唐書藝文志著録其詩集十卷，今存韋蘇州集（一名韋江州集）十卷。事見宋王欽若韋蘇州集序、姚寬西溪叢語卷下、沈作喆韋應物補傳、唐才子傳卷四。△古詩：古體詩。與近體詩不同，句式一般有三言、五言、七言、四言、六言等。不講究對仗、平仄等格律，用韻比較自由。△律詩：此指近體詩。唐代初形成的格律詩。平仄、押韻、對仗、句數均有特定要求。一般爲五、七言句式。分絶句、律詩二種。絶句爲四句一首，可有對仗，亦可無對仗。律詩多數爲八句，中間兩聯一般要求對仗。排律句數不限，除首聯、尾聯，餘皆要求對仗。所有近體詩每首均要求一部韻到底。

②李德裕（七八七—八五〇）：字文饒，唐趙郡（今河北省趙縣）人。李吉甫之子，以父蔭補校書郎。穆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出爲浙西觀察使，召拜兵部侍郎，旋出爲鄭、滑節度使，移鎮劍南、西川。大和七年，入朝爲相，後歷任鎮海軍節度使、淮南節度使等。武宗即位，擢爲宰相，官至太尉，封衛國公。宣宗即位，罷爲荆南節度使，貶崖州司户，卒。德裕能詩善文。新唐書藝文志著録其集多種。今存會昌一品集（一名李衛公文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兩唐書均有傳。△武元衡（七五八—八一五）：字伯蒼，祖籍唐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縣東），後遷居河南緱氏（今河南省偃師縣東南）。建中四年登進士第，累遷華原縣令，後辭官。德宗召其爲比部員外郎，遷御史中丞。順宗時改任太子右庶子。憲宗立，復爲御史中丞，元和二年陞任宰相，後出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元和八年召還，復爲宰相，力主削平藩鎮。元和十年六月，被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遣人刺殺。詩工五言，當世有名。新唐書藝文志著録其集十卷，已佚。全唐詩録存其詩二卷，全唐文存其文十篇。兩唐書均有

傳。

③五字句：謂五言詩。△七字：謂七言詩。

④張籍：見前第六條注④。△王建：見前第一六條注㉑。△詩格：詩之風格。王禹偁寄毘陵劉博士："官散道古詩格老，不應雙鬢更皤然。"陳善捫蝨新話卷下三歐陽公不能變詩格："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唐人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荆公、蘇、黄輩出，然後詩格遂極於高古。"

⑤李益：字君虞，唐隴西姑臧（今甘肅省武威市）人。大曆四年進士及第，六年登諷諫主文科，授鄭縣尉。旋棄官遊河朔。幽州節度使劉濟召爲從事，升營田副使，後又參佐邠寧戎幕。憲宗召爲祕書少監、集賢殿學士。後歷任太子賓客，右散騎常侍等職。大和元年以禮部尚書致仕，卒。工詩，多寫邊塞。其七絶精煉含蓄，韻味深長，音律諧美。直齋書録解題著録其詩集二卷，今存李益集（一名李君虞集）二卷，全唐詩録存其詩一百六十多首，全唐文録存其賦一篇。兩唐書皆有傳。△古律詩：指古體詩、近體詩。△相稱：相當。

⑥"然皆"句：意謂都不能與韋應物詩相比。

（三二）

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云："驅車越陜郊，北顧臨大河"①，美矣②。又稱李邕六公篇③，恨不見之④。皇甫湜題浯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⑤亦善評文者。若白居易殊不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⑥；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⑦。此皆常語也⑧。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爾⑨。按"皇甫湜"云云，至"亦善評文者"二十三字，

元本自爲一條⑩，今據漁隱叢話入此則⑪。

箋注

①"杜甫"二句：杜甫觀薛稷少保書畫壁："少保有古風，得之陜郊篇。"此即評薛稷詩之句。杜甫：見前第二條注③。△薛稷（六四九—七一三）：字嗣通，唐蒲州汾陰（今山西省萬榮縣西）人。薛收之孫。進士出身，歷任禮部郎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中書侍郎、參知政事，罷爲左散騎常侍，歷工部、禮部尚書，官終太子少保，封晉國公。先天二年，太平公主與竇懷貞等謀反伏誅，薛因知謀不報被殺。其人擅長書法、繪畫，工詩能文。新唐書藝文志著録其集三十卷，已佚。全唐詩録存其詩十四首，全唐文存其文四篇。兩唐書均有傳。△"驅車"二句：薛稷秋日還京陜西十里作之首二句。唐詩紀事卷一〇全録此詩，末注云："杜子美云：'少保有古風，得之陜郊篇'，謂此作也。"全唐詩卷五九三注亦同。△"車"，全唐詩注"一作'馬'。"△陜郊：指唐陜州之郊區。陜州治陜縣（今河南省三門峽市陜縣），在黄河南岸。△大河：黄河。

②美：好。

③"又稱"句：杜甫八哀詩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原注："公有張、桓等五王洎狄相六公詩。"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一之五："朱注：五王，張柬之、桓彦範、敬暉、崔玄暐、袁恕己；狄相，則仁傑也。""董逌書跋：予見荆州六公詠石刻，文既不刓，詩尤奇偉，豪氣激發，如見斷鰲立極時，宜老杜有云。"△李邕（六七八—七四七）：字泰和，揚州江都（今江蘇省揚州市）人。李善之子。武后時曾任左拾遺。中宗時出爲南和令，又貶富州司户參軍。少帝時召爲左臺殿中侍御史，遷户部員外郎，貶崖州舍城丞。玄宗時，任户部郎中，貶括州司馬，遷陳州刺史，又貶遵化縣尉，歷括、淄、滑三州刺史，官至北海太守，世稱李北海。天寶六載，無罪被李林甫殺害。邕工詩善文，新唐書藝文志著録其集七十卷，已佚。明人輯有李北海集。兩唐書均有傳。

④恨不見之：謂李邕六公詠詩已佚。

⑤皇甫湜：字持正，唐睦州新安（今浙江省淳安縣）人。元和元年登進士第，始爲陸渾尉，累遷工部郎中。因忤同僚，求分司東都，東都留守裴度召爲判官。湜乃韓門弟子，專意發展韓愈文之奇崛一面，流於險奥。新唐書藝文志著録其集三卷，已佚。今存宋人重編皇甫持正文集六卷。全唐詩録存其詩三首。事見唐闕史卷上，傳附新唐書韓愈傳。△題浯溪頌，全唐詩卷三六九作題浯溪石。△浯溪：在今湖南省祁陽縣西南五里。元結浯溪銘序："溪在湘水之南，北匯於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爲自愛之故，命曰浯溪。"△浯溪頌：指磨崖碑之碑文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顔真卿書。其碑在浯溪石崖上。△次山：元結之字。△可惋：可惜。

⑥"若白居易"二句：范攄雲溪友議錢塘論："致仕尚書白舍人初到錢塘……會徐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公……。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祜榜舟而至，……。張、徐二生，未之習稔，各希首薦焉。……試訖解送，以凝爲元，祜其次耳。……白公又以（祜）宫詞四句皆偶對，何足爲奇？不如徐生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解破青山色'……"亦見唐語林、唐詩紀事等。蘇軾有詩題云："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爲塵陋。又僞作樂天詩稱美此句，有'賽不得'之語。"△白居易：見前第七條注①。△徐凝：唐睦州（治今浙江省建德縣）人。元和間有詩名，方干曾拜其爲師。與同里施肩吾友善。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凝應試得魁。後絶意仕進，竟不成名。白任河南尹時，凝曾遊洛陽。後歸隱故里，貧病以終。宋史藝文志著録其集一卷。全唐詩録其詩百餘首，編爲一卷。事見雲溪友議錢塘論、唐摭言卷二、唐詩紀事卷五二、唐才子傳卷六。△瀑布詩，全唐詩卷四七四題作廬山瀑布。△"千古"，全唐詩作"今古"。△白練：白色熟絹。△"界"，全唐詩云："一作'解'。"

⑦"又稱"句：白居易劉白唱和集解："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

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劉禹錫：見前第一五條注①。△"雪裏"二句：劉禹錫蘇州白舍人寄新詩有歎"早白無兒"之句因以贈之中之詩句。前一句謂頭早白，是因其如雪裏高山，暗含對白居易之敬仰心情；後一句謂無兒不足爲慮，終當生子。△"沉舟"二句：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中之詩句。謂己屢遭貶謫，如船受損而沉，樹遇蟲而病，然歷史仍在前進，新陳代謝總在繼續。表現了作者博大胸懷。

⑧"此皆"句：劉禹錫此二聯，語雖平常，然未經人所道，且富於意味，白氏賞鑑不謬，魏泰之説似未允。

⑨顧：衹是。

⑩"按皇甫"三句：説郛宛委山堂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奇晋齋叢書本、學海類編本、歷代詩話本此數語均爲一條，其餘部分均無。△元本：指底本所據映雪老人鈔本。今已不存。

⑪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〇。

(三三)

黄庭堅喜作詩得名①，好用南朝人語②，專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③，漁隱叢話無"事"字、"又"字。綴葺而成詩④，自以爲工⑤，其實所見之僻也⑥。漁隱叢話"僻"作"狹"。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⑦。吾嘗作詩題其編後⑧，略云："端求古人遺，琢抉手不停。方其拾璣羽，往往失鵬鯨。"⑨漁隱叢話"抉"作"削"，"拾"作"得"。蓋謂是也⑩。

箋注

①黄庭堅（一〇四五——一〇五）：字魯直，號山谷道人，又號涪翁。宋分寧（今江西省修水縣）人。治平四年進士，調葉縣尉。哲宗時預修神

宗實録，遷著作佐郎，升起居舍人。紹聖初知鄂州，貶涪州別駕。徽宗初召還，後貶宜州，卒。其詩學杜甫，得其一偏而自闢門徑，爲江西派之祖。曾遊蘇軾之門，而名與蘇並，世有“蘇、黄”之稱。善書法。有山谷集行世。宋史有傳。

②南朝：東晉之後，據有中國南方之宋、齊、梁、陳四朝，史稱南朝。

③一二：表示少量。尚書康王之誥：“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奇字：許慎説文解字叙：“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此處指奇特之字眼。

④綴葺：本修補義。顧況上古之什補亡訓傳燕于巢：“燕燕于巢，綴葺惟戊。”魏泰此謂連綴文辭。

⑤工：精巧。

⑥“其實”句：謂黄庭堅關於詩之見解偏狹邪僻。△其實：事之實際情況。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後漢書黄瓊傳：“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僻：偏，邪。

⑦氣：此指詩文之特色、風格。即曹丕典論論文所謂“文以氣爲主”之“氣”。△渾厚：樸實厚重。新唐書李翱傳：“翱始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

⑧編：此指黄庭堅之詩集。

⑨“端求”四句：宋詩紀事卷二八題作題黄魯直集。△端求：專門尋求。案“耑”爲“端”之古字，又爲“專”之異體，故魏泰假借“端”爲“專”義。△古人遺：即古人未使之事。△琢抉：琢磨挑取。形容其修飾詩句。△方：當。△璣羽：謂物之細微者。璣，不圓而小之珠。尚書禹貢：“厥篚玄纁璣組。”孔安國傳：“璣，珠類，生於水。……説文：珠不圓也。字書云：小珠也。”羽，鳥毛。尚書禹貢：“齒革羽毛惟木。”孔安國傳：“羽，鳥羽。”△鵬鯨：謂物之極大者。鵬，傳説極大之鳥。莊子逍遥遊：“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鯨，海中動物之最大者。文選張

平子西京賦："鯨魚失流而蹉跎。"薛綜注："鯨，大魚。"△案"方其"二句似謂黄庭堅詩，得小巧，而無開闊之境界、豪壯之氣勢。

⑩此條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八。

(三四)

石延年長韻律詩善敘事[①]，其他無大好處[②]，籌筆驛、銅雀臺、留侯廟詩爲一集之冠[③]。五言小詩，如"海雲含雨重，江樹帶蟬疏"，"平蕪遠更緑，斜陽寒無輝"者[④]，幾矣[⑤]。白居易亦善作長韻敘事詩[⑥]，但格制不高[⑦]，局於淺切[⑧]，又不能更風操[⑨]，雖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易厭也。

箋注

①石延年（九九四—一〇四一）：字曼卿，一字安仁。其先幽州（治薊，今北京市西南）人，後遷於宋城（今河南省商丘縣西南）。屢舉進士不中，真宗時以爲三班奉職，歷官大理寺丞、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讀書有大略，爲文勁健，工詩善書，少以意氣自豪，喜劇飲。今存石曼卿詩集一卷。宋史有傳。△長韻律詩：即排律。其韻數可至百，故云。△敘事：敘述事情。

②大好處：特别美妙之處。

③籌筆驛：見石曼卿詩集，亦見宋詩紀事卷一〇。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一〇："驛在蜀中綿州，石曼卿爲諸葛武侯賦也。寶元二年，大書以遺朱復之。後二年，朱爲四明節度推官，遂刻石于廳事。"此詩爲排律，十八韻。△籌筆驛：古驛名。在今四川省廣元市北，亦名朝天驛。相傳諸葛亮出師伐魏，運籌於此。唐、宋皆因舊名。李商隱、杜牧、羅隱等皆有詩詠及。△銅雀臺：已佚。△銅雀臺：漢末建安十五年曹操建，故址在今河北省臨

漳縣西南。臺高十丈，周圍殿屋一百二十間。於樓頂置大銅雀，舒翼若飛，故名。石虎都鄴，更增二丈，於臺上起五層樓閣，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後兵亂毁圮。見藝文類聚卷六二晉陸翽鄴中記、水經注卷一〇濁漳水。△留侯廟：已佚。△留侯：史記留侯世家："漢六年正月，封功臣。……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留侯廟：址在何處，待考。史記留侯世家張守節正義："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留城相近也。'"不知此處亦有廟否。

④"海雲"二句、"平蕪"二句：全詩均佚。全宋詩據魏泰詩話輯此二聯殘句。

⑤幾：爾雅釋詁下："近也。"邢昺疏："謂殆近也。"魏泰此謂"海雲"之類五言小詩與籌筆驛等詩較相接近。

⑥白居易：見前第七條注①。

⑦格制：謂詩之風格、格調。

⑧局：拘泥。△淺切：淺易切當。文心雕龍定勢："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唐國史補卷下："詩章則學矯激于孟郊，學淺切于白居易，學淫靡于元稹。"

⑨風操：志行品德。晉書王劭傳："劭美姿容，有風操。"

（三五）

蘇舜欽以詩得名，學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爲主。梅堯臣亦善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梅，其實與蘇相反也①。舜欽嘗自歎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被人比周越，良可笑也。"②周越爲尚書郎③，在天聖、景祐間以書得名④，輕俗不近古⑤，無足取也⑥。

箋注

①“蘇舜欽”八句：歐陽修六一詩話：“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横絶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洒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詞愈精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嘬。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麤得其彷彿，然不能優劣之也。”△蘇舜欽（一〇〇八——〇四八）：字子美，宋梓州銅山（今四川省中江縣南九十里）人。景祐元年進士，累遷大理評事，召試集賢校理，監進奏院。以細故被除名，退居蘇州，作滄浪亭，自號滄浪翁。後得湖州長史，卒。善古文，詩體豪放，又善草書。有蘇學士文集。事見歐陽修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宋史有傳。△書：書法。△飄逸：亦作“漂逸”。本形容輕疾。初學記卷六王粲浮淮賦：“蒼鷹飄逸，遞相競軼。”引申形容文筆俊快。晉書陸機傳：“其宏麗妍贍，英鋭漂逸，亦一代之絶乎！”此狀蘇舜欽書法俊快。東軒筆録卷一一即謂其“草書尤俊快”。△奔放：謂詩文氣勢蓬勃横逸，不可羈束。陸機文賦：“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豪健：氣勢壯而無拘束，剛强有力。△梅堯臣：見前第一九條注①。△高致：高卓之情趣。三國志魏書鍾會傳“弼好論儒道”裴松之注引晉何劭王弼傳：“弼與鍾會善……每服弼之高致。”又吴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蔣）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平淡：平常自然。謂詩文質樸。鍾嶸詩品卷中晉宏農太守郭璞：“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韓愈送無本師歸范陽：“姦窮變怪得，往往造平澹。”案“淡”、“澹”同。△有工：精密，精巧。有，助詞，無義。△“世謂”句：歐陽修讀楊蟠章安集：“蘇、梅久作黄泉客，我亦今爲白髮翁。”△其實：見前第三三條注⑥。

②周越：字子發，一字清臣，宋淄州鄒平（今山東省鄒平縣）人。周起之弟。官至主客郎中。天聖、慶曆間以書顯。有法書苑。宋史卷二八八譌作周超。△良：的確。

③尚書郎：唐、宋時，尚書省下統六部，六部尚書之下，均設有侍郎、郎中、員外郎。

④天聖：宋仁宗（趙禎）之年號（一〇二三——〇三一）。△景祐：亦宋仁宗之年號（一〇三四——〇三七）。

⑤輕俗：輕浮鄙俗。

⑥此條亦見東軒筆録卷一一，然文字異。

（三六）

元豐癸亥春①，予謁王荆公於鍾山②。因從容問公："比作詩否?"③公曰："久不作矣，蓋賦詠之言亦近口業。然近日復不能忍，亦時有之④。"予曰："近詩自何始，可得聞乎?"公笑而口占一絶云："南圃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鴨緑鱗鱗起，弄日鵝黄裊裊垂。"⑤真佳句也⑥。

箋注

①元豐癸亥：宋神宗元豐六年（一〇八三）。

②謁：晉見，進見。△王荆公：王安石。見前第二〇條注②。△鍾山：即紫金山，在今江蘇省南京市東。三國吴孫權因避祖諱，更名蔣山。又名北山、金陵山。至宋復名鍾山。

③從容：不慌不忙。莊子秋水："儵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比：近來。吕氏春秋先識："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

④賦詠：創作和吟誦詩文。南史何點傳："清言賦詠，優游自得。"△

口業：佛家語。謂口之所作，即一切言語。與身業、意業並稱三業。口業之惡者則爲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四者。浄住子滌除三業門："次懺口業，此是患苦之門，禍累之始。"大慧普覺禪師語録卷一九："有一種人，早晨看經念佛懺悔，晚間縱口業駡詈人。"唐、宋人因詩文近綺語，故用以指詩文創作。白居易寄題廬山草堂兼呈二林寺道侣："漸伏酒魔休放醉，猶殘口業未抛詩。"

⑤口占：不用起草而隨口成文。漢書朱博傳："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成文。"後指當場隨口成詩。如蘇軾有詩題爲與李彭年同送崔岐歸二曲馬上口占。△"南圃"四句：王安石南浦全詩。△"南圃"，王安石詩刊本作"南浦"。南浦，地名。在今江西省南昌市西南。章江至此分流。舊有南浦亭。王勃滕王閣詩："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即此地。△物華：自然景色。宋書謝靈運傳撰征賦："怨物華之推擇，慨舟壑之遞遷。"白居易酬南洛陽早春見贈："物華春意尚遲迴，賴有東風晝夜催。"△撩：招引，招惹。△"含風"句：謂碧緑清澈之水在春風中漾起微波。△鴨緑：緑色。此指水。△鱗鱗：魚鱗狀物。文選鮑明遠（照）還都道中："鱗鱗夕雲起，獵獵晚風遒。"此狀雲。何遜下方山："鱗鱗逆去水，瀰瀰急還舟。""鱗鱗"，王安石詩刊本作"粼粼"，清澈貌。詩唐風揚之水："揚之水，白石粼粼。"毛傳："粼粼，清澈也。"△"弄日"句：嫩柳在春日中輕摇。△鵝黄：幼鵝毛色黄嫩，故以喻嬌嫩淡黄之物。王安石此處指柳條。△裊裊：細長柔弱、摇蕩不定之貌。文選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平原侯植："平衢脩且直，白楊信褭褭。"李善注："褭褭，風摇木貌。"案"裊"乃"褭"之俗字。初學記卷四北齊魏收晦日汎舟應詔："裊裊春枝弱，關關新鳥呼。"李賀老夫採玉歌："斜山柏風雨如嘯，泉脚挂繩青裊裊。"

⑥佳句：詩文中之警句。見前第一八條注①。

校勘記卷二——第一九條至第三六條

(一九)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爲第五條。漁隱叢話卷三一録。

△梅堯臣贈朝集院隣居詩云〇“朝集院”，漁隱叢話無此三字；四庫本作“韓集院”。“云”字前，漁隱叢話有“有”字。

△壁隙透燈光〇“光”，大觀本作“花”，誤。

△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隣云〇“有”，涵本説郛無。

△井泉分地脈〇“脈”，漁隱叢話、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奇晉本作“脉”，案“脉”爲“脈”之俗字。

△此句尤閒遠也〇“尤”，底本、龍威本、先正本作“尢”，此據漁隱叢話、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説部本改；大觀本作“猶”。“閒”，漁隱叢話作“閑”；宛本説郛、四庫本作“賢”；涵本説郛作“闊”。“也”，歷代本作“矣”。

(二〇)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三四録。

△相屬于路○“于”，漁隱叢話作“於”。

△霜筠雪竹鍾山寺○“筠”，鮑廷博校：“一作‘松’。”然今未見有作“松”者。

△元豐己未○“己未”，漁隱叢話作“癸亥”。

△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遊”，大觀本作“游”。

△雖無霜雪○“雖無”，漁隱叢話作“正當”。

△頷首微笑而已○“頷首”，漁隱叢話作“領略”。“已”，龍威本、説部本作“巳”，誤。

（二一）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衹有末“予每評詩，多與存中合”二句，而與底本第二二條合爲一條，爲第一九條。漁隱叢話卷一八録，亦與底本第二二條合爲一條。

△吕惠卿吉父○“父”，漁隱叢話作“甫”。案宋人之字中，此二字常通用。

△同在館下談詩○“在”，大觀本作“住”。

△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爾○“爾”，漁隱叢話作“耳”。

△吉父曰○“父”，漁隱叢話作“甫”。

△公擇是吉父○“父”，漁隱叢話作“甫”。

△然則君非吉父之黨乎○“父”，漁隱叢話作“甫”。

（二二）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

本、歷代本爲第一九條，然其首二句爲底本第二一條末二句。漁隱叢話卷一八録，然與底本第二一條合爲一條。

△頃年嘗與王荆公評詩○此句前，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尚有"予每評詩，多與存中合"二句。"頃"字前，漁隱叢話、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有"予"字；歷代本有"余"字。

△予謂○"予"，漁隱叢話、歷代本作"余"。

△當使挹之而源不窮○"挹"，宛本説郛、學海本作"揖"，殆誤。

△句亦清健○"清健"，漁隱叢話作"健美"；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雄健"；鮑廷博案："一作'新美'"，然今未見有作"新美"者。

△但恨其少餘味爾○"爾"，漁隱叢話作"耳"。

△然余至今思之○"然"，宛本説郛無。"余"，漁隱叢話、學海本、歷代本無。

△亦竟莫原荆公之意○鮑廷博案："'原'，一作'曉'。"然今未見有作"曉"者。

△信乎所見之殊○"之"，奇晉本、歷代本作"各"；學海本作"不"。

△不可强同也○"同"，宛本説郛、學海本作"聞"。

(二三)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爲第二〇條。漁隱叢話未録。

△平仲酌泉方頓轡○"頓"，歷代本作"整"。

(二四)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三七録。

△見壁間繪一金紫丈夫○"閒"，漁隱叢話、説部本作"間"。"丈"，漁隱叢話作"大"。

△上題一絶云○"題"後，漁隱叢話有"詩"字。

△陣前金琿生無愧○鮑廷博案："'金琿'，一作'仙琿'。"今案：宋詩紀事卷一六即作"仙琿"。

△鼓下蠻奴死合羞○"合"，説部本作"含"。"羞"，漁隱叢話作"休"。

△袁陟詩也○"袁陟"，漁隱叢話作"袁世弼"。

△陟洪州人○漁隱叢話作"袁，汝州人"。鮑廷博案謂一本云："世弼，汝州人"。

△慶曆初○"曆"，底本、龍威本、先正本、説部本、大觀本作"歷"，誤。此據漁隱叢話改。

△官至太常博士○"至"，漁隱叢話作"止"。

△古詩尤佳○"尤"，底本、龍威本、先正本、説部本作"尢"，此據漁隱叢話、大觀本改。

△惜乎早死○"早"，漁隱叢話作"蚤"。案二字通。

△此詩在陟未爲佳句○"陟"，漁隱叢話作"袁"。

△陟誤呼也○"陟"，漁隱叢話作"袁"。

(二五)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爲第六條。漁隱叢話卷一二録。

△劉禹錫曰○“曰”，漁隱叢話作“云”。

△官軍誅佞倖○“倖”，漁隱叢話作“幸”。案：二字通。

△天子捨妖姬○“妖”，漁隱叢話作“夭”。“姬”，涵本説郛作“妃”。

△低回轉美目○“低回”，歷代本作“祇佪”。

△風日爲無輝○“風”，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清”。“爲”，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歷代本作“自”。

△白居易曰○“曰”，漁隱叢話作“云”。

△六軍不發爭奈何○“爭”，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將”；涵本説郛作“無”。

△宛轉蛾眉馬前死○“蛾”，漁隱叢話作“娥”。

△此乃歌詠禄山能使官軍皆叛○“歌”，奇晉本作“謌”。案：説文云“歌”或作“謌”。

△明皇不得已○“已”，宛本説郛、四庫本、龍威本作“巳”，誤。

△“噫”○漁隱叢話無。

△而造語惷拙○“惷拙”，宛本説郛、四庫本、學海本、歷代本作“拙惷”；涵本説郛，奇晉本作“拙蠢”。案“惷”爲“蠢”之本字。

△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抑已失”，漁隱叢話作“抑亦失”；宛本説郛作“折已失”；涵本説郛、奇晉本、歷代本作“已失”；四庫本作“抑殆已失”；學海本作“冒昧失”。“禮矣”，四庫本、學海本作“禮也”；歷代本作“歷也”。

△其北征詩曰○“北”，宛本説郛作“禮”。

△憶昨狼狽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奇晉本、學海本作“惟昔艱難初”；四庫本作“維昔艱難初”；歷代本作“惟昔狼狽初”。

△事與古先別○“古先”，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前世”。

△不聞夏商衰○“商”，四庫本作“殷”。

△中自誅褒妲○“褒”，奇晉本作“妹”。

△乃見明皇鑑夏商之敗○“乃”，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方”。“鑑”，涵本説郛作“監”。

△賜妃子死○“子”字後，漁隱叢話還有“以”字。

△比説無狀○“比”，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奇晉本、學海本作“此”；四庫本作“稱”。“説”，漁隱叢話作“託”。

（二六）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一五録。

△卿自不求仕○漁隱叢話無此句。

△因命放歸襄陽○“命”字，漁隱叢話無。

△而摭言諸書載之尤詳○“尤”，底本、龍威本、先正本、説部本作“尢”，此據漁隱叢話、大觀本改。

(二七)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爲第二一條。漁隱叢話卷一三録。

△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初”，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中秋”。

△微升紫塞外○“微”，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初”。

△已隱暮雲端○“已”，宛本説郛、説部本作“巳”，誤。

△以爲意主肅宗○“主”，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在”。“宗”字後，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有“也”字。

△此鄭公善評詩也○“此”字，漁隱叢話、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無。

△其順宗時作乎○“其”，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豈”。

(二八)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

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二三録，然自“其晚晴賦”以後，爲另一條。

△仍于事中復使事○“于”，漁隱叢話作“於”。

△亦有趁韻撰造非事實者○“韻”後，漁隱叢話有“而”字。

△作婢春黄穈○“春”，龍威本、大觀本作“舂”，筆誤。“穈”，漁隱叢話作“糜”。案：杜牧詩原亦作“糜”。

△李詢得珊瑚○“李詢”，漁隱叢話作“李絢”，誤。

△其母令衣青衣而舂○“舂”，大觀本作“春”，筆誤。

△初無穈字○“穈”，漁隱叢話作“糜”。

△其晚晴賦云○“其”，漁隱叢話作“杜牧”。

△忽引舟于青灣○“于青”，漁隱叢話作“於深”。案：杜牧賦原亦作“於深”。

△其爲阿房宫賦云○“其爲”、“云”，漁隱叢話無。

△未雩何龍○“雩”，説部本作“雲”。

△龍鬬于鄭之時門○“于”，漁隱叢話作“於”。

(二九)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爲第二二條。漁隱叢話卷四○録。

△劉禹錫詩○“詩”，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云”。

△衛綰工車戲○“工”，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

本作“二”；歷代本作“貳”。

△衛綰以車戲事文帝爲郎爾○“爾”，漁隱叢話無。

△久之爲御史大夫○“爲”，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無。

△實未嘗居重位也○“嘗”，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無。

（三○）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均分爲二條，自“人豈不自知耶”至“爲何等語也”，爲第二三條，餘爲第二四條。漁隱叢話卷二○録。

△及自愛其文章○“及”，宛本説郛、奇晉本、歷代本作“反”。

△又云○“又”，奇晉本作“文”。

△始知元和十四載○“載”，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歲”。

△吾不知此兩聯爲何等語也○“吾”，歷代本作“我”。

△一吟雙淚流○“吟”，歷代本作“唫”。案二字通。

△至於三年始成○“於”，漁隱叢話、歷代本作“于”。

△此尢可笑也○“尢”，底本、龍威本、先正本、説部本、大觀本作“九”，此據漁隱叢話、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改。

（三一）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爲第二五條。漁隱叢話卷一五録。

△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〇“衡”字後，漁隱叢話尚有“則”字。

（三二）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衹有其中“皇甫湜”至“亦善評文者”二十三字，爲第九條，其餘皆無。漁隱叢話卷二〇録。

△其稱薛稷云〇“稷”字後，漁隱叢話尚有“詩”字。

△皇甫湜題浯溪頌云〇“云”，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曰”。

△顧不能知之爾〇“爾”，漁隱叢話作“耳”。

（三三）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爲第二六條。漁隱叢話卷四八録。

△黄庭堅喜作詩得名〇“喜”，歷代本無。

△專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〇“事又”，漁隱叢話無。

△其實所見之僻也〇鮑廷博案：“漁隱叢話‘僻’作‘狹’。”然今所見者仍作“僻”。

△吾常作詩題其編後〇“編”，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篇”。

△琢抉手不停〇“抉”，漁隱叢話作“削”；宛本説郛、奇晉本、歷代本作“挾”。

(三四)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分爲二條，自“石延年”至“幾矣”爲第二七條，其餘爲第二八條。漁隱叢話卷三二録。

△石延年長韻律詩善敍事〇“石延年”三字，宛本説郛殘損不清。

△其他無大好處〇“他”，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歷代本作“它”。案“它”爲“他”之古字。

△銅雀臺留侯廟詩〇“雀臺留侯廟詩”六字，宛本説郛殘損不清。

△平蕪遠更緑〇“遠更緑”，奇晉本作“更遠斜”。

△斜日寒無輝者〇“斜”，奇晉本作“緑”。“者”，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

△幾矣〇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此殆其庶幾乎”。

△白居易亦善作韻叙事詩○“詩”，宛本説郛、奇晉本、學海本無。

△局於淺切○“於”，歷代本作“于”。

△雖百篇之意○“百”，漁隱叢話作“衆”。

△故使人讀而易厭也○“易”，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作“多”。

(三五)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分爲兩條，自“蘇舜欽”至“良可笑也”，爲第二九條，餘爲第三○條。歷代本爲第二九條。漁隱叢話卷三二録。

△蘇舜欽以詩得名○“蘇舜欽”，漁隱叢話作“蘇子美”。

△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爲主○“主”，漁隱叢話作“志”。

△梅堯臣亦善詩○“善”，漁隱叢話作“能”。

△而平淡有工○“工”字後，四庫本尚有“句”字。

△其實與蘇相反也○“與蘇”，漁隱叢話作“正”。

△舜欽嘗自歎曰○“舜欽”，漁隱叢話作“子美”。

△寫字被人比周越○“被人”，漁隱叢話、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

△在天聖景祐間○“景祐”，奇晉本作“崇祐”，誤。“間”，漁隱叢話、宛本説郛、奇晉本、歷代本作“間”。

(三六)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爲第三一條。歷代本爲第三〇條。漁隱叢話未録。

△予謁王荆公於鍾山〇“予”，歷代本作“余”。

△因從容問公〇“因”，歷代本作“囙”。案“囙”爲“因”之俗字。

△比作詩否〇“作詩”，學海本作“詩作”。

△予曰〇“予”，歷代本作“余”。

△物華撩我有新詩〇“撩”，四庫本作“催”。

△真佳句也〇宛本説郛、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此之真爲佳句也”；四庫本作“此則真爲佳句也”。

臨漢隱居詩話校注卷三 第三七至第五三條

（三七）

蘇丞相頌嘗云："館中見王平甫題壁，有'宫殿影搖河漢外，江湖夢斷鼓鐘邊'。使人吟想不已①。"平甫尤工用事②，而復對偶親切③。在京師有病中答予秋日詩曰："忽吟佳客詩消暑，一作"驅暑"。遠勝前人檄愈風。"④又曰："北海知天諭牛馬，東方傲俗任龍蛇。"⑤王經學士葬以九月⑥，平甫爲挽詞云："九月清霜送陶令，千年白日見滕公。"⑦時挽詞甚多，無出此句。

箋注

①蘇丞相頌：蘇頌（一〇二〇——一一〇一），字子容，本泉州同安（今福建省同安縣）人，後徙居潤州丹陽（今江蘇省丹陽市），遂占籍焉。慶曆二年進士。歷官同知太常禮院、集賢校理、充編定館閣書籍官，出知潁州，召爲三司度支判官，又出爲淮南轉運使，擢知制誥，又出知婺州、亳州，授祕書監，知銀臺司，又出知應天府、杭州，權知開封府，貶知濠州，改滄州，詔判吏部，充實録館修撰兼侍讀，遷翰林學士承旨，除右光禄大夫

守尚書右丞。元祐七年，拜左光禄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次年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復知揚州。紹聖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有蘇魏公集。事見其感事述懷詩自注、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三〇、曾鞏蘇丞相頌墓誌銘。宋史有傳。△丞相：古代輔佐皇帝之最高政務長官。唐、北宋無其名，而以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僕射等爲宰相。北宋時若非中書、門下長官任宰相，則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神宗元豐時廢同平章事，以左右僕射爲宰相。此稱丞相乃沿舊例。參見前第二九條注③。△館：宋代有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稱爲三館，分掌圖書、經籍、修史等事。△王平甫：王安國字平甫。見前第二四條注④。△題壁：書字於壁。孟浩然秋登張明府海亭："染翰聊題壁，傾壺一解顔。"此處指書寫詩於壁。△"宫殿"二句：今王校理集中無。厲鶚宋詩紀事卷二四、全宋詩均據隱居詩話輯此二句，標其題爲館中題壁。案二句意謂在高大宫殿裏任職，不得自由，欲隱居而不可得。△河漢：銀河。文選古詩十九首之十："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晉書成公綏傳天地賦"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偃蹇於昊蒼。"△江湖：史記貨殖列傳："范蠡……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後遂以指隱士之居處。南史隱逸傳上："或遁迹江湖之上。"△鼓鐘：鼓與鐘。兩種樂器。詩周南關雎："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淮南子本經："雷鳴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唐代鮑溶聞國家將行封禪聊抒臣情："山知檲柞新煙火，臣望簫韶舊鼓鐘。"案"鍾"、"鐘"通。△"鼓鐘"，宋詩紀事作"曉鐘"。△吟想：吟味深思。全唐文卷二八二封希顔六藝賦："散琴書以吟想，多六藝之爲儀。"

②"尤"，底本原作"九"，此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六、古今説部叢書本改。△用事：引用典故。顔氏家訓文章："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憶語也。'"

③對偶：詩文中以字數相等、語法相同、字面音節兩兩相對之語句，表現相反或相關之意，修辭學稱對偶。亦稱對仗。△親切：貼切。夢溪筆談卷一四文藝一"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之句。

文忠以爲語新而屬對親切。”

④“在京師”句：王校理集有和魏道輔雨中見示詩，全詩云：“移病憚憚久雨中，鳴騶時聽六街東。忽吟佳客詩消暑，遠勝前人檄愈風。海運我殊慚斥鷃，陸沈君合伴翔鴻。更酬珠玉思談笑，褁飯何須厭屢空。”宋詩紀事卷二四僅據隱居詩話輯“忽吟”二句，而標其題爲病中答蘇子容，則大誤。究其因，殆由於厲鶚將“在京師”句亦看作蘇頌之語。△京師：詩大雅公劉：“京師之野，于時處處。”毛傳：“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也。”後稱國都爲京師。公羊傳桓公九年：“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史記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秋日詩：不詳。魏泰之臨漢隱居集已佚。宋詩紀事卷二八、全宋詩第一三册所輯魏泰詩中均無此詩。△“佳客”，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六引隱居詩話、宋詩紀事卷二四作“佳句”。案作“佳句”誤。△詩消暑：魏文帝夏日詩：“夏時饒溫和，避暑就清涼。比坐高閣下，延賓作名倡。”錢起太子李舍人城東別業與二三文友逃暑：“下馬失炎暑，重門深綠篁。……美景惜文會，清吟遲羽觴。”又避暑納涼：“木槿花開畏日長，時摇輕扇倚繩牀。……十旬河朔應虚醉，八柱天台好納涼。無事始然知靜勝，深垂紗帳詠滄浪。”此等皆有以詩消暑之意。後來陸游劇暑云：“坐客皆謂然，索紙遂成詩。便覺窗几間，颯颯清風吹。”其意更加明確。△消暑：除去暑熱。王嘉拾遺記卷四燕昭王：“燕昭王時有黑蚌珠，乃外國所獻者，其蚌能飛，千歲一生珠也。王嘗懷此珠，當隆暑，體自清涼，號曰銷暑清涼之珠。”白居易江樓夕望招客：“能就江樓銷暑否，比君茅舍較清涼。”案“銷”通“消”。△“消暑”，宋詩紀事作“驅暑”。△檄愈風：三國志魏書陳琳傳裴松之注引典畧：“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檄：古代官方文書用木簡，長尺二寸，多作徵召、曉喻、申討等用。若有急事，則插上羽毛，稱爲羽檄。後泛稱此類官方文書。△風：中醫所謂病名，爲六淫（風、寒、暑、濕、燥、火）之一。此處指頭風，即頭痛病。

⑤“北海”二句：王校理集中無。全宋詩據臨漢隱居詩話輯，未標題。△“北海”句：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杜預注“風馬牛”云：“牛馬風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孔穎達疏：“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此言風馬牛，謂馬牛風逸，牝牡相誘，蓋是未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北海：渤海古稱。齊國處北海之濱。王安國詩以之代指齊侯。△知天：瞭解自然形勢。齊侯因知楚國山川地理形勢易守難攻，故與楚結盟而退兵。△諭：通“喻”。△“東方”句：史記滑稽列傳褚少孫補東方朔傳：“……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弃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東方：復姓。此處指漢東方朔。△傲俗：蔑視俗人。抱朴子外篇刺驕：“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劉長卿南湖送徐二十七西上：“傲俗宜紗帽，干時倚布衣。”△任：不拘束。△龍蛇：周易繫辭下：“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後因以喻隱居。漢書揚雄傳：“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

⑥王繹：北宋青州益都（今山東省青州市）人。王曾弟子融之子，曾養爲己子。歷官兵部尚書郎中，祕閣校理致仕，卒。事附見宋史王曾傳。△學士：官名。唐開元間置學士院，官員有翰林學士，後有承旨、侍讀、

侍講、直學士、待制等品秩之分。宋因之。

⑦挽詞：哀悼死者之詩。新唐書承天皇帝倓傳："（李）泌爲挽詞二解，追述倓志，命挽士唱。"△"九月"二句：今王校理集中無。宋詩紀事據隱居詩話輯，標題曰王繹學士挽詞；全宋詩亦據此而輯，標題曰挽王繹。△"九月"句：陶淵明擬挽歌辭三首之三："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案此首文選録，題作挽歌詩）△陶令：陶淵明。顔延之陶徵士誄："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案陶爲令事，亦見宋史陶潛傳、蕭統陶淵明傳、晉書和南史之陶傳。△"千年"句：史記樊酈滕灌列傳："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與高祖相愛。……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公。……卒，謚爲文侯。"司馬貞索隱引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踣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白日：太陽。文選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又劉公幹（楨）贈徐幹："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

（三八）

章丞相惇自少喜修養服氣①，辟穀飄然②，有仙風道骨③。在東府栽桐竹④，戲作詩云："種竹期龍至，栽桐待鳳來。他年跨遼海，經此一徘徊。"⑤

箋注

①章丞相惇：章惇（一〇三五——一〇五）字子厚，宋建州浦城（今福建省浦城縣）人。嘉祐四年進士。熙寧初，爲編修三使條例官。哲宗初，知樞密院事。高太后聽政，貶知汝州。哲宗親政，起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徽宗初，罷知越州，累貶湖州，卒。宋史有傳。△丞相：見前第三七條注①。△修養：道教謂修道養生。雲笈七籤卷五九諸家氣法中有延陵君修養大略。△服氣：道家修養法之一。晉書張忠傳："恬静寡欲，清虚服氣，餐芝餌石，修導養之法。"白居易贈王山人詩："玉芝觀裏王居士，服氣餐霞善養身。"雲笈七籤卷三二雜修攝有服氣療病。又卷五六至五九諸家氣法載有各種服氣法。亦稱"食氣"。

②辟穀：古稱行導引之術，不食五穀。道家方士謂爲神仙入道、長生不死之術。史記留侯世家："乃學辟穀，道引輕身。"王維春日上方即事詩："好讀高僧傳，時看辟穀方。"△飄然：迅疾貌。吴越春秋卷一〇勾踐伐吴外傳："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李白古風五十九首之七："舉首遠望之，飄然若流星。"此狀身輕而行動疾速。

③仙風道骨：形容人之風度神采不同凡俗。李白大鵬賦序："余昔于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

④東府：宋初朝廷設立三省，與樞密院各分班奏事，稱爲二府。東府爲宰相及中書所居。蘇軾有詩，題曰東府雨中别子由。時子由任門下侍郎。

⑤"種竹"四句：章惇詩無集傳世。全宋詩據魏泰詩話輯，題作栽桐竹。△"種竹"句：神仙傳卷九壺公："長房憂不能到家，公以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到家耳。'長房辭去，騎杖，忽然如睡，已到家。……長房以所騎竹杖投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亦見後漢書費長房傳。△"栽桐"句：莊子秋水："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成玄英疏："鵷鶵，鸞鳳之屬。亦言鳳子也。"韓詩外傳卷八："鳳乃止帝東國，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没身不去。"藝文類聚卷八八沈約贊郭璞梧桐贊："桐實嘉木，鳳凰所棲。"又卷九〇陳張正見賦得威鳳棲梧詩："丹山下威鳳，來集帝梧中。"△跨遼海：暗用丁令威化鶴歸遼之典。舊題陶淵明搜神後記卷一："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虚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

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遂高上沖天。"陸游夜步："鶴歸遼海逾千歲，楓落吴江又一秋。"亦用此典。△遼海：渤海。亦泛指遼東海濱。杜甫後出塞五首之四："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吴。"李賀南園十三首之六："不見年年遼海上，文章何處哭秋風。"△徘徊：往返回旋貌。荀子禮論："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楊倞注："徘徊，回旋飛翔之貌。"文選宋玉風賦："徘徊於桂椒之間，翺翔於激水之上。"

（三九）

寇萊公七月十四日生①，魏野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②李文定公迪八月十五日生③，杜默作中秋月詩以獻④，僅數百言，皆以月況文定⑤。其中句有："蟾輝吐光育萬種，我公蟠屈爲心胸。老桂根株撼不折，我公得此爲清節。孤輪碾空周復圓，我公得此爲機權。餘光燭物無洪細，我公得此爲經濟。"⑥漁隱叢話云："餘光燭物施洪恩，我公得此爲經綸。"⑦終篇大率皆如此⑧。雖造語麤淺⑨，然亦豪爽也⑩。默少以歌行自負，石介贈三豪詩，謂之"歌豪"，以配石曼卿、歐陽永叔⑪。晚節益縱酒落魄⑫，文章尤狂鄙⑬。熙寧末⑭，以特奏名得同出身⑮，一命得臨江軍新淦縣尉⑯，年近七十卒。

箋注

①寇萊公：見前第二三條注③。

②魏野（九六〇——一〇二〇）：字仲先。北宋蜀（今四川省）人。嗜吟詠，不求聞達。居陜州（今河南省陜縣）之東郊，自築草堂，號草堂居士。

大中祥符初，朝廷招之，野上言願守畎畝。詔州縣長史常加存撫。卒贈祕書省著作郎。有鉅鹿東觀集。東都事畧、宋史有傳。△"何時"二句：魏野寇相公生辰二首之一中之詩句。△上相：對宰相之尊稱。史記酈生陸賈列傳："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户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中元：舊時以農曆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是日，道觀作齋醮，僧寺作盂蘭盆齋。王建宫詞："看著中元齋到日，自盤金綫繡真容。"李商隱中元作："絳節飄飄宫國來，中元朝拜上清迴。"

③李文定公迪：李迪（九七一——一〇四七），字復古。北宋濮州鄄城（今山東省鄄城縣）人。景德二年舉進士第一。歷官翰林學士、給事中、參知政事，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卒贈司空、侍中，謚文定。有集，已佚。東都事畧、宋史均有傳，咸淳臨安志亦載其事。

④杜默（一〇一八——一〇八六）：字師雄。北宋歷陽（今安徽省和縣）人。曾師事石介。熙寧末，以特奏名得同出身，仕臨江軍新淦縣尉。卒年近七十。事見宋人軼事彙編、宋元學案及其補遺。△中秋月詩：杜默無集傳世，題是否如此，不詳。全宋詩亦不見録。

⑤況：譬，比方。

⑥"蟾輝"八句：杜默此詩，全詩不存。宋詩紀事卷二七亦僅據隱居詩話録此八句。△蟾輝：舊傳月中有蟾蜍。淮南子精神："日中有踆烏，而月中有蟾蜍。"高誘注："蟾蜍，蝦蟆。"因稱月光爲蟾輝。全唐文卷三六三樊鑄明光殿粉壁賦："月桂低檐，失蟾暉於午夜。"△萬種：萬類，萬物。指天地間之一切物。△蟠屈：盤旋屈曲，回環曲折。太平廣記卷四五八唐谷神子博異志李黄："但見枯槐樹中，有大蛇蟠屈之跡。"此似謂李迪心胸深沈，思考曲折周至。△"老桂"句：初學記卷一天部桂月晉虞喜安天論："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天咫："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

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吴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清節：高潔之節操。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贊：“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後漢書蔡茂傳：“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孤輪”句：謂十五夜月圓如輪。梁簡文帝十空六首水月：“圓輪既照水，初生亦暎流。”庾信象戲賦：“月輪新滿。”△機權：機變，隨機應變之本領。△餘光：多餘之光。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後泛指沾人之惠。歐陽修相州晝錦堂記：“海内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燭：照。△無洪細：謂不分大小均照到。喻人人均受其惠。△“無洪細”，宋詩紀事作“施洪惠”。△經濟：經國濟民。晉書殷浩傳簡文帝答書：“足下沈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李白贈别舍人弟臺卿之江南：“令弟經濟士，謫居我何傷。”

⑦漁隱叢話：見前第五條注⑧。△“餘光”二句：今所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五所引仍同底本。△洪恩：大恩惠。△經綸：本義爲整理絲縷。理出絲緒曰經，編絲爲繩曰綸。引申謂籌劃治理國家大事。周易屯：“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禮記中庸：“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⑧終篇：整篇，全篇。△大率：大約，大概。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

⑨造語：謂作詩時選用詞句。△纔淺：淺顯，不深奥。

⑩豪爽：豪邁爽快。晉書桓温傳：“温豪爽有氣概，姿貌甚偉。”張説崔日知寫真圖讚：“逸韻豪爽，達音妙絶。”

⑪“默少以”四句：石介三豪詩送杜默師雄序：“本朝八十年，文人爲多。若老師宿儒，不敢論數。近世作者，石曼卿之詩，歐陽永叔之文辭，杜默師雄之歌篇，豪於一代矣。師雄學於予，辭歸，作三豪詩送之。”詩中云：“曼卿豪於詩，社壇高數層。永叔豪於辭，舉世絶儔朋。師雄歌之豪，

三人宜同稱。師雄二十二，筆距猛如鷹。玉川月蝕句，氣欲相憑陵。”王直方詩話：“石守道作三豪詩，謂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豪於歌。故詩云：‘師雄二十二，筆距猛如鷹。玉川月蝕句，氣欲相憑陵。’而歐公亦有詩云：‘南山有鳴鳳，其音和且清。鳴於有道國，出則天下平。杜默東土秀，能吟鳳凰聲。作詩幾百篇，長歌仍短行。’謂豪於歌者。有送守道詩云‘聖人門前大蟲，學海波中老龍’及‘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之句。”△歌行：舊詩之一體。歌爲總名，鋪張本事而歌稱行。漢代人或稱歌或稱行，唐代人通稱歌行。白居易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戲贈元九李二十：“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自負：自以爲了不起。淮南子詮言：“自偩而辭助。”高誘注：“自偩，自恃也。”案“偩”同“負”。史記高祖本紀：“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裴駰集解：“應劭曰：負，恃也。”後漢書梁竦傳：“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石介（一〇〇五——〇四五）：字守道，一字公操。北宋兗州奉符（今山東省泰安市）人。天聖八年進士。曾官國子監直講。因講學徂徠山下，世稱徂徠先生。善古文，有清人輯徂徠集行世。宋史有傳。△三豪詩：全名三豪詩送杜默師雄，見徂徠集卷二。△石曼卿：石延年。見前第三四條注①。△歐陽永叔：歐陽修。見前第一八條注①。

⑫晚節：晚年。史記外戚世家：“（呂后）及晚節色衰愛馳，而戚夫人有寵。”杜甫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晚節漸欲詩律細，誰家數去酒杯寬？”△縱酒：酗酒，任意狂飲。史記范雎蔡澤列傳：“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世說新語任誕：“劉伶恒縱酒放達。”南史劉祥傳：“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卒。”△落魄（tuò）：放蕩不羈。魏書尒朱仲傳：“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杜牧遣懷：“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

⑬“尤”，底本原作“九”，此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五、説郛本、四庫全書本、奇晉齋叢書本等改。△狂鄙：放誕鄙野。

⑭熙寧：見前第二〇條注①。

⑮特奏名：宋代科舉制度一種特殊規定。考進士多次不中者，另造册上奏，經許可附試，特賜本科出身，叫"特奏名"，與"正奏名"相區别。宋史選舉志一："開寶三年，詔禮部閲貢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得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蓋自此始。"△同出身：同進士出身。宋代進士考試 分五甲：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同進士及第，三、四甲賜進士出身，五甲賜同進士出身。出身，科舉時代給考中録取者之身分、資格。唐代舉子中禮部試者稱及第，中吏部試者稱出身。宋代中殿試者稱及第、出身。

⑯一命：周代官階從一命到九命。一命爲最低級之官。周禮地官司徒黨正："一命齒於鄉里。"後用以泛指官職低微。文苑英華卷一六二梁劉孝綽上虞鄉亭觀濤津渚學潘安仁河陽縣："無貲徒有任，一命忝爲郎。"△臨江軍：唐吉州地，宋置臨江軍，治清江（今江西省清江縣臨江鎮）。△新淦縣：漢置，故治在今江西省清江縣治（樟樹鎮，亦名清江鎮）。隋移治今江西省金川鎮。一九五七年更名新幹縣。△縣尉：官名。漢於縣令下置有縣尉，掌一縣之治安。歷代因之。唐、宋時，其品秩爲從八品下，或從九品下，爲科第出身之士人初仕必經之途。至明代始廢。

（四〇）

楊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歐陽文忠公云："大年詩有'峭帆横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此何害爲佳句！"①予見劉子儀詩句有"雨勢宫城闊，秋聲禁樹多"②，亦不可誣也③。

箋注

①“楊億”六句：歐陽修六一詩話：“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西崑體’。”又云：“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楊億（九七四——〇二一）：字大年。北宋建州浦城（今福建省浦城縣）人。淳化三年進士。真宗時任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主纂册府元龜、太宗實録。卒謚文。億博聞强記，熟習歷代典章制度。今存武夷新集，與劉筠、錢惟演等唱和，輯詩爲西崑酬唱集，時稱西崑體。宋史有傳。△劉筠（九七一——〇三一）：字子儀。北宋大名府（治今河北省大名縣）人。咸平元年進士。爲祕閣校理，預修圖經、册府元龜，累進翰林學士，出知廬州，復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再知廬州，卒謚文恭。有集多種，已佚。今存肥川小集，西崑酬唱集中收其詩七十二首。與楊億齊名，時號楊、劉。宋史有傳。△務：致力於。△故實：典故。鍾嶸詩品序：“‘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輕淺：本指聲音輕而浮泛。隋陸法言切韻序：“吴、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引申謂輕浮淺薄。△西崑體：亦稱崑體。北宋初，楊億、劉筠、錢惟演唱和之詩，編集名西崑酬唱集，時稱其詩爲西崑體。其詩大抵效李商隱、温庭筠，追求詞藻綺麗，好用典故。參見前注。△識者：有見識之人。漢書師丹傳：“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卬也。”顔師古注：“識者，謂有識之人也。”杜甫贈崔十三評事公輔：“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誰。”△病：缺點，毛病。此作動詞用。以之爲缺點。△歐陽文忠公：見前第一八條注①。△大年：楊億之字。見前注。△“峭帆”二句：不見於武夷新集、西崑酬唱集，全宋詩據魏泰本詩話録，未標題。案此二句亦見於六一詩話。見前注。△峭帆：聳立之船帆，亦借指駕船。李白横江詞六首之三：“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風愁殺峭帆人。”△官橋：官路上之橋樑。杜甫長吟：“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

疊鼓：小擊鼓，急擊鼓。文選謝玄暉鼓吹曲："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李善注："小擊鼓謂之疊。"岑參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六章之三："鳴笳疊鼓擁回軍，破國平蕃昔未聞。"△鷗：水鳥名。一名鷖，水鴞。文選謝靈運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李善注："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漲海中隨潮上下。"△佳句：見前第一八條注①。

②劉子儀：劉筠。見前注。△"雨勢"二句：不見於肥川小集和西崑酬唱集。全宋詩據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録此二句，題作直禁中。△雨勢：雨降下之速度、大小。全唐詩卷八一四無可送杜司馬再遊蜀中："日光低峽口，雨勢出蛾眉。"△宫城：圍繞帝王或侯國宫室院落之城垣。漢書燕剌王劉旦傳："大風壞宫城樓，折拔樹木。"晉書荀奕傳："時將繕宫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秋聲：秋天自然界之聲音。如風、落葉、蟲鳥鳴之聲。庾信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樹樹秋聲，山山寒色。"劉禹錫登清暉樓："潯陽江色潮添滿，彭蠡秋聲雁送來。"△禁樹：禁苑中之樹木。王禹偁放言五首之五："禁樹罷吟紅爛漫，江蘺且詠緑芊綿。"

③不可誣也：左傳襄公十四年："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原義爲"欺騙"，魏泰此處爲"誣蔑、誹謗"義。

(四一)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①]，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②]。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③]。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④]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⑤]李華弔古戰場文："其存其没，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漁隱叢話作"蓋將信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⑥]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⑦]蓋愈工於前也。

箋注

①惡（wù）：討厭。△蹈襲：因襲沿用。梅堯臣讀裴如晦萬里集書其後："定應侔前人，未嘗有蹈襲。"

②"己"，底本原作"已"，此據説郛（涵芬樓本）、學海類編本、歷代詩話本改。

③"蓋思之"二句：謂思考更加精細，則所造詩句之含意更加深刻。

④文選班孟堅答賓戲："朝爲榮華，夕爲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李善注："李奇曰：當富貴之間，視之不滿目。"案亦見漢書叙傳。非魏人章疏中語。△章疏：舊時臣子向君主進呈之言事文書。孔平仲孔氏談苑蘇軾以吟詩下吏："蘇軾以吟詩有譏訕，言事官章疏狎上，朝廷下御史臺差官追取。"

⑤韓愈：見前第五條注⑦。△"歡華"二句：韓愈寄崔二十六立之中之詩句。△歡華：歡樂榮華。△咎責：罪責，罪過。△兩儀：指天地。周易繫辭上："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孔穎達疏："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極是也。又謂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即老子云：'一生二'也。"

⑥李華（七一六—七六六）：字遐叔。唐趙州贊皇（今河北省贊皇縣）人。開元二十三年進士及第，天寶二年又登博學宏詞科。任監察御史、右補闕，貶杭州司户參軍，官至吏部員外郎。因與蕭穎士同時登第，又共同提倡古文，名氣相侔，故世稱"蕭、李"。工詩文，原有集，已佚。後人輯有李遐叔文集。兩唐書均有傳，△弔古戰場文：見李遐叔文集卷四。其所描寫古戰場，址在何處，未詳，或在長城附近戈壁沙漠一帶。△"將信將疑"，與李華原文同。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八引作"蓋將信疑"，殆誤。△娟娟：姿態柔美貌。杜甫寄韓諫議注："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案魏泰引作"娟娟"，代指婦女，故爾和陳陶所云"春閨"相聯繫。△"娟娟"，李華原文作"悁悁"。義爲"憂悶貌"。△夢寐：謂睡夢。後漢

書郎顗傳："夙夜夢寐，盡心所計。"何遜七召神仙："清歌雅舞，暫同於夢寐。"△"夢寐"，李華原文作"寢寐"。義爲"睡卧"。

⑦陳陶：字嵩伯，自號三教布衣。唐末嶺南（今廣東、廣西一帶）人。早年遊學長安，舉進士不第。遂恣遊名山，隱居不仕以終。工詩，聲名甚著。卒後，杜荀鶴、曹松、方干等皆賦詩哀悼。有集，已佚。全唐詩録其詩二卷。事見北夢瑣言、江南野史、兩南唐書、唐才子傳。△"可憐"二句：陳陶隴西行四首之二中之詩句。見全唐詩卷七四六。△無定河：元和郡縣志卷五關内道五夏州朔方縣："無定河，一名朔水，一名奢延水，源出縣南百步。"△春閨：女子之閨房。玉臺新詠卷七梁簡文帝看摘薔薇："倡女倦春閨，迎風戲玉除。"陳陶詩中代指女子。

(四二)

王禹偁橄欖詩云："南方多果實，橄欖稱珍奇。北人將就酒，食之先顰眉。皮核苦且澀，歷口復棄遺。良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①蓋六句說回味②。歐陽文忠公曰："甘苦不相入，初爭久方知。"③漁隱叢話"爭"作"憎"④。極快健也⑤，勝前句多矣⑥。末句據漁隱叢話補入。

箋注

①王禹偁（九五四——〇〇一）：字元之。北宋濟州鉅野（今山東省鉅野縣南）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歷任右拾遺、左司諫、知制誥、判大理寺，出知單州。真宗時，與修太祖實録，直書史實，爲宰相所不喜，出知黄州，故世稱王黄州。遷蘄州，病卒。禹偁才學敏贍，以直道自任，喜獎掖後進，當時名士，多出其門。詩文風格平易，多涉規諷。有小畜集、外集。宋史有傳。△橄欖詩：載小畜集卷六。△橄欖：果木名。果實長圓形，

兩頭尖尖，一名青果，又名諫果。可食，亦入藥。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下："橄欖樹身聳，枝皆高數丈，其子深秋方熟，味雖苦澀，咀之芳馥，勝含雞骨香。吴時歲貢，以賜近侍。"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中引作"橄欖"。△"南方"，王禹偁詩刊本作"江東"。△珍奇：珍貴奇異。東觀漢記岑彭傳："於是江南之珍奇食物，始流通焉。"亦指珍貴奇異之物。後漢書竇融傳："太官致珍奇。"△將就酒：拿來下酒。將，拿，取。就，謂以某種菜佐餐或下酒。△顰眉：皺眉。晉戴逵放達爲非道論："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見晉書戴逵傳）△"歷口"句：謂嚼後吐掉。歷口，經過口中。棄遺，抛棄。△回味：食後之餘味。△飴：以米、麥芽熬成之糖漿。

②六句：指"北人"六句。

③歐陽文忠公：歐陽修。見前第一八條注①。△"甘苦"二句：歐陽修橄欖中之詩句。"甘苦"，原作"酸苦"；"方知"，原作"方和"，魏泰引誤。

④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一仍作"爭"，無作"憎"者。

⑤快健：謂豪放雄健。梅堯臣同蔡君謨江鄰幾觀宋道中書畫："一掃一幅太快健，檀溪躍過瘦的盧。"

⑥前句：指前引王禹偁之詩句。

（四三）

詩豈獨言志①，往往讖終身之事②。范仲淹小官時③，詠十四夜月詩云："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④希文久負人望⑤，世期以爲相⑥，而止于參知政事⑦。王荆公爲殿中丞、羣牧判官時⑧，作郢州白雪樓詩⑨，略云："折楊、黄華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況復區區郢

中小。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得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10]荆公，大儒也[11]，孟子後一人而已[12]。雖萬世之下[13]，聞其風宜企慕之[14]。及作相更新天下之務，而一時沮毁之者蠭起[15]，皆合"白雪"之句也[16]。按漁隱叢話無"荆公，大儒也"至"企慕之"數語[17]。

箋注

①"詩豈獨"句：尚書舜典："詩言志。"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詩以言志。"莊子天下："詩以道志。"荀子儒效："詩言是，其志也。"禮記樂記："詩，言其志也。"△言志：以語言表達思想意向。禮記檀弓上"子蓋言子之志欲公乎"鄭玄注、廣雅釋詁三、荀子王霸"舉義志也"楊倞注、説文均謂"志，意也"。而心之所之謂意。

②讖：預言。△終身：一生；終竟此身。禮記王制："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③范仲淹（九八九—一〇五二）：字希文，北宋蘇州吴縣（今江蘇省蘇州市吴縣）人。大中祥符八年進士。歷任祕閣校理、吏部員外郎、權開封府，罷知饒州。元昊反，以龍圖閣直學士副夏竦經畧陝西，旋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欲改革時政，爲人所攻，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使，遷户部侍郎，徙知青州。卒謚文正。其爲人以天下爲己任。工於詩詞散文，有范文正公集。宋史有傳。

④詠十四夜月詩：范文正公集卷三題作八月十四夜月。△天意：上天之意旨。墨子天志上："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别相惡，交相賊，必得罰。"漢書禮樂志："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人心：人們之意願、情感等。周易咸："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顔氏家訓音辭："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訝：驚詫。△一分：極少一點。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

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虧：缺，不滿。

⑤希文：范仲淹之字。見注③。△負：抱有，擁有。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人望：聲望；威望。北史崔休傳：“休少孤貧，矯然自立……尚書王嶷欽其人望。”全唐詩卷二〇五包佶酬于侍郎湖南見寄十四韻：“主恩留左掖，人望積南宫。”

⑥期：希望。△相：宰相。

⑦參知政事：宋初於同平章事之下設參知政事，以分宰相趙普之權。其後遂爲定制，與樞密使、副使、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並稱執政官，與宰相合稱宰執，實爲宰相之副職。簡稱參政。

⑧“王荆公”句：王荆文公詩箋注附宋詹大和王荆文公年譜載“皇祐三年辛卯，改殿中丞”。“至和元年甲午……乃以公兼羣牧司判官。”△王荆公：王安石。見前第二〇條注②。△殿中丞：唐代設殿中省，爲六省之一。所屬有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六局。設官有殿中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二人，從四品；丞二人，從五品。其屬六局各有奉御二人，正五品；直長若干人，正七品。宋代署同。參見新唐書百官志二殿中省、宋史職官志四殿中省。△羣牧判官：宋置羣牧司，置制置使、副使，然實際負責者爲都監及判官，都監以武臣充，判官以文臣充。見宋史職官志四。

⑨郢州白雪樓詩：臨川先生文集卷一一題作寄題郢州白雪樓。△郢州：西魏置，北周改曰石城郡。唐復置郢州，改爲富水郡，尋復爲郢州。宋曰郢州富水郡。故治在今湖北省鍾祥縣。△白雪樓：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四郢州長壽縣：“白雪樓基在州子城西。”輿地記勝卷八四郢州景物下：“白雪樓，圖經云：‘城三面墉基皆天造，正西絶壁下臨漢江，白雪樓冠其上，石城之名本此。’今在郡治。又李偉白雪樓序云：‘凭欄下瞰，百有十尺，羣峯列其前，巨浸奔其下。’皇朝類苑：‘劉太傅賓羈置是郡，其作詩云：江上樓高十二梯，梯梯登盡與雲齊。人從别浦經年去，天向平蕪儘眼低。寒色不堪長黯黯，秋光無奈更凄凄。欄干曲盡愁無盡，水正東流日正西。’”案上海古籍出版社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八作“郢州白雲樓”。

⑩“折楊”句：莊子天地：“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郭象注：“俗人得噴曲則同聲動笑也。”成玄英疏：“大聲謂咸池大韶之樂也，非下里委巷之所聞。折楊、皇華，蓋古之俗中小曲也，玩狎鄙野，故嗑然動容，同聲大笑也。昔魏文侯聽於古樂悅焉而睡，聞鄭、衛新聲欣然而喜，即其事也。”陸德明釋文：“（荂）本又作華。”“李云：折楊、皇華皆古歌曲也。嗑，笑聲也。”案黄華即皇華。黄庭堅送彦孚主簿：“黄華雖衆笑，白雪不同腔。”亦爲其例。△“陽春”句：文選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李周翰注：“陽春、白雪，高曲名也。”後泛指高雅難學之歌曲。△知音：列子湯問：“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乎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後世本此，以“知音”喻知己、志同道合者。文選魏文帝與吴質書：“昔伯牙絶絃於鍾期……痛知音之難遇……”杜甫哭李常侍嶧：“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四海：猶言普天下、全中國。禮記禮器：“三牲魚臘，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論語顔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史記高祖本紀：“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況復”，臨川先生文集作“況乃”。△區區：局限，拘泥。漢書楊王孫傳：“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抱朴子外篇百家：“狹見之徒，區區執一。”△郢中：郢都。借指古楚地。史記楚世家：“（齊）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千載：千年。形容歲月長久。東觀漢記耿況傳：“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漢書王莽傳上：“千載同符。”△相傳：遞相傳授。墨子號令：“官府城下吏、卒、民皆

前後左右相傳保火。”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一時：一代，當代。文選魏文帝與吴質書：“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後漢書班超梁僅傳論：“班超、梁僅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於後，亦一時之志士也。”△獨唱：獨自吟唱。唐鮑溶送僧東遊：“獨唱郢中雪，還遊天際霞。”△古心：古人不同凡俗之思想。韓愈孟生：“孟子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分：左傳哀公元年：“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杜預注：“分，猶徧也。”△冥冥：深遠。黄帝素問卷二三徵四失論：“窈窈冥冥，孰知其道？”唐王冰注：“冥冥，言玄遠也。”△俚耳：亦作“里耳”。俚俗人之耳。指人之欣賞能力及藝術趣味平庸低下。見本注前引莊子天地。歐陽修謝石秀才啓：“然而奏磬俚耳，難矣賞音。”△擾擾：紛亂貌。國語晉語六：“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莊子天道：“膠膠擾擾乎。”成玄英疏：“膠膠、擾擾，皆擾亂之貌。”

⑪大儒：儒學大師。荀子儒效：“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

⑫孟子：孟軻（前三七二—前二八九），字子輿，戰國鄒（今山東省鄒縣）人。春秋魯公族孟氏之後。孔子之孫孔伋之再傳弟子。繼承發展孔子學説，提倡“仁政”、“王道”等，然不爲世用，退而與弟子著書立説。其言論、思想，見於其門徒纂輯孟子一書。史記有傳。△一人而已：謂衹此一人。△“已”，底本原作“巳”，此據筆記小説大觀本改。

⑬萬世：形容時代久遠。史記吴王濞列傳：“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僞古文尚書太甲中：“惟朕以懌，萬世有辭。”△之下：以後。

⑭聞其風：聽説其風操。孟子萬章下：“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企慕：仰慕。漢代崔寔政論“富者不足僭差，貧而無所企慕。”唐代趙元一奉天録序：“忠臣義士，身死王事，可得而言者，咸悉載

之，使後來英杰，貴風義而企慕。”

⑮“及作相”二句：王荆文公詩箋注附宋詹大和王荆文公年譜：“熙寧二年己酉，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熙寧三年庚戌，十月，自參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熙寧四年辛亥、五年壬子、六年癸丑，作相。熙寧七年甲寅，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熙寧八年乙卯，自金陵復拜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是年以經義成，進加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喪子雱，復求去位。”宋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卷上“紀年”、“時事”欄：“熙寧元年戊申：三月，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始入對，勸上以更法度。二年己酉：……四月，詔議改貢舉法。是月，始分遣劉彝等八人相度農田水利賦徭役利害，……。五月，御史中丞呂誨論王安石奸詐不可任，出知鄧州。六月，詔以京東錢帛貸貧民，歲終取息，青苗始此。七月，始行均輸法……。十月，富弼以安石專政議論不合免……十二月，翰林學士司馬光與呂惠卿爭變法，且言青苗不便。三年庚戌：二月，判大名府韓琦言青苗之害，王安石怒，稱疾不出，青苗法幾罷。命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光自以與王安石議政不合，力辭不就。安石奏疏排光，復累奏辭位不出，上詔諭，始視事如故，行新法益堅。光與李常、曾公亮、陳升之共爭青苗法不便，乞罷之，不可。俄收還光樞副告勅，仍舊職，於是臺諫范鎮、孫覺、李常、呂公著、張戩等皆論青苗不便，未幾皆貶黜。四月，參知政事趙抃以爭新法免。……八月，御史劉述、錢顗以論王安石免。……十二月……王安石拜監修國史相。……四年辛亥：正月，……遂定諸州公使錢數……。二月，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五月，知亳州富弼以不散青苗落使相。時始行募役，中丞楊繪、御史劉摯力言不便，且攻曾布，皆黜責。……五年壬子：……七月，知諫院唐坰以抗疏論王安石貶。八月，頒方田均税條約并式于天下，先自京東行之。……七年甲寅：……四月，王安石免。”△更新：革新，除舊布新。王通中説述史：“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天下之務：全國之事業。周易繫辭上：“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

能成天下之務。”△一時：即時，立刻。世説新語容止：“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沮毁：詆毁。史記伍子胥列傳：“子胥專愎彊諫，沮毁用事，徒幸吴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司馬光遺表：“得王安石委而信之，不復疑貳，聽其言，從其計，人有沮毁之者，責而逐之。”△蠭起，紛然並起，如羣蜂飛舞。史記項羽本紀論：“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争，不可勝數。”晉袁宏後漢紀光武帝紀二：“赤眉入關，更始危殆，四方蠭起，羣雄競逐。”後漢書謝弼傳：“今日邊境日蹙，兵革蜂起。”案“蠭”、“蠭”、“蜂”爲異體字。

⑯“白雪”之句：指前引王安石詩中“陽春、白雪和者少”之句。

⑰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八。

(四四)

晏元獻殊作樞密使[1]，一日雪中退朝[2]，客次有二客[3]，乃永叔與學士陸經[4]。元獻喜曰：“雪中詩人見過[5]，不可不飲酒也。”因置酒共賞[6]，即席賦詩[7]。是時西師未解[8]，永叔句有：“主人與國同休戚，“同”一作“共”。不惟喜樂將豐登。須憐鐵甲冷透骨，四十餘萬屯邊兵。”[9]元獻怏然不悦[10]。後嘗語人曰：“裴度也曾宴賓客，韓愈也會做文章，但言‘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却不曾恁地作鬧。”[11]按潘子真詩話云：“永叔頗聞晏因賦雪詩有語。其後歐守青社，晏亦出鎮宛邱，歐乃作啟，叙平生出處，以致謝悃。其畧曰：‘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奬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晏得書，即於書尾作數語，授掌記謄本答之，甚滅裂。坐客怪而問焉，晏徐曰：‘作答知舉時一門生書也。’意終不平[12]。”云云[13]。考之侯鯖録，因歐公此詩，明日蔡襄遂言其事，晏坐此罷相[14]，固宜有“作鬧”之語[15]，並如子真所云也。

箋注

①晏元獻殊：晏殊（九九一——〇五五），字同叔。北宋撫州臨川（今江西省臨川市）人。七歲時應神童試，真宗賜其同進士出身。官從祕書省正字至知制誥，進禮部侍郎。出知宣州，改應天府。又入朝歷任禮部、刑部、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後病卒於家，謚元獻。有珠玉詞等傳世。宋史有傳。△樞密使：唐代宗時置樞密使，以宦官爲之，掌承受表奏。後梁設崇政院，以崇政使知院事。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改崇政院爲樞密院，崇政使爲樞密使，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宋代樞密院與中書省分執政柄，號爲二府。樞密院主持軍政，其主官爲樞密使或知院事，與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尚書左右丞均爲執政官，合稱宰執。參見宋史職官志二。

②退朝：古代臣朝見君，禮畢而退，稱退朝。左傳昭公二年："退朝，待于庭。"

③客次：接待賓客之處。新五代史盧文紀傳："進奏官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爲故事。"資治通鑑後漢隱帝乾祐二年："守恩猶坐客次。"胡三省注："客次猶今言客位也。坐於客次以俟接見。"

④永叔：歐陽修之字。見前第一八條注①。△學士：見前第三七條注⑥。△陸經：字子履。北宋越州（治今浙江省紹興市）人。仁宗朝官至集賢殿修撰。善真行書。坐謫流落。歐陽修憐其貧，每與人作碑誌，必先約經書之，頗得濡潤，書名遂盛。有寓山集。

⑤見過：來訪。表示對來者之尊敬。王維有酬諸公見過詩。

⑥置酒：陳設酒宴。戰國策趙策三："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左思蜀都賦："吉日良辰，置酒高堂。"

⑦即席賦詩：於座中當場作詩。梁書蕭介傳："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⑧“是時”句：謂當時仍對西夏用兵。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史等可知，慶曆元年正月，元昊領西夏兵進攻渭州，韓琦命任福、桑懌等出擊。任福於張家堡南大敗西夏兵。西夏兵北遁，任福、桑懌合兵猛追，至六盤山下遇西夏四面埋伏，宋軍大敗，二將俱戰死。韓琦又命趙津與朱觀、武英部會合，王珪亦提兵來援。西夏聚兵來攻，宋軍敗退，趙津、武英、王珪戰死，朱觀聚餘兵據民垣，射退敵兵。是年八月，西夏兵又攻陷豐州，知州王餘慶戰死。夏兵進屯琉璃堡。仁宗以張亢爲并、代都鈐轄管勾麟、府軍馬公事。亢募役兵，夜襲琉璃堡，斬夏兵二百餘，夏兵棄堡而遁。

⑨“主人”四句：歐陽修晏太尉西園賀雪歌末尾四句。該詩載歐陽文忠公集外集卷三，題下注作時爲“慶曆元年”。△“同”，歐陽修原詩作“共”。△休戚：喜樂與憂患。國語周語下：“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爲晉休戚，不背本也。”後漢紀靈帝紀：“備託臭味，庶同休戚。”共休戚，謂共同承受歡樂和憂患，形容同甘共苦。△“喜樂”，歐陽修原詩作“喜悦”。△將豐登：古人謂雪兆豐年。韓愈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豐登：豐收。漢焦贛易林離之恒：“東風解凍，和氣兆升，年歲豐登。”柳宗元終南山祠堂碑：“植物擢茂，期于豐登。”△鐵甲：古代以鐵片連綴而成之戰衣。呂氏春秋貴卒：“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鴆，衣鐵甲，操鐵杖以戰。”高適睢陽酬别暢大判官：“兜鍪衝矢石，鐵甲生風飈。”△“冷透骨”，歐陽修原詩作“冷徹骨。”△屯：戍守，駐扎。△邊：邊關，邊疆。

⑩怏然不悦：戰國策趙策三：“辛垣衍怏然不説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怏然，鬱鬱不樂貌。“説”、“悦”同。

⑪裴度（七六五一八三九）：字中立。唐河東聞喜（今山西省聞喜縣）人。貞元五年進士，又登宏辭科，初官校書郎。又舉賢良方正異等，授河陰尉，遷監察御史。元和六年任司封郎中知制誥，累遷御史中丞。元和十年任宰相。十二年，平定淮西之亂，以功封晉國公。後出爲河東節度使。文宗時，爲東都留守，進位中書令。亦工詩文，全唐詩録其詩一卷，全唐

文録其文二卷。兩唐書均有傳。△韓愈：見前第五條注⑦。△“園林”二句：韓愈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中之詩句。△“園林”，韓詩刊本作“林園”。△勝事：美好事情。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劉長卿送孫逸歸廬山：“常愛此中多勝事，新詩他日佇開緘。”△鍾鼓：鍾和鼓。古代禮樂器。詩周南關雎：“窈窕淑女，鍾鼓樂之。”國語晉語五：“是故伐備鍾鼓，聲其罪也。”亦作“鐘鼓”。賈誼新書數寧：“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鐘鼓之樂，勿爲可也。”借指音樂。吕氏春秋順民：“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鍾鼓”，韓詩刊本作“鐘鼓”。△清時：清平之時，太平盛世。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勤宣令德，策名清時。”張銑注：“清時，謂清平之時。”曹操清時令：“今清時，但當盡忠于國，效力王事。”△恁地：如此，這樣。柳永晝夜樂：“早知恁地難拼，悔不當初留住。”宋莊綽（季裕）雞肋編卷下：“前世謂‘阿堵’，猶今諺云‘兀底’；‘寧馨’，猶‘恁地’，皆不指一物一事之詞。”△作鬧：起哄鬧事。舊唐書武宗紀：“時有纖人告中尉仇士良，言宰相作赦書，欲減削禁軍衣糧馬草料。士良怒曰：‘必若有此，軍人須至樓前作鬧。’”△案此條亦見東軒筆録卷一一。

⑫潘子真：郭紹虞宋詩話考中卷之上：“（潘）淳字子真，新建人，興嗣之孫。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四稱其‘少穎異，好學不倦，淹貫經史百家之言，師事黄庭堅，尤工詩，曾鞏知洪州，乞録興嗣後，尚書左丞黄履復以淳爲請，補授建昌縣尉。陳瓘劾蔡京，言者目淳爲瓘親黨，坐奪官，不以介意，歸，自稱谷口小隱，所著詩並詩話補遺行世’。其生平可考者僅此。李之儀姑溪居士後集贈子真詩有‘文章明鏡現諸相，句律蟄户驚春雷’之句，則其詩風亦江西詩格。詩話中有問詩於山谷之語，王直方詩話亦言之，可知是師事山谷者。”△潘子真詩話：宋詩話考中卷之上：“淳所撰詩話，除江西通志外，亦不見諸家著録，疑當時即不甚流傳。江西通志藝文畧著録其祖興嗣所著有詩話一卷，而稱是書爲詩話補遺，不作‘潘子真詩話’。大抵此書亦援温公續詩話之例，故原稱詩話補遺。迨其後諸書稱引以‘補遺’

之名易滋誤會，始改題‘潘子真詩話’，亦屬可能。考嚴有翼藝苑雌黄引作詩話補闕，知當時原有此稱。……此書舊有説郛本，凡四則”。案郭紹虞宋詩話輯佚本，凡輯三十七則。△“永叔頗聞”十四句：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六引，宋詩話輯佚本即據此輯入。△青社：本指祀東方土神之處，借指東方之地。史記三王世家：“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兹青社。”司馬貞索隱：“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爲王，受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至宋代則借以專指青州，因其轄地爲齊故地。梅堯臣送張諷寺丞赴青州幕：“富公鎮青社，有來咸鞠育。”蘇軾文集卷七二雜記空冢小兒：“富彦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出鎮：離開朝廷，出任地方長官。宋書廬陵獻王義真傳：“出鎮歷陽，未之任而高祖崩。”△宛邱：春秋陳國國都，秦置陳縣，北齊改項縣，隋初改爲宛邱縣，明省。故治在今河南省淮陽縣。案“宛邱”當作“宛陵”。晏殊罷樞密使，乃出知宣州，宣州治宛陵縣。不曾出鎮宛邱縣。且樞相遭貶，不致於去做縣令。△啟：指書函。太平御覽卷五九五引漢服虔通俗文：“官信曰啓。”△平生：一生。陳書徐陵傳：“歲月如流，平生幾何?”韓愈遺興聯句：“平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出處：進退。周易繫辭上：“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潛夫論實貢：“出處默語，勿彊相兼。”案此處偏義運用，指出仕。△謝悃：感謝之誠意。△伏念：伏，敬詞；念，念及，想到。舊時致書於尊者多用此語。韓愈上宰相書：“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曩者：從前。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相公：“舊時對宰相之敬稱。文選王仲宣從軍詩五首之一：“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李善注：“曹操爲丞相，故曰相公也。”△掌：掌管，執掌。△貢舉：指科舉考試。舊唐書玄宗紀上：“三月乙未，始移考功貢舉，遣禮部侍郎掌之。”△進士：科舉時代稱殿試考取者。姚合寄舊山隱者：“名在進士場，筆毫爭等倫。”△選掄：選拔。蘇轍代李諫議謝免罪表：“自蒙選掄，遂歷

禁近。”△當：擔任。△鈞衡：本指衡量輕重之具。呂氏春秋仲春紀：“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高誘注：“鈞，銓；衡、石，稱也。”後喻國家政務重任。楊炯王勃集序：“幼有鈞衡之略，獨負舟航之用。”△諫官：掌諫諍之官。漢書蕭望之傳：“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杜甫敬贈鄭諫議十韻：“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獎擢：獎勵提拔。李翱論事於宰相書：“承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門館：門客之館舍。沈約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廉公失權勢，門館有盈虛。”此處意爲“門下”。“出門館”意爲出於晏殊門下之門生。△恩知：知遇之恩。唐黄滔出京別崔學士：“一從門館遍投文，旋忝恩知驟出羣。”△掌記：掌書記之簡稱。本爲唐代觀察使或節度使之屬官。位在判官之下，相當於六朝之記室參軍。掌章表書記文檄。全唐詩卷二四八郎士元送李敖湖南書記：“憐君才與阮家同，掌記能資亞相雄。”宋代亦置其職。△滅裂：粗疎草率。莊子則陽：“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成玄英疏：“耕地不深，鉏治不熟，至秋收時，嘉實不多，皆由疏略，故致斯報也。”△作答：回信。△知舉：謂主持進士考試。“知貢舉”之省稱。資治通鑑唐文宗太和六年：“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胡三省注：“知舉，知貢舉也。”△門生：科舉考試時代稱及第者爲主試官之門生。白居易洛下送牛相公出鎮淮南：“何須身自得，將相是門生。”

⑬云云：史記汲鄭列傳：“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漢書汲黯傳亦有此語，顏師古注：“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故常用以表示省略。

⑭“考之”四句：侯鯖録卷四：“晏元獻公作相，因雪設客，如歐陽文忠公輩在坐。時西方用兵，歐公有詩云：‘可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次日蔡襄遂言其事，晏坐此罷相。公曰：‘唐裴度作相亦曾邀文士飲，如退之但作詩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幾曾如此合鬧。’”△侯鯖録：宋趙令畤撰。八卷。多記瑣聞雜事，間有關於文學之論述。侯鯖，

爲魚與碎肉相雜之精製食品。西京雜記卷二："婁護、豐辯，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懽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奇味焉。"書名本此，爲雜録之義。△蔡襄（一〇一二——一〇六七）：字君謨。北宋仙遊（今福建省仙遊縣）人。天聖八年進士。慶曆三年知諫院，嘗知福、泉、杭三州，累官至端明殿學士。工書法，小楷、草書，人稱當時第一。卒謚忠惠。著有茶録、荔枝譜，另有蔡忠惠集。事見歐陽修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宣和書譜卷六。宋史有傳。△坐此：因此，由此。蘇軾和頓教授見寄："無成空得懶，坐此百事緩。"

⑮固宜有：所以應當有。

（四五）

前輩詩多用故事①，其引用比擬②，對偶親切③，亦甚有可觀者④。楊察謫守信州⑤，及其去也，送行至境上者十有二人⑥。隱父於餞筵作詩以謝⑦，皆用"十二"故事。其詩曰："十二天辰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峯倒，聯吟嶰琯清。他年爲舜牧，協力濟蒼生。"⑧用故事亦恰好。一無此六字⑨。

箋注

①前輩：年輩長者。文選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故事：典故。見前第二八條注①。

②引用：以他人言、事作爲根據。柳宗元辯鶡冠子："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比擬：譬喻。南史王玄謨傳："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

③對偶：見前第三七條注③。△親切：見前第三七條注③。

④可觀：謂達到較高程度。陶淵明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

⑤楊察（一〇一一——一〇五六）：字隱甫。北宋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人。景祐元年進士，通判宿州。慶曆元年爲江南東路轉運使。二年，選右正言、知制誥。六年，拜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八年，出知信州。徙揚州，歷知永興軍、益州、開封府。復爲翰林學士、拜三司使。嘉祐元年卒，年四十六。謚宣懿。有文集二十卷，已佚。全宋詩據臨漢隱居詩話，録詩一首（宋詩紀事卷一三亦引此首，然據東軒筆録）。宋史有傳。△信州：唐乾元元年置，宋曰信州上饒郡，故治在今江西省上饒市。案楊察慶曆八年出知信州事，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六五。

⑥送行：送遠行人，與之告别。杜甫新安吏："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⑦隱父：楊察之字。案宋人字號中，"甫"、"父"二字常通用。如王回字深父，然又作深甫。又如范祖禹，蘇軾詩集中其字時作淳甫，時作純父。△餞筵：送别之筵席。元稹送東川馬逢侍御使回十韻："餞筵君置醴，隨俗我餔糟。"姚合送狄尚書鎮太原："授鉞儒生貴，傾朝赴餞筵。"

⑧"十二"八句：宋詩紀事、全宋詩題作别信州席上作。△十二天辰數：指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周禮秋官司寇哲蔟氏："十有二辰之號。"鄭玄注："辰謂從子至亥。"又春官宗伯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敍事，以會天位。"賈公彦疏："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卯之等。"國語楚語下："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韋昭注："十二辰，子至亥。"古時分一晝夜爲十二時，以十二地支記之，故稱十二天辰。天，謂一晝夜。△"席客"，東軒筆録作"席上"。△位如星占野：古代將天上十二星辰之位置與地上州國相對應。在天稱十二分星，在地稱十二分野。周禮春官宗伯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鄭玄注："星土，星

所主土也；封猶界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吴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晉書天文志上謂上述十二星之分野，依次爲揚州、青州、并州、徐州、冀州、益州、雍州、三河、荆州、兗州、豫州、幽州。△人若月分卿：尚書洪範：“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孔安國傳：“卿士各有所掌，如月有别。”孔穎達疏：“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案一歲爲十二月。又古爲九卿，南朝梁武帝天監七年增爲十二卿。隋書百官志上：“梁初猶依宋、齊，皆無卿名。天監七年，以太常爲太常卿，加置宗正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十二卿爲：太常、宗正、司農、太府、少府、太僕、衛尉、廷尉、大匠、光禄、鴻臚、太舟。△“極醉”，東軒筆録作“醉極”。△巫峯：巫山（在今重慶市與湖北省交界處）之峯巒，其著名者有十二。唐令狐楚纂御覽詩李端巫山高：“巫山十二峯，皆在碧虚中。”其峯名，宋祝穆方輿勝覽載爲：望霞、翠屏、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壇、上昇、起雲、飛鳳、登龍、聖泉。元劉壎隱居通議地理據蜀江圖，無朝雲、淨壇、上昇、聖泉，而另有獨秀、筆峯、盤龍、仙人。△“巫峯倒”，東軒筆録、宋詩紀事作“巫山側”。△聯吟：聯句。由兩人或數人，各成一句或數句，合而成篇。爲作詩方式之一。△嶰琯：吕氏春秋古樂：“昔黄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黄鐘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别十二律。”案據此可知嶰琯即嶰管，乃伶倫以嶰谷之竹所製十二筒，以定律吕者也。△“嶰琯”，東軒筆録、宋詩紀事作“嶰管”。案“琯”通“管”。鮑照芙蓉賦：“根雖割而琯徹，柯既解而絲縈。”“琯”一本作“管”。△舜牧：舜時十二州之長官。尚書舜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宋代蔡沈集傳：“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協力：合力，共同努力。宋書柳元景傳：“今餘東岸萬人，賊軍數倍，强弱不敵，謂宜還節下協力當之。”陸贄誅李

懷光招諭淮西詔："協力同謀，舉城歸順。"△濟：救助。△蒼生：百姓。文選史孝山出師頌："蒼生更始，朔風變楚。"李善注："蒼生，猶黔首也。"杜甫行次昭陵："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

⑨"一無"句：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三引隱居詩話即無末六字。

(四六)

慶曆中①，李淑罷翰林學士②，知鄭州③。會奉祠柴陵④，作詩三絶⑤，其恭帝詩最涉嫌忌⑥，曰："弄楯牽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壟逾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⑦既爲仇家陳述古抉其事以聞，褫一職⑧。

箋注

①"曆"，底本原作"歷"。此據説郛（宛委山堂本）、四庫全書本、奇晉齋叢書本等改。△慶曆：宋仁宗年號，一〇四一—一〇四八年。

②李淑（一〇〇二—一〇五九）：字獻臣。北宋徐州豐縣（今江蘇省豐縣）人。十二歲時獻文真宗，賜童子出身，試祕書省校書郎。天禧三年除館閣校勘。天聖中擢史館修撰。景祐初知制誥。此後五除翰林學士，三授端明殿翰林侍讀、龍圖閣學士，歷知信、許、滑、開封、鄭、河陽等州府。嘉祐四年卒於河中府任，年五十八。有文集百餘卷，已佚。宋史有傳。△翰林學士：官名。唐時始置。玄宗時，僅備隨時宣召，撰擬文字。德宗以後，漸參與商議機要，草擬内制。地位榮貴，然非正官。宋代則爲正式職官，仍掌内制，然惟資歷深者，方能正式除授此職。一經授職，即有入相之望。

③鄭州：隋改管州曰鄭州，治在今河南省滎陽縣汜水鎮西北。尋徙治管城（今河南省鄭州市），曾改曰滎陽郡。唐復名鄭州，移治虎牢（今河南

省滎陽縣汜水鎮），尋又移治管城，改滎陽郡，旋復名鄭州。宋曰鄭州滎陽郡。治今河南省鄭州市。

④會：適逢。△奉祠：敬奉祭祀。史記封禪書："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後漢書桓曄傳："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柴陵：五代後周世宗柴榮之陵墓，名慶陵，在今河南省新鄭縣北。恭帝順陵在其側。△"柴陵"，東軒筆録卷三作"泰陵"，或作"恭陵"。

⑤三絶：三首絶句。

⑥恭帝詩：宋詩紀事卷一〇、全宋詩均據東軒筆録卷三録詩，標其題曰題周恭帝陵。其詩亦見澠水燕談録卷八。△恭帝：後周世宗柴榮之第四子，名宗訓，七歲即位，在位八月。趙匡胤率兵北征契丹，至陳橋驛，兵變，遂率衆回朝，恭帝遂遜位與之，宋降封爲鄭王。開寶中崩，謚恭。舊、新五代史有紀。△嫌忌：嫌疑猜忌。後漢書孔融傳："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魏泰此引申謂嫌疑忌諱。

⑦"弄楯"四句：舊五代史周書恭帝紀："顯德七年春正月辛丑……馳奏契丹入寇河東，賊軍自土門東下，與蕃寇合勢。詔今上率兵北征。癸卯，發京師，是夕宿於陳橋驛。未曙軍變，將士大譟呼'萬歲'，擐甲將刃，推戴今上陞大位，扶策升馬，擁迫南行。……今上於是詣崇元殿受命，百官朝賀而退，制封周帝爲鄭王，以奉周祀，正朔服色，一如舊制；奉皇太后爲周太后。續通鑑長編：建隆三年周鄭王出居房州。皇朝開寶六年春崩於房陵……續通鑑長編：開寶六年三月乙卯，房州上言周鄭王殂……以其年十月歸葬於世宗慶陵之側，詔有司定謚曰恭皇帝，陵曰順陵。"△"弄楯"二句：謂趙匡胤率軍南行回朝奪權。△楯：軍中所用盾牌。△"弄楯"，澠水燕談録作"弄耜"。△晚鼓：晚上之鼓聲。鼓乃軍中催軍前進之樂器。"晚鼓"，東軒筆録、宋詩紀事、全宋詩作"挽鼓"。△倒戈：掉轉武器向己方攻擊。僞古文尚書武成："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李淑詩謂周軍擁趙匡胤回朝向恭帝攻擊。△"荒墳"句：形容恭帝陵墓荒凉，無人祭掃。△斷壟：陡高之地。

孟子公孫丑下："必求龍斷而登之"，趙岐注："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案此"龍"讀"壟"。黄庭堅題王仲弓兄弟巽亭："人登斷壠求，我目歸鴻送。"李淑此亦指墳。禮記曲禮上："適墓不登壟。"鄭玄注："壟，冢也。"△"斷壟"，東軒筆録、澠水燕談録、宋詩紀事、全宋詩作"斷隴"。案"隴"通"壟"。△"逾三尺"，東軒筆録、澠水燕談録、宋詩紀事、全宋詩作"纔三尺"。△"猶認"句：想像今日奉祠柴陵，恭帝之魂還以爲房州之半仗來了。△房陵：漢末置房陵郡，隋廢，唐置房州，改房陵郡，尋復曰房州。宋曰房州房陵郡。治房陵縣（今湖北省房縣）。△半仗：儀仗隊之半數。新唐書儀衛志上："内外仗隊，七刻乃下。常參、輟朝日，六刻即下。宴蕃客日，隊下，復立半仗於兩廊。"宋代則爲庭殿儀仗隊之一種編制。宋史儀衛志一殿庭立仗："初，宋制，有黄麾大仗、半仗、角仗、細仗。南渡後，儀仗尤簡，惟選黄麾半仗、角仗、細仗，而大仗不設。"大仗用五千餘人，半仗用人爲大仗之半。△"半仗"，東軒筆録作"平伏"，或作"平仗"。然宋詩紀事、全宋詩稱據東軒筆録，仍作"半仗"。殆本苕溪漁隱叢話所引。

⑧"既爲"二句：東軒筆録卷三："李淑在翰林，奉詔撰陳文惠公神道碑。李爲人高亢，少許可與，文章尤尚奇澁。碑成，殊不稱文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生能爲二韻小詩而已。文惠之子述古等懇乞改去二韻等字，答以已經進呈，不可刊削。述古極銜之。會其年李出知鄭州，奉時祀於泰陵，而作恭帝詩曰：'弄楯牽車挽皷催，不知門外倒戈迴。荒墳斷隴纔三尺，猶認房陵平伏來。'述古得其詩，遽諷寺僧刻石，打墨百本，傳於都下。俄有以詩上聞者，仁宗以其詩送中書，翰林學士葉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遜得天下，而淑誣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仁宗亦深惡之，遂落李所居職。自是運蹇，爲侍從垂二十年，竟不能用而卒。"澠水燕談録卷八亦載此事。△仇家：仇敵，仇人。史記游俠列傳："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陳述古：北宋閬州閬中郡（治今四川省蒼溪縣東南）人，陳堯咨之子。歷官三司鹽鐵副使、

衛尉少卿、刑部郎中、河北轉運使，官終太子賓客致仕。宋史附陳堯咨傳。案東軒筆録謂陳述古爲文惠之子，文惠乃陳堯佐之謚號，陳堯佐爲陳堯咨之兄，故陳述古本文惠公之從子。魏泰小誤。△抉：揭露，發露。△褫一職：革除其一種官職。宋書謝莊傳："張勃進陳湯而坐以褫爵。"褫爵，謂革除爵位。

(四七)

至和中①，阮逸爲王宮記室②。王能詩，一本云："爲王宮教授。有宗室能詩③。"多與逸唱和④。逸有句曰："易立泰山石，難枯上林柳。"⑤有言其事者⑥，朝廷方治之⑦。會逸坐他事⑧，因廢斥之⑨。一本云"會逸復以請求受賄事，因廢斥之⑩。"

箋注

①至和：宋仁宗年號。一〇五四——〇五六年。

②阮逸：字天隱。北宋建陽（今福建省建陽縣）人。安定先生胡瑗之門人。天聖五年進士。爲鎮江軍節度推官。景祐初知杭州，因鄭向上其所撰樂論十二篇，故與胡瑗同時被召。皇祐中，與瑗同典樂事。後遷屯田員外郎。著有易筌、王制井田圖等。宋史無傳。事見宋史翼、宋元學案及補遺、宋詩紀事、嘉定鎮江志。△王宮：帝王之宮室。尚書大誥："民不静，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周禮天官冢宰閽人："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史記晉世家："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魏泰此處指宋代被封爲王者之宮。△記室：官名。東漢置，掌章表書記文檄。後世因之。三國志魏書陳琳傳："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後漢書百官志一："記室令史，主上表章，報書記。"

③説郛宛委山堂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奇晉齋叢書本、學海類編本、

歷代詩話本同底本校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四引同底本。△教授：學官名。宋代諸路州軍立學，置教授，以經術行義教導諸生，並掌管課試之事。宋高承事物紀原撫字長民教授："宋朝神宗元豐中，興太學三舍，以經術養天下之才，又於諸大郡府，始各置教授一人，掌教導諸生。"又各王府亦置教授之官。△宗室：皇族。史記秦始皇本紀："宗室振恐。"又商君列傳："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

④唱和：以詩相酬答。張籍哭元九少府："閒來各數經過地，醉後齊吟唱和詩。"

⑤"易立"二句：題不詳。全宋詩、宋詩紀事僅據本詩話録。二句意在諷刺帝王好稱頌己功，追求享樂。△立泰山石：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産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難枯"句：柳本凡木，然植之上林苑，尚不使其枯，而上林苑所植衆多奇花異木，當更不使其枯矣。△上林：古宫苑名。史記秦始皇本紀："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又云："乃營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三輔黄圖卷四苑囿："漢上林苑，即秦之舊苑也。漢書云：'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黄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宫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據司馬相如上林賦，可知上林苑中廣植奇花異木，蓄珍禽異獸，爲天子畋獵和游樂之處。

⑥有言其事者：謂有人向朝廷報告此事。言事謂陳述事情。史記平準書："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柳宗元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迹，參校備具。"

⑦朝廷：指以君主爲首之中央政府。商君書農戰："今境内之民及處官

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説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史記汲鄭列傳：“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方：將，將要。詩秦風小戎：“方何爲期，胡然我思之？”馬瑞辰通釋：“方之言將也。”荀悦漢紀高祖紀：“信方斬，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爲女子所執。’”△治：懲處。史記李斯列傳：“趙高治斯，榜掠千餘。”

⑧會：適逢。△坐他事：因其他事獲罪。漢書梁丘賀傳：“賀時爲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周書宣帝朱皇后傳：“其家坐事，没入東宫。”

⑨廢斥：廢黜屏斥。蘇軾與蔡景繁十四首之一：“又念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

⑩説郛宛委山堂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奇晉齋叢書本、學海類編本、歷代詩話本同此校語所引。△請求：以私事相求。指走後門，通關節。史記游俠列傳：“（郭解）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

（四八）

温成皇后初薨①，會立春進詩帖子②。是時，永叔、禹玉同在翰林院③，以其虚閣④，故不進。俄而有旨⑤，令進温成閣帖子。永叔未能成，禹玉口占一首云⑥：“昔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⑦永叔深歎其敏麗⑧。按此條亦見冷齋夜話⑨。又按曲洧舊聞云：“歐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閣皆有。是時，温成薨未久，詞臣闕而不進。仁宗語近侍曰：‘詞臣觀望，温成獨無有。’色甚不懌。諸公聞之惶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箋自録其詩云：‘忽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既進，上大喜。禹玉拊歐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丸子。’”⑩此説與道輔所紀小異⑪，因附録于此。

箋注

①宋史張貴妃傳："張貴妃，河南永安人也。……父堯封，亦舉進士，爲石州推官卒。時堯封兄堯佐補蜀官，堯封妻錢氏求挈孤幼隨之官，堯佐不收恤，以道遠辭。妃幼無依，錢氏遂納于章惠皇后宫寢。長得幸，有盛寵。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勢動中外。慶曆元年封清河郡君，歲中爲才人，遷修媛。忽被疾，曰：'妾姿薄，不勝寵名，願爲美人。'許之。皇祐初，進貴妃。後五年薨，年三十一。仁宗哀悼之，追册爲皇后，謚温成。"

②"會"，底本原作"曾"，此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八、古今説部叢書本改。△會：適逢。△立春：二十四節氣之一。逸周書時訓："立春之日，東風解凍。"禮記月令："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史記天官書："立春，四時之始也。"其時在陽曆二月三、四或五日。△進：進奉，進獻。△詩帖子：即帖子詞。宋代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内宴時，翰林院侍臣進獻給宫中之詩，貼於閣中門壁上，多爲五、七言絶句。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集中均有帖子詞之作。

③永叔：歐陽修之字。見前第一八條注①。△禹玉：王珪（一〇一九——一〇八五），字禹玉。北宋華陽（今四川省雙流縣中興場）人，徙廬江。永曾孫。慶曆二年進士，元豐五年官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岐國公。元豐八年卒，年六十七。謚曰文恭。有華陽集。宋史有傳。△翰林院：官署名。唐初置翰林，開元初置翰林院。宋設翰林學士院，職掌在内朝起草詔旨。此外，在内侍省下設翰林院，總天文、書藝、圖畫、醫官四局。

④虚閣：閣空着。時温成閣主人已死，故閣已空。

⑤俄而：不久；突然間。形容時間短暫。莊子大宗師："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

⑥口占：謂作詩文不起草稿，隨口而成。漢書朱博傳："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

⑦"昔聞"四句：見於王珪華陽集卷五立春内中帖子詞，題作温成皇

后閣，共四首，此爲其第三首。然詞語小異。△“昔聞”句：白居易長恨歌：“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昔聞海上”，王珪原詩作“遥聞碧海”。△仙山：仙人居住之山。劉禹錫三鄉驛樓伏覩玄宗望女几山詩小臣斐然有感：“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山”，王珪原詩作“三山”。指海上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煙鎖樓臺”，王珪原詩作“雲鎖瓊樓”。△玉容：美稱女子容貌。陸機擬西北有高樓：“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王建調笑令：“玉容顦顇三年，誰復商量管絃。”△“玉容”，王珪原詩作“玉顔”。△“長不老”，王珪原詩作“常不老”。△“只應”，王珪原詩作“也應”。

⑧深歎：非常歎服。△敏麗：敏捷，華麗。歐陽修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臣竊見祕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

⑨見冷齋夜話卷二。△冷齋夜話：見前第一條注㉘。

⑩曲洧舊聞：宋朱弁撰，十卷，有四庫全書本、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知不足齋叢書本、學津討原本等。内容多爲追述北宋遺聞軼事，間及詩話、文評等。△“歐公”十六句：見曲洧舊聞卷七。△范忠文：范鎮（一〇〇八——〇八八），字景仁，北宋華陽（今四川省雙流縣中興場）人。寶元元年會試第一。仁宗時知諫院，後爲翰林學士，致仕。哲宗時起爲端明殿學士，固辭不拜。累封蜀郡公。元祐三年卒，年八十一，謚忠文。有文集。宋史有傳。△禁林：翰林院之别稱。元稹寄浙西李大夫：“禁林同直話交情，無夜無曾不到明。”舊唐書鄭畋傳：“禁林素號清嚴，承旨尤稱峻重。”△故事：先例，舊日之典章制度。漢書劉向傳：“宣帝循武帝故事，招名儒俊材置左右。”又蘇武傳：“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春帖子：立春日所進帖子詞。又稱春帖、春端帖、春端帖子。周密武林舊事立春：“學士院撰進春帖子。”△詞臣：舊指文學侍從之臣。如翰林之類。劉禹錫江令宅：“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唯見秦淮碧。”△仁宗：趙禎（一〇一〇——〇六三），年十三，嗣真宗爲帝，在位四十二年。△觀望：謂懷着猶豫不定心情等待事態發展。史記魏公子列傳：“魏王恐，使人

止晉鄙，留車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不懌：不喜，不高興。史記蕭相國世家：“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韓愈扶風郡夫人墓誌銘：“雖有不懌，未嘗見聲氣。”△惶駭：驚懼，驚恐。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植益内不自安”裴松之注引三國魏魚豢典略：“至如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舊唐書高仙芝傳：“諸軍惶駭，棄甲而走，無復隊伍。”△倉卒：匆忙急迫。漢書王嘉傳：“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進本：此指進呈給皇帝之帖子詞鈔本。△含香：帶着香氣。江淹待罪江南思北歸賦：“桂含香兮作葉，藕生蓮吐絲。”全唐文卷一四二李百藥笙賦：“柳佩翠而辭寒，梅含香而受日。”△案：曲洧舊聞謂此帖子詞爲歐陽修作，然今歐陽修集中無此詩，而見於王珪集中，故當以魏泰所記爲實。

⑪道輔：魏泰之字。

(四九)

大臣有少時雖脩謹①，然亦性通侻②，有數小詞傳于世③，可見矣。慶曆中④，簽書滑州節度判官行縣⑤，至韋城⑥，飲于縣令家⑦，復以邑倡自隨⑧。逮曉⑨，畏人知，以金釵贈倡⑩，期緘口⑪，亦終不能祕也⑫。嘉祐中⑬，大臣爲館職⑭，奉使契丹⑮，歸語同舍吴奎曰⑯：“世言雨逢甲子則連陰⑰，信有之。昨夜，契丹至長垣⑱，往來無不沾濕⑲。”長文戲曰⑳：“‘長垣逢甲子’，可對‘韋縣贈庚申’也㉑。”大臣終無悔恨㉒。

箋注

①大臣：官職尊貴之人。左傳昭公元年：“國之大臣，榮其寵禄，任其大節。”史記吕太后本紀：“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

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脩謹：謂行事或處世謹慎，恪守禮法。漢書周陽由傳：“武帝即位，吏治尚脩謹。”南史袁泌傳：“泌字文洋，清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修謹。”案“脩”、“修”同。陳書袁泌傳即作“脩”。

②通倪：放達不拘小節。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亦作“通脱”。晉書袁耽傳：“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絶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彦道不？’其通脱如此。”

③小詞：按譜填寫之短篇歌詞。花間集前蜀牛嶠女冠子：“淺笑含雙靨，低聲唱小詞。”

④慶曆：見前第四六條注①。△“曆”，底本原作“歷”，此據宋詩話全編本改。

⑤簽書滑州節度判官：宋代於各州、府設簽書判官廳公事，以京官充任，掌諸案文移事務。簡稱簽判。宋高承事物紀原卷六簽判：“宋朝之制，諸州府幕官大藩鎮以京朝官簽署節度觀察判官者曰簽判，治平中，避英宗嫌名，改‘署’曰‘書’。”△簽書：簽字署名。歐陽修歸田録卷二：“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滑州：隋置，尋廢。唐復置，改靈昌郡，復曰滑州。宋曰滑州靈河郡。治在今河南省滑縣東南。△節度：唐置節度使，統管一道或數州軍、民、財政，權力甚大，成爲藩鎮割據之禍胎。宋代則僅爲虚銜。△節度判官：唐節度使之屬官，二人，分判倉曹、兵曹、騎曹、胄曹事。與行軍司馬通署公文。宋時節度使亦有判官處理公事。△行縣：謂巡行所主管之縣。漢書周勃傳：“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後漢書崔駰傳：“（崔篆）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李賢注引續漢志：“郡國常以春行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絶。”

⑥韋城：縣名。本古豕韋國，隋置韋城縣，至金圯於水，遂廢。故治在今河南省滑縣東南。

⑦縣令：自秦、漢以來，縣爲地方行政基層單位，以縣令爲主官。然

自唐代始有權知縣令、知縣事之稱。宋初以朝官爲知縣，建隆四年詔吏部選幕職官爲知縣，遂廢縣令之名。

⑧邑倡：城中娼妓。

⑨逮曉：到天亮。

⑩金釵：婦女插於髮髻之金製首飾，由兩股合成。鮑照擬行路難十八首之九："還君金釵玳瑁簪，不忍見之益愁思。"梁武帝河中之水歌："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

⑪期：希望。△緘口：孔子家語觀周："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後因謂閉口不言爲"緘口"。蔡邕銘論："周廟金人，緘口以慎。"王通中説禮樂："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内修也。"

⑫祕：隱藏，保守祕密。

⑬嘉祐：宋仁宗年號，一〇五六——一〇六三年。

⑭館職：唐、宋時於昭文館（唐曾稱弘文館）、史館、集賢院等官署任修撰、編校等職務之統稱。宋敏求春明退朝録卷上："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爲太清宫使；洪三相皆帶館職，洪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爲次序。"洪邁容齋隨筆卷一六館職名存："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爲名流。其高者，曰集賢殿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直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祕閣。次曰集賢、祕閣校理。官卑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檢討，均謂之館職。"

⑮奉使：奉命出使。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奉使則張騫、蘇武。"唐張鷟游仙窟："僕從汧隴，奉使河源。"杜甫秋興八首之二："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虚隨八月槎。"△契丹：古民族名。源於東胡。居今遼河上游西拉木倫河一帶，以遊牧爲生。北魏時，自號契丹。唐末，迭剌部首領耶律阿保機統一各部，建立遼國。宋宣和七年，遼爲金所滅。舊唐書北狄傳："契丹，居潢水之南，黄龍之北，鮮卑之故地。"

⑯同舍：居同一館舍。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

同舍。”韓愈和虞部盧四酬翰林錢七赤藤杖歌：“歸來捧贈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吴奎（一〇一〇—一〇六七）：字長文。北宋濰州北海（今山東省濰坊市）人。年十七舉五經中第，仁宗時判登聞鼓院，曾奉使契丹。嘉祐七年拜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神宗即位，復拜參知政事，出知青州。治平四年七月卒，年五十八，謚文肅。宋史有傳。

⑰“世言”句：白孔六帖卷二雨：“雨甲子：唐朝野僉載：‘俚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牛羊凍死。鵲巢下地，其年大水。’”案此見朝野僉載卷一，然無“牛羊凍死”四字。△甲子：古時以干支紀年或紀日。此處指甲子日。△連陰：連日陰雨。文選謝玄暉在郡卧病呈沈尚書：“連陰盛農節，籉笠聚東菑。”劉良注：“連陰，久雨也。”

⑱長垣：縣名。漢置，故治在今河南省長垣縣治東北。隋改爲匡城。唐分匡城置長垣縣，尋省入匡城。宋建隆元年改匡城爲鶴丘，尋復名長垣，時治在今縣西南。

⑲沾濕：謂被淋浸濕。顔氏家訓風操：“平生舊物，屋漏沾溼，出曝曬之。”晉書光逸傳：“家貧衣單，沾溼無可代。”案“溼”、“濕”同。

⑳長文：吴奎之字。見前注⑯。

㉑庚申：指金釵。古代五行中以庚、辛屬金。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庚午之日”，孔穎達疏：“庚是西方之日，金也。”淮南子天文：“其日庚、辛”，高誘注：“庚、辛，皆金也。”

㉒悔恨：因過錯而失悔自恨。史記孝武本紀：“天子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顔氏家訓雜藝：“（王褒）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按此條所謂“大臣”爲誰，待考。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嘉祐間奉使契丹而爲館職者甚多，然未詳誰曾簽書滑州節度判官。

(五〇)

下澤、滻水處多蚊蚋①，泰州西溪尤甚②。每黄昏如烟霧晦合③，聲如殷雷④。無貧富⑤，皆以紗絹、蒲疏、蕉葛爲廚罩⑥，老幼皆不能露坐⑦，至以泥塗牛馬，不爾亦傷害⑧。范希文嘗以大理寺丞監泰州西溪鹽務⑨，爲蚊蚋所苦，有詩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要問前程。"⑩

箋注

①下澤：地名。在今江西省豐城縣。△滻水：水經注卷一九渭水："霸水又北，長水注之。水出杜縣白鹿原，其水西北流，謂之荆溪。又西北，左合狗枷川水……俗謂之滻水，非也。"然唐、宋以來，所謂滻水，實際上是長水。唐李泰等括地志："滻水即荆溪、狗枷之下流也，在雍州萬年縣。"（史記封禪書"霸、產"張守節正義引）是水在今陝西省藍田縣西北，流經長安縣東南，注入霸水。△蚊蚋：蚊子。列子説符："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②"泰州"，底本及冷齋夜話作"秦州"。案諸史傳載范仲淹監西溪鹽務在泰州。又宋秦州境無西溪。故知"秦"乃"泰"因形近而誤。今改。後面亦由此而改。參見後注⑨、⑩。△泰州：南唐置，宋因之，治海陵（今江蘇省泰州市）。△西溪：西溪鎮。在今江蘇省泰州市東北一百二十里。古爲商賈湊集之地，宋真宗末范仲淹監西溪鹽税即此。元豐九域志卷五泰州海陵軍事："海陵：七鄉，海安、西溪二鎮……"△"尤"，底本原作"尢"，此據古今説部叢書本改。

③黄昏：日初落天尚未黑之時。楚辭屈原離騷："曰黄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李商隱樂遊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黄昏。"△烟霧晦合：

謂烟霧會集而顯得昏暗不明。

④殷雷：轟鳴之雷聲。詩召南殷其靁："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毛傳："殷，靁聲也。"文選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若驚。"抱朴子外篇吴失："殷雷輷磕於龍潛之月，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

⑤無貧富：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

⑥紗絹：挺直平整細薄之絲織品。△蒲疏：以蒲草稀疏織成之布。△蕉葛：以蕉麻纖維織成之布。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一甘蕉："一種大如藕，子長六七寸，形正方，少甘，最下也，其莖解散如絲，以灰練之，可紡績爲絺綌，謂之蕉葛。"文選左太沖吴都賦："蕉葛升越，弱於羅紈。"劉淵林注："蕉葛，葛之細者。"△廚罩：形似櫃子之蚊帳。

⑦露坐：裸露身體而坐着。

⑧不爾：不然；不如此。管子海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胥曰：'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爲墟矣。'"△傷害：使身體組織受到損害。韓非子五蠹："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腸胃，民多疾病。"

⑨"范希文"句：范文正集補編卷二宋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文正公傳："監泰州西溪鹽稅。仁宗天聖元年，徙監楚州糧料院，遷大理寺丞。"宋樓鑰范文正公年譜："（天禧）三年己未，年三十一。除祕書省校書郎。四年庚申，年三十二。是歲校書芸省，守官集慶。五年辛酉，年三十三，監泰州西溪鎮鹽倉。……乾興元年壬戌，年三十四。按文集，冬十二月有上張知白右丞書，稱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集慶軍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年三十五。公在西溪上言寇準被誣事，除興化令。……徙楚州糧料院。二年甲子，年三十六。遷大理寺丞。"據此可知，魏泰此句所述小有誤。△范希文：范仲淹字希文。見前第四三條注③。△大理寺丞：北齊置大理寺，爲掌管刑獄之官署。隋、唐、宋均設有卿、少卿、正、丞等官。宋大理寺丞有二：一爲斷獄寺丞，一爲治獄寺丞。△監：主管，掌管。△鹽務：指經營有關食鹽之事務。韓愈論

變鹽法事宜狀："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

⑩"飽去"四句：孫升孫公談圃卷上："泰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燻之。有一廳吏醉僕，爲蚊所嗜而死。世傳：'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范文正公詩也。西溪瀚海堰，呂蒙正所治，至今屋記尚在。後文正繼往，故堰之城，至今爲利。"冷齋夜話卷五范文正公蚊詩："范仲淹少時求爲秦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廨舍多蚊蚋，文正戲題其壁曰：'飽去櫻桃重，饑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用問前程。'雖戲笑之語，亦愷悌渾厚之氣逼人。"全宋詩據冷齋夜話録，題作詠蚊。△前程：喻未來功業上之成就。唐尉遲樞南楚新聞崔鉉："滉益奇之，嘆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舊五代史周書馮道傳："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

(五一)

張鑄[①]，健吏也[②]，性亦滑稽[③]。爲河北轉運使[④]，以事謫知信州[⑤]。是時，以屯田員外郎葛源新得提舉銀銅坑冶[⑥]，信州在所提舉[⑦]。源欲爲鑄發舉狀[⑧]，移牒令鑄供歷任脚色狀[⑨]。鑄不平[⑩]，作詩寄之曰："銀銅坑冶是新差，職任催綱勝一階。更使下官供脚色，下官蹤跡轉沉埋。"[⑪]源有慚色[⑫]。

箋注

①張鑄：字希顔。北宋晉陵（今江蘇省武進縣）人。大中祥符中進士，歷知四郡，五任漕憲，皆有政績。嘗帥南陽，王安石出其門，後以光禄卿致仕。

②健吏：精幹之官吏。晉書張載傳："設使秦、莽修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武，舂陵之俠宦耳。"宋彭乘續墨客揮犀卷七

王告好學有文："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後歸貫登科，爲健吏。"

③滑稽：謂能言善辯，言辭流利。史記滑稽列傳："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司馬貞索隱："按：滑，亂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言能亂異同也。"此類人之言語、行爲常令人發笑。故"滑稽"又有俳諧之義。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三："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主者云縣官日破肉五觔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耶?'中立曰：'然。吾輩官皆員外郎也，敢望園中獅子乎!'衆皆大笑。"案"員外郎"此處諧音爲"園外狼"。

④河北：河北路，宋置。統大名府及鎮、瀛、貝、博、德、滄、棣、深、洺、邢、冀、趙、定、莫、相、懷、衛、澶、磁、祁、濱、雄、霸、保二十四州，德清、保順、定遠、破虜、平戎、静戎、威虜、乾寧、順安、寧邊、天威、承天、静安、通利十四軍。治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縣）。慶曆中分爲四路，熙寧中定爲東、西兩路。東路仍治大名府，西路治鎮州（今河北省正定縣）。△轉運使：官名。唐置。掌糧食、財賦運輸事務。多以大臣兼領。宋代則掌一路或數路軍需糧餉，後並兼軍事、刑名、巡視地方之職，爲府州以上行政長官，權任甚重。又稱漕司、漕帥。△"河北轉運使"，宋詩紀事卷二〇引趙槩見聞雜録謂張鑄爲"京東轉運使"。

⑤"以事謫知信州"，東軒筆録卷一二作"緣貝州事，降通判太平州"；宋詩紀事引見聞雜録作"坐公事降通判太平州"。案慶曆七、八年，貝州王則起義，張鑄殆因此而被貶官。△信州：見前第四五條注⑤。

⑥屯田員外郎：官名。唐、宋時工部第二司爲屯田司，設有郎中、員外郎等官。唐時掌屯田及文武官之職田和公廨田，宋時還兼管學田、官莊之政令。△葛源（九八三—一〇五四）：字宗聖。北宋麗水（治今浙江省麗水市西）人，後遷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舉進士，爲洪州司理參軍，改大和簿，歷知德化、四會二縣，調知雍丘，時有中貴人擊驛史，府不敢劾。源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黜，時論高之。官終荆湖北路提刑。至和元年卒，

年七十二。△“葛源”，宋詩紀事引聞見雜録作“葛洪”。△提舉銀銅坑冶：官名。掌管銀銅礦之開採與冶鍊。東軒筆録作：“江東、西提點銀銅坑冶”。

⑦“信州”句：謂信州在葛源所掌管範圍内。△在所：猶言所在地。史記平準書：“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後漢書光武紀下：“（建武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詔益、梁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爲庶人，賣者無還直。”宋書孝武帝紀：“力田善蓄者，在所具以名聞。”新唐書李正己傳：“政令嚴酷，在所不敢偶語，威震鄰境。”

⑧發舉：薦舉。孟子告子下：“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説舉於版築之間。”東軒筆録謂葛源“欲薦鑄”，亦可旁證此處“發舉”當“舉薦”解。△狀：向上級陳述意見或事實之公文。

⑨移牒：以正式公文通知平行機關或人。宋高承事物紀原公式姓諱移：“孔稚圭因有北山移文，今有移牒之名，疑始此也。”△供：供給。△歷任：謂先後連續所擔任之各項職務。△脚色狀：猶履歷表。范仲淹與韓魏公書：“其子得殿侍左班，養母未得，此中又無指使闕，曾申脚色狀來，今上呈。如有指使、安排處，乞留意。”宋時入仕，必具鄉貫、户頭、三代名銜、家口、年齒、出身履歷，若注授轉官，則又加舉主有無過犯，謂之脚色。歐陽修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或要人使，則臨時衹看脚色點差，多是不副所選。”

⑩不平：憤慨，不滿。楚辭宋玉九辯：“坎廪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盧照鄰劉生：“劉生氣不平，抱劍欲專征。”

⑪“銀銅”四句：全宋詩據臨漢隱居詩話題作寄葛源，宋詩紀事卷二〇據趙槩見聞雜録録，題作與葛提舉。△“銀銅”，宋詩紀事作“提司”。△新差：新差使，新官職。△職任：官員之職位和職責。史記秦始皇本紀：“審别職任，以立恒常。”世説新語賞譽“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劉孝標注引名士傳：“敳雖居職任，未嘗以事自嬰。”△“職任”，東軒筆録、宋詩紀事作“職比”。△催綱：催促成批運輸財物。此指轉運使之職。△勝：超過。△一階：官職一級。△“更使下官供脚色”，宋詩紀事作

"若發薦章求脚色"。△下官：官吏自稱之謙辭。晉書范弘之傳："與會稽王道子牋曰：'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厠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世。'"陳子昂薛大夫山亭宴序："下官昔承顏色，早蒙車騎之知。"△蹤跡：行蹤，行爲所留痕跡。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淮南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李白估客行："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迹。"全唐詩卷四六七牟融贈歐陽詹："爲客囊無季子金，半生踪跡任浮沉。"△轉：反而。△沉埋：本謂埋藏，深藏。陸龜蒙襲美以紫石硯見贈詩以迎之："澄沙脆弱聞應伏，青鐵沈埋見亦羞。"全唐詩卷八八九南唐後主煜浪淘沙："金劍已沈埋，壯氣蒿萊。"此處引申謂埋没。

⑫慙色：羞愧之臉色。韓詩外傳卷一："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晉書何充傳："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案此條亦見東軒筆録卷一二。

（五二）

"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①不知何人之詩，頗爲邊人傳誦②。有張師雄者③，居洛中④，好以甘言悦人⑤，晚年尤甚⑥，洛人目爲"蜜翁翁"⑦。會官于塞上⑧，一夕，傳胡騎犯邊⑨，師雄蒼皇振恐⑩，衣皮裘兩重⑪，伏于土穴中⑫，神如癡矣⑬。秦人呼"土窟"爲"土空"⑭，遽爲無名子改前詩以嘲之曰："昨夜陰山賊吼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著皮裘入土空。"⑮張亢嘗謂："蜜翁翁無可對者⑯。"一日，亢有姪不率教⑰，亢方詰責⑱，欲杖之⑲。姪倚醉大言曰："安能杖我，爾但堂伯伯。"⑳亢笑曰："'糖伯伯'可對'蜜翁翁'也。"釋而不問㉑。按張亢一段漁隱叢話不

録②。

箋注

①“昨夜”四句：不詳其題。宋詩紀事卷九六無名子詩中録臨漢隱居詩話而及此四句。△陰山：山名。今河套以北、大漠以南諸山之總稱。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全唐詩卷一四三王昌齡出塞二首之一：“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吼賊風：謂傳賊人來攻之消息，人們大聲呼叫。△帳中：軍帳之中。史記項羽本紀：“項王則夜起，飲帳中。”△紫髯：鬍鬚色紫。△平明：猶黎明。天剛明時。荀子哀公：“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李白遊泰山六首之三：“平明登日觀，舉手開雲關。”△不待：不用，不須。尹文子大道上：“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後漢書周黨傳：“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全師：全軍，整個部隊。△連：連續。△把：將。△金鞭：指馬箠。△鐵驄：毛色青白相雜之馬。泛指駿馬。爾雅釋畜：“青驪，駽”，郭璞注：“今之鐵驄。”全唐詩卷一四三王昌齡觀獵：“角鷹初下秋草稀，鐵驄抛鞚去如飛。”温庭筠湖陰詞：“祖龍黄須珊瑚鞭，鐵驄金面青連錢。”

②邊人：指駐守邊境之人。國語魯語上：“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韋昭注：“邊人，疆埸之司也。”世說新語賞譽：“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王建送人：“邊人易封侯，男兒戀家鄉。”△傳誦：流傳誦讀。論衡正説：“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蘇軾范文正公文集叙：“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

③張師雄：洛人。餘事不詳。臺灣楊家駱主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不録此人。

④洛：周都邑名。秦襄王時置洛陽縣。後以爲洛陽之簡稱。北宋時又稱西京。

⑤甘言：好聽之話。國語晉語一："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史記商君列傳："苦言藥也，甘言疾也。"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下："林甫嘗以甘言誘人之過，譖於上前，時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悦人：取悦别人，使人喜悦。

⑥"尤"，底本原作"尢"，此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五、龍威祕書本、古今説部叢書本改。

⑦目爲：看作。宋吴處厚青箱雜記卷二："李侍郎仲容，濤相之後，吉德恬退，不與物校，時人目爲'李佛子'。"

⑧會：適逢。△塞上：邊境地區。亦指北方長城内外。淮南子人間："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杜甫秋興八首："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

⑨胡騎：胡人之騎兵，亦指胡人之軍隊。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晉書劉琨傳："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杜甫恨别："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犯邊：侵犯邊境。後漢書崔駰傳："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畧之士。"新五代史張敬達傳："清泰三年，契丹數犯邊。"

⑩蒼皇：匆忙而慌張。杜甫破船："蒼皇避亂兵，緬邈懷舊丘。"梅堯臣宣州雜詩二十首之四："伍員奔吴日，蒼皇及水濱。"△振恐：震驚，恐懼。戰國策燕策三："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畫，以次進至陛下。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韓詩外傳卷七："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内。"

⑪衣：穿（夜服）。△皮裘：毛皮所製之衣服。詩豳風七月："爲公子裘。"孔穎達疏："絲麻不足以禦寒，故爲皮裘以助之。"△重：層。

⑫伏：隱藏。△土穴：土洞，土坑，土窟。

⑬神：精神；表情，神色。△癡：神志不清，呆滯。

⑭秦人：秦地之人。指今陝西一帶之人。

⑮遽：遂，於是。△無名子：泛指不知其姓名者。彭乘墨客揮犀卷七：

“尋有無名子改前詩，作秩寄歐公詩，曰：‘笑殺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雞。’”△“昨夜”四句：宋詩紀事卷九六無名子詩據臨漢隱居詩話録，題作嘲張師雄。△“賊吼風”，東軒筆録作“吼賊風”。△連著：謂依附。列子湯問：“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連著”，東軒筆録作“連着”。

⑯張亢（九九四——〇五六）：字公壽。北宋臨濮（今河南省范縣濮城鎮南）人。張奎弟。天禧三年舉進士，爲廣安軍判官，累遷徐州總管。嘉祐元年卒，年六十三。贈遂州觀察使。宋史有傳。△對：對仗，對偶。

⑰不率教：不遵從教導。新唐書陽城傳：“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蘇軾南安軍學記：“其不率教者，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不率，不服從，不遵循。左傳宣公十二年：“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杜預注：“率，遵也。”南史袁憲傳：“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曾鞏洪範傳：“使民足於養生送死之具，然後教之；教之，不率，然後刑之。”

⑱方：正，正在。△詰責：責問。漢書翟方進傳：“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

⑲杖：鞭打。

⑳倚醉：仗恃醉意。李賀少年樂：“陸郎倚醉牽羅袂，奪得寶釵金翡翠。”△大言：高聲説話。尚書盤庚上：“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韓愈虢州司户韓府君墓誌銘：“後大衙會日，司録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但：衹，衹是。△堂：同祖父之親屬關係。

㉑釋：釋放。

㉒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五。

（五三）

永叔詩話載：“陶穀詩云：‘尖簷帽子卑凡廝，短靿靴兒末厥

兵。'不曉'末厥'之義，又嘗問王洙，亦不曉。"①予頃在真定觀大閱②，有一卒植五方旗③，少不正④，大校恚曰："你可末豁如此⑤！"予遽召問之⑥，大校笑曰："北人謂粗疏也⑦。"豈"厥"之音"豁"乎？亦莫知孰是⑧。

箋注

①"永叔詩話"句：六一詩話："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爲語助，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陶尚書穀嘗曰：'尖簷帽子卑凡廝，短勒靴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尚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于世，最爲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爲何說也。"△永叔：歐陽修之字。△詩話：並見前第一八條注①。△陶穀（九〇三—九七〇）：字秀實，新平（今陝西省彬縣）人。本姓唐，彦謙之孫，避晉諱改焉。歷仕晉、漢，至周爲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入宋，歷禮、刑、户三部尚書。開寶三年卒，年六十八。宋史有傳。△"尖簷"二句：全宋詩據歐陽修詩話録，無標題。△簷：帽簷。△卑凡：低賤平庸。△廝：古代做粗活之男性奴僕。△"袎"，底本、龍威祕書本、湖北先正遺書本作"袽"，古今説部叢書本作"袦"，然"袽"、"袦"不見於字書，當爲"袎"字。袎，襪頸。然此字歐陽修詩話引作"勒"。以對仗論，作"勒"較勝。勒，靴筒。短勒，靴筒短。隋書禮儀志七："長勒靴，畋獵豫遊則服之。"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上靴笏："靴者，防古西胡也。昔趙武靈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勒黄皮，閑居之服。"△末厥：其義解説有三：一謂爲卑劣、卑賤意。劉攽中山詩話："今人呼秃尾狗爲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公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則此兵正謂末賊爾。"二謂爲倔强凶悍意。元李冶敬齋古今黈卷七："大抵末厥者，猶今俚俗言木厥云耳。木厥者，木强刁厥之謂。"三謂義爲短後，指衣服後幅短，便於活動，

爲兵士之所服。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九諺原："末厥猶言短後也，何樓、活絡之轉語也。"△王洙（九九七——〇五七）：字原叔，一作源叔，或曰字尚汶。北宋南京宋城（今河南省商丘市）人。礪第七子。舉進士，爲國子監直講，屢遷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貶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入拜知制誥。至和三年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官至尚書吏部郎中。嘉祐二年卒，年六十一，謚曰文。宋史有傳。

②頃：不久以前。△真定：府名。後唐置，治真定縣（今河北省正定縣）。△大閱：大檢車馬。後指檢閱軍隊。左傳桓公六年："秋，大閱，簡車馬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歲惟仲冬，大閱西園。"李善注："周禮曰：仲冬，教大閱。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元稹贈太保嚴公行狀："嘗大閱於并城東，種落畢會，旗幟滿野，周迴七十里不絶。"案元稹即謂檢閱軍隊，魏泰亦然。

③一卒：一個步兵。亦泛指一個兵士。戰國策趙策三："不鬪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淮南子修務："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高誘注："在車曰士，步曰卒，如此者一人之功也。"△植：樹立。周禮夏官司馬田僕："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鄭玄注："植，樹也。"△五方旗：古代以青、赤、白、黑、黄五色旗幟分别標識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其旗稱五方旗，常用於軍中，相傳黄帝所創。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九戎容兵械部五方旗："通典曰：黄帝振兵設五旗。黄帝内傳曰：帝制五彩旗，指顧向背。黄帝出軍決曰：攻伐作五彩牙旗，青引東，赤南，白西，黑北，黄中是也，亦自黄帝制之。"宋史禮志二十四："殿前都指揮使王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陣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之數以相應。"水滸傳第一〇九回："敲金邊，出五方旗，放大炮。"

④少：稍微，略微。△不正：此謂傾斜。

⑤大校：古代軍中次於將軍之將領。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新唐書王行瑜傳："行瑜屯梨園，克用與戰，破行實

等軍，執其母及行瑜子，俘大校。”△恚：憤怒。此指發怒。△末豁：其音讀，殆即今之“馬虎”。

⑥遽：遂，就，於是。△召：召唤。

⑦北人：泛指北方之人。顏氏家訓風操：“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並至門，相見則揖，皆古之道也。”全唐詩卷三六九皇甫松浪淘沙二首之二：“蠻歌荳蔻北人愁，松雨蒲風野艇秋。”△粗疏：疏忽，不精細。三國志吴書魯肅傳：“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毁之，云肅年少麤疎，未可用。”蘇轍泝潮二首之一：“天地尚遭人意料，乘時使氣定粗疎。”案“麤”通“粗”，“疏”、“疎”同。

⑧莫知孰是：不知誰正確。

校勘記卷三 第三七至第五三條

（三七）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三六録。

△館中見王平甫題壁〇“王”，漁隱叢話無。

△平甫尤工用事〇“尤”，底本、龍威本、先正本、大觀本作“九”，此據漁隱叢話、説部本改。

△忽吟佳客詩消暑〇“客”，漁隱叢話作“句”。“消暑”，鮑廷博案：“一作‘驅暑’。”案：今未見有作此者。

△東方傲俗任龍蛇〇“傲”，漁隱叢話作“敖”。

（三八）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亦未録。

△他年跨遼海〇“跨遼”，説部本作“遼跨”。

（三九）

△此條，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爲第一二條；涵本説郛爲第七條。漁隱叢話卷二五録。

△寇萊公七月十四日生魏野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〇漁隱叢話無。

△李文定公迪〇“公”，漁隱叢話無。

△杜默作中秋月詩以獻〇“杜默”，宛本説郛、奇晉本作“於黔中”；涵本説郛作“于黔中”。“秋”字後，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尚有“八”字。“獻”字後，涵本説郛尚有“縷”字。

△其中句有〇“句有”，歷代本作“有云”。

△我公得此爲清節〇“節”，宛本説郛殘損不清。

△孤輪碾空周復圓〇“碾”，漁隱叢話作“輾”，學海本作“輾”。

△餘光燭物無洪細我公得此爲經濟〇鮑廷博案：“漁隱叢話云：餘光燭物施洪恩，我公得此爲經綸。”案：今所見漁隱叢話仍同底本。

△終篇大率皆如此〇“皆”，漁隱叢話無。

△雖造語麤淺〇“麤”，漁隱叢話、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粗”。案：二字通。涵本説郛作“麄”。案“麄”爲“麤”之俗字。

△然亦豪爽也〇“然”，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

△默少以歌行自負○“默”，涵本説郛、奇晉本作“野”。

△石介贈三豪詩謂之歌豪以配石曼卿歐陽永叔○漁隱叢話作“石介謂之豪於歌者如此”。

△文章尤狂鄙○“尤”，底本、龍威本、先正本、大觀本作“尢”，此據漁隱叢話、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説部本改。

△一命得臨江軍新淦縣尉○“得”，四庫本作“授”。“淦”，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塗”。

（四〇）

△此條，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衹有自“楊億”至“譏者病之”五句，爲第一三條。涵本説郛亦然，爲第八條。漁隱叢話卷二二全録。

△楊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積”，漁隱叢話無。

△而語意輕淺○“淺”，宛本説郛作“賤”。

△歐陽文忠公云○“陽文忠”三字，漁隱叢話無。

△予見劉子儀詩句○“予”，漁隱叢話作“余”。

（四一）

△此條，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爲第

一四條。涵本説郛爲第九條。漁隱叢話卷一八録。

△若出於己者○“於”，涵本説郛、學海本作“于”。“己”，底本、龍威本、奇晉本、先正本、大觀本作“已”；宛本説郛、四庫本、説部本作“巳”，此據漁隱叢話、涵本説郛、學海本、歷代本改。

△則造語愈深也○“則”，涵本説郛無。

△福不盈身○“身”，歷代本作“眥”。

△禍將溢世○“禍”，宛本説郛作“祻”，歷代本作“裀”。

△歡華不滿眼○“歡”，涵本説郛作“韶”。

△將信將疑○漁隱叢話作“蓋將信疑”。

△娟娟心目○“娟娟”，四庫本、龍威本、歷代本作“睊睊”。

△蓋愈工於前也○“愈”，漁隱叢話無。“於”，涵本説郛作“于”。

(四二)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四一録。

△食之先顰眉○“顰”，漁隱叢話作“嚬”。

△歐陽文忠公曰○漁隱叢話作“歐陽脩云”。

△初爭久方知○鮑廷博案：“漁隱叢話‘爭’作‘憎’。”今案：今所見者却同底本。

△勝前句多矣○鮑廷博云：“按末句據漁隱叢話補入。”今

案：今所見者却無此句。

（四三）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二八録。

△詠十四夜月詩云○“詠”，漁隱叢話作“作”。

△已知千里共○“已”，説部本作“巳”。

△希文久負人望○“久”，漁隱叢話無。

△而止于參知政事○“于”，漁隱叢話作“於”。

△王荆公爲殿中丞羣牧判官時○“王荆公”，漁隱叢話作“介甫”。

△折楊黄華笑者多○“黄華”，漁隱叢話作“皇荂”。

△荆公大儒也孟子後一人而已雖萬世之下聞其風宜企慕之○此二十四字，漁隱叢話無。“已”，底本、龍威本、先正本、説部本皆作“巳”，誤，此據大觀本、宋詩話全編本改。

△皆合白雪之句也○“合”，漁隱叢話作“如”。

（四四）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二六録。

△乃永叔與學士陸經○漁隱叢話作“乃歐陽學士脩、陸學士

經”。

△不可不飲酒也○“酒”，漁隱叢話無。

△永叔句有○“永叔”，漁隱叢話作“歐陽脩”。

△主人與國同休戚○“同”，漁隱叢話作“共”。

△須憐鐵甲冷透骨○“冷透”，漁隱叢話作“寒徹”。

△後嘗語人曰○“後”，漁隱叢話無。

△裴度也曾宴賓客○“宴賓”，漁隱叢話作“燕”。

（四五）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爲第三二條；歷代本爲第三一條。漁隱叢話卷五三録。

△楊察謫守信州○“謫”，宛本説郛作“謪”，誤。

△及其去也○“去”，宛本説郛、學海本作“厺”。案“厺”爲“去”之本字。

△送行至于境上者○“于”，漁隱叢話作“於”，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

△十有二人○“有”，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

△隱父於餞筵作詩以謝○“隱父”，漁隱叢話作“察”。

△皆用十二故事○“故”，奇晉本作“數”。

△十二天辰數○“辰”，漁隱叢話或作“人”；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歷代本作“之”。

△極醉巫峯倒○“巫峯倒”，宛本説郛、四庫本、歷代本作

"巫山側"；奇晉本作"巫山倒"；學海本作"巫峯側"。

△用故事亦恰好○"漁隱叢話無。

（四六）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爲第三三條，歷代本爲第三二條。漁隱叢話未録。

△慶曆中○"曆"，底本、龍威本、先正本、説部本、大觀本作"歷"。此據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改。

△猶認房陵半仗來○"仗"，奇晉本作"伏"，誤。

（四七）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爲第三四條；歷代本爲第三三條。漁隱叢話卷五四録。

△爲王宫記室王能詩○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爲王宫教授，有宗室能詩"。

△易立泰山石○"石"，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作"名"。

△會逸坐他事○"坐他事"，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作"復以請求受賄事"。

△因廢斥之○"因"，歷代本作"曰"。

(四八)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二八録。

△會立春進詩帖子〇“會”，底本、龍威本、先正本、大觀本作“曾”，此據漁隱叢話、説部本改。

△永叔禹玉同在翰林院〇漁隱叢話作“歐陽修、王珪同在翰苑”。

△永叔未能成〇漁隱叢話作“文忠未能成詩”。

△禹玉遽口占一首云〇“云”，漁隱叢話作“曰”。

△煙鎖樓臺日月閒〇“鎖”，漁隱叢話作“瑣”。“閒”作“閑”。

△只應春色勝人閒〇“閒”，漁隱叢話、説部本、大觀本作“間”。

(四九)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亦未録。

△慶曆中〇“曆”，底本、龍威本、先正本、説部本、大觀本作“歷”。此據宋詩話全編本改。

（五〇）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亦未録。

△泰州西溪尤甚〇“泰州”，底本、龍威本、先正本、説部本、大觀本作“秦州”。案：本條後又謂范仲淹曾監此州西溪鹽務。然范文正集補編卷二宋太師中書令兼尚書魏國文正公傳、孫升孫公談圃卷上、樓鑰范文正公年譜及宋史等，載范監鹽務處乃“泰州西溪”。是知作“秦”者乃因形近致誤，故改。後“范希文以大理寺丞監泰州西溪鹽務”，同。亦據此改。“尤”，底本、龍威本、先正本、大觀本作“尢”，此據説部本改。

△飢來柳絮輕〇“飢”，説部本作“饑”。

（五一）

△此條，涵本説郛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爲第三五條；歷代本爲第三四條。漁隱叢話未録。

△以事謫知信州〇“謫”，宛本説郛作“讁”。

△新得提舉銀銅坑冶〇“坑”，歷代本作“阬”。

△源欲爲鑄發舉狀〇“源”，説部本作“須”。“發”，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作“廢”。

（五二）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晋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五五録。

△晚年尤甚〇“尤”，底本、先正本、大觀本作“九”，此據漁隱叢話、龍威本、説部本改。

△洛人目爲蜜翁翁〇“蜜”，漁隱叢話或作“密”，大觀本作“宻”誤。

△會官于塞上〇“于”，漁隱叢話作“於”。

△師雄蒼惶振恐〇“惶振”，漁隱叢話作“黄震”。

△伏于土穴中〇“于”，漁隱叢話作“於”。

△昨夜陰山賊吼風〇“賊吼”，漁隱叢話作“吼賊”。案：東軒筆録同漁隱叢話。

△帳中驚起蜜翁翁〇“蜜”，漁隱叢話或作“密”。

△張亢嘗謂……釋而不問〇此共七句，漁隱叢話無。

（五三）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晋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亦未録。

△短袎靴兒末厥兵〇“袎”，底本、龍威本、先正本、大觀本作“袎”；説部本作“袀”。案“袎”、“袀”不見於字書，當爲“袎”之筆跡不全。又歐陽修六一詩話引陶穀此二句詩，此字作

"鞦"，從對仗角度看，作"鞦"爲勝。

臨漢隱居詩話校注卷四 第五四至第七〇條

（五四）

楚州有官妓王英英①，善筆札②，學顔魯公體③，蔡襄復教以筆法④，晚年作大字甚佳。梅聖俞贈之詩云："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作蠶頭魯公體。"⑤"妙作"一本作"妙畫"⑥。英英貌甚陋⑦，固云"不事梳洗"⑧。一云："故有'不事梳洗'之句⑨。"中郎孫，君謨也⑩。

箋注

①楚州：隋置，尋廢。唐復於山陽置東楚州，更名楚州。宋曰楚州山陽郡，治在今江蘇省淮安市。△官妓：古代供奉官員之妓女。唐、宋時，官場應酬會宴，有官妓侍候。杜牧春末題池州弄水亭："嘉賓能嘯詠，官妓巧粧梳。"△王英英：臺灣楊家駱主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據皇宋書録，所載事亦祇臨漢隱居詩話所述之事。他事不詳。

②筆札：指書法。歐陽修文忠集附録五事跡："先公筆札，精勁雄偉，自成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數十字，皆藏以爲寶……"

③顏魯公：顏真卿（七〇八—七八四），字清臣。唐京兆萬年（今陝西省西安市）人。開元中舉進士，又登制科，累遷殿中侍御史，出爲平原太守。肅宗時，任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貶蓬州刺史。代宗時，歷任吏部侍郎、尚書右丞、吏部尚書等職，封魯郡公，故世稱顏魯公。德宗時，官至太子太師。李希烈叛亂，顏真卿奉朝命前往勸諭，被害。其書法精妙，擅長楷書、行書，世稱“顏體”。有宋人所編顏魯公集。兩唐書均有傳。

④蔡襄（一〇一二—一〇六七）：字君謨。北宋仙遊（今福建省仙遊縣）人。天聖八年中進士，累官知諫院，直史館，兼修起居注，進知制誥，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再知福州，徙泉州，後以端明殿學士移守杭州。治平四年八月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謚忠惠。工書法，小楷、草書爲筆勁健而姿媚，人稱當時第一。著有茶録、荔枝譜、蔡忠惠集。宋史有傳。△筆法：寫字之技法。顏真卿懷素上人草書歌序：“某早歲嘗接游居，屢蒙激勸，教以筆法。”

⑤梅聖俞：梅堯臣。見前第一九條注①。△“山陽”四句：宛陵集中不載，其卷四七有觀王氏書詩，中有句云：“舞罷英英書大字，玉指握管濃雲飄。風馳雨驟起變怪，文鰩晝飛明珠跳。”可知是寫王英英書法之事，然無魏泰所載四句。全宋詩亦不載。宋詩紀事卷二〇據魏泰詩話録，題作贈王英英。△山陽：楚州山陽郡。見前注①。△常流：凡庸之輩。晉書習鑿齒傳：“瑰瑰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舊唐書陸元方傳：“陸景初才望高雅，非常流所及。”△梳洗：梳頭洗臉。泛指妝扮。白居易和夢遊春詩一百韻：“風流薄梳洗，時世寬裝束。”△中郎：蔡邕（一三二—一九二），字伯喈，東漢陳留圉（今河南省杞縣南圉鎮）人。董卓專政時，官至左中郎將，封高陽鄉侯。故世稱蔡中郎。後人輯有蔡中郎集。後漢書有傳。△中郎孫：指蔡襄。△妙作：善於作。△蠶頭：謂書法起筆凝重。宋米芾海岳名言：“又真蹟皆無蠶頭鷰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顏傑思也。”宣和書譜卷三顏真卿：“後之俗學，乃求其形似之末，以謂蠶頭鷰尾，僅乃得之。”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三：“（顏真卿死）後有商人遇

之於羅浮山，寄書至偃師。顔氏守塋者曰：‘此先太師親翰，書法蠶頭馬尾，真得仙也。’”常指顔真卿書法之特徵。△體：此指書法之風格特點。

⑥案：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一、宋詩紀事卷二〇引隱居詩話，即作“妙畫”。

⑦陋：醜陋。

⑧固：通“故”。所以。

⑨案：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一、宋詩紀事卷二〇引隱居詩話，即作“故有‘不事梳洗’之句”。

⑩君謨：蔡襄之字。見前注③。

(五五)

吕士隆知宣州①，好以事笞官妓②，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③。會杭州有一妓到宣④，其色藝可取⑤，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⑥，士隆又欲笞之，妓泣愬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⑦士隆愍而舍之⑧。梅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中落，不比孤洲老秃鶬。秃鶬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⑨蓋謂此也。

箋注

①吕士隆：趙令畤侯鯖録卷八：“宣城守吕士龍好緣微罪杖營妓。後樂籍中得一客娼，妙麗善歌，有聲於江南。士龍眷之。一日復欲杖營妓並麗華。麗華曰：‘不避杖，但恐新到某人不安此耳。’士龍笑而從之。麗華短肥，故梅聖俞作莫打鴨詩以解之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自南洲落，不比孤洲老秃鶬。秃鶬尚有獨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此所記，與魏泰本條顯爲同一事，然作“吕士龍”。今查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宋代無吕

士隆，然有呂士龍。故魏泰所記其名小有誤。呂士龍，字兼濟。北宋東平（今山東省東平縣）人。歷官虞部員外郎、光禄少卿知滑州、少府監、衛尉少卿。△宣州：隋改宣城郡爲宣州，尋復曰宣城郡。唐復曰宣州，改宣城郡，又復曰宣州。宋初曰宣州宣城郡。治在今安徽省宣州市。

②笞：以鞭、杖或竹板打人。△官妓：見前第五四條注①。

③未得：未能；未成功。

④會：適逢。△杭州：隋置，改餘杭郡。唐復爲杭州，改餘杭郡，又復曰杭州。北宋曰杭州餘杭郡。治今浙江省杭州市。

⑤色藝：容貌與技藝。△可取：可以取用，值得贊許。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歐陽修試筆學書工拙："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

⑥小過：細小過錯。管子五輔："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韓非子内儲説上："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

⑦泣愬：流淚訴説。△辭罪：對罪過進行辯解。△安：安定。

⑧愍：憐憫。△舍：赦免，開釋。

⑨梅聖俞：梅堯臣。見前第一九注①。△莫打鴨：宛陵集題作打鴨。△鴛鴦：水鳥名。詩小雅鴛鴦："鴛鴦于飛，畢之羅之。"毛傳："鴛鴦，匹鳥也。"晉崔豹古今注鳥獸："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死，故曰疋鳥。"△"新向池中落"，宛陵集作"新自南池落"。△孤洲：水中孤立之洲渚。水經注卷二〇丹水："城北半據在水中，左右夾澗深長，及春夏水漲，望若孤洲矣。"江淹報袁叔明書："水鳥立于孤洲，蒼葭變于河曲。"△鶬：水鳥名。似鶴，蒼青色。亦稱鶬鴰、麋鴰。△老秃鶬：謂鶬因老而毛羽脱落。△羽翼：鳥之翅。管子霸形："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楚辭莊忌哀時命："勢不能凌波以徑度兮，又無羽翼而高翔。"

(五六)

苗振①，熙寧初知明州②，致仕歸鄆③，自明州造一堂極華壯④，載以歸⑤。或言："鄆州置田亦多機數而得⑥。"是時，王逵亦居鄆⑦，作詩嘲之曰："伯起雄豪世莫偕，官高禄重富于財。田從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十隻畫船風破浪，兩行紅粉夜傳杯。自憐憔悴東鄰叟，草舍茅簷真可咍。"⑧伯起，振字。東鄰，逵自謂。是時，王荆公秉政⑨，聞此詩，遽遣王子韶爲浙路察訪⑩，於明州廉得其實⑪，遂起大獄⑫，振竟至削奪⑬。

箋注

①苗振：字伯起，北宋鄆州（治在今山東省東平縣西北）人。仁宗朝及第。召試館職，不中選。曾任職方郎中，知明州，致仕。後被削奪官職。因其曾知明州，故寶慶四明志曾載其人，臺灣楊家駱主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竟據此謂苗振爲"四明人"，誤。

②熙寧：宋神宗年號。見前第二〇條注①。△明州：唐改鄞州爲明州，以境有四明山爲名。吴越升爲望海軍節度。北宋改爲明州奉化郡。治在今浙江省寧波市。

③致仕：辭去官職。公羊傳宣公元年："退而致仕。"何休解詁："致仕，還禄位於君。"北史韋孝寬傳："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白居易不致仕："七十而致仕，禮法有明文。"△鄆：鄆州。隋置，治鄆城（今山東省鄆城縣東南），尋改東平郡。唐復置，徙治須昌（今山東省東平縣西北）改東平郡，尋復爲鄆州。宋初曰鄆州東平郡，宣和元年升東平府。

④堂：廳房。△華壯：華美壯觀。

⑤載：以車、船裝運。

⑥或：有人。△置田：所買之田。△機數：權術，權詐。資治通鑑唐昭宗天福二年："上謂韓偓曰：'崔胤雖盡忠，然比卿多用機數。'對曰：'凡爲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

⑦王逵（九九一——〇七二）：字仲達。北宋濮陽（今河南省濮陽市）人。天禧三年進士，爲廣濟軍司理參軍，改知萬年縣。仁宗朝，歷知福、虔、池、揚等州，擢江南西路轉運按察使。皇祐五年遷淮南轉運使，知越州浙東兵馬鈐轄。至和元年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兵馬鈐轄。熙寧五年卒，年八十二。有文集，已佚。事見曾鞏王公墓誌銘。

⑧"伯起"八句：全宋詩據臨漢隱居詩話録，題作嘲苗振。△伯起：苗振之字。△雄豪：猶豪强，恃權勢横行。陳書高祖紀上："敢稱大號，驕恣勝於尉他；據有連州，雄豪熾於梁碩。"△世莫偕：謂舉世無有能與之相比者。偕，比並。△禄重：俸給豐厚。△汶上：指汶水流域。論語雍也："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何晏集解："孔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思樂汶上，每發於夢寐。"案鄆州在汶水流域。△天生：自然生成。韓非子解老："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地架來：謂由車、船裝載而來。△畫船：裝飾華美之船。梁元帝玄圃牛渚磯碑："畫船向浦，錦纜牽磯。"范仲淹獻百花洲圖上陳州晏相公："步隨芳香遠，歌逐畫船移。"△風破浪：謂乘風衝開波浪前進。宋書宗慤傳："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李白行路難三首之一："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杜甫過洞庭湖："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紅粉：指美女。李商隱馬嵬二首之二："冀馬燕犀動地來，自埋紅粉自成灰。"杜牧送薛邽二首之二："小捷風流已俊才，便將紅粉作金臺。"△傳杯：宴飲中傳遞酒杯勸酒。杜甫九日五首之二："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三矛楯："龍邱李主簿者，不知何許人也，偶於知聞處見于，而與之傳盃酌。"案"杯"、"盃"同。△自憐：自傷，自我憐惜。楚辭王褒九懷

通路："陰憂兮感余，惆悵兮自憐。"晉束晳貧家賦："行乞貸而無處，退顧影以自憐。"丁福保編全北齊詩顏之推神仙："鏡中不相識，捫心徒自憐。"岑參初授官題高冠草堂："自憐無舊業，不敢恥微官。"△憔悴：瘦弱萎靡貌。國語吴語："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韋昭注："憔悴，瘦病也。"楚辭漁父："顔色憔悴，形容枯槁。"三國志魏書于禁傳："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顇。"案"顇"通"悴"。△東鄰叟：東邊鄰居之老人。此處王逵自謂。△草舍茅簷：以茅所蓋之屋。劉長卿尋龍井楊老："柴門草舍絶風塵，空谷耕田學子真。"王安石書湖陰先生壁："茆簷長掃静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案"茆"通"茅"。王逵此謂房屋簡陋。△可咍：可笑。楚辭屈原九章惜誦："行不羣以巔越兮，又衆兆之所咍。"王逸注："咍，笑也。楚人謂相啁笑曰咍。"

⑨王荆公：見前第二〇條注②。△秉政：執政，掌握政權。史記太史公自序："春秋之後，陪臣秉政。"漢書定陶丁姬傳："哀帝崩，王莽秉政。"新唐書張延賞傳："帝還，詔入秉政。"

⑩遽遣：於是派遣。△王子韶：字聖美。宋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人。未冠舉進士，擢監察御史裏行，出知上元縣，遷湖南轉運判官。熙寧五年，貶知高郵縣，提舉兩浙常平，入對，留爲資善堂修定説文官。元豐元年，爲集賢校理。元祐間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衛尉卿。四年，知滄州。五年，入爲祕書少監。出知濟州，再入爲祕書監，拜集賢殿修撰。紹興三年知明州，卒於任。宋史有傳。△浙路：宋置兩浙路，治杭州。統杭、睦、湖、秀、蘇、常、潤、越、婺、衢、處、温、台、明十四州，及江陰、順化二軍。其轄地即今江蘇省長江以南、鎮江市以東地及今浙江省全境。熙寧中分爲兩浙東路、兩浙西路，西路仍治杭州，東路治越州。後又合爲一。△察訪：調查訪問。范仲淹權三司鹽鐵判官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君墓表："朝廷選御史往糾其事，以君爲湖南安撫，至則察訪利病。"魏泰此處作名詞用，指派去調查某事之官。或即指廉訪使者。

⑪廉：考察，查訪。管子正世："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

勝，邪亂不止。”尹知章注：“廉，察也。”漢書高帝紀下：“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顔師古注：“廉，察也。廉字本作覝，其音同耳。”

⑫大獄：重大案件。多指牽涉面廣或處罰嚴厲者。史記酷吏列傳：“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後漢書梁商傳：“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新唐書王鉷傳：“林甫方興大獄，撼東宫，誅不附己者。”

⑬削奪：剥奪，奪去。史記吴王濞列傳：“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晉書姚興載記下：“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九：“記元昊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除屬籍。”△案此條所載事亦見東軒筆録卷一二。

（五七）

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①]。王荆公家最衆[②]。張奎妻長安縣君[③]，荆公之妹也，佳句最爲多[④]。著者“草草杯盤供語笑，昏昏燈火話平生。”[⑤]吴安持妻蓬萊縣君[⑥]，荆公之女也。有句曰：“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意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看黄花。”[⑦]劉天保妻[⑧]，平甫女也[⑨]。句有：“不緣燕子穿簾幙，春去春來那得知。”[⑩]一作“春去秋來”。荆公妻吴國夫人[⑪]，亦能文[⑫]，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句云：“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風。”[⑬]皆脱灑可喜也[⑭]。

箋注

①臻古人者：達到古人水平之人。

②王荆公：見前第二〇條注②。△衆：多。

③張奎：北宋沙縣（今福建省沙縣）人。若谷子。官至尚書比部郎中。

△長安縣君：王文淑（一〇二五—一〇八〇），北宋臨川（今江西省臨川市）人。王益女，王安石妹。年十四，嫁比部郎中張奎。博聞强記，工詩善畫。元豐三年卒，年五十六。封長安縣太君。事見臨川集卷九九王氏墓誌。

④佳句：見前第一八條注①。

⑤著者：最突出的。著，顯著。△"草草"二句：全宋詩據臨漢隱居詩話録，無題。然案云："此爲王安石示長安君詩（見臨川文集卷一九）中一聯，魏泰恐係誤記，今録以備考。"△草草：草率，簡單。唐高彦休唐闕史卷上崔相國請立太子："今邊戍衣賜未充，臣不敢草草商議。"新五代史李業傳："兵未出，威已至滑州。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耳。'"△杯盤：本指酒杯與盛菜肴之盤。史記滑稽列傳："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後借指酒肴。劉禹錫和樂天洛下雪中宴集寄汴州李尚書："洛城無事足杯盤，風雪相和歲欲闌。"△"語笑"，臨川集作"笑語"。△昏昏：昏暗貌。晉王嘉拾遺記卷六："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昏昏常闇，宜種百穀。"初學記卷一四陳陰鏗行經古墓："霏霏野霧合，昏昏壟日沉。"△燈火：點燃之燈，燈光。漢書王莽傳中："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抱朴子内篇極言："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平生：平素，往常。論語憲問："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史記淮陰侯列傳："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亦指平素、往常之情誼。全唐詩卷四六五楊衡送鄭丞之羅浮中習業："何當真府内，重得款平生。"

⑥吴安持：北宋建州浦城（今福建省浦城縣）人。充次子，王安石壻。以蔭入官，歷太子中允、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知滑、蘇二州。元祐中改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宋史有傳。△蓬萊縣君：王氏，北宋臨川（今江西省臨川市）人。王安石之長女，適吴安持，封蓬萊縣君。見李壁王荆公詩注卷一寄吴氏女子及卷四五次吴氏女子韻二首題下箋注。

⑦"西風"四句：臨川集卷三一次吴氏女子韻自注全引。全宋詩據此

而録，題作寄父。宋詩紀事卷八七據冷齋夜話録，題亦作寄父。△西風：指秋風。李白長干行："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窗紗：糊於窗上之紗。白居易三月三日："晝堂三月初三日，絮撲窗紗燕拂簷。"△秋意：秋天蕭瑟淒清之氣象。顔真卿贈僧皎然："秋意西山多，别岑縈左次。"晏殊點絳脣："露下風高，井梧宫簟生秋意。"△"秋意"，臨川集所引作"秋氣"。△極目：滿眼，充滿視野。漢王褒四子講德論："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唐李復言續幽怪録卷四李衛公靖："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江山：江河山岳。莊子山木："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郭璞江賦："蘆人漁子，擯落江山。"杜甫宿鑿石浦："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江山"，臨川集引作"江南"。△"千萬恨"，臨川集引作"千里恨"。△依前：照舊，依舊。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五種榆白楊"尤忌採心"原注："採心則科茹不長，更須依法燒之，則依前茂矣。"韓愈黄家賊事宜狀："不能别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南唐二主詞嗣主李璟山花子："手卷真珠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依前"，臨川集引、冷齋夜話卷四引均作"依然"。△和淚：眼含淚水。△黄花：菊花。禮記月令季秋之月："鞠有黄華。"陸德明釋文："鞠，本又作菊。"案"華"同"花"。李白九日龍山歌："九日龍山飲，黄花笑逐臣。"

⑧劉天保：王安國之壻。他事不詳。

⑨平甫：王安國之字。見前第二四條注⑥。

⑩"不緣"二句：宋詩紀事卷八七、全宋詩均僅據臨漢隱居詩話録此二句，未標題。△不緣：不憑借，不依據。後漢書班超傳："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毁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簾幙：門簾、窗簾與帷幕。杜牧題宣州開元寺水閣："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案"幙"、"幕"爲異形字。△"春去春來"，宋詩紀事引作"春去秋來"。

⑪荆公妻吴國夫人：唐珪璋編全宋詞第一册二〇九頁載："吴氏，王安

石妻，封越國夫人。"

⑫能文：善於屬文。韓愈省試學生代齋郎議："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

⑬小詞：按譜所填短篇歌詞。前蜀牛嶠女冠子："淺笑含雙靨，低聲唱小詞。"△諸親：所有親戚。△西池：池名。世説新語豪爽："（晉明帝）時爲太子，好養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劉孝標注引山謙之丹陽記："西池，孫登所創，吴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晉書劉毅傳："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待得"三句：全宋詞詞牌作定風波。僅據魏泰詩話録。△待得：等到。孫光憲生查子："待得没人時，偎倚論私語。"△把酒：手持酒杯。謂飲酒。孟浩然過故人莊："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蘇軾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攜手：本謂手拉着手。詩邶風北風："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亦用以指聚首，聚會。文選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貌無日矣。"陳子昂感遇詩三十八首之三十二："蜀山與楚水，攜手在何時？"

⑭脱灑：超脱；無所拘束。全唐詩卷八〇六寒山詩三百三首之二百七十五："只爲愛錢財，心中不脱灑。"亦作"脱洒"。滄浪詩話詩法："語貴脱洒，不可拖泥帶水。"

（五八）

老杜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①]蓋詩欲氣格完邃[②]，終篇如一[③]，然造句之法亦貴峻潔不凡也[④]。

箋注

①老杜：杜甫。見前第四條注③。△"美名"二句：杜甫寄高三十五

書記中之詩句。△美名：美好聲譽。戰國策東周策："顏聚謂齊王曰：'夫存危國，美名也。'" △佳句：見前第一八條注①。

②氣格：詩文之氣韻、風格。皎然詩式卷一："語與興驅，勢逐情起，作不由意，氣格自高。" 舊唐書韓愈傳："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矣。" △完邃：完整深遠。

③終篇：終竟全篇。陸機文賦："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 △終篇如一：始終如一，全篇一致。

④造句：組織詞語成句。△峻潔：詩文剛勁凝練。秦觀韓愈論："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 △不凡：不平常，傑出。後漢書度尚傳"吏人謂之神明"李賢注引吴謝承後漢書："擢門下書佐朱儁，恒嘆述之，以爲有不凡之操。"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六："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凡。"

（五九）

永叔詩話稱謝伯景之句①，如"園林換葉梅初熟"②，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緑"也③；"池館無人燕學飛"④，不若"空梁落燕泥"也⑤。蓋伯景句意凡近⑥，似所謂"西崑體"⑦，而王胄、薛道衡峻潔可喜也⑧。

箋注

①"永叔"句：歐陽修六一詩話："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爲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緑，學士文華蜀錦張。'余答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有'多情未老已白髮，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黄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愧於唐諸

賢。”△永叔：歐陽修之字。見前第一八條注①。△謝伯景：謝伯初，一名伯景，字景山。北宋泉州晉江（今福建省晉江縣）人。天聖二年進士，曾官許州法曹。與歐陽修交友。仕宦不偶，終以困窮而卒。

②“園林”句：與後“池館”句爲一聯詩。全宋詩僅據六一詩話録此二句，未標題。

③“庭草”句：隋王冑之詩句。唐劉餗隋唐嘉話卷上：“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冑獨不下帝。帝每銜之，冑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緑”，復能作此語耶？’”△隨意：任情適意，隨便。三國志魏書程曉傳：“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庾信蕩子賦：“遊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横階隨意生。”王冑此句實本於庾信。

④“池館”句：見前注②。△池館：池苑館舍。謝朓遊後園賦：“惠氣湛兮帷殿肅，清陰起兮池館涼。”

⑤“空梁”句：隋薛道衡昔昔鹽中之詩句。隋唐嘉話卷上：“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燕泥：燕子築巢所銜之泥，燕巢上之泥。梁簡文帝和湘東王首夏詩：“燕泥銜復落，鶗吟斂更揚。”

⑥凡近：平庸淺薄。晉書王敦傳：“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全唐文卷二〇六姚元崇答張九齡書：“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

⑦西昆體：見前第四〇條注①。

⑧王冑（五五八—六一三）：字承基。隋琅邪臨沂（今山東省臨沂縣）人。初仕陳，爲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入隋，爲學士，遷著作佐郎，進朝散大夫。因楊玄感起兵反隋，冑受株連而被殺。有集，已佚。隋書、北史有傳。△薛道衡（五四〇—六〇九）：字玄卿。隋河東汾陰（今山西省萬榮縣西）人。仕北齊，爲彭城王兵曹從事，累遷太尉府主簿，兼散騎常侍。後待詔文林館，遷中書侍郎。入北周，任御史二命士、司禄上士。入隋，任内史舍人，兼散騎常侍，累遷内史侍郎，進位上

開府，出爲番州刺史，改司隸大夫。因才名益顯，爲煬帝所嫉，又上高祖文皇帝頌，更使煬帝不悦，故被殺。有明人所輯薛司隸集。隋書有傳。△峻潔：見前第五八條注④。

(六〇)

白樂天海圖詩漁隱叢話作海圖屏風詩。略曰：“或者不量力，謂兹鼇可求。贔屭牽不動，綸絶沉其鈎。一鼇既頓頷，諸鼇齊掉頭。……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遂使百川心，一作“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1]吾讀此詩，感劉隗、李訓、薛文通等事[2]，爲之太息[3]。

箋注

①白樂天：白居易。見前第七條注①。△海圖詩：白居易詩刊本題作題海圖屏風。題下自注：“元和己丑年作。”案即元和四年（八〇九）。蘇軾白樂天不欲伐淮蔡：“吴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不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爲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士，事亦未易辦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叛。’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況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俗士談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一引隱居詩話作題海圖屏風詩。△或者：有人，有些人。南史張瓌傳：“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者譏其衰暮畜伎。”元結自述三篇序：“有惑而問曰：子其隱乎？對曰：吾豈隱者也？愚者也，窮而然爾。或者不喻，遂爲述時命以辯之。”△不量力：不能正確估計己之力量。漢趙曄吴越春秋夫差内傳：“孤少失前人，内不自量，與吴人戰，軍敗身辱，逋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鼈見矣。”△鼇：傳説海中背負

神山之大鼇或巨黿。楚辭屈原天問："鼇戴山抃，何以安之?"王逸注："列仙傳：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洪興祖補注："玄中記云：即巨黿也。一云：海中大鼇。"△贔屭：壯猛有力。文選張平子西京賦："巨靈贔屓，高掌遠蹠。"薛綜注："贔屓，作力之貌也。"又左太沖吴都賦："巨鼇贔屓，首冠靈山。"劉淵林注："贔屓，用力壯貌。"案"屓"同"屭"。杜甫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屭。"△綸：粗絲綫。指釣絲。△絶：斷。△頓頷：點頭。△掉頭：轉過頭而去。杜甫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噴風：謂鼇鼻噴氣爲風。△激：激發，激勵。△飛廉：風神。一説爲致風之神禽之名。楚辭屈原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注："飛廉，風伯也。"洪興祖補注："吕氏春秋曰：風師曰飛廉。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鼓浪：攪起波浪。崔豹古今注卷中魚蟲："(鯨) 鼓浪成雪，噴沫成雨，水族驚畏。"△陽侯：古代傳説之波濤之神。戰國策韓策二："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鮑彪注："説陽侯多矣。今按四八目，伏羲六佐，一曰陽侯，爲江海。蓋因此爲波神歟?"淮南子覽冥："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高誘注："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休水而死。其神能爲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百川：衆多河流。詩小雅十月之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莊子秋水："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淮南子氾論："百川異源，皆歸於海。"論衡書虚："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百川心"，白居易詩刊本作"江、漢水"。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一引隱居詩話同白詩刊本。△江、漢：長江和漢水。尚書禹貢："江、漢朝宗於海。"詩小雅四月："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朱熹集傳："江、漢，二水名。"△朝宗：謂小水注入大水。尚書禹貢："江、漢朝宗於海。"孔安國傳："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孔穎達疏："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小雅沔水："沔彼流水，朝宗於海。"鄭箋："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張九齡餞王司馬入計同用洲

字："獨嘆湘江水，朝宗向北流。"

②劉隗：字大連。晉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人。元帝時，任從事郎中，遷丞相司直，彈奏不避彊禦，拜御史中丞，與刁協並爲元帝信任，拜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鎮泗口。晉書劉隗傳："隗以王敦威權太重，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爲都督。……及敦作亂，以討隗爲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衆屯金城。及敦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别。隗至淮陰，爲劉遐所襲，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爲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唐隴西（今甘肅省）人。登進士第，辟河陽節度府，從父李逢吉爲宰相，引以謀事，坐武昭獄流象州。文宗時，因鄭注進。時文宗欲誅宦官，訓屢獻策，一歲而至宰相。大和九年，訓先在左金吾大廳暗設伏兵，詐稱後院石榴樹有甘露，誘宦官仇士良等前往觀看，欲一網打盡。士良等至，發現伏兵，驚走，鄭注等外兵未及時趕到。宦官遂挾持文宗，矯詔稱李訓謀反。李訓、鄭注、王涯、舒元輿等皆被殺，族誅十餘家，死者千餘人。史稱"甘露之變"。見舊唐書文宗紀及李訓傳、鄭注傳等。△薛文通：其人其事不詳。案舊、新唐書武宗紀載：開成五年八月十七日，唐文宗葬章陵，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率禁軍護靈至陵所。二人素爲文宗獎遇，仇士良惡之，心不自安，欲借掌兵之機，誅仇士良、魚弘志。鹵部使兵部尚書王起、山陵使崔稜覺其謀，先諭鹵部諸軍。是日劉弘逸、薛季稜被殺。其事與李訓相類，不知薛文通是否即薛季稜。待考。

③太息：出聲長歎。楚辭屈原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六一）

蘇子美監進奏紙①，因秋賽會同舍②，各釀金以飲③。時洪州

人李定欲預此會④，禱堯臣以干⑤，舜欽不從⑥。定大怒，遂暴其席上之事于言路⑦，一時俊采皆坐斥逐⑧。聖俞有客至詩曰："有客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⑨謂定也⑩。

箋注

①蘇子美：蘇舜欽字子美。見前第三五條注①。△監：主管。△進奏：官署。唐始置，宋沿置。全名進奏院。掌章奏、詔令及文書投遞、承轉等。柳宗元邠寧進奏院記："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參見文獻通考職官十四。△監進奏紙：東軒筆録卷四載此事，作"提舉進奏院"。

②秋賽：秋天之祭神活動。全唐詩卷二四三韓翃祭嶽回重贈孟都督："魯公秋賽畢，曉日回高駕。"△同舍：同居一館舍之人，同僚。史記萬石張叔列傳："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杜甫潭州送韋員外迢牧韶州："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

③醵金：湊錢。宋陶穀清異録卷下黑金社："廬山白鹿洞游士輻湊，每冬寒，醵金市烏薪爲禦冬備，號黑金社。"案湊錢常爲聚飲。禮記禮器："周禮其猶醵與?"鄭玄注："合錢飲酒爲醵。"

④洪州：隋置，尋改豫章郡。唐復曰洪州，改豫章郡，又復曰洪州。南唐升爲南昌府。宋初曰洪州豫章郡。宋孝宗初升隆興府。治在今江西省南昌市。△李定：字仲求。北宋洪州建安（今福建省建甌縣）人。李虚舟次子。曾任中書舍人、司農少卿等。事附見宋史李虚己傳。案北宋另有兩人亦名李定，然非洪州人。△預：參加。

⑤禱：請求。△堯臣：梅堯臣。見前第一九條注①。△干：干謁。

⑥舜欽：蘇舜欽。見前注①。△不從：不聽從。論語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後漢書韓棱傳："棱復上疏諫，太后不

從。"此處謂不同意。

⑦暴：暴露。△席上之事：東軒筆録卷四載此事云："酒酣，命去優伶，却吏史，而更召兩軍女伎。"△言路：言官，諫官。宋呂陶辭免左司諫表："向自郎曹，擢居言路，徒更歲月，何補涓埃。"

⑧"一時"句：東軒筆録卷四載："既而御史劉元瑜有所希合，彈奏其事。事下右軍窮治，舜欽以監主自盜論，削籍爲民。坐客皆斥逐，梅堯臣亦被逐者也。"△一時：一代，當代。曹丕與吳質書："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漢書班固梁慬傳論："……勒勳於後，亦一時之志士也。"△俊寀：才智卓越之官吏。△坐：因此。△斥逐：驅逐。史記秦始皇本紀："西北斥逐匈奴。"韓愈送窮文："雖遭斥逐，不忍子疎。"

⑨聖俞：梅堯臣之字。見前注⑤。△客至詩：宛陵集題作雜興。下引四句，爲是詩首四句。△"有客十人至"，宛陵集作"主人有十客"。△鼎：古代炊器，或盛熟牲之器。以陶土或青銅製成。圓者兩耳三足，方者兩耳四足。梅堯臣此指盛食物之器。△珍：精美食物。△覆鼎：傾覆鼎中珍饌。周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蘇舜欽了語不了語二首之一："公餗欲成忽覆鼎，銀瓶汲絶還沈井。"△衆賓：衆多客人。後漢書郭太傳："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李白猛虎行："丈夫相見且爲樂，槌牛撾鼓會衆賓。"

⑩此條所載事，亦見東軒筆録卷四。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七〇亦載，字句全同東軒筆録，然注謂出倦遊録，恐有誤。

(六二)

國初①，官舟數少②，非達官不可得③。太宗時④，朱嚴第三人及第⑤，税舟赴任至⑥。王禹偁送詩曰"賃舟東下歷陽湖，榜眼科名釋褐初"⑦，是也。天禧末⑧，李迪自宰相謫衡州副使⑨，

至儀真[10]。是時，鄭載爲發運使[11]，假張駝子客舟赴貶所[12]，尤可怪也[13]。

箋注

①國初：王朝建立初期。杜甫韋諷録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指唐初。魏泰此指北宋初年。

②官舟：王安石上歐陽永叔書："親老口衆，寄食于官舟而不得躬養，于今已數月矣。"

③達官：本指職位貴顯又受君主顧命重託之大臣。禮記檀弓下："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孔穎達疏："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後泛指高官。杜甫哀王孫："屋底達官走避胡。"韓愈送鄭十校理序："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

④太宗：宋太祖之弟趙匡義（九三九——九九七），後改名光義。太祖死，繼位，平定南唐、吴越、北漢，統一全國。但對遼戰爭一再失利。在位二十二年，崩，廟號太宗。

⑤朱嚴：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一有詩題送第三人朱嚴先輩從事和州。其人，史無載，他事不詳。△及第：科第應試中選。隋、唐、宋指考中進士。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舊唐書憲宗紀下元和七年："乃詔考官韋顗等三人，祗考及第科目人，其餘吏部侍郎自定。"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三學校貢舉及第："漢之取士，其射策中者，謂之高第。隋、唐以來，進士諸科遂有及第之目。"

⑥税舟：租船。△赴任：上任，前往任職。梅堯臣送邵夢得永康軍判官："且歸洛中，明年春赴任。"△至：到，到達。

⑦王禹偁：見前第四二條注①。△"賃舟"二句：王禹偁送第三人朱嚴先輩從事和州中之首聯。△賃舟：租船。△"賃舟"，王禹偁集刊本或作"賃船"，或作"貨舟"。△歷陽湖：在今安徽省和縣西，與含山縣接。淮南

子俶真："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其在和縣境部分，又名歷湖；其在含山縣境部分，又名麻湖。案今和縣，宋代乃和州歷陽郡治。△榜眼：北宋開始，殿試録取之第二、三名皆稱榜眼。後來榜眼專稱第二人，第三人則稱探花。參見趙翼陔餘叢考卷二八狀元榜眼探花。△"榜眼"，王禹偁集刊本或作"牓版"。△科名：科舉功名。韓愈答陳生書："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釋褐：脱去平民衣服。喻始任官職。揚雄解嘲："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文選袁彦伯三國名臣序贊："釋褐中林，鬱爲時棟。"周書李基傳："大統十年，釋褐員外散騎常侍。"後亦指進士及第授官。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三學校貢舉釋褐引宋朝會要："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十二日，賜新及第進士諸科吕蒙正以下緑袍靴笏，非常例也。御前釋褐，蓋自是始。"

⑧天禧：宋真宗年號（一〇一七——一〇二一）。

⑨李迪：見前第三九條注③。△宰相：原本泛指掌握政權之大臣。韓非子顯學："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起於卒伍。"後來指輔佐皇帝、統領羣僚、總攬政務之最高行政長官。如秦、漢之丞相、相國，唐、宋之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之長官及同平章事。漢書王陵傳："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又何武傳："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漢書陳忠傳論："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不僭寵，可謂有宰相器矣。"顔氏家訓省事："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謫：貶官。△衡州：隋置，尋廢。唐復置，改衡山郡，復曰衡州。宋曰衡州衡山郡。治在今湖南省衡陽市。△副使：團練副使。官名。唐肅宗時始置團練使及副使，掌教練兵士。宋時爲虚銜。△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六天禧四年十一月，李迪"加中書侍郎兼左丞"。是月丙寅，迪入對，彈劾丁謂，言"寇準無罪罷斥"，被貶知鄆州。又卷九八乾興元年二月"戊辰，貶道州司馬寇準爲雷州司户參軍，户部侍郎知鄆州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仍播其罪於中外"。據此可知，李迪天禧末乃貶知鄆州，乾興元年方再貶爲衡州副使。魏泰所記，畧微不確。

⑩儀真：南唐迎鑾鎮，宋升爲建安軍，又升爲真州，賜名儀真郡。治在今江蘇省儀徵縣。

⑪鄭載：咸平元年以太常少卿知福州，景德元年替。見北宋經撫年表。他事待考。△發運使：官名。唐末始置。宋代於轉運使外，於江南、淮南、兩浙、荆湖等路置發運使以總鹽漕茶務。官秩特高者則稱都大發運使。

⑫假：借。△張駝子：不詳。△客舟：運送旅客之船。陶淵明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杜牧題池州弄水亭："客舟耿孤燈，萬里人夜語。"△貶所：貶官後被安置之地。新唐書杜元穎傳："元穎死於貶所，年六十四。"△案：東軒筆録卷一三云："李丞相迪謫衡州副使，鄭載在淮南爲假張馳子客舟以行。"其文意較本詩話明確。

⑬"尤"，底本原作"尢"，此據筆記小説大觀本等改。△可怪：令人詫異。後漢書光武帝紀上："劉將軍生平見小敵怯，見大敵勇，甚可怪也。"案：此條亦見東軒筆録卷一三。

（六三）

陸起①，性滑稽②，宰吉州廬陵③，劇邑④，訴訟尤多⑤。起既才短⑥，率五鼓視事⑦，至夜分猶不能辦⑧。自作一絶題廳壁云："驅雞政府本來無，剛被人呼邑大夫。及至五更侵早起，算來却是被雞驅。"⑨

箋注

①陸起：北宋江西新淦（今江西省新幹縣）人。慶曆二年進士，知真陽縣，熙寧知吉州廬陵縣。見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卷一一。事見明隆慶臨江府志卷一二。

②滑稽：見前第四九條注③。

③宰：名詞作動詞用。任……官吏。△吉州：隋置，尋廢。唐復置，改廬陵郡，復名吉州。宋亦名吉州。治在今江西省吉安市。△廬陵：縣名。漢置，故治在今江西省吉安市南。隋改石陽爲廬陵，故治在今江西省吉水縣東北。唐移於今江西省吉安市治。宋仍之。

④劇邑：政務繁劇之郡縣。晉書王猛傳："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翦除凶猾。"前蜀杜光庭程德柔醮水府修堰詞："當縣地控上游，素名劇邑，賦輿重大，耕稼兹繁。"

⑤訴訟：向執法機關提出控告、申訴，要求評判是非曲直。後漢書陳寵傳："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蘇舜欽太子太保韓公行狀："自是他邑訴訟之不決者，必屬公平處。"△"尤"，底本作"九"，此據筆記小説大觀本等改。

⑥才短：才能疏陋、低下。世説新語識鑒："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暗。"

⑦率：自，從。詩小雅北山："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引之經義述聞毛詩中："爾雅曰：'率，自也。'自土之濱者，舉外以包内，猶言四海之内。"△五鼓：五更。顔氏家訓書證："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又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亦指第五更，天將明時。晉書鄧攸傳："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吴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拖不留，謝令推不去。'"李德裕述夢詩四十韻序："其夕五鼓未盡，凉風淒然。"△視事：就職處理政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子稱疾，不視事。"漢書王尊傳："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元稹贈太保嚴公行狀："疾告久之，有司上言：百日不視事，當絶俸。"

⑧夜分：夜半。韓非子十過："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税車而放馬，設館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説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曹植上責躬詩表："晝分而食，夜分而寢。"後漢書光武帝紀下："數引公、

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李賢注：“分猶半也。”△辨：辦理，處理。

⑨一絶：一首絶句。△“驅雞”四句：全宋詩據臨漢隱居詩話録，題作題廳壁。宋詩紀事補遺卷一一同。△驅雞：驅趕雞。漢荀悦申鑒政體：“睹孺子則驅鷄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鷄者，急則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疎則放，志閑則比之，流緩而不安則食之。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案“鷄”或作“雞”。後因以喻施政御民。韋應物送崔押衙相州：“驅雞嘗理邑，走馬卻從戎。”韋莊贈雲陽裴明府：“暴客至今猶戰鶴，故人何處尚驅雞。”△政府：唐、宋時稱宰相處理政務之處所。亦泛指國家權力之執行機關，即國家行政機關。資治通鑑唐紀宣宗大中二年：“前鳳翔節度使石雄詣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求一鎮以終老。”胡三省注：“政府，即謂政事堂。”陸起此詩中指行政機關。△邑：舊時縣之别稱。△邑大夫：此指縣令（或稱知縣）。△及至：等到，到了。孟子滕文公上：“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悦。”△五更：指天將明時。樂府詩集卷三三南朝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五首之五：“五更催送籌，曉色映山頭。”參見前注⑦“五鼓”注。△侵早：天剛亮，拂曉。杜甫贈崔十評事公輔：“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算來：計算起來，推測起來。

（六四）

杭州①，天下之佳郡②，衣冠之所樂處③。故退之云“東吴游宦鄉”④，是也。入幕尤多佳士⑤。慶曆中⑥，方楷守杭⑦，會三幕客⑧，皆年近七十，其間又有經生⑨，于郡政殊無所補⑩，衆所鄙笑⑪，而方亦惡之⑫。有無名子嘲之曰：“緑水紅蓮客，青衫白髮精。過廳無一事，咳嗽兩三聲。”⑬

箋注

①杭州：隋置，改餘杭郡。唐復爲杭州，改餘杭郡，又復曰杭州。五代爲吴越國。北宋曰杭州餘杭郡。

②佳郡：美好郡邑。

③衣冠：縉紳、士大夫之代稱。漢書杜欽傳："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别。"顔師古注："衣冠謂士大夫也。"劉知幾史通邑里："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李白登金陵鳳凰臺："吴宫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所樂處：所喜愛之地方。

④退之：韓愈之字。見前第五條注⑦。△"東吴遊宦鄉"：韓愈瀧吏中之詩句。△東吴：泛指古吴地。大約相當於今江蘇、浙江兩省東部地區。晉書食貨志："東吴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杜甫絶句四首之三："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播東吴萬里船。"△游宦：外出做官。漢書地理志下："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陸機爲顧彦先贈婦二首："遊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後漢書王符傳："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杜牧柳長句："灞上漢南千萬樹，幾人遊宦别離中。"案"游"、"遊"通。△"游宦"，韓愈詩刊本或作"遊宦"。△鄉：地方。詩小雅采芑："于彼新田，于彼中鄉。"毛傳："鄉，所也。"

⑤入幕：入爲幕僚。全唐詩卷二八五李端送宋校書赴宣州幕："遠避看書吏，行當入幕賓。"賈島送陳判官赴綏德："將軍遥入幕，束帶便離家。"△"尤"，底本原作"九"，此據筆記小説大觀本等改。△佳士：品行、才學優良之人。三國志魏書楊俊傳："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奬致，咸作佳士。"又蜀書霍峻傳："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爵。"司空圖詩品典雅："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⑥慶曆：見前第四六條注①。△"曆"，底本作"歷"，此據宋詩話全編本改。

⑦方楷：字希則。北宋桐廬（今浙江省桐廬縣）人。景祐間釋褐，歷三任，以考課遷衛尉寺丞知上元縣，後曾知杭州。事見歐陽修送方希則序、景定建康志及本詩話。△守杭：任杭州知州。

⑧會：會集。△幕客：幕賓。官府參謀顧問人員。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下："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唐黄滔陳侍御新居："幕客開新第，詞人遍有詩。"

⑨其閒：其中。韓愈謝自然："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經生：漢代博士掌經學傳授，故稱經生。後漢書儒林傳論："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李賢注："經生謂博士也。"後泛指研治經學之書生。

⑩政事：一郡之政事。白居易初領郡政衙退登東樓作："賴是餘杭郡，臺榭遶官曹。凌風親政事，向晚恣遊遨。"△殊無所補：竟然没有裨益之處。

⑪鄙笑：輕視嘲笑。新唐書楊再思傳："爲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

⑫惡：討厭，憎惡。

⑬無名子：見前第五二條注⑭。△"緑水"四句：宋詩紀事未録。全宋詩擬對無名氏詩立專卷，然尚未見其書。△緑水紅蓮客：指幕客。南史庾杲之傳："（王儉）用杲之爲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渌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後因以"紅蓮幕"爲幕府美稱。李商隱寄成都高苗二從事："紅蓮幕下紫梨新，命斷湘南病渴人。"王禹偁送同年劉司諫通判西都："仲宣舊佐紅蓮幕，裴度新開緑野堂。"△青衫白髮精：謂晚年得官之人。青衫，乃唐、宋時文官品級最低者之服。白居易琵琶引："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趙令畤侯鯖録卷七："崇寧中特奏名狀元徐遹，瓊林宴罷作詩曰：'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無名子此詩中亦指

方楷之幕客，稱其爲“精”，含有輕蔑戲侮之意。△過廳：可由中間通過之廳堂。△過廳無一事：謂幕客在廳堂裏不幹任何事情。

（六五）

葛稚川神仙傳載①：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方平謂姑曰：“不見姑已有五百年矣。”擘麟脯行酒。而蔡經竊視麻姑手如鳥爪，心念曰：“背痒時正可爬背。”方在念，而方平已知，責經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手可爬背？”于是鞭經背②。皇祐中③，江西有一事正類此④。李覯題麻姑壇記以嘲之曰：“五百年來别恨多，東征重得見青蛾。擘麟方擬窮歡樂，不奈閒人背痒何。”⑤

箋注

①葛稚川：葛洪（二八三—三四五）字稚川，自號抱朴子。晉丹陽句容（今江蘇省句容縣）人。少以儒學知名，後崇信道教。其從祖葛玄傳煉丹術於鄭隱，洪就隱學。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攜子侄至廣州，止於羅浮山煉丹，卒。著有抱朴子外篇、内篇、神仙傳、肘後備急方等。晉書有傳。△神仙傳：葛洪撰，十卷。共録仙人八十四人。其中容成公、彭祖亦見劉向列仙傳，餘皆列仙傳之所無。今存足本有廣漢魏叢書本、四庫全書本、增訂漢魏叢書本、龍威祕書本、説庫本、道藏精華録本等。

②“王方平”九句：見神仙傳卷三王遠。魏泰此處乃節録叙述。△王方平：神仙傳載仙人王遠字方平。後漢東海人。舉孝廉，官至中散大夫。後棄官入山得道。桓帝時屢徵不出，俾郡國逼載京師，閉口不語，乃題四百餘字於宫門，皆言方外事，削之復見。後還鄉，居太尉陳耽家四十餘年，一夕蟬蜕去。神仙傳所載甚詳，他事不録。△麻姑：傳説古仙女名。建昌

人。修道於牟州東南姑餘山，得道成仙。東漢桓帝時，王遠降於蔡經家，召麻姑至，乃年可十八九之好女子，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云云。能擲米成珠，爲種種變化之事。見神仙傳王遠。△蔡經：傳説爲東漢時人，遇王方平，得道去，後十餘年還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及期，方平至，並召麻姑至。經舉家皆見之。見神仙傳王遠。△擘：分開，剖裂。△麟脯：乾麒麟肉。神仙傳卷三王遠："擘脯而行之如行栢炙，云是麟脯也。"△行酒：依次斟酒。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夫不悦，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王建失釵怨："雙杯行酒六親喜，我家新婦宜拜堂。"△竊視：偷看。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含喜微笑，竊視流眄。"漢書金日磾傳："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爬背：以指甲搔背。△方在念：心中正在想時。△鞭：以鞭打。

③皇祐：宋仁宗趙禎年號（一〇四九—一〇五四）。

④"江西"句：何事，不詳，待考。△江西：宋天聖中分江南路爲江南東路、江南西路。江西指江南西路，治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類此：與此相似。

⑤李覯（一〇〇九—一〇五九）：字泰伯。北宋建昌南城（今江西省南城縣）人。舉茂才異等，因親老，以教書爲業，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以范仲淹舉薦，得授太學助教，後升直講。人稱盱江先生。著述頗豐，後人編爲直講李先生文集（亦名盱江集）。宋史有傳。△題麻姑壇記，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三六題作方平。案魏泰所記殆有誤，李覯另有書麻姑廟詩。△麻姑壇：今江西省南城縣西南有麻姑山，山頂有古壇，相傳麻姑得道於此。顔真卿作有撫州南城麻姑山仙壇記。△"年來"，直講李先生文集作"餘年"。△别恨：離别之愁苦。高適送柴司户充劉卿判官之嶺外："别恨隨流水，交情脱寶刀。"△東征：東行。文選曹大家（班昭）東征賦："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白居易奉和汴州令狐相公二十二韻："客有東征者，夷門一落帆。二年方得到，五日未爲淹。"△青蛾：本指以青黛所畫美人之眉毛。借指少女、美人。韋莊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却愁宴罷青蛾

散，揚子江頭月半斜。”晏殊玉樓春十首之七：“爐中百和添香獸，簾外青蛾回舞袖。”△“青蛾”，直講李先生文集作“青娥”。案“青娥”亦指美麗少女。王建白紵歌二首之二：“城頭烏棲休擊鼓，青娥彈瑟白紵舞。”△方擬：剛準備。△“方擬”，直講李先生文集作“始擬”。△窮歡樂：盡情快樂。△不奈閒人背癢何：無法對付閑人背癢。奈……何，猶云對付。杜甫江梅：“絶知春意好，最奈客愁何。”韓愈月臺：“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白居易何處難忘酒：“此時無一盞，爭奈去留何。”李覯句類此。

（六六）

永叔詩話載：本朝詩僧九人，時號“九僧詩”。其閒惠崇尤多佳句，有百句圖刊石於長安，甚有可喜者①。嘉祐、熙寧閒②，吴僧文瑩尤能詩③，其詞句飄逸④，尤長古風⑤，其可喜者不可概舉⑥。有渚宫集兩卷⑦，鄭獬爲之序⑧，行於世⑨，可見也⑩。

箋注

①“永叔”六句：六一詩話：“國朝浮圖，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之。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司馬光温公續詩話：“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遊萬安山玉泉寺，于進士閔交如舍得之。所謂九詩僧者：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直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永叔：歐陽修之字。見前第一八條注①。△：本朝：指宋朝。△詩僧：和尚之善詩者。皎然答權從事德輿書：“靈澈上人，足下素識，具文章，挺瓌奇，自齊、梁已來詩僧未見其偶。”△其閒：其中。見前第六四條

注⑨。△惠崇：淮南路（治今江蘇省江都縣）人。北宋高僧，工詩善畫。△“尤”，底本原作“尢”，此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七、古今説部叢書本、筆記小説大觀本改。本條後“吴僧文瑩尤能詩”、“尤長古風”兩處之“尤”亦作“尢”，亦據此而改。△佳句：見前第一八條注①。△百句圖：宋詩紀事卷九一據青箱雜記録，題作自撰句圖，共一百聯，計二百句。案青箱雜記乃北宋吴處厚撰，所録惠崇句圖，見該書卷九。△句圖：題有詩句之畫圖。王禹偁潘閬詠潮圖讚序：“乃出輕綃，徵彩毫，寫彼詩景，懸爲句圖。”黄庭堅答王道濟寺丞觀許道寧山水圖：“四時風物入句圖，信知君家有摩詰。”史容注：“楊大年談苑云：‘李昉以司空致仕，畜五琴，皆以客爲名。各爲詩一章，畫爲圖，傳於好事者。’句圖，蓋此類也。”案惠崇句圖，僅存詩及題，圖未見。△刊石：刻石。後漢書姜肱傳：“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水經注卷六原公水：“臣太農閻崇、離石令宗羣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石立碑，以述勛德。”△長安：古都城名。名始於漢。西漢、西晉愍帝、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唐皆定都於此，即今陝西省西安市之西安城。

②嘉祐：宋仁宗年號。一〇五六——〇六三年。△熙寧：宋神宗年號。一〇六八——〇七七年。

③吴：春秋時吴國之地，淮、泗以南至今浙江北部地區。△文瑩：字道温。北宋錢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高僧。老於荆州金鑾寺。工詩，喜藏書。著有湘山野録、玉壺野史，今存。有渚宫集，已佚。△能詩：善於作詩。

④“詞句”句：鄭獬文瑩師詩集序謂其詩“語雄氣逸”，“今已老矣，其詩比舊愈遒愈健。”△詞句：詞和句子；字句。劉知幾史通敘事：“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飄逸：司空圖詩品有“飄逸”一品。楊振綱詩品解引皋蘭課業本原解：“飄逸言不羣之致。”楊庭芝詩品淺解：“飄洒閒逸，一豎一橫。”據此可知，飄逸，指詩清新洒脱。

⑤長：擅長。△古風：詩體名。即古體詩。李白有古風五十九首。

⑥概舉：大畧舉出。文心雕龍聲律："概舉而推，可以類見。"

⑦渚宮集：毛晉湘山野録跋、宋詩紀事均載其名，今佚。

⑧鄭獬（一〇二二—一〇七二）：字毅夫，一作義夫。北宋安陸（今湖北省安陸市）人。鄭紓子。皇祐五年進士第一，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神宗朝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出知杭州，徙青州。引疾求閑，提舉鴻慶宫。熙寧五年卒，年五十一。有鄖溪集。宋史有傳。案鄖溪集卷一四有文瑩師詩集序。

⑨行：流傳。

⑩可見也：意謂可以看出上述文瑩詩之情況。

（六七）

楊文公談苑載：本朝武人多能詩，若曹翰句有"曾經國難穿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劉吉父詩云："一箭不中鵠，五湖歸釣魚。"大年稱其豪①。近世有張師正本進士及第②，换武爲遥郡防禦使③，亦能詩。有昇平詞云："舊將封侯盡，降王賜姓歸。"④又有"蝸角功名時不與，澗松材幹老甘休。"⑤"分鹿是非皆委夢，落花貴賤不由人。"⑥他句皆類此。

箋注

①"楊文公"五句：曹翰詩，今存楊文公談苑、宋朝事實類苑和類説中所引楊文公談苑均無。宋吴處厚青箱雜記卷六："曹翰嘗平江南有功，後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内宴，太宗侍臣皆賦詩，翰以武人不預，乃自陳曰：'臣少亦學詩，亦乞應詔。'太宗笑而許之，曰：'卿武人，宜以刀字爲韻。'翰援筆立進，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嘗得預時髦。

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覩盤花舊戰袍。'太宗覽之惻然，即自環衛驟遷數級。"宋詩紀事卷二、全宋詩均據青箱雜記録此詩，題作内宴奉詔作。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五五引楊文公談苑："劉吉，江左人，有膂力，尚氣，事後主爲傳詔承旨，忠於所奉。歸，補供奉官，以習知河渠利害，委以八作之務。太平興國中，河大決，吉護之，與丁夫同甘苦。使者至，訪吉不獲，甚怒。乃著皂帩頭短布褐，獨負二囊土爲先道，戒從吏勿敢言。使者密訪得之，白太宗，太宗厚賜之。内侍石全振者，領護河堤尤苛急，自謂石爆裂，言其性多暴怒也。居常侵侮吉，吉默然不校。一日與吉乘小艇督役，至中流，吉語之曰：'君恃貴近，見淩已甚，我不畏死，當與君同見河伯耳。'遂蕩舟覆之，全振號哭，摶頰求哀乞命，乃止，自是不復敢侵吉。其父本燕、薊人，自受李氏恩，常分禄以濟其子孫，朔望必詣其第，求拜後主，自李氏子姓，雖童必拜之，執臣僕之禮。後遷崇儀使，其刺字謁吴中故舊，題僧壁驛亭，但稱江南人劉吉，示不忘本也。有詩三百首，目爲釣鼇集，徐鉉爲之序。其首篇贈隱者，有'一箭不中鵠，五湖歸釣魚'之句，人多誦之。以其塞河有方畧，人目爲劉跋江，名震河上。"△楊文公：楊億卒謚文，故世稱楊文公。見前第四〇條注①。△楊文公談苑：宋黄鑑録楊億所述見聞而成書，共十五卷。原書已佚，今説郛本、五朝小説本、五朝小説大觀本皆非足本。宋朝事實類苑、類説引用頗多。△本朝：指宋朝。△武人：指將帥軍人。詩小雅漸漸之石："武人東征，不遑朝矣。"鄭箋："武人，謂將率也。"抱朴子外篇行品："奮果毅之壯列，騁干戈以静難，武人也。"權德輿送山人歸舊隱："武人榮燕頷，志士戀漁竿。"△能詩：善於作詩。△曹翰（九二四——九九二）：大名（今河北省大名縣）人。少爲郡小吏，多智數，飲酒數斗不亂。後周時，仕至樞密承旨。入宋，從太祖征澤、潞，平江南。太宗時，又從下太原，征幽州，皆有功。累遷左千牛衛上將軍。淳化三年卒，年六十九。贈太尉，謚武毅。宋史有傳。△"曾經"，青箱雜記、宋史引作"曾因"；釋文瑩玉壺野史卷七引作"曾舒"。△國難：

國家之危難。漢書翟方進傳："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南史徐文盛傳："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元帝以爲秦州刺史，加都督，授以東討之略。"△"穿"，青箱雜記、玉壺野史、宋史引均作"披"。△金甲：金飾之鎧甲。後漢書董祀妻傳蔡琰悲憤詩："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李白胡無人："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不爲"，玉壺野史、宋史引作"恥爲"。△寶刀：珍貴戰刀。亦泛指戰刀。穀梁傳僖公元年："孟勞者，魯之寶刀也。"曹植寶刀賦序："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寶刀五枚，三年乃就，以龍、虎、熊、馬、雀爲識。"李華弔古戰場文："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劉吉父：宋朝事實類苑引楊文公談苑、詩話總龜前集卷一引叢談、宋詩紀事引歷代吟譜均謂"一箭"二句詩之作者爲劉吉。魏泰何以作"劉吉父"，待考。殆吉父爲劉吉之字。劉吉，江南人，仕南唐爲殿前承旨。入宋，除供奉官。雍熙元年，授西京作坊副使。以塞河有方，人稱劉跋河、劉跋江。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有詩三百首，名釣鼇集，已佚。△"一箭"二句：宋朝事實類苑引楊文公談苑、宋詩紀事卷三據歷代吟譜均題作贈隱者。全宋詩據詩話總龜前集卷一引叢談題作隱者。案全唐詩卷七九五據地志載張塋逸句全同此二句，並注張塋云："速江人，大順初登第，官至禮部尚書。"據此，劉吉此二句，乃剽竊唐人詩句耳。△中鵠：射中靶子。鵠，箭靶中心。儀禮大射："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鄭玄注："鵠，所射之主。"戰國策齊策五："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引弓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五湖：江南地區之湖泊。具體所指，歷來説法不一。(一)指吴、越一帶之湖。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鄭玄注："具區、五湖在吴南。"吴，指吴縣。國語越語下："果興師而伐吴，戰於五湖。"韋昭注："五湖，今太湖。"漢趙曄吴越春秋夫差内傳："入五湖之中。"宋徐天祜音注引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史記夏本紀："震澤致定"張守節正義："五湖者，菱湖、游湖、莫

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蓋古時應别，今並相連。”（二）長江南五個大湖。史記三王世家：“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司馬貞索隱：“五湖者，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是也。”具區即太湖，洮滆即今江蘇長蕩湖、西滆湖，彭蠡即鄱陽湖，青草今洞庭湖東南部。（三）指洞庭湖。杜甫歸雁：“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朱鶴齡注：“雁至衡陽則回。此五湖當指洞庭湖言。”案國語越語下載范蠡佐勾踐滅吴後，“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後因以“五湖”指隱遯之所。劉吉此處亦暗含此義。△大年：楊億之字。

②張師正（一〇一六或一〇一七—?）：字不疑。北宋邢臺（今河北省邢臺市）人。擢進士甲科。换武爲遥郡防禦使。嘉祐四年知宣州，治平三年爲辰州帥，熙寧十年爲鼎州帥，與釋文瑩有交。著作今存括異志、倦遊雜録。△進士：隋、唐、宋時應進士科考試，經殿試考取者，稱進士。姚含寄舊山隱者：“名在進士場，筆毫爭等倫。”太平廣記卷一七八引李肇唐國史補：“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及第：科舉應試中選。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三學校貢舉及第：“漢之取士，其射策中者，謂之高第；隋、唐以來，進士諸科，遂有及第之目。”

③换武：文階官换爲武階官。范仲淹讓觀察使第一表：“廉察刺史之位，遂爲武官。學士丞郎，一出爲之，謂之换過。”又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兵部文臣改武：“仁宗登極，轉兵部左侍郎，其弟輔，爲信求改武階，乃調錦衣衛指揮同知。”沈氏所記雖爲明代事，然可知古代文階可换武階。△遥郡：距離京師很遠之州郡。△防禦使：職官名。唐始設，駐紮於軍事要地，掌該地區之軍事。杜甫奉送蜀州柏二别駕：“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舊唐書職官志三：“又大郡要害之地，置防禦使，以治軍事，刺史兼之，不賜旌節。”宋代州分四等，一等設節度使，二等設防禦使，三等設團練使，四等僅設刺史。防禦使爲武將兼銜，官階高於團練使，低於節度

觀察使。

④“舊將”二句：宋詩紀事卷二六、全宋詩僅據臨漢隱居詩話録，題仍爲昇平詞。△昇平：太平。晉袁宏後漢紀靈帝紀上：“今宜改葬蕃、武，選其家屬諸被禁錮，一宜蠲除，則災變可消，昇平可致也。”王昌齡放歌行：“昇平貴論道，文墨將何求？”△舊將封侯盡：謂舊日部將已盡封侯，而己尚未封侯。史記李將軍列傳：“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封侯：封拜侯爵。戰國策趙策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史記衛將軍列傳：“人奴之生，得毋笞駡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漢書翟方進傳：“小吏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後漢書班超傳：“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降王賜姓歸：宋史夏國傳上：“李彝興，夏州人也，本姓拓跋氏。唐貞觀初，有拓跋赤辭者歸唐，太宗賜姓李，置静邊等州以處之。”“繼捧立，以太平興國七年率族入朝。……端拱初，改感德軍節度使。屢發兵討繼遷不克，用宰相趙普計，欲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因召赴闕，賜姓趙氏，更名保忠，太宗親書五色金花牋以賜之，授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静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賜姓：以皇族之姓賜予臣下，以示褒寵。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新唐書李勣傳：“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案李勣本姓徐。

⑤“蝸角”二句：宋詩紀事不録，全宋詩僅據臨漢隱居詩話録，未標題。△蝸角：蝸牛之觸角。喻極微小、細微。莊子則陽：“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與相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

旬有五日而後反。”後漢書西域傳論：“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概其萬一。”沈約細言應令：“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庾信小園賦：“蝸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白居易不如來飲酒七首之七：“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功名：功業和名聲。莊子山木：“削迹損勢，不爲功名。”成玄英疏：“削除聖迹，損棄權勢，豈存情於功績，以留意於名譽！”史記管晏列傳：“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時：當時；那時。△不與：不參與。論語八佾：“吾不與祭，如不祭。”禮記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張師正詩句中猶言不沾邊。△澗松：澗谷底部之松樹。常喻德才高而官位卑之人。文選左太沖詠史八首之二：“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全唐詩卷七四六陳陶寄兵部任畹郎中：“崑玉已成廊廟器，澗松猶是薜蘿身。”△材幹：木材。漢書貨殖傳序：“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有。”嵇康琴賦序：“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亦指人之才能。史記淮南衡山列傳：“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絶人。”陳書蔡徵傳：“後主器其材幹，任寄日重。”△甘休：甘願罷休。唐李咸用和彭進士感懷：“人生誰肯便甘休，遇酒逢花且共遊。”

⑥“分鹿”二句：宋詩紀事卷二六、全宋詩均僅據臨漢隱居詩話録，未標題。△分鹿是非皆委夢：列子周穆王：“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

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黄帝、孔丘。今亡黄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後因以"分鹿"喻將真作夢、將夢作真、錯亂顛倒。△是非：正確與錯誤。禮記曲禮上："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别同異，明是非也。"陶淵明擬挽歌辭三首之一："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委：順從。△落花貴賤不由人：梁書范縝傳："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蔕，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溷糞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縝退論其理，著神滅論。"案范縝原謂人生貴賤，如風吹花落，各自落地不同；實謂由社會之類客觀因素造成，非由其前世之因緣造成。而張師正此詩謂其"不由人"，則側重强調人生貴賤不由自主，人自己無法控制一面。△貴賤：貴與賤。指地位之尊卑。周易繫辭上："卑高已陳，貴賤位矣。"韓康伯注："天尊地卑之義既列，則涉乎萬物貴賤之地明矣。"玉臺新詠卷一漢辛延年羽林郎："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

(六八)

有武士方圭好作惡詩[①]，極有可笑者，有旁見集行於世[②]，多爲士大夫之口實[③]。慶曆初[④]，宋丞相庠守揚州[⑤]，會圭經過赴會[⑥]，至于席上談詩，嘲哳可厭[⑦]。宋公厭之，因顧望野外有牛繫樹下[⑧]，牛拽樹將折[⑨]，宋公謂坐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樹。"[⑩]恢已曉公意，應聲對曰："怪鳥啼春不避人[⑪]。"公大笑，

圭亦慚怒⑫。

箋注

①武士：兵士，勇士，習武之人。墨子備梯："攻具已備，武士又多，爭上吾城，爲之奈何?"莊子人間世："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而遊於其間。"韓詩外傳卷七："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方圭：除本詩話所載之事外，宋彭乘續墨客揮犀卷六載其爲"文思副使"，他事不詳。△惡詩：拙劣之詩。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中："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呼爲'准敕惡詩'。"

②旁見集：已佚。△行：流傳。

③士大夫：居官有職位之文人。周禮考工記序："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鄭玄注："親受其職，居其官也。"荀子强國："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者，古之士大夫也。"晉書夏侯湛傳抵疑："僕也承門户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口實：被經常當作談笑或議論之資料。國語楚語下："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僞古文尚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僞孔傳："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

④"曆"，底本原作"歷"，此據宋詩話全編本改。△慶曆：見前第四六條注①。

⑤宋丞相庠：宋庠（九九六——一〇六六），初名郊，字伯庠，後改名庠，字公序。北宋安州安陸（今湖北省安陸市）人，徙開封之雍丘（今河南省杞縣治）。天聖二年進士第一，入翰林爲學士，官至檢校太尉、平章事、樞密使，封莒國公。英宗即位，移鎮武寧軍，改封鄭國公。以司空致仕，卒謚元憲。有宋元憲集等。宋史有傳。△丞相：見前第三七條注①。

案宋庠於宋仁宗皇祐元年八月拜集賢相（見宋宰輔編年録卷五）。△揚州：宋揚州廣陵郡，治今江蘇省揚州市。

⑥會：適逢。△經過：交往。庾信擬詠懷二十七首之七："榆關斷音信，漢使絶經過。"李白少年行："經過燕太子，結託并州兒。"△赴會：前往聚會。蔡邕陳太丘碑："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

⑦"哳"，底本原作"㗊"。案字書無"㗊"字，當是"哲"字之筆誤。今據中華書局標點本歷代詩話、宋詩話全編本改。"哲"、"哳"爲異體字。△嘲哳：形容聲音繁細。文選潘安仁藉田賦："簫管嘲哲以啾嘈兮，鼓鞞硡隱以砰磕。"此指樂器聲繁細。柳宗元苦竹橋："差池下煙日，嘲哲鳴山禽。"此指鳥聲繁細。白居易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寶七校書："夷音語嘲哲，蠻態笑睢盱。"此形容人説話聲音繁細，顯得含糊不清。魏泰此處即此義。

⑧顧望：觀看。文選張孟陽七哀詩二首之二："顧望無所見，惟覩松柏陰。"唐薛用弱集異記補編李清："因至北堂，見北户斜掩，偶出顧望，下爲青州，宛然在目。"

⑨拽：拉，扯。

⑩坐客：座上之客人。三國志魏書吕布傳："是兒最叵信者"，裴松之注引獻帝春秋："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虜，不能以一言相寬乎？'"△胡恢：北宋金陵（今江蘇省南京市）人。善篆隸，坐法失官，困於京師。因上韓琦詩，有句云："建業江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琦深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得復官，任至華州推官卒。事見夢溪筆談卷一五。△"青牛"句：譏方圭赳赳武夫，如牛之粗蠢、狂野。△青牛：黑毛牛。梁簡文帝烏棲曲之三："青牛丹轂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倡家。"△恃：憑借。△挨：擊，推。

⑪"怪鳥"句：譏方圭談詩可厭。△怪鳥：奇異之鳥。山海經南山經："又東四百里，至於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多怪鳥，凱風自是出。"廣雅釋鳥："鵕鸏、鵕離、延居、鶡雀，怪鳥屬也。"韓愈永貞行："怪鳥鳴

唤令人憎，蠡蟲羣飛夜撲燈。”△啼春：因求偶而鳴叫。△避：回避。

⑫慚怒：羞慚憤怒。舊唐書李寶臣傳：“（田承嗣）使告寶臣曰：‘河内有警急，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慚怒而退。”

（六九）

馬遵責守宣州[①]，及其去也[②]，郡僚軍民爭欲駐留[③]，至以鐵鏁絶江[④]。遵於餞筵倚醉令官妓剥榧實而食[⑤]，眷眷若留連狀[⑥]。又以所乘驄馬寄梅聖俞家[⑦]，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遵夜使人絶鏁解舟[⑧]，以水沃櫓牙[⑨]，使之不鳴[⑩]。逮曉[⑪]，舟去遠矣。聖俞寄遵詩云：“三更醉下陵陽峯，扁舟江上去無蹤。“扁”一作“仙”。叉牙鐵鏁漫横絶，濕櫓不驚潭底龍。斷腸吴姬指如笋，欲剥玉榧將何從？短翎水鴨飛不遠，那經細雨山重重。却顧舊埒病驄馬，塵沙歷盡空龍鍾。”[⑫]蓋謂是也[⑬]。

箋注

①“馬遵”句：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六至和元年秋七月，“己巳，殿中侍御史馬遵知宣州。”案此前馬遵等曾彈劾宰相梁適，因責外任。△馬遵（一〇一一——一〇五七）：字仲塗。北宋饒州樂平（今江西省樂平縣）人。景祐二年進士，初爲右司諫，以禮部員外郎知雜事，官至吏部、直龍圖閣。以疾求去，不許。嘉祐二年卒，年四十七。宋史有傳。△責：貶謫。△宣州：見前第五五條注①。

②“及其”句：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六至和元年八月，“丁未，徙知宣州殿中侍御史馬遵爲京東轉運使、通判江寧府。”此即其離開宣州之時。

③郡僚：郡中官吏。元稹裴温兼監察御史裏行充清海軍節度參謀制：“兹惟郡寮温等，受知於人，爲報不易，勤盡檢白，可以無瑕。”案“寮”

通“僚”。宋代一州一郡，州郡同治，郡實僅有其名，故此處“郡僚”，實指州中官吏。△軍民：軍隊和老百姓。范仲淹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狀之四：“况自來帥臣，初至則衆多之言爭陳利害於軍民蕃部之中，號令處置，頻有更改。”△駐留：停留，留下不走。晉袁宏後漢紀明帝紀上：“陛下因行田野，見稼穡，經覽河山，逍遥駐留，弭節周旋。”唐方干東溪言事寄于丹：“日月晝夜轉，年光難駐留。”

④“至以”，底本原作“玉以”。義不可曉。此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一所引隱居詩話及筆記小説大觀本改。△鐵鏁：鐵鏈。晉書王濬傳：“（吴國）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横截之。”劉禹錫西塞山懷古：“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案“鎖”、“鏁”同。△絶江：攔斷江上行舟之路。

⑤餞筵：見前第四五條注⑦。△倚醉：仗着醉意。李賀少年樂：“陸郎倚醉牽羅袂，奪得寶釵金翡翠。”△官妓：見前第五四條注①。△榧實：榧子樹之果實。榧子樹爲常緑喬木，似杉，人呼爲野杉，其果仁甘美可食。政和證類本草卷一四木榧實：“榧實，味甘無毒，主五痔，去三蟲、蠱毒、鬼疰。生永昌。”並引寇宗奭衍義曰：“榧實大如橄欖，殻色紫褐而脆，其中子有一重麄黑衣，其仁黄白色，嚼久漸甘美。五痔人常如果食之愈，過多則滑腸。”

⑥眷眷：亦作“睠睠”。依戀貌。詩小雅小明：“念彼共人，睠睠懷顧。”後漢書張衡傳載其思玄賦：“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俳回。”文選王仲宣登樓賦：“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陶淵明雜詩十二首之三：“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留連：留戀不舍。宋書樂志三魏文帝燕歌行：“仰戴星月觀雲間，飛鳥晨鳴，聲氣可憐，留連顧懷不自存。”樂府詩集卷六七張華輕薄篇：“留連彌信宿，此歡難可過。”李白友人會宿：“滌蕩千古愁，留連百壺飲。”

⑦驄馬：本指青白色相雜之馬，然東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此馬，時宦官專權，而典無所回避，京師畏憚，時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見東觀漢記桓典、後漢書桓典傳)，後遂謂御史所乘之馬爲驄馬。李白贈韋侍御黄裳二首之二："見君乘驄馬，知上太行道。"△梅聖俞：梅堯臣。見前第一九條注①。案梅堯臣乃宣城人，家於此，故馬遵能寄馬於其家。

⑧絶鏁：此謂弄斷攔於江上之鐵鎖。△解舟：解開船之纜索。謂起航。歐陽修别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明朝解舟南，歸翼縱莫戢。"

⑨沃：澆。△櫓：划船之工具。類槳，長大而縱。△櫓牙：以皮繩等繫櫓於船幫處。櫓划動時，其處常要發出響聲。

⑩不鳴：謂不發出響聲。

⑪逮曉：到天亮。

⑫"三更"十句：宛陵集卷四一題作宣城馬御史酒闌一夕而西因以寄之御史嘗留老馬與予僕。△三更：古代計時，分一夜爲五更。三更相當於今半夜十一時至翌晨一時。樂府詩集清商曲辭二子夜變歌一："三更開門去，始知子夜變。"崔顥七夕詞："班姬此夕愁無限，河漢三更看斗牛。"△陵陽峯：即陵陽山，在今安徽省宣州市城内，乃黟山之支峯。相傳爲陵陽子明成仙之地。宣城縣志載其岡巒盤曲，爲郡之鎮，自敬亭而南，隱起爲三峯，環繞縣治。△扁舟：小船。史記貨殖列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於江湖。"王昌齡盧溪主人："武陵溪口駐扁舟，溪水隨君向北流。"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别校書叔雲："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扁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一引隱居詩話作"仙舟"，梅堯臣原詩作"平明"。△"江上"，梅堯臣原詩作"溪上"。△叉牙：參差，歧出不齊。韓愈落齒："叉牙妨食物，顛倒怯漱水。"清方成珪箋正："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枝掌杈枒而斜據。'李善注：'杈枒，參差之貌。'此不從木，蓋古通用。"柳宗元辯文子："其意緒文辭，叉牙相抵而不合。"△漫：慢。"漫"，梅堯臣原詩作"謾"。案二字通。△横絶：横越；横度。史記留侯世家："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四海。"李白蜀道難："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横絶峨眉巔。"△斷腸：形容極度思念或悲痛。文選魏文帝燕歌行："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李白清平調詞三首之二：

“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吴姬：吴地美女。王勃採蓮曲：“蓮浦夜相逢，吴姬越女何丰茸。”李白金陵酒肆留别：“風吹柳花滿店香，吴姬壓酒唤客嘗。”梅堯臣詩中指官妓。△指如笋：謂女子手指白嫩尖細。唐韓偓詠手：“腕白膚紅玉笋芽，調琴抽線露尖斜。”△玉榧：榧實黄白色，故稱。參見前注⑤。△何從：從何處。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絶交書：“然經此怪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欲剥”句：謂想剥榧實，却不知從何處下手。形容馬遵去後，官妓心神不定之狀。△翎：鳥翅或尾上長而硬之毛。△水鴨：水鳥名。鳧的别名。急就篇卷二：“春草雞翹鳧翁濯。”顔師古注：“鳧者，水中之鳥，今所謂水鴨也。”唐李羣玉釣魚：“幾回舉手抛芳餌，驚起沙灘水鴨兒。”△細雨：小雨。梁簡文帝和湘東王首夏詩：“冷風雜細雨，垂雲助麥涼。”劉長卿别嚴士元：“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山重重：形容山巒重疊。重重，猶層層，形容多。焦氏易林卷一隨之咸：“受福重重，子孫蕃功。”西京雜記卷六：“洲上煔樹一株，六十餘圍，望之重重如蓋。”張説同趙侍御望歸舟：“山庭迴迴面長川，江樹重重極遠煙。”△却顧：回轉頭看。唐李復言續玄怪録劉法師：“公弼送法師迴，師却顧，唯見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無所有矣。”△埒：本義爲矮牆。舊時馬射場周匝亦有矮牆，故馬射場亦呼埒。魏文帝典論自序：“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必中，非至妙也。”世説新語汰侈：“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病驄馬”，梅堯臣原詩作“老病馬”。△塵沙：塵埃與沙土。樂府詩集卷五九蔡琰胡笳十八拍之二：“雲山萬重兮歸路遐，疾風千里兮揚塵沙。”△龍鍾：衰老貌。沈佺期答魑魅代書寄家人：“龍鍾辭北闕，蹭蹬守南荒。”王維夏日過青龍寺謁操禪師：“龍鍾一老翁，徐步謁禪宫。”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何太龍鍾極，于今出處妨。”

⑬底本至此條止。此後底本有跋曰：“洪武九年，歲在丙辰，閏九月壬辰、癸巳兩日，在華亭外波草舍雨牕寫。映雪老人誌。時年八十歲。”

(七〇)

玉摩詰"閉户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①一本作"皆老作龍鱗"②，尤佳③。

箋注

①王摩詰：王維字摩詰，其取義本於佛經維摩詰所説經。參見前第二六條注①。△"閉户"二句：王維七律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吕逸人不遇之尾聯。△閉户著書：後漢書王充傳："充好論説……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絶慶弔之禮，户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皆作老龍鱗"，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時所見廬陵劉須溪評本、武陵顧元緯本、句吴顧可久本、吴興凌初成本皆同。文苑英華卷二三二載王維此詩，末句注云："集作'皆作老龍鱗'。"唐詩紀事（四部叢刊初編本）卷一六裴迪録王維此詩，亦作"皆作老龍鱗"。△龍鱗：龍之鱗甲。文選司馬長卿子虛賦："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黄白坿，錫碧金銀，照爛龍鱗。"李善注："郭璞曰：如龍之鱗彩也。"吕向注："言衆物顔色相照爛然如龍鱗也。"王維詩謂松樹之皮。

②"一本"句：文苑英華卷二三二、全唐詩卷一二八、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卷一〇均作"皆老作龍鱗"。案魏泰所見爲何本，不詳。殆即文苑英華。

③尤佳：最好。"種松皆老作龍鱗"，所以比"種松皆作老龍鱗"好，一是句意確切，前者"老"形容松，松惟老，其皮方似龍鱗；二是句式不顯得平板。△案此條，底本原無。此據説郛宛委山堂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奇晉齋叢書本、學海類編本補。

校勘記卷四 第五四至第七〇條

（五四）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三一録。

△楚州有官妓王英英〇“妓”，漁隱叢話作“奴”。

△蔡襄復教以筆法〇“復”，漁隱叢話作“頃”。

△梅聖俞贈之詩云〇“梅聖俞”，漁隱叢話作“梅堯臣”。“云”，作“曰”。

△妙作蠶頭魯公體〇“作”，漁隱叢話作“畫”。

△固云不事梳洗〇漁隱叢話作“故有‘不事梳洗’之句”。

（五五）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三一録。

△妓泣愬曰〇“愬”，漁隱叢話作“訴”。

△士隆愍而舍之〇“舍”，漁隱叢話作“捨”。

△鴛鴦新向池中落〇“中”，漁隱叢話作“北”。

（五六）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亦未録。

（五七）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六〇録。

△王荆公家最衆〇“家”字後，漁隱叢話尚有“能詩者”三字。

△佳句最爲多〇“最爲多”，漁隱叢話作“爲最”。

△著者〇漁隱叢話無；説部本作“著有”。

△草草杯盤供語笑〇“語笑”，漁隱叢話作“笑語”。

△吴安持妻蓬安縣君〇“持”，漁隱叢話或作“特”，或作“時”。

△有句曰〇“曰”，漁隱叢話作“云”。

△春去春來那得知〇“春去春來”，宋詩紀事卷八七作“春去秋來”。“那”，漁隱叢話作“可”。

△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句云〇“句云”，漁隱叢話作“有”。

△皆脱灑可喜也〇“灑”，漁隱叢話作“洒”。“喜”後有“之句”二字。

（五八）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亦未録。

（五九）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二二録。

△永叔詩話稱謝伯景之句〇“永叔”，漁隱叢話作“歐陽文忠公”。

（六〇）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二一録。

△白樂天海圖詩〇“白”，漁隱叢話無。“海圖詩”，作“題海圖屏風詩”。

△遂使百川心〇“百川心”，漁隱叢話作“江漢水”。

（六一）

△此條，宛本説郛、函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亦未録。

△各醵金以飲○"醵"，説部本作"噱"，誤。

（六二）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亦未録。

△税舟赴任至○"至"，説部本無。

△尤可怪也○"尤"，底本、龍威本、先正本、説部本作"尢"。此據大觀本、宋詩話全編本改。

（六三）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亦未録。

△訴訟尤多○"尤"，底本、龍威本、先正本、説部本作"尢"。此據大觀本、宋詩話全編本改。

(六四)

△此條，宛本說郛、涵本說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亦未録。

△入幕尤多佳士○“尤”，底本、龍威本、先正本、説部本作“尢”。此據大觀本、宋詩話全編本改。

△慶曆中○“曆”，底本、龍威本、先正本、説部本、大觀本作“歷”。此據宋詩話全編本改。

(六五)

△此條，宛本說郛、涵本說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五八録。

△葛稚川神仙傳載○“傳”，説部本作“備”，誤。

△方平謂姑曰○“姑”，漁隱叢話無。

△于是鞭經背○“于”，漁隱叢話作“於”。

△李覯題麻姑壇記以嘲之曰○“李覯”，漁隱叢話作“或”。

△擘麟方擬窮歡樂○“樂”，漁隱叢話作“喜”。

△不奈閒人背痒何○“閒”，漁隱叢話作“閑”。

(六六)

△此條，宛本說郛、涵本說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

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五七録。

△永叔詩話載〇“永叔”，漁隱叢話作“歐陽文忠公”。

△本朝詩僧九人〇“本”，漁隱叢話作“宋”。

△其閒惠崇尤多佳句〇“閒”，漁隱叢話作“間”。“尤”，底本、龍威本、先正本作“尢”，此據漁隱叢話、説部本、大觀本改。

△刊石于長安〇“于”，漁隱叢話作“於”。

△嘉祐熙寧閒〇“閒”，漁隱叢話作“間”。

△吴僧文瑩尤能詩……尤長古風〇兩“尤”字，底本、龍威本、先正本作“尢”。此據漁隱叢話、説部本、大觀本改。

（六七）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晋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五五録。

△劉吉父云〇“父”，漁隱叢話作“甫”。

△大年稱其豪〇“豪”，漁隱叢話作“佳”。

△澗松材幹老甘休〇“材”，漁隱叢話作“才”。

（六八）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晋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亦未録。

△慶曆初○“曆”，底本、龍威本、先正本、說部本、大觀本作“歷”，此據宋詩話全編本改。

△至于席上談詩○“于”，大觀本無。

△嘲哳可厭○“嘲哳”，底本、龍威本、先正本、說部本、大觀本作“嘲晣”。案：字書無“晣”字，當爲“哳”字之筆誤。中華書局標點之歷代詩話、宋詩話全編作“哳”，今從之。“哳”、“哳”爲異體字。

△圭亦慚怒○“慚”，說部本作“不”。

（六九）

△此條，宛本說郛、涵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歷代本無。漁隱叢話卷三一録。

△馬遵責守宣州○“責”，漁隱叢話作“謫”。

△至以鐵鏁絶江○“至”，底本、龍威本、先正本、說部本作“玉”，此據漁隱叢話、大觀本改。“鏁”，漁隱叢話作“鎖”。案“鏁”爲“鎖”之俗字。“絶”，漁隱叢話無。

△遵于餞筵倚醉△“于”，漁隱叢話作“於”。

△又以所乘驄馬寄梅聖俞家○“梅”，漁隱叢話無。

△遵夜使人絶鏁解舟○“鏁”，漁隱叢話作“鎖”。

△扁舟江上去無蹤○“扁”，漁隱叢話作“仙”。

△叉牙鐵鏁漫横絶○“叉”，漁隱叢話作“杈”。“鏁”作“鎖”。

△濕櫓不驚潭底龍○“濕櫓”，漁隱叢話作“櫓濕”。

△蓋謂是也〇漁隱叢話無此句。

（七〇）

△此條，底本、涵本説郛、龍威本、先正本、歷代本、説部本、大觀本無。宛本説郛、四庫本、奇晉本、學海本爲第三六條。本校注即據此增入。漁隱叢話未録。



附録：
有關臨漢隱居詩話之資料

目　次

卷上　品題

卷下　引述

卷上 品 題

（一）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二館中夜談韓退之詩：

沈括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在館中夜談詩。存中曰："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然終不是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吾謂詩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於是四人者相交攻，久不决。公擇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獨黨存中。"正仲怒曰："我所見如此，偶因存中，便謂之黨，則君非黨吉甫乎？"一坐大笑。予嘗熟味退之詩，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如符讀書城南詩："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又"腦脂蓋眼卧壯士，大招挂壁何由彎。"皆自然也。襄陽魏泰曰："韓退之詩曰：'剥苔吊斑林，角黍餌沈塚。'竹非墨點之斑也。楚竹初生蘚封之，土人斫之浸水中，洗去蘚，故蘚痕成紫暈耳。"

案：此鈔襲底本第二一條，引及其第五條。

又卷三秦國大長公主挽詞

秦國大長公主薨，神考賜挽詞三首曰："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深空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又曰："曉發城西道，靈車望更遥。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消。芳魂飛北渚，那復可爲招？"又曰："慶自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歌鐘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已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

獻珠人。”元豐初，臣魏泰載之于詩話中：“雖穆王黄竹、漢高大風之詞，莫可擬其髣彿。噫，豈特前代帝王，蓋古今詞章之工者，無此作也。”

案：此引及底本第一條。

(二) 周紫芝竹坡詩話

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籓籬，況堂奥乎？唐人未嘗爲此論，而稹始爲之。至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則不復爲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辨證，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此詩爲微之作也。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稹爲愚兒，豈退之之意乎？

案：此論及底本第八條。

(三) 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一初月

薛蒼舒曰：魏秦曰：“夏鄭公評杜公初月詩曰：‘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以謂意屬肅宗。鄭公善評詩者也。秦觀云：退之詩‘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其順宗時乎？‘東方’，謂憲宗在東宫也。”此論與此詩合。

案：此所論乃臨漢隱居詩話第二七條。“魏秦”之“秦”當爲“泰”之誤。又“秦觀”之“秦”殆亦“泰”之誤。“秦觀云”，底本原作“吾觀”。

(四)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

韓退之調張籍詩曰：“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魏道輔謂

高至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用思深遠如此。彼獨未讀送無本詩爾。其曰："我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覷襲元窞。"言手攬蛟龍之角，下覷衆鬼之窞，皆難事，而無本勇往無不敢，蓋作文以氣爲主也。則調張籍之句，無乃亦是意乎？

案：此論及底本第一三條。

（五）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二杜少陵七

隱居詩話云："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云：'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夭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爲無輝。'白居易云：'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禄山能使官軍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蠢拙，抑亦失臣下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别。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以死，官軍何預焉。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語凡下，比託無狀，不足道也。"苕溪漁隱曰：予觀冷齋夜話所論，與此相同，但隱居詩話乃魏泰道輔所撰，道輔於明白爲前輩，必明白竊其説耳。然老杜謂夏、商衰，誅褒、妲，褒姒，周幽王后也，疑"夏"字爲誤，當云"商、周"可也。

案：此所引隱居詩話，爲底本第二五條

又卷一八韓吏部下

隱居詩話云："'剥苔弔斑林，角黍餌沉冢。'竹有黑點，謂之斑竹，非也。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土

人斫竹浸水中，用草壞洗去苔錢，則紫暈斕斑可愛，此真斑竹也。”苕溪漁隱曰：斑竹惟清湘有之，鮮紫倒暈如血色，天生如此，即未嘗每點上有苔錢封之。余往來清湘屢矣，嘗親採此斑竹，以爲拄杖，但向陽一面斑點多，極難得通轉斑點者。若廣右、藤、梧之間，别有一種斑竹，極大而斑色紫黑，不甚佳，間有苔蘚封之，非盡有也。

案：此引隱居詩話，爲底本第五條。

又卷二三杜荀鶴

六一居士詩話云：“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杼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雕琢，故詩人稱朴詩月鍛季錬，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苕溪漁隱曰：余讀隱居詩話云：“此一聯非朴詩也，乃杜荀鶴之句。”然猶未敢以六一居士詩話爲誤。後又看幕府燕閒録云：“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宫詞爲唐第一，云：‘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也。”

案：此所涉及隱居詩話，爲底本第一八條。

（六）方崧卿韓集舉正卷一韓愈送靈師“開、忠二州牧”條

魏道輔謂二牧，韋處厚、白居易也。二公出守在元和末，考其時，非也。

案：此駁臨漢隱居詩話第七條。

（七）朱熹原本韓集考異卷一韓愈送靈師"開、忠二州牧"條

方云：魏道輔謂二牧，韋處厚、白居易也。二公出守在元和末，此詩作於貞元二十年間。考其時，非也。

（八）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上

牧之阿房賦："複道横空，未雲何龍。"議者謂龍星也，非真龍也，不可比複道。北史：賀師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録尚書事，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郊壇，非真龍也。"阿那肱忿然曰："漢兒多事，强知星宿。"祭事不行。方牧之下筆時，偶不記此耶。雖然，凡物之生乎下者，皆有星主乎上。爾雅注："吁嗟請雨。雨，龍所司也。"龍星雖非真龍，然所主龍也。故請雨，則以其夏見之時。又爾雅："蝃蝀謂之雩。"蝀，虹也。以比横空之複道，又何害？

案：此所論者，實鍼對底本第二九條而發。

（九）張邦基墨莊漫録卷二

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居，著東軒雜録、續録、訂誤、詩話等書，又有一書譏評巨公偉人闕失，目曰碧雲騢，取莊獻明肅太后垂簾時，西域貢名馬，頸有旋毛，文如碧雲，以是不得御閑之意，嫁其名曰都官員外郎梅堯臣撰，實非聖俞所著，乃泰作也。

（一〇）王楙野客叢書卷九禹錫平淮詩

隱居詩話曰："人豈不自知？及愛其文章，乃更太謬。劉禹錫稱平淮西詩云：'州中喔喔晨雞鳴，譙樓鼓角聲和平。'以爲盡李愬之美。又曰：'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年。'以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句爲何等語。"此隱居之言也。僕謂詩人意到，自有所喜。禹錫之意，隱居自不解耳，豈可以目前之語疵之哉！且如"池塘生春草"之句，亦甚平易，是人皆能道者，靈運至謂有神助，則靈運之意有非他人所能知也。禹錫所謂"州中喔喔晨雞鳴，譙樓鼓角聲和平"，所以見李愬不動風塵，曉入蔡州，擒捕醜虜如此。"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年"，所以見憲宗當德宗姑息藩鎮之後，能毅然削平禍亂，使人復見太平官府如此。僕嘗味之，此兩聯正得當時之意。隱居以爲何等語，是不思之過也。

案：此批評底本第三〇條。

又卷一七福不盈眦

隱居詩話曰："詩戒蹈襲古人意，亦有襲而愈工。魏人章奏曰：'福不盈眦，禍將溢世。'韓退之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僕謂"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乃班固答賓戲，見西漢叙傳。袁術議稱尊號，嘗引以爲言。此語非出於魏人之口。鮑照河清頌曰："物不盈眦，美溢金石。"

案：此批評底本第四一條。

又卷二〇珊瑚舂黄縻

隱居詩話曰："杜牧之詩有趁韻而撰造非事實者。如'珊瑚破高齊，作婢舂黄縻'，是也。李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舂，

無糜字。”僕謂既言衣青衣而春，添一字何害？但糜自是粥，作米粱字用，恐有所未安耳。“春黄糜”之語，牧蓋祖後漢志“慊慊春黄糜”之意，不知糜豈可以言粱邪？

案：此評底本第二八條。

（一一）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八沿襲述者不及作者

梅堯臣贈鄰居詩有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閑遠也。隱居語録玉林云：按唐于鵠有題鄰居詩云：“蒸梨嘗共竈，澆薤亦同渠。”二公之詩，蓋本乎此。

案：此所謂隱居語録語，實爲底本第一九條。

（一二）脱脱等宋史藝文志八文史類

魏泰隱居詩話一卷。

（一三）近古堂書目卷下詩話類

魏泰臨漢隱居詩話。

（一四）單宇菊坡叢話卷九古今詩人類

“蘇子美以詩得名，學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爲主。梅堯臣亦能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梅，其實正

相反也。"蘇詩之佳者，如垂虹亭觀月云："月晃長江上下同，畫橋横截冷光中。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沉沉卧綵虹。佛氏解爲銀世界，仙家多住玉華宫。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乘曉風。"梅有逢梅花詩云："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荼蘼比，只欠溪邊月下杯。"甚爲東坡所稱賞，歐公尤尊之。

案：此論及底本第三五條。

（一五）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三集録三

宋、元人詩話：……隱居詩話一卷，魏泰撰。

（一六）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集部上詩文評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　一册　宋魏泰。

（一七）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

隱居語録曰："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于己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李華弔古戰場曰：'其存其没，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陳陶則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蓋工于前也。"余以以文爲詩，此謂之出處，何得爲蹈襲。若如此苛責，則作詩者必字字杜撰耶。

案：此論及底本第四一條。

又

“汝南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路旁老人憶舊事，相與感泣皆涕零。老人收泣前致辭，官軍入城人不知。忽驚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承平時。”前二句言兵不血刃，兇渠就縛之易，末見蔡人慶幸之意。雖高文典册不及柳州二雅，徑净流動則過之，夢得自負亦不謬。隱居詩話乃云：“起結兩聯，不知爲何説。”何異盲者照鏡耶？大抵宋人評劉詩多可笑者，如傷愚溪詩：“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惟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牓，殘陽寂寞出樵車。”摹寫荒涼之概，真覺言與泗俱。詩眼乃譏其“于子厚了無益，殆折楊、黄華之雄，易售于流俗”。此詩自因僧言零陵來，言愚溪無曩時之觀，而述所聞以寄恨耳，非頌非誄，非誌非狀，將必欲盛揚子厚之美而後有益乎？山谷游廬山，與羣僧圍爐，偶舉“一方明月可中庭”之句，一僧遽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滿中庭’?”此僧真可與此二家鼎足。

案：此評及底本第三〇條。

（一八）錢曾讀書敏求記卷四詩文評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

宋魏泰道輔撰。洪武九年丙辰，映寫老人寫于華亭集賢外波草舍雨窗，時年八十。老人即孫道明也。

（一九）錢曾述古堂藏書目卷七詩話

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一卷，一本抄。

（二〇）錢曾也是園藏書目卷七詩文評

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一卷。

（二一）厲鶚宋詩紀事卷二八魏泰

泰字道輔，襄陽人，曾布之婦弟。爲人無行而有口。米元章稱其與王平甫並爲詩豪。崇、觀間，章惇爲相，欲官之，不就。有臨漢隱居集、東軒筆録、隱居詩話。

（二二）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九臨漢隱居詩話提要

臣等謹案：臨漢隱居詩話一卷，宋魏泰撰。泰有東軒筆録，已著録。泰爲曾布婦弟，故嘗託梅堯臣之名，撰碧雲騢以詆文彦博、范仲淹諸人。及作此書，亦黨熙寧而抑元祐。如論歐陽修，則恨其詩少餘味，而於“行人仰頭飛鳥警”之句，始終不取；論黄庭堅則譏其自以爲工，所見實僻，而有“方其拾璣羽，往往失鵬鯨”之題；論石延年則以爲無大好處；論蘇舜欽則謂其以奔放豪健爲主；論梅堯臣則謂其乏高致；惟於王安石則盛推其佳句。蓋堅執門户之私，而甘與公議相左者。至“草草杯柈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一聯，本王安石詩，而以爲其妹長安縣君所作，尤傳聞失實。然如論梅堯臣贈鄰居詩不如徐鉉，則未嘗不確。他若引韓愈證國史補之不誣，引漢書證劉禹錫稱魏綰之誤，以至評韋應物、白居易、楊億、劉筠諸詩，考王維詩中顛倒之字，亦頗

有可采。畧其所短，取其所長，未嘗不足備考證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二三）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五集部詩文評類一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宋魏泰撰。泰有東軒筆録，已著録。泰爲曾布婦弟，故嘗託梅堯臣之名，撰碧雲騢，以詆文彦博、范仲淹諸人。及作此書，亦黨熙寧而抑元祐。如論歐陽修，則恨其詩少餘味，而於“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始終不取；論黄庭堅則譏其自以爲工，所見實僻，而有“方其拾璣羽，往往失鵬鯨”之題；論石延年，則以爲無大好處；論蘇舜欽，則謂其以奔放豪健爲主；論梅堯臣，則謂其乏高致。惟於王安石，則盛推其佳句。蓋堅執門户之私而甘與公議相左者。至“草草杯柈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一聯，本王安石詩，而以爲其妹長安縣君所作，尤傳聞失實。然如論梅堯臣贈鄰居詩不如徐鉉，則亦未嘗不確。他若引韓愈詩，證國史補之不誣；引漢書證劉禹錫稱衛綰之誤；以至評韋應物、白居易、楊億、劉筠諸詩，考王維詩中顛倒之字，亦頗有可采。畧其所短，取其所長，未嘗不足備考證也。

（二四）永瑢等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卷二〇集部九詩文評類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

宋魏泰撰。泰爲曾布之婦弟，故其學薄元祐而重熙寧。是書所論，亦不免門户之私。然一知半見，亦時有可取。蓋泰雖邪黨，而文章則未嘗不工也。

（二五）陸烜奇晉齋叢書臨溪隱居詩話跋

此卷即錢遵王所藏、讀書敏求記所載者，末有題署兩行云："洪武九年丙辰，映寫老人寫於華亭集賢外波草舍雨窓，時年八十。老人即孫道明也。"上有袁凱之印、許昌國印。"臨溪"二字，敏求記誤刻"漢"字。非是此本，曷由知之？信乎，讐校之功爲鎸書第一要事。梅谷陸烜識。

（二六）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第五集臨漢隱居詩話跋

魏泰字道輔，襄陽人。幼爽邁，善屬文，博綜羣籍，喜談朝野事，亹亹終日。然其爲人，有口而無行。于曾布爲婦弟，恃其勢，頗爲鄉里患苦。嘗在試院，以事上請，毆主文幾斃，坐此不許應取。既不得志，乃紀其少時公卿間所聞，爲東軒筆録一書，皆用私意誣衊前人，心喜章惇，數稱其長，其是非多不可信。又撰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録，皆託之武人張師正，而自爲之序；最後假梅堯臣之名，作碧雲騢，至毁及范文正，而天下駭然矣。晚節卜居漢上，爲隱居詩話一卷。其持論主于優柔感諷，深以豪縱怒張爲戒，殊不類其爲人。雖閒一稱引章惇，且目王介甫爲孟子後一人，爲後世口實，而援據古今，扢揚風雅，尚未獲戾于正人，似差勝于東軒諸録耳。偶得善本，校而刊之，覽者或不以爲

病云。

乾隆己亥十月下浣三日長塘鮑廷博于知不足齋

（二七）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

魏泰道輔隱居詩話云："黄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狹也。故句最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編後云：'端求古人遺，琢抉手不停。方其得璣羽，往往失鵬鯨。'"此論雖切，然未盡山谷之意。後之但求渾厚者固有之矣，若李空同之流，殆所謂"鵬鯨"者乎？

案：此論及底本第三三條。

（二八）袁枚隨園詩話卷一

余不喜黄山谷詩，而古人所見有相同者。魏泰譏山谷："得璣羽而失鵾鵬，專拾取古人所吐棄不屑用之字，而矜矜然自炫其奇，抑末也。"王弇州曰："以山谷詩爲瘦硬，有類驢夫脚跟，惡僧藜杖。"東坡云："讀山谷詩，如食蝤蛑，恐發風動氣。"郭功甫云："山谷作詩，必費如許氣力，爲是甚底？"林艾軒云："蘇詩如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去。黄詩如女子見人，先有許多粧裹作相。此蘇、黄兩公之優劣也。"余嘗比山谷詩，如果中之百合，蔬中之刀豆，畢竟味少。

案：此論及底本第三三條。

（二九）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二

劉夢得自稱其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愬之美。魏泰云："吾不知此爲何等語。"賈島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泰云："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香山賞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數句，泰云："皆常語也。"泰之獨得懸解，不依傍前輩如此。然介甫詩"含風鴨緑鱗鱗起，弄日鵝黄裊裊垂"，此與俗子謎何異，而泰以爲佳句何哉？中有私好，見地遂卑。故無論作詩説詩，皆以打掃心地爲本。

案：此批評底本第三〇條。

又

李華弔古戰場文云："其存其殁，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寤寐見之。"六語委曲深痛，文家真境，萬不可移減一字者。魏泰則云："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愈工於前。"此以繁簡爲工拙者也。陳詩誠緊悚，然豈能謂李文之不逮哉！文章各有境界，宜繁而繁，宜簡而簡，乃各得之。推簡者爲工，則減字法成不刊典，而文章之妙，晦而不出矣。王右丞"黄雲斷春色"，郎士元"春色臨關盡，黄雲出塞多"，一語化作兩語，何害爲佳！必謂王係盛唐，能以簡勝，此矮人之觀也。然李西涯猶謂"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不如"千崖秋氣高"；"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不如"春入燒痕青"。則爲簡字訣所誤者亦多矣。

案：此論及底本第四一條。

又

魏泰云："楊察謫信州，送者十二人，察於餞筵作詩以謝，用十二故事。如'位如星占野，人似月分卿。極醉巫峯倒，聯吟嶰管清'。用事皆恰好。"此泰游戲之筆耶？抑真以之論詩耶？游戲則不足書，論詩則止可以糊村中酒店壁耳。人往喜此等爲新切，又察與泰之唾餘也。

案：此評底本第四五條。

又

魏泰云："六一詩話稱謝伯初之'園林換葉梅初熟'，不如'庭草無人隨意緑'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如'空梁落燕泥'也。"予殊不謂然。王冑、薛道衡詩句，誠天然風韻矣。然宋人詩深秀如"園林"二語者，又何少也！必取佳詩而排擠之，則王、薛二佳句，又能如"春日遲遲，卉木萋萋"，"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否耶！此皆於無議論中尋議論之弊也。魏泰遂謂"伯初句意凡近，不如王、薛之峻潔可喜"。阿佞之談，識者笑之。

案：此論底本第五九條。

又

魏泰謂"韋左司古詩勝律詩"，此語殊妄。韋五律之清妙，都不讓五古。七律如"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假使陶元亮執筆爲七律，又何以過此！

案：此評及底本第三一條。

又

山谷詩如"不可一日無此君"，"我醉欲眠君且去"，特偶及之。魏泰遂謂其作詩好用南朝人語。其詩静細雄深皆有之，如

“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此豈局促一隅者所能道？泰題其集云：“方其得璣羽，往往失鵬鯨”，何其苛而不察也。

案：此評底本第三三條。

又卷四

木蘭詩云：“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聲律對偶無不諧，此必距唐人甚近，北周、隋人之作也。尤西堂謂“木蘭魏氏，譙人，代父從軍，凱旋不受爵。煬帝知之，欲納入宫，遂自盡，贈孝烈將軍”。則隋人也。若魏泰詩話謂“世傳木蘭詩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也。”按此詩與子建所作，豈有一毫相似處？泰豈未覩子建詩耶？徒以“可汗”二字作論，疏漏甚矣。

案：此論底本第三條。

又

魏泰謂“張籍、白居易樂府，述情敘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嘻！何其大而無當也。文昌樂府，古質深摯，其才下於李、杜一等，此外更無人到。樂天樂府，則天弢自解，獨往獨來，諷諭痛切，可以動百世之人心，雖孔子復出删詩，亦不能廢。予嘗謂其命意直以三百篇自居，爲宇宙間必不可少文字；若長恨歌、琵琶行，則不作可也。泰徒以六朝隱約意思爲風、騷遺響，而不知樂天、文昌樂府之可貴，此以皮毛相詩者。

案：此論及底本第一六條。

又

沈存中謂“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吕惠卿謂“詩正當如是，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此二説皆過也。昌黎琴操，高古絶特，唐人無及之者。古詩崛而堅，足爲李、杜；其鬬險之作，則不可法。存中以其鬬險之失，概却全集，而惠卿矯之，謂詩正當爾爾，其謬更甚於存中也。蓋惠卿小人，徒以言語好勝而不顧其安，必至如此。

案：此條雖未提及魏泰，然所論乃臨漢隱居詩話第二一條事。

又

魏泰依倚曾布之勢，鄉井患苦。推荆公爲孟子後一人，數稱章惇之長，撰東軒筆録、碧雲騢誣衊正人，士類不齒。然能知劉夢得“官軍誅佞倖，天子舍妖姬”，爲“不曉文章體裁，失臣下事君之體”；且謂鄭畋“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宫井又何人”，“命意稍似，而詞句凡下，比説無狀，亦不足道”。非其詩學之深，有此識力，蓋數詩本非人心所安也。詩教自有正大門庭，不入其門，雖詞語新巧，萬口流傳，不足當小人之一哂，況有識者乎！董宗伯畫禪室隨筆乃取“終是聖明”二語，爲文家善翻公案法。夫不問情理之正，徒恃翻字訣爲行文祕要，則文之魔障已矣。

案：此論及底本第二五條。

（三〇）吴景旭歷代詩話卷一九丙集下之上賦雲龍

杜牧阿房宫賦：“長橋卧波，未雩何龍？”

吴旦生曰：隱居詩話：牧謂“龍見而雩”，故用龍以比橋，殊不知龍者，龍星也。余以隱居此辨甚確。齊源師謂高阿那肱：

"龍見當雩。"阿那肱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雩祭，非真龍也。"豈牧之文人而亦有此失耶? 後見洪駒父詩話載古本是"未雲何龍"，其義始安。乃知點畫之譌，相去懸絶至此。百川學海云："蓋長橋之卧波上，如龍之未得雲而飛去，若加以'雩'字，則龍乃星名，何有於長橋之勢哉?"

潘子真詩話云："曾南豐言：阿房宫賦：'鼎瑺玉石，珠瑰金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瑰'當作'塊'，蓋言秦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觀此，益知"雩"、"雲"之譌，有自來矣。

案：此論及底本第二八條。

又卷二三丁集上之下古樂府木蘭

滄浪詩評曰："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類，已似太白，必非漢、魏人詩也。"隱居詩話曰："木蘭詩有高致，世傳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大點兵'，漢、魏時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詞也。"

吴旦生曰：王弇州謂不必用"可汗"爲疑，"朔氣"、"寒光"致貶，要其本色，自是梁，陳及唐人手段。余觀其叙事布辭，蒼拙近古，决非唐人所及。况魏太武時，柔然已號可汗，非始於唐也。……

案：此論底本第三條。

又卷四七庚集上之中唐詩棄

隱居詩話曰："孟浩然入翰苑，訪王維，適逢明皇駕至，倉皇伏匿。維不敢隱而奏知明皇，召使進所業，浩然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明皇曰：'卿自棄朕，朕未嘗棄卿也。'因放歸襄陽。且浩然布衣攔入宫禁，又犯

行在所，而止於放歸，明皇寬假之亦至矣，烏在以一棄字而議罪乎？”

吴旦生曰：北夢瑣言：“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玄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與，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對，因從容説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見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賜對，俾口進佳句。孟浩然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意不悦，乃曰：‘未曾見浩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緣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唐詩注又云：明皇以張説之薦，召浩然令誦所作，云云。詩話總龜又云：浩然謁華山李相不遇，有“詩卷却拋書袋内，譬如閒看華山來”之句。明皇召李對，説及浩然。云云。新唐書又云：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友人至，劇飲甚懽。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斥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辭行，浩然不悔也。余觀所載不一，竊以闌入宫禁，或屬未然；而急召私第，爲可據信。似北夢之言爲長。乃唐詩及書話俱載王維事。

案：此論及底本第二六條。

又卷四九庚集中之上唐詩平淮西

全唐詩話載：劉禹錫曰：“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飧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説用兵伐叛矣。”自爲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愬之入蔡城也，須臾之間賊無覺者。又落句云：“始知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昇平時”，以見平淮之年。

吴旦生曰：隱居詩話：禹錫稱“城中”二句爲盡李愬之美，“始知”二句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句爲何等語。野客叢書云：

禹錫"城中"二句，見李愬不動風塵，曉入蔡州，擒捕渠魁如此。"始知"二句，見憲宗當德宗姑息藩鎮之後，能毅然削平禍亂，使人復見太平官府如此。此兩聯正得當時之意。余詳禹錫詩中，歸美李愬，其沾沾自喜，或有微意。觀唐史云：退之淮西碑多歸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之於帝，謂愈文不實。遂斵其碑，更命段文昌爲之，則禹錫之自許有以也。……

案：此論及底本第三〇條。

又卷五一庚集中之下唐詩得句

臨漢詩話曰："賈島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一吟下淚也。"

吴旦生曰："詩人得句，取其精力所結，獨地至到，自味自甜，未許旁人染鼎。若向此處推勘工拙，便減興會矣。江隣幾雜志云：一僧賦中秋詩："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鐘，城人盡驚。李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蓋幸在南唐，嘉斯標舉，若遇高頭巾，且道："何必一年方對。"

案：此論及底本第三〇條。

又卷五五辛集上之中宋詩作鬧

隱居詩話曰："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有二客，乃歐陽學士修、陸學士經。元獻喜曰：'雪人詩人見過，不可不飲也。'因置酒共賞，即席賦詩。是時西師未解，歐陽修句有'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樂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怏怏不樂，嘗語人曰：'裴度也曾燕客，韓愈也會做文章，但言"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却不曾恁地作

鬧。'"

吴旦生曰：按次日蔡君謨上其事，元獻坐此罷相，故云'作鬧'。永叔頗聞元獻有後語，乃作啓以致謝意，終不平。然其憂國愛民之意溢於言表，得二雅正變之深旨。人多取其聚星堂對雪賦詩，禁體物語，凡玉、月、梨、梅、練、縞、白、舞、鵝、鶴、銀等事，皆請勿用。永叔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然而原其風旨，終遜作鬧一詩。

案：此評及底本第四四條。

（三一）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詩文評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宋魏泰撰。

（三二）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

魏泰詩話，據讀書敏求記云，是一卷。余所得刊本其論詩共三十餘條，似是全者。然見他書所引，此中有不載者，可知尚有脱遺。

又

臨漢隱居詩話云："鼎、澧道中有甘泉寺。天禧末寇萊公南遷，題名寺壁。天聖初，丁謂南遷，復題名而行。其後范諷爲湖南安撫，有詩云：'平仲酌泉方整轡，謂之禮佛又南行。層巒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竊謂士君子直節事君，豈顧利害？況寇公與丁謂不可同日語，范諷之詩，烏足録哉！宋黄徹曾深駁其非。

案：碧溪詩話卷九："醴陽道旁有甘泉寺，因萊公、丁謂曾留行記，從而題詠者甚衆，碑牌滿屋。孫諷有'平仲酌泉曾頓轡，謂之禮佛遂南行。高堂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人皆傳道。余獨恨其語無別。自古以直道見黜者多矣，豈皆貪寵榮者哉?"此即何文焕所謂。又此論及底本第二三條。

（三三）丁丙、丁仁八千卷樓書目卷二〇集部詩文評類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　宋魏泰撰　學海類編本　知不足齋本　龍威秘書本　七子詩話本　歷代詩話本　奇晉齋本。

（三四）管庭芳、章鈺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卷四下

臨漢［補］黄鈔本、宋鈔本均作"溪"。隱居詩話一卷　述古目録注"鈔"字〇鈺案宋志著録。

宋魏泰道輔撰。洪武九年丙戌映雪老人寫於華亭集賢外波［原校］"波"改"坡"。［補］阮本作"坡"。草舍雨窗，時年八十。老人即孫道明也。［補］勞權云：知不足齋即據此本刊行。〇鈺案：映雪老人鈔書，詳前卷三自號條下。

（三五）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卷六四集部詩文評類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鈔本

［宋］魏泰道輔撰

洪武九年，歲在丙辰，閏九月壬辰、癸巳兩日，在華亭集賢外波草舍雨牕寫。映雪老人誌。時年八十歲。

（三六）邵懿辰、邵章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二〇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　　宋魏泰撰

知不足齋本，佳。學海類編本。奇晉齋叢書本。

龍威祕書本。歷代詩話本。

［續録］七子詩話本。湖北先正遺書本。

（三七）張宗泰魯巖所學集卷一一跋臨漢隱居詩話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其持論有偏駁不公處，有諦當不易處，提要論之詳矣。兹又得未及糾正者數事：如春秋書龍闘於鄭之時門，韓退之詩云："庚午憩時門，臨泉觀龍闘。"此自隨筆遣興之詞。古今詩人，往往有此。如陶靖節贈羊長史："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漢、晉相去五六百年，豈復有四皓之可與言？未聞有人以此爲病也。又宋瀛國公在燕京作云："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和靖生當宋初，相去亦二三百年，而何從寄語？亦未聞有人議及者。今乃謂韓道經時門，豈復覩當日之闘龍。説詩若此，亦滯相矣。又宋詩紀事卷十一："謝伯初字景山，晉江人，官許州法曹。"乃誤紐其名、字爲一，而作謝伯景，又失檢矣。又引王禹偁送朱嚴詩曰："賃舟東下歷陽湖，牓眼科名釋褐初。"則朱嚴當爲第二人進士及第，乃謂第三人，何也？又提要謂"考王維詩中顛倒之字，亦頗有可採"，而書中祗有孟浩然入翰苑訪王維一條，其餘無一字及王維，未知何故也。

（三八）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一〇明以來之鈔本

明以來鈔本書，最爲藏書家所祕寶者……又有華亭孫明叔道明……臨漢隱居詩話一卷……按臨漢隱居詩話跋云："洪武九年丙辰，映雪老人寫于華亭集賢外坡草舍雨窗，時年八十。"計其生年，當在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但不知卒於何年耳。孫星衍、莫晉合撰松江府志："孫道明，字明叔，華亭人，居泗涇，博學好古，藏書萬卷，遇祕書輒手自鈔録，築映雪齋，延接四方名士，校閲藏書爲樂，造一舟曰水光山色，徜徉南浦，自號停雲子，嘗與陶九成共汎，九成製詞，道明即倚簫聲和之，與櫂歌相答。"

（三九）劉聲木續補彙刻書目卷二八

七子詩話不著編輯名氏　　庚子□月重刊袖珍本

…………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宋魏泰。

（四〇）筆記小説大觀第八輯臨漢隱居詩話提要

宋魏泰撰。一卷。中述歐陽修、黄庭堅、蘇舜欽、石延年之詩，率多微辭，殊乖公議。至盛稱王安石佳句，不一而足，尤爲抑元祐之一證。然如論梅堯臣贈鄰居詩不如徐鉉，碻有見地。評白居易、韋應物、劉筠、楊億諸詩，亦深中竅會。非他家聽聲之見，隨人以爲是非者。比畧其門户之私，而取其精覈之論，分别觀之，瑕瑜固兩不相掩矣。

（四一）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卷八集部下詩文評類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　宋魏泰撰　清鈔本　盧文弨校並跋　一册。

卷下 引 述

（一）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二立春王禹玉口占一絶

歐公、王禹玉俱在翰苑，立春日當進詩貼子。會温成皇后薨，閣虚不進，有旨亦令進。歐公經營中，禹玉口占便寫曰：“昔聞海上有三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似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喜其敏速。禹玉，歐公門生也而同局，近世盛事其詩，畧曰：“當年叨入武成宫，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閒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賜黄金帶，顧我今爲白髮翁。”云云。

案：此實本於底本第四八條。

又老杜劉禹錫白居易詩言妃子死

老杜北征詩曰：“唯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别。不聞夏、商衰，終自誅褒、妲。”意者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也。而劉禹錫馬嵬詩曰：“官軍誅佞幸，天子舍夭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白樂天長恨詞曰：“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乃是官軍迫使殺妃子，歌詠禄山叛逆耳，孰謂劉、白能詩哉！其去老杜，何啻九牛毛耶！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案：此實本於底本第二五條。

又卷四舒王女能詩

舒王女，吴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工詩，多佳句。有詩寄舒王

曰："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黄花。"舒王以楞嚴經新釋付之，有和詩曰："青燈一點映窗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了諸緣如幻夢，世間惟有妙蓮花。"

案：此實本於底本第五七條。

又卷五范文正公蚊詩

范仲淹少時求爲秦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廨舍多蚊蚋，文正戲題其壁曰："飽去櫻桃重，饑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用問前程。"雖戲笑之語，亦愷悌渾厚之氣逼人，況其大者乎！

案：此實本於底本第五〇條。

（二）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李謫仙

隱居詩話云："世言韓愈、白居易無往來之詩，非也。退之招樂天詩云：'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又送靈師詩云：'開、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爲誰編。'是時韋處厚守開州，白居易守忠州也。又有'放朝曾不報，半夜蹋泥歸'之句，樂天和曰：'仍聞放朝夜，誤出到街頭。'樂天有寄退之詩曰：'近來韓閣老，疎我我先知，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案：此爲底本第七條。

又卷六杜少陵一

隱居詩話云："劉攽詩話載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内，人少虎狼多。少人慎勿投，虎多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言亂世人惡甚於虎狼也。余觀老杜潭州詩：'岸花飛送客，檣燕

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於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在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詬怒也。老杜最善評詩，觀其愛李白深矣，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又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信斯言也，觀陰鏗、鮑照詩，則知所謂主優柔而下豪放者，（'主'徐鈔本、明鈔本作'上'。）爲不虛矣。"

案：此爲底本第四條。

又卷一一杜少陵六

隱居詩話云："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前人謂杜甫之爲詩史，蓋爲是也，非但叙塵迹摭故實而已。"

案：此爲底本第二條。

又卷一三杜少陵八

隱居詩話云："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爲意主肅宗。鄭公善評詩也。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其順宗時作也，東方謂憲宗在儲也。"

案：此爲底本第二七條。

又卷一四杜少陵九

隱居詩話云："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愈不以爲然，作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爲微之發也。元稹自謂知老杜矣，其論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至退之則曰：'引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夫高至於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思賾深遠宜如何，（'賾深'原作'頤彌'，此據元本、明鈔本校改。）而詎止於曹、劉、沈、宋之間邪？"

案：自"元稹作"至"發也"爲底本第八條，餘爲第一三條。

又卷一五韋蘇州

隱居詩話云："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則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案：此爲底本第三一條。

又孟浩然

隱居詩話云："孟浩然入翰苑，訪王維，適明皇駕至，浩然倉黄伏匿，維不敢隱而奏知，明皇曰：'吾聞此人久矣。'召使進所業，浩然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明皇曰：'吾未嘗棄卿，何誣之甚也。'因放歸襄陽。世傳如此。而摭言諸書載之尤詳。且浩然布衣闌入宫禁，又犯行在所，而止於放歸，明皇寬假之亦至矣，烏在以一棄字而議罪乎？"

案：此爲底本第二六條。

又卷一七韓吏部中

隱居詩話云："退之李花詩云：'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到玉皇家。長姫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等差。'及贈盧仝詩曰'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濯桃李'，即此時也。李渤、石洪、温造爲處士，純盜虚名，韓愈雖與之游，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今又往，鞍馬僕從照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夫爲處士，乃刺口論世事，希名聲，願驅使，又要索高價似玉，飾僕御以誇閭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洪詩曰：'長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尤可笑也。"

案：自"退之"至"即此時也"，爲底本第一〇條。其餘，爲底本第一一條。字句有異。

又

隱居詩話云："班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也。'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有書。'而韓愈贈盧仝詩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把遺編究終始'，不知此二傳果何等書。"

案：此爲底本第一二條。

又卷一八韓吏部下

隱居詩話云："沈括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交相詰難，久而不决，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豈黨邪！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座大笑。予每評詩，多與存中合。予頃年嘗與王荆公評詩，余謂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健美，但恨其少餘味耳。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可謂有味矣。'然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信乎所見之殊，不可强同也。"

案：自"沈括"至"多與存中合"，爲底本第二一條，餘爲第二二條。

又

隱居詩話曰："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其存其没，家莫聞知，人或有言，蓋將信疑，娟娟

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蓋工於前也。”

案：此爲底本第四一條。

又

隱居詩話云：“南溪始泛詩，將死病中作也，句有‘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又云：‘餘年懍無幾，休日愴已晚。’張籍哭退之詩畧曰：‘去夏公請告，養病城南莊。籍時休官罷，兩月同遊翔。移舡入南溪，東西縱篙撑。公作游溪詩，詠唱多慨慷。’又曰：‘偶有賈秀才，來兹亦同并。’秀才謂賈島也。島有携文謁張籍韓愈詩曰：‘袖有新詩成，欲見張與韓’也。”

案：此爲底本第六條。

又

隱居詩話云：“李肇國史補載：‘韓愈游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别。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沈顔作聱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余觀退之贈張徹詩云：（‘徹’原作‘籍’，今據本集校改。）‘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絶陘。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澾拳跼，梯飈颭伶俜。悔狂已咋指，垂戒仍鐫銘。’則知肇記爲信然，而沈顔爲妄辨也。”

案：此爲底本第九條。

又卷一九孟東野、賈浪仙

隱居詩話云：“孟郊詩蹇澀窮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

案：此爲底本第一四條。

又卷二〇劉賓客

隱居詩話云："人豈不自知耶，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鷄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昇平年'，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爲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不知此兩句有何難道，至于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楊衡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此尤可笑也。"

案：此爲底本第三〇條。

又

隱居詩話云："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詩云'驅車越陜郊，北顧臨大河'，美矣。又稱李邕六公篇，恨不見之。皇甫湜題浯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亦善評文者。若白居易殊不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耳。"

案：此爲底本第三二條。

又卷二一香山居士

隱居詩話云："樂天題海圖屏風詩畧曰：'或者不量力，謂兹鼇可求。贔屭牽不動，綸絶沉其鈎。一鼇既頓頷，諸鼇齊掉頭。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吾讀此詩，感劉隗、李訓、薛文通等事，爲之太息。"

案：此爲底本第六〇條。

又卷二二西崑體

隱居詩話云："楊億、劉筠作詩務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歐公云：'大年詩有"峭帆横度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此何害爲佳句。'余見劉子儀詩句有'雨勢宫城闊，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誣也。"

案：此爲底本第四〇條。

又

隱居詩話云："歐陽文忠公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園林换葉梅初熟'，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緑'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若'空梁落燕泥'也。蓋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體，而王胄、薛道衡峻潔可喜也。"

案：此爲底本第五九條。

又卷二三杜牧之

隱居詩話云："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蓋世傳木蘭詩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也。杜牧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裹曾驚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殊有美思也。"

案：此爲底本第三條。

又

隱居詩話云："杜牧好用故事，仍於事中復使事，若'虞卿雙璧截肪鮮'是也。亦有趁韻而撰造非事實者，若'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黄糜'是也。李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舂，初無糜字。"

案：此爲底本第二八條之前半部分。

又

隱居詩話云："杜牧晚晴賦：'忽引舟於深灣，覩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嫣然如女。'芰，菱也，牧乃指爲荷花。阿房宫賦：'長橋卧波，未雩何龍。'牧謂龍見而雩，故用龍以比橋，殊不知龍者龍星也。春秋書'龍鬥於鄭之時門'。退之詩云：'庚午憩時門，臨泉觀鬥龍。'韓自河陽還汴，但道經時門，豈復覩當日之鬥龍耶？"

案：此爲底本第二八條之後半部分。

又卷二五杜默

隱居詩話云："李文定迪，八月十五日生，杜默作中秋月詩以獻，僅數百言，皆以月况文定。其中句有：'蟾輝吐光育萬種，我公蟠屈爲心胸；老桂根株撼不折，我公得此爲清節；孤輪輾空周復圓，我公得此爲機權；餘光燭物無洪細，我公得此爲經濟。'終篇大率如此，雖造語粗淺，然亦豪爽也。默少以歌行自負，石介謂之豪於歌者如此。晚節益縱酒落魄，文章尤狂鄙。熙寧末，以特奏名得同出身，一命爲臨江軍新淦縣尉，年近七十卒。

案：此爲底本第三九條之大部分。

又卷二六晏元獻

隱居詩話云："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歐陽學士脩、陸學士經。元獻喜曰：'雪中詩人見過，不可不飲也。'因置酒共賞，即席賦詩。是時西師未解，歐陽脩句有'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樂將豐登，須憐鐵甲寒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快然不悦，嘗語人曰：'裴度也曾燕客，韓愈也會做文章，但言"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却不曾恁地作鬧。'"

案：此爲底本第四四條。

又卷二八范文正

隱居詩話云："詩豈獨言志，往往讖終身之事。希文小官時，作十四夜月詩云：'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希文負人望，世期以爲相，而止於參知政事。介甫爲殿中丞、羣牧判官時，作郢州白雪樓詩，畧云：'折楊、皇荂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況復區區郢中小。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能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及作相更新天下之務，而一時沮毀之者蠭起，皆如'白雪'之句也。"

案：此爲底本第四三條。

又王歧公

隱居詩話云："溫成皇后初薨，會立春進詩帖子。是時，歐陽修、王珪同在翰苑，以其虛閤故不進。俄有旨令進溫成閤帖子，文忠未能成詩，禹玉遽口占一首曰：'昔聞海上有仙山，烟瑣樓臺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文忠深歎其敏麗。"

案：此爲底本第四八條。

又卷三一梅聖俞

隱居詩話云："梅堯臣贈鄰居詩，有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閑遠也。"

案：此爲底本第一九條。

又

隱居詩話云："楚州有官奴王英英，善筆札，學顏魯公體，蔡襄頃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堯臣贈之詩曰：'山陽女

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畫蠶頭魯公體。’英英貌甚陋，故有‘不事梳洗’之句。中郎孫，君謨也。”

案：此爲底本第五四條。

又

隱居詩話云：“馬遵謫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軍民爭欲駐留，至以鐵鎖江。遵於餞筵倚醉，令官妓剥榧實而食，眷眷若留連狀，又以所乘驄馬寄聖俞家，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遵夜使人絶鎖解舟，以水沃櫓牙，使之不鳴，逮曉，舟去遠矣。聖俞寄遵詩云：‘三更醉下陵陽峯，仙舟江上去無蹤。杈牙鐵鎖漫横絶，櫓濕不驚潭底龍。斷腸吴姬指如筍，欲剥玉榧將何從。短翎水鴨飛不遠，那經細雨山重重。却顧舊埒病驄馬，塵沙歷盡空龍鍾。’”

案：此爲底本第六九條。

又

隱居詩話云：“吕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會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藝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又欲笞之，妓泣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慜而捨之。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北落，不比孤舟老禿鶬。禿鶬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蓋謂此也。”

案：此爲底本第五五條。

又卷三二蘇子美

隱居詩話云：“蘇子美以詩得名，學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爲志；梅堯臣亦能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梅，其實正相反也。子美嘗自歎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爲尚書郎，在天聖、景祐間，

以書得名，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

案：此爲底本第三五條。

又石曼卿

隱居詩話云：“石延年長韻律詩善叙事，其他無大好處，籌筆驛、銅雀臺、留侯廟詩，爲一集之冠。五言小詩，如‘海雲含雨重，江樹帶蟬踈’，‘平蕪遠更緑，斜日寒無暉’者，幾矣。白居易亦善作長韻叙事詩，但格制不高，局於淺切，又不能更風操，雖衆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易厭也。”

案：此爲底本第三四條。

又卷三四半山老人二

隱居詩話云：“熙寧庚戌冬，王荆公安石自參知政事拜相。是日，官僚造門奔賀者，相屬於路。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于西廡之小閤。荆公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窗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而入。元豐癸亥，公已謝事爲會靈觀使，居金陵白下門外。余謁公，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偶坐於僧房。是時，正當霜雪，而虚窗松竹，皆如詩中之景，余因述昔日題窗，並頌此詩。公憮然曰：‘有是乎。’領畧微笑而已。”

案：此爲底本第二〇條。

又卷三六半山老人四

隱居詩話云：“蘇丞相頌嘗云：‘館中見平甫題壁，有“宫殿影摇河漢外，江湖夢斷鼓鐘邊”，使人吟想不已。’平甫尤工用事，而復對偶親切，在京師有病中答予秋日詩曰：‘忽吟佳句詩消暑，遠勝前人檄愈風。’又曰：‘北海知天諭牛馬，東方敖俗任龍蛇。’王繹學士葬以九月，平甫爲挽詞云：‘九月清霜送陶令，

千年白日見滕公。'（'滕'原作'藤'，今改。）時挽詞甚多，無出此句。"

案：此爲底本第三七條。

又卷三七袁世弼

隱居詩話云："王斻遊金陵昇元寺僧房，見壁間繪一金紫大夫，上題詩一絶云：'陣前金琿生無愧，鼓下蠻奴死合休。三尺吴綀暗塵土，凛然蒼鶻欲横秋。'斻不能辨，卷畫歸示其父。王安國平甫曰：'此劉仁贍象，袁世弼詩也。'袁汝州人，慶曆初，登進士第，官止太常博士，壽不滿四十。少有文學，古詩尤佳，惜乎蚤死，文章多流落。此詩在袁未爲佳句，然亦俊拔可喜。琿實音蠙，袁誤呼也。"

案：此爲底本第二四條。

又卷四〇東坡三

隱居詩話云："劉禹錫詩：'賈生王佐才，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重位。'賈生當文帝時，流落不偶而死，是也。衛綰以車戲事文帝爲郎，及景帝立，稍見親用，久之爲御史大夫，封建陵侯，景帝末年，始拜丞相。在文帝時實未嘗居重位也。"

案：此爲底本第二九條。

又卷四一東坡四

隱居詩話云："王禹偁橄欖詩云：'南方多果實，橄欖稍珍奇。北人將就酒，食之先顰眉。皮核苦且澁，歷口復棄遺。良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蓋六句説回味。歐陽脩云：'甘苦不相入，初爭久方知。'極快健也。"

案：此爲底本第四二條。

又卷四八山谷中

隱居詩話云："黄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

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其編後，畧曰：‘端求古人遺，琢削手不停。方其得瓊羽，往往失鵬鯨。’蓋謂是也。”

案：此爲底本第三三條。

又卷五三楊察

隱居詩話云：“前輩詩多用故事，其引用比擬，對偶親切，亦甚有可觀者。楊察謫守信州，及其去也，送行至於境上者，十有二人。察於餞筵作詩以謝，皆用十二故事，其詩曰：‘十二天人數，（‘人’徐鈔本、明鈔本作‘辰’。）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峯倒，聯吟嶰琯清。他年爲舜牧，協力濟蒼生。’”

案：此爲底本第四五條。

又卷五四宋朝雜記上

隱居詩話云：“至和中，阮逸爲王宫記室，王能詩，多與逸唱和。逸有句曰：‘易立泰山石，難枯上林柳。’有言其事者，朝廷方治之。會逸坐他事，因廢斥之。”

案：此爲底本第四七條。

又卷五五宋朝雜記下

隱居詩話云：“楊文公談苑載本朝武人多能詩，若曹翰句有‘曾經國難穿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劉吉甫云：‘一箭不中鵠，五湖歸釣魚。’大年稱其佳。近世有張師正，本進士及第，换武爲遥郡防禦使，亦能詩，有昇平詞云：‘舊將封侯盡，降王賜姓歸。’又‘蝸角功名時不與，澗松才幹老甘休’。‘分鹿是非皆委夢，落花貴賤不由人。’他句皆類此。”

案：此爲底本第六七條。

又

隱居詩話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

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不知何人之詩，頗爲邊人傳誦。有張師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悦人，晚年尤甚，洛人目爲蜜翁翁。（‘蜜’原作‘密’，今據宋本、明鈔本校改，下同。）會官於塞上，一夕，傳胡騎犯邊，師雄蒼黄震恐，衣皮裘兩重，伏於土穴中，神如癡矣。秦人呼土窟爲土空，遽爲無名子改前詩以嘲之曰：‘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

案：此爲底本第五二條之前半部分。

又卷五七緇黄雜記

隱居詩話云：“歐陽文忠公詩話載宋朝詩僧九人，時號九僧詩，其間惠崇尤多佳句，有百句圖，刊石於長安，甚有可喜者。嘉祐、熙寧間，吴僧文瑩尤能詩，其辭句飄逸，尤長古風，其可喜者，不可槩舉。有渚宫集兩卷，鄭獬爲之序，行於世，可見也。”

案：此爲底本第六六條。

又卷五八神仙雜記

隱居詩話云：“葛稚川神仙傳載：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方平謂曰：‘不見姑已百年矣。’擘麟脯行酒，而蔡經竊視麻姑手如鳥爪，心念曰：‘背痒時正可爬背。’方在念，而方平已知，責經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手可爬背?’於是鞭經背。皇祐中，江西有一事正類此，或題麻姑壇記以嘲之曰：‘五百年來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蛾。擘麟方擬窮歡喜，不奈閑人背痒何。’”

案：此爲底本第六五條。

又卷六〇麗人雜記

隱居詩話云：“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

家能詩者最衆。張奎妻長安縣君，荆公之妹也，佳句爲最：‘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吴安特妻蓬萊縣君，（‘特’徐鈔本作‘持’，明鈔本作‘時’。）荆公之女也，有句云：‘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意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看黄花。’劉天保妻，平甫女也，句有‘不緣燕子穿簾幕，春去春來可得知’。荆公妻吴國夫人亦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有‘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脱洒可喜之句也。”

案：此爲底本第五七條。

（三）蔡夢弼草堂詩話卷上

隱居詩話曰：子美潭州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謂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於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在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訴怒也。子美最善評詩，觀其愛李白深矣，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又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信斯言也，觀陰鏗、鮑照詩，則知所謂主優柔而下豪放者，爲不虚矣。

案：此節録底本第四條。

又

隱居詩話曰：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子美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前人謂杜甫之爲“詩史”，蓋爲是也，非但序陳迹、摭故實而已。

案：此爲底本第二條。

又

隱居詩話曰：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

雲端”，以爲意主肅宗也。鄭公善評詩者也。吾觀韓退之“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其順宗時作也。“東方”，謂憲宗在儲也。

案：此爲底本第二七條。

（四）何汶竹莊詩話卷一品題

隱居詩話云：“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五言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

案：此爲底本第三一條。

又卷二兩漢、建安木蘭古辭，不知年代，皆附於漢。

隱居詩話云：“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蓋世傳木蘭詩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也。”

案：此爲底本第三條。

又卷二二閨秀蓬萊縣君絶句

隱居詩話云：“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能詩者最衆。吴安持妻蓬萊縣君，荆公之女也，有句云云，脱灑可喜。”

案：此摘録者，爲底本第五七條部分。“云云”所畧者爲：“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意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看黄花。”

又卷二三警句上五言

隱居詩話云：“徐鉉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云，此句尤閒遠也。”

案：此所摘録，爲底本第一九條部分。“云云”所畧者爲“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

又

隱居詩話云：“延年詩集如云云，幾希矣。”

案：此所摘録，爲底本第三四條部分。"云云"所署者爲："海雲含雨重，江樹帶蟬疏"，"平蕪遠更緑，斜日寒無暉"。

又卷二四警句下七言

隱居詩話云："西崑體，識者病之。大年有詩云云，此何害爲佳句。"

案：此所摘録，爲底本第四〇條部分。"云云"所署者爲"峭帆横度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

（五）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六命意摠説

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隱居詩

案：此爲底本第二二條之節録。

又卷八沿襲述者工於作者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已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場曰："其存其没，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原文應作"悁悁"。心目，寢寐見之。"陳陶則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蓋工於前也。隱居語録

案：此爲底本第四一條。

又卷九諷興初月詩

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爲意主肅宗也。鄭公善評詩者也。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其順宗時作也。東方謂憲宗在儲也。隱居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二七條。

又卷一二品藻古今人物謝伯景

歐陽文忠公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園林換葉梅初熟"，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緑"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若"空梁落燕泥"也。蓋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體，而王胄、薛道衡峻潔可喜也。隱居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五九條。

又卷一四李杜思賾深遠

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愈不以爲然，作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爲微之發也。元稹自謂知老杜矣，其論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至退之則曰："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夫高至於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思賾深遠宜如何，而詎止於曹、劉、沈、宋之間耶？隱居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八條、第一三條。

又草堂優柔感諷

劉攽詩話載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内，人少虎狼多。少人慎勿投，虎多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言亂世人惡，甚於虎狼也。予觀老杜潭州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於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在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詬怒也。隱居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四條之前半部分。

又卷一五韋蘇州古詩勝律詩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則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隱居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三一條。

又韓文公評退之詩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交相詰難，久而不决。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豈黨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座大笑。隱居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二一條。

又孟東野、賈浪仙苦吟

孟郊詩蹇澁窮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隱居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一四條。

又劉賓客平淮西詩

人豈不自知耶！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鷄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昇平年"，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爲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不知此兩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隱居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三〇條。

又樂天評詩

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詩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

美矣。又稱李邕六公篇，恨不見之。皇甫湜題浯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亦善評文者。若白居易，殊不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裹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耳。隱居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三二條。

又卷一六香山海圖屏風詩

樂天題海圖屏風詩，畧曰："或者不量力，謂兹鰲可求。贔屭牽不動，綸絶沉其鈎。一鰲既頓頷，諸鰲齊掉頭。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吾讀此詩，感劉隗、李訓、薛文通等事，爲之太息。隱居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六〇條。

又卷一七西崑體佳句

楊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歐公云：劉子儀詩句有"雨勢宫城闊，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誣也。隱居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四〇條之節録，然删節失當。

又蘇子美以詩得名

蘇子美以詩得名，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爲主；梅堯臣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蘇、梅，其實正相反也。子美嘗自歎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書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隱居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三五條之節録。

又梅都官寄馬遵詩

馬遵謫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軍民，爭欲駐留，至以鐵鎖

絶江。遵於餞筵倚醉，令官妓剥榧實而食，眷眷若留連狀，又以所乘驄馬寄聖俞家，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遵夜使人絶鎖解舟，以水沃櫓牙，使之不鳴，逮曉，舟去遠矣。聖俞寄遵詩云："三更醉下陵陽峰，仙舟江上去無蹤。杈牙鐵鎖漫横絶，櫓濕不驚潭底龍。斷腸吴姬指如筍，欲剥玉榧將何從。短翎水鴨飛不遠，那經細雨山重重。却顧舊埒病驄馬，塵沙歷盡空龍鍾。"隱居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六九條。

又莫打鴨

吕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會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藝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又欲笞之。妓泣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愍而捨之。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北落，不比孤洲老禿鶬。禿鶬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蓋謂此也。隱居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五五條。

又半山老人霜筠雪竹

熙寧庚戌冬，王荆公安石自參知政事拜相，是日官僚造門奔賀者，相屬於路。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於西廡之小閣。荆公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窗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而入。元豐癸亥，公已謝事，爲會靈觀使，居金陵白下門外。余謁公，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偶坐於僧房。是日正當霜雪，而虚窗松竹，皆如詩中之景。余因述昔日題窗，並誦此詩。公憮然曰："有是乎？"領畧微笑而已。隱居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二〇條。

又卷一八涪翁用新奇字

黄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其編後，畧曰："端求古人遺，琢抉手不停。方其得璣羽，往往失鵬鯨。"蓋謂是也。隱居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三三條。

（六）蔡正孫詩林廣記前集卷五韓退之贈張籍

隱居詩話云：李肇載韓愈游華山事，沈顔作聱書，以爲肇妄載此事。余觀此詩，則肇記爲信然，而沈顔爲妄辯也。

案：此爲底本第九條之節録叙述。

又卷六杜牧之木蘭廟附樂府木蘭詞

隱居詩話云：古樂府中木蘭詩有高致，蓋世傳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大點兵"，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也。

案：此爲底本第三條之節録。

又卷七孟東野泛黄河

隱居詩話云：孟郊詩蹇澀窮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

案：此爲底本第一四條之節録。

又賈浪仙自注

隱居詩話云：人豈不自知，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謬，何邪？賈島有詩一聯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乃自注一絶於其下，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于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楊衡亦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尤可笑也。

案：此爲底本第三〇條之節録。

又後集卷七梅聖俞寄馬遵

隱居詩話云：馬遵謫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軍民爭欲駐留，至以鐵鎖絶江。遵於餞筵倚醉，令官妓剥榧實而食，眷眷若留連狀，又以所乘驄馬寄聖俞家，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遵夜使人絶鎖解舟，以水沃櫓牙，使之不鳴，迨曉，舟去遠矣。聖俞遂以詩寄之，可謂善於敍事者也。

案：此爲底本第六九條之節録。

又莫打鴨

隱居詩話云：吕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官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會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藝可取，士隆愛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又欲笞之，妓泣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憨而捨之。聖俞因作莫打鴨篇，蓋謂此也。

案：此爲底本第五五條之節録。

又蘇梅總話

隱居詩話云：蘇子美以詩得名，學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爲主。梅堯臣亦能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梅，其實正相反也。子美嘗有嘆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爲尚書郎，在天聖、景祐間，以書得名，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

案：此爲底本第三五條。

又石曼卿

隱居詩話云：石延年長韻律詩善叙事，其他無大好處。

案：此爲底本第三四條之節録。

又卷一〇范文正公十四夜月

隱居詩話云：詩豈獨言志，往往讖終身之事。希文小官時作此詩，既而大負人望，世期以爲相，而止於參知政事。王介甫爲殿中丞、羣牧判官時，作郢州白雪樓詩，畧云："折楊、黄華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况復區區郢中小。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能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及作相，更新天下之務，而一時沮壞之者蜂起，皆如"白雪"之句也。

案：此爲底本第四三條之節録。

（七）南溪筆録群賢詩話

隱居詩話

蘇州古詩勝律詩。

案：此爲底本第三一條之首句意。

又詩話

蘇子美以詩得名，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爲主，梅堯臣詩雖乏高致，而平淡又工。世謂之蘇、梅，其實正相反也。

案：此乃臨漢隱居詩話中者，爲底本第三五條之前半部分。

又隱居詩話

黄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其編後，略曰："端求古人遺，琢抉手不停。方其得璣羽，往往失鵬鯨。"蓋謂是也。

案：此爲底本第三三條。

（八）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一一

老杜北征咏馬嵬事云："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别。姦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若明鑒夏、殷事，畏天悔禍，自賜楊妃死，官軍無預者。可謂深識君臣大體。劉禹錫乃云："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白樂天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則爲明皇不得已誅貴妃。雖曰紀其實，豈臣子所忍言，所宜言。魏泰之

案：此所述者乃底本第二五條内容。胡氏末注"魏泰之"三字，殆衍"之"字。或者"之"後闕"語"字。

（九）單宇菊坡叢話卷一天文類

凡詩豈獨言志，往往讖終身之事。如范希文小官時，作十四夜月詩云："光華豈不盛，賞宴尚遲遲。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來夕如澄霽，清風不負期。"既而大負人望，世期以爲相，而止於參知政事。王介甫爲殿中丞、群牧判官，作郢州白雪樓詩，畧云："折楊、黄華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況復區區郢中小。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能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及作相新天下之務，而一時沮壞之者逢起，皆如"白雪"之句也。隱居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四三條。

（一〇）王會昌詩話類編卷二二品評下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獨造者。蓋思之愈

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場曰：“其存其没，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涓涓心目，寢寐見之。”陳陶則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蓋工於前也。

案：此乃臨漢隱居詩話中者，爲底本第四一條。

梅堯臣贈鄰居詩有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閒遠也。

案：此乃臨漢隱居詩話中者，爲底本第一九條。

又卷二四詩賞下

歐陽文忠公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園林换葉梅初熟”，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緑”；又“池館無人燕學飛”，不若“空梁落燕泥”。蓋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體，而王胄、薛道衡峻潔可喜也。

案：此乃臨漢隱居詩話中者，爲底本第五九條。

又卷二六詩彈

人豈不自知，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謬，何耶？賈島有一聯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乃自注一絶于其下云：“一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楊衡亦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尤可笑也。

案：此乃臨漢隱居詩話中者，爲底本第三〇條之節録。

又卷二八讖異

文正公十四夜月詩云：“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隱居詩語云：“詩豈獨言志，往往讖終身之事。希文少官時，作此詩，既而大負人望，世期以爲相，而止於

參知政事。王介甫爲殿中丞、群牧判官時，作郢州白雪樓詩，畧云：'折楊、黄花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四海知音無幾人，況復區區郢中小。十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能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及作相，更新天下之務，而一時沮壞之者蜂起，皆如'白雪'之句也。"

案：此爲底本第四三條。

(一一) 費經虞、費密雅倫卷一七工力

隱居詩話云："賈島詩有'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之句，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

案：此爲底本第三〇條之節録。

(一二) 吴喬圍爐詩話卷四

隱居詩話云："夏竦評子美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意主肅宗。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憲宗在儲時作也。"

案：此爲底本第二七條。

又卷五

隱居詩話云："山谷好取南朝人語之未經用奇字，綴輯成詩，故句雖新而不渾厚。"

案：此爲底本第三三條之節録。

(一三) 鄭方坤全閩詩話卷二楊億

楊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歐公云："大年詩有'峭帆横度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此何害爲佳句。"予見劉子儀詩有"雨勢宫城闊，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誣也。隱居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四〇條。

又謝伯初

歐陽文忠公詩話，稱謝景山之詩，如"園林换葉梅初熟"，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緑"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若"空梁落燕泥"也。蓋景山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體，而王胄、薛道衡峻潔可喜也。隱居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五九條。

又阮逸

至和中，阮逸爲王宫教授，有宗室能詩，多與逸唱和。逸有句曰："易立泰山石，難枯上林柳。"有言其事者，朝廷方治之。會逸復以請求受賄事，因廢斥之。臨漢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四七條。

（一四）王士禛、鄭方坤五代詩話卷一周恭帝

慶曆中，李淑罷翰林學士，知鄭州，會奉祠柴陵，作詩三絶。其恭帝詩最涉忌，曰："弄楯牽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逾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既爲仇家陳述古抉其事以聞，褫一職。臨漢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四六條。

又卷三徐鉉

梅堯臣贈朝集院鄰居詩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鄰詩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高遠矣。臨漢詩話

案：此爲底本第一九條。

（一五）吴景旭歷代詩話卷四一巳集下之中録品

魏泰曰："劉攽載子美詩：'蕭條六合内，人少虎狼多。少人慎勿投，虎多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言亂世人惡甚於虎狼也。予觀潭州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於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在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訴怒也。"

案：此爲底本第四條之節録。

（一六）伍涵芬説詩樂趣卷二評論門

臨漢詩話："梅堯臣贈隣居詩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隣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此句尤賢遠矣。"

案：此爲底本第一九條。

又卷五苦吟門

臨漢詩話："孟郊詩琢削不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律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閒，人與身爲讐。'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

案：此爲底本第一四條。

又卷一二頌美門

臨漢詩話："李文定公迪八月十五日生，黔中作中秋八月詩以獻，皆以月況文定。其中句有'蟾輝吐光育萬種，我公蟠屈爲心胸。老桂根株撼不折，我公得此爲清節。孤輪碾空周復圓，我公得此爲機權。餘光燭物無洪細，我公得此爲經濟。'雖造語粗淺，亦豪爽也。"

案：此爲底本第三九條之節録。

（一七）趙翼甌北詩話卷一一

魏泰臨漢詩話："山谷詩專求古人未使之事，而又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句乏渾厚。"

案：此爲底本第三三條之節録。

又卷一二

魏泰臨漢詩話："楊察謫守信州，餞之者十二人，察於筵上作詩以謝，皆用十二故事。其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座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山側，聯吟嶰琯清。他年爲舜牧，協力濟蒼生。'"

案：此爲底本第四五條之節録。

（一八）梁章鉅退庵隨筆

魏道輔泰曰："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故能入人之深。如盛氣直述，更無餘味，則感人也淺，烏能使其不知手

舞足蹈，又况能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感鬼神乎？‘桑之落矣，其黄而隕’，‘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其言止於桑與烏爾，及緣事以審情，則不知涕之何從也。後人‘採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之類，皆同此意。唐人樂府，述情叙怨，雖委曲周詳，而言盡意盡矣。”

案：此爲底本第一六條之節録。

引用書目

經部

周易正義（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　中華書局影印十三經注疏本

尚書正義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　同前

書集傳（宋）蔡沈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毛詩正義（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　中華書局影印十三經疏本

詩集傳（宋）朱熹撰　四部叢刊三編本

韓詩外傳（漢）韓嬰撰　漢魏叢書本

周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中華書局影印十三經注疏本

儀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同前

禮記正義（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　同前

春秋左傳正義（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　同前

春秋公羊傳注疏（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　同前

春秋穀梁傳注疏（戰國）穀梁赤傳（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　同前

論語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同前

孟子注疏（漢）趙岐注舊題（宋）孫奭疏　同前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同前
白虎通德論（漢）班固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經義述聞（清）王引之撰　皇清經解本
說文解字（漢）許慎撰　中華書局影印陳昌治刻本
說文解字段注　成都古籍書店影印本
急就篇（漢）史游撰（唐）顔師古注（宋）王應麟音釋　津逮祕書本
切韻（隋）陸法言撰（清）任大椿輯（清）王念孫校　翠琅玕館叢書本
廣韻（宋）陳彭年等重修　四部叢刊初編本
廣雅（魏）張揖撰（隋）曹憲音釋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廣雅疏證（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證（清）王引之述　皇清經解咸豐補刊本

史部

史記（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　中華書局排印本
漢書（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　同前
後漢書本紀、列傳（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　同前
三國志（晉）陳壽撰（劉宋）裴松之注　同前
晉書（唐）房玄齡、褚遂良等撰　同前
宋書（梁）沈約撰　同前
南齊書（梁）蕭子顯撰　同前
梁書（唐）姚思廉撰　同前
陳書（唐）姚思廉撰　同前
魏書（北齊）魏收撰　同前
周書（唐）令狐德棻等撰　同前

南史（唐）李延壽撰　同前
北史（唐）李延壽撰　同前
隋書（唐）魏徵、長孫無忌等撰　同前
舊唐書（後晉）劉昫等撰　同前
新唐書（宋）歐陽修、宋祁等撰　同前
舊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撰　同前
新五代史（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注　同前
宋史（元）脱脱等撰　同前
逸周書（晉）孔晁注　漢魏叢書本
東觀漢記（漢）劉珍等撰　武英殿聚珍版書本
東都事畧（宋）王偁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史翼（清）陸心源撰　（臺灣）文海出版社印行本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　中華書局排印本
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李燾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前漢紀（漢）荀悦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後漢紀（晉）袁宏撰　同前
國語（吳）韋昭注　同前
戰國策（漢）高誘注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又（宋）鮑彪校注（元）吳師道重校　四部叢刊初編本
奉天録（唐）趙元一撰　粤雅堂叢書初編本
隋唐嘉話（唐）劉餗撰　顧氏文房小説本
大唐新語（唐）劉肅撰　稗海本
唐語林（宋）王讜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北夢瑣言（宋）孫光憲撰　同前

歸田録 (宋) 歐陽修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涑水記聞 (宋) 司馬光撰　學津討源本
湘山野録 (宋) 釋文瑩撰　津逮祕書本
玉壺野史 (宋) 釋文瑩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澠水燕談録 (宋) 王闢之撰　稗海本
東軒筆録 (宋) 魏泰撰 (近人) 李裕民點校　中華書局排印本
孫公談圃 (宋) 孫升述 (宋) 劉延世録　百川學海本
河南邵氏聞見後録 (宋) 邵博撰　津逮祕書本
曲洧舊聞 (宋) 朱弁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揮麈餘話 (宋) 王明清撰　津逮祕書本
萬曆野獲編 (明) 沈德符撰　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本
吴越春秋 (漢) 趙曄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江南野史 (宋) 龍袞撰　同前
南唐書 (宋) 馬令撰　同前
南唐書 (宋) 陸游撰　同前
史通 (唐) 劉知幾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萬姓統譜 (明) 淩迪知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名臣碑傳琬琰集 (宋) 杜大珪輯　同前
寇準年譜 (近人) 王曉波撰　巴蜀書社排印本
廬陵歐陽文忠公年譜 (宋) 胡柯編　四部叢刊初編本歐陽文忠公集附
范文正公年譜 (宋) 樓鑰編　清宣統二年蘇州范氏重刻歲寒堂本
王荆文公年譜 (宋) 詹大和編　民國十一年影印元刻本王荆文公

詩箋注附
王荆公年譜考畧 (清) 蔡上翔編　清嘉慶九年存是樓刊本
東坡先生年譜 (宋) 施宿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水照蘇軾選集附
宣和書譜 (宋) □□撰　津逮祕書本
唐才子傳 (元) 辛文房撰　民國十三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日本寬政至文化間刊佚存叢書本
列仙傳 (漢) 劉向撰　道藏本
神仙傳 (晉) 葛洪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元學案 (清) 黄宗羲撰 (清) 全祖望修訂 (清) 王梓材、馮雲濠校並輯考畧　清道光間王梓材校補刊行本
宋元學案補遺 (清) 王梓材、馮雲濠輯　四明叢書本
宋人佚事彙編 (近人) 丁傳靖編　中華書局排印本
宋人傳記資料索引 (近人) 楊家駱主編　(臺灣) 鼎文書局印行本
中國人名大辭典 (近人) 臧勵和等編　上海書店印行商務印書館刊本
文獻通考 (元) 馬端臨撰　十通本
續文獻通考 清乾隆十二年敕撰　同前
唐會要 (宋) 王溥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故唐律疏義 (唐) 長孫無忌等撰 (宋) 孫奭等撰音義 (近人) 張元濟撰校勘記　四部叢刊三編本
石林燕語 (宋) 葉夢得撰　稗海本
唐摭言 (南漢) 王定保撰　學津討源本
春明退朝録 (宋) 宋敏求撰　百川學海本
宋宰輔編年録 (宋) 徐自明撰 (臺灣) 文海出版社印行本

括地志（唐）李泰等撰（清）孫星衍輯（清）陳其榮重訂　槐廬叢書初編本
元和郡縣志（唐）李吉甫撰　武英殿聚珍版書本
太平寰宇記（宋）樂史撰　（臺灣）文海出版社印行本
元豐九域志（宋）王存等撰　同前
輿地紀勝（宋）王象之撰　同前
方輿勝覽（宋）祝穆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景定建康志（宋）周應合撰　同前
至大金陵新志（元）張鉉撰　同前
嘉定鎮江志（宋）盧憲撰　宛委别藏本
武林舊事（宋）周密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南方草木狀（晉）嵇含撰　同前
嶺表録異（唐）劉恂撰　同前
水經注（北魏）酈道元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又　岳麓書社排印本
書林清話（近人）葉德輝撰　郎園先生全書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清）邵懿辰撰（清）邵章續録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澹生堂藏書目（明）祁承㸁撰　紹興先正遺書本
近古堂書目（明）□□撰　玉簡齋叢書本
述古堂書目（清）錢曾撰　粤雅堂叢書初編本
也是園藏書目（清）錢曾撰　玉簡齋叢書本
孫氏祠堂書目（清）孫星衍撰　木犀軒叢書本
八千卷樓書目（清）丁丙、丁仁撰　續修四庫全書本
抱經樓藏書志（清）沈德壽撰　中華書局輯録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續補彙刻書目（近人）劉聲木撰　直介堂叢刻初編本
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　中華書局刻印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清乾隆四十七年敕撰（永瑢等纂）　中華書局整理影印本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清）永瑢等纂　中華書局排印本
郡齋讀書志（宋）晁公武撰（宋）趙希弁撰考異附志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衢本郡齋讀書志（宋）晁公武撰（宋）姚應績編　宛委別藏本
直齋書録解題（宋）陳振孫撰　武英殿聚珍版書本
讀書敏求記（清）錢曾撰　海山仙館叢書本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近人）管庭芳、章鈺校證　中華書局輯録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隱湖題跋（明）毛晉撰　虞山叢刻本

子部

孔子家語（魏）王肅注　四部叢刊初編本
荀子（周）荀況撰（唐）楊倞注　同前
荀子集解（近人）王先謙撰　諸子集成本
莊子集釋（清）郭慶藩撰　同前
列子（周）列禦寇撰（晉）張湛注　同前
管子（周）管仲撰（唐）尹知章注（清）戴望校正　同前
商君書（周）商鞅撰（清）嚴可均（萬里）校　同前
韓非子集解（清）王先慎撰　同前
墨子閒詁（清）孫詒讓撰　同前
吕氏春秋（秦）吕不韋撰（漢）高誘注（清）畢沅輯校　同前
山海經箋疏（清）郝懿行撰　郝氏遺書本

穆天子傳（晉）郭璞注　四部叢刊初編本
新書（漢）賈誼撰　同前
說苑（漢）劉向撰　同前
揚子法言（漢）揚雄撰（晉）李軌注（宋）□□音義　諸子集成本
潛夫論（漢）王符撰（清）汪繼培箋　同前
申鑒（漢）荀悦撰（明）黄省曾注　同前
典論魏文帝撰（清）黄奭輯　龍谿精舍叢書本
中說（隋）王通撰（宋）阮逸注　四部叢刊初編本
顔氏家訓集解（近人）王利器撰　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
六韜（周）吕望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齊民要術（後魏）賈思勰撰　同前
黄帝素問（唐）王冰注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宋）唐慎微撰（宋）寇宗奭衍義（金）張存惠重修　四部叢刊初編本
易林（漢）焦贛撰（□）□□注　同前
法書要録（唐）張彦遠輯　津逮祕書本
海岳名言（宋）米芾撰　百川學海本
淮南子（漢）劉安撰（漢）高誘注（清）莊逵吉校　諸子集成本
論衡（漢）王充撰　同前
崔氏政論（漢）崔寔撰（清）馬國翰輯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崔寔政論（漢）崔寔撰（清）王仁俊輯　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本
劉子（北齊）劉晝撰（唐）袁孝政注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劉子校注（北齊）劉晝撰（近人）楊明照校注　巴蜀書社排印本
楊文公談苑（宋）楊億述（宋）黄鑑録（宋）宋庠重訂　說郛（宛委山堂

本）
又 說郛（涵芬樓藏版據明鈔本）
試筆（宋）歐陽修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青箱雜記（宋）吴處厚撰 稗海本
麈史（宋）王得臣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侯鯖録（宋）趙令畤撰 稗海本
捫蝨新話（宋）陳善撰 津逮祕書本
容齋隨筆（宋）洪邁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猗覺寮雜記（宋）朱翌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蘆浦筆記（宋）劉昌詩撰 同前
隱居通議（元）劉壎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菊坡叢話（明）單宇編 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明成化九年刻本
古今注（晉）崔豹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中華古今注（後唐）馬縞撰 同前
夢溪筆談（宋）沈括撰（近人）張元濟撰校勘記 四部叢刊續編本
西溪叢語（宋）姚寬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學林（宋）王觀國撰 同前
野客叢書（宋）王楙撰 同前
敬齋古今黈（元）李冶撰 同前
通雅（清）方以智撰 同前
陔餘叢考（清）趙翼撰 甌北全集本
退菴隨筆（清）梁章鉅撰 筆記小說大觀本
類說（宋）曾慥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續博物志（宋）李石撰 稗海本
藝文類聚（唐）歐陽詢等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續事始（前蜀）馮鑑撰　説郛（涵芬樓藏版據明鈔本）
初學記（唐）徐堅等撰　古香齋袖珍十種本
白孔六帖（唐）白居易（宋）孔傳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太平御覽（宋）李昉等撰　四部叢刊三編本
清異録（宋）陶穀撰　寶顔堂祕笈本
事物紀原（宋）高承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朝事實類苑（宋）江少虞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佩文韻府（清）張玉書等撰　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西京雜記（晉）葛洪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世説新語（劉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思賢講舍刻本
朝野僉載（唐）張鷟撰　寶顔堂祕笈本
唐國史補（唐）李肇撰　津逮祕書本
酉陽雜俎（唐）段成式撰　同前
雲溪友議（唐）范攄撰　稗海本
劉賓客嘉話録（唐）韋絢録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雲仙雜記（唐）馮贄撰　四部叢刊續編本
唐闕史（唐）高彦休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南楚新聞（唐）尉遲樞撰　説郛（宛委山堂本）
開元天寶遺事（後周）王仁裕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太平廣記（宋）李昉等撰　同前
墨客揮犀（宋）彭乘撰　稗海本

續墨客揮犀 （宋）彭乘撰 宛委别藏本
孔氏談苑 （宋）孔平仲撰 藝海珠塵本
雞肋編 （宋）莊綽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墨莊漫録 （宋）張邦基撰 稗海本
游宦紀聞 （宋）張世南撰 同前
搜神記 （晉）干寶撰 津逮祕書本
搜神後記 （晉）陶潛撰 同前
拾遺記 （前秦）王嘉撰 （梁）蕭綺録 廣漢魏叢書本
漢武故事 （漢）班固撰 古今説海本
遊仙窟 （唐）張文成撰 古佚小説叢刊初集本
集異記 （唐）薛用弱撰 顧氏文房小説本
集異記校補 （清）陸心源撰 潛園總集本
續幽怪録 （唐）李復言撰 四部叢刊續編本
獵狐記 （唐）孫恂撰 唐人説薈本
續玄怪録不著撰人 説郛（宛委山堂本）
雲笈七籤 （宋）張君房撰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道藏本
抱朴子 （晉）葛洪撰 諸子集成本
大覺普慧禪師語録 （宋）釋蘊聞編 大藏經本
浄住子 （南齊）蕭子良撰 續藏經本

集部

楚辭章句 （漢）王逸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楚辭補注 （宋）洪興祖撰 同前
楚辭集注 （宋）朱熹撰 同前
賈長沙集 （漢）賈誼撰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王諫議集 （漢）王褒撰 同前

張河間集（漢）張衡撰　同前
蔡中郎文集（漢）蔡邕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王侍中集（漢）王粲撰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曹操集（魏）曹操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魏文帝集 魏文帝撰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曹植集校注（近人）趙幼文校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嵇中散集（魏）嵇康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左太沖集（晉）左思撰　漢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晉束廣微集（晉）束皙撰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陸士衡文集（晉）陸機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陶淵明集（近人）逯欽立校注　中華書局排印本
顔光禄集（劉宋）顔延之撰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謝康樂集（劉宋）謝靈運撰　同前
鮑氏集（劉宋）鮑照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謝宣城詩集（南齊）謝朓撰　同前
沈隱侯集（梁）沈約撰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江文通集（梁）江淹撰（近人）胡之驥注（近人）李長路、趙威點校　中華書局排印本
梁武帝御製集 梁武帝撰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王左丞集（梁）王僧孺撰　同前
何水部集（梁）何遜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梁昭明太子文集（梁）蕭統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梁簡文帝御製集 梁簡文帝撰　同前
梁元帝集 梁元帝撰　同前
陰常侍詩集（陳）陰鏗撰　二酉堂叢書本

庾子山集（北周）庾信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薛司隸集（隋）薛道衡撰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幽憂子集（唐）盧照鄰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楊盈川集（唐）楊炯撰　同前
王子安集（唐）王勃撰　同前
陳伯玉文集（唐）陳子昂撰　同前
張説之文集（唐）張説撰　同前
沈佺期集（唐）沈佺期撰　唐十二名家詩本
唐曲江張先生文集（唐）張九齡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孟浩然集（唐）孟浩然撰　同前
王右丞集（唐）王維撰（清）趙殿丞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李太白全集（清）王琦注　中華書局排印本
劉隨州文集（唐）劉長卿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顔魯公文集（唐）顔真卿撰　同前
李遐叔文集（唐）李華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韋刺史詩集（唐）韋應物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岑參集校注（唐）岑參撰（近人）陳鐵民、侯忠義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岑參詩集編年箋注（近人）劉開揚撰　巴蜀書社排印本
高常侍集（唐）高適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宋）□□輯　同前
杜臆（明）王嗣奭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杜詩詳注（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　同前
讀杜心解（清）浦起龍撰　同前

唐元次山文集（唐）元結撰（近人）孫毓修輯補　四部叢刊初編本
錢考功集（唐）錢起撰　同前
晝上人集（唐）釋皎然撰　同前
顧逋翁詩集（唐）顧況撰　唐詩百名家全集本
孟東野詩集（唐）孟郊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孟郊詩集校注（近人）華忱之、喻學才校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張司業集（唐）張籍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唐陸宣公翰苑集（唐）陸贄撰　同前
王建詩集（唐）王建撰　唐詩百名家全集本
權載之文集（唐）權德輿撰（近人）姜殿揚輯校補　四部叢刊初編本
韓集舉正（宋）方崧卿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原本韓集考異（宋）朱熹撰　同前
韓昌黎文集校注（唐）韓愈撰（近人）馬通伯校注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唐）韓愈撰（近人）錢仲聯集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劉夢得文集（唐）劉禹錫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唐李文公集（唐）李翺撰　同前
皇甫持正文集（唐）皇甫湜撰　同前
吕和叔文集（唐）吕溫撰　同前
白氏文集（唐）白居易撰　同前
柳河東集（唐）柳宗元撰（宋）韓醇音釋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元稹集（唐）元稹撰（近人）冀勤點校　中華書局排印本
李文饒文集（唐）李德裕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唐賈浪仙長江集（唐）賈島撰　同前
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唐）李賀撰（清）王琦等評注　中華書局排印本
鮑溶詩集（唐）鮑溶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姚少監詩集（唐）姚合撰　同前
樊川文集（唐）杜牧撰　同前
唐甫里先生文集（唐）陸龜蒙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唐李義山詩集（唐）李商隱撰　同前
李羣玉詩集（唐）李羣玉撰　同前
温飛卿詩集（唐）温庭筠撰　同前
皮日休文集（唐）皮日休撰　同前
禪月集（唐）釋貫休撰　同前
司空表聖文集（唐）司空圖撰　同前
唐李推官披沙集（唐）李咸用撰　同前
玄英集（唐）方干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唐風集（唐）杜荀鶴撰　同前
黄御史集（唐）黄滔撰　同前
廣成集（前蜀）杜光庭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浣花集（前蜀）韋莊撰　同前
徐文公集（宋）徐鉉撰　同前
王黄州小畜集（宋）王禹偁撰　同前
東觀集（宋）魏野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武夷新集（宋）楊億撰　同前
肥川小集（宋）劉筠撰　兩宋名賢小集本
閑居編（宋）釋智圓撰　續藏經本

文莊集（宋）夏竦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正集（宋）范仲淹撰　同前
晏元獻遺文（宋）晏殊撰　同前
石曼卿詩集（宋）石延年撰　兩宋名賢小集本
宛陵先生集（宋）梅堯臣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徂徠集（宋）石介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歐陽文忠公集（宋）歐陽修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樂全集（宋）張方平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蘇學士文集（宋）蘇舜欽撰（清）何焯撰校語　四部叢刊初編本
清獻集（宋）趙抃撰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直講李先生文集（宋）李覯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宋）曾鞏撰　同前
華陽集（宋）王珪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溫國文正公文集（宋）司馬光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蘇魏公集（宋）蘇頌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臨川先生文集（宋）王安石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王荆公詩注（宋）李壁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鄖溪集（宋）鄭獬撰　同前
王校理集（宋）王安國撰　兩宋名賢小集本
蘇軾詩集（清）王文誥輯注（近人）孔凡禮點校　中華書局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本
蘇軾文集（近人）孔凡禮點校　同前
欒城集、後集、三集（宋）蘇轍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淨德集（宋）呂陶撰　武英殿聚珍版書本

豫章黄先生文集（宋）黄庭堅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淮海集（宋）秦觀撰　同前
西臺集（宋）畢仲游撰　武英殿聚珍版書本
陸游集（宋）陸游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元遺山先生全集（金）元好問撰　光緒七年讀書山房刊本
魯巖所學集（清）張宗泰撰　（臺灣）文海出版社印行本
文選（梁）蕭統撰（唐）李善注（清）胡克家撰攷異　中華書局影印胡克家刻本
六臣注文選（唐）李善、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玉臺新詠（陳）徐陵編（清）吴兆宜注　成都古籍書店影印本
樂府詩集（宋）郭茂倩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古文苑（宋）章樵注　同前
文苑英華（宋）李昉等輯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近人）丁福保編　中華書局排印本
御覽詩（又名唐歌詩、選進集、元和御覽）（唐）令狐楚輯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全唐詩 清康熙四十二年敕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剪貼縮印康熙揚州詩局本
唐詩三百首詳析（近人）喻守真編注　中華書局排印本
唐文粹（宋）姚鉉輯　四部叢刊初編本
全唐文（清）董浩、曹振鏞等編　中華書局影印本
全遼文（近人）陳述編　中華書局排印本
全宋詩（近人）傅璇琮、倪其心、孫欽善、陳新、許逸民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

社排印本
全宋文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巴蜀書社排印本
宋詩選注 (近人) 錢鍾書選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西崑酬唱集 (宋) 楊億輯 四部叢刊初編本
本事詩 (唐) 孟棨撰 歷代詩話續編本
唐詩紀事 (宋) 計有功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全唐詩話 舊題 (宋) 尤袤撰 歷代詩話本
唐音癸籤 (明) 胡震亨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草堂詩話 (宋) 蔡夢弼撰 同前
五代詩話 (清) 王士禎輯 (清) 鄭方坤刪補 同前
宋詩紀事 (清) 厲鶚撰 同前
宋詩紀事補遺 (清) 陸心源撰 潛園總集本
全閩詩話 (清) 鄭方坤輯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詩品集注 (梁) 鍾嶸著 (近人) 曹旭集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文心雕龍校注拾遺 (近人) 楊明照撰 同前
文心雕龍義證 (梁) 劉勰撰 (近人) 詹鍈義證 同前
詩式 (唐) 釋皎然撰 十萬卷樓叢書本
詩品集解 (唐) 司空圖撰 (近人) 郭紹虞集解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詩人主客圖 (唐) 張爲撰 歷代詩話續編本
六一詩話 (宋) 歐陽修撰 歷代詩話本
温公續詩話 (宋) 司馬光撰 同前
中山詩話 (宋) 劉攽撰 同前
後山詩話 (宋) 陳師道撰 同前

臨漢隱居詩話（宋）魏泰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又　説郛（宛委山堂本）
又　説郛（涵芬樓藏板據明鈔本）
又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又　龍威祕書本
又　奇晉齋叢書本
又　學海類編本
又　歷代詩話本
又　古今説部叢書本
又　湖北先正遺書本
又　筆記小説大觀本
又　叢書集成初編本
又　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標點本
又　宋詩話全編本
詩話總龜（宋）阮閱輯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石林詩話（宋）葉夢得撰　歷代詩話本
苕溪漁隱叢話（宋）胡仔撰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韻語陽秋（宋）葛立方撰　歷代詩話本
砮溪詩話（宋）黄徹撰　歷代詩話續編本
冷齋夜話（宋）釋惠洪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竹坡詩話（宋）周紫芝撰　歷代詩話本
滄浪詩話校釋（宋）嚴羽撰（近人）郭紹虞校釋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竹莊詩話（宋）何汶撰（近人）常振國、絳雲點校　中華書局排印本

詩人玉屑 (宋) 魏慶之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詩林廣記 (宋) 蔡正孫撰 (近人) 常振國、絳雲點校　中華書局排印本
宋詩話輯佚 (近人) 郭紹虞輯　中華書局排印本
宋詩話考 (近人) 郭紹虞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南溪筆録羣賢詩話 (元) 不著撰人　四庫存目叢書影印陝西圖書館藏明正德五年刻本
詩話類編 (明) 王昌會編　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湖北省圖書館藏萬曆刻本
雅倫 (明) 費經虞撰 (清) 費密補　四庫存目叢書影印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圍爐詩話 (清) 吴喬撰　清詩話續編本
載酒園詩話 (清) 賀裳撰　同前
説詩樂趣 (清) 伍涵芬撰　四庫存目叢書影印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年華日堂刻本
石洲詩話 (清) 翁方綱撰　粤雅堂叢書初編本
隨園詩話 (清) 袁枚撰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甌北詩話 (清) 趙翼撰　清詩話續編本
歷代詩話 (清) 吴景旭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歷代詩話考索 (清) 何文煥撰　歷代詩話本
養一齋詩話 (清) 潘德輿撰　清詩話續編本
石竹山房詩話論稿 (近人) 蔡鎮楚撰　湖南文藝出版社排印本
牛給事詞 (前蜀) 牛嶠撰　海寧王忠慤公遺書本
孫中丞詞 (宋) 孫光憲撰　同前
珠玉詞 (宋) 晏殊撰　宋名家詞本

東坡詞（宋）蘇軾撰　同前

花間集（後蜀）趙崇祚輯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南唐二主詞（南唐）李璟、李煜撰（近人）王國維輯補遺併撰校勘記　海寧王忠慤公遺書本

全宋詞（近人）唐圭璋編撰（近人）王仲聞參訂（近人）孔凡禮補輯　中華書局排印本

説明：

（一）此書目中每部之排列順序，參考中國叢書綜録酌定。

（二）所列撰者爲清代及其以前者，於其名前注明朝代。凡民國至今之撰者，無論存歿，一律於名前標曰“近人”。

後　記

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是一部兼詩學理論、記事、考證爲一體之詩話，不僅其理論甚有特色，值得研究，而且富有文史資料價值。然而，該書傳世版本訛異頗多，清鮑廷博雖作過一些校訂，然甚疏畧，該校而未校者隨處可見。又是書涉及典故、逸聞、逸詩頗多，一般讀者要真正讀懂，尚有障礙，而歷來無一注本。余不揣譾陋，自討苦喫，從一九九八年起即治是書，校理十餘種版本並詳爲箋注，歷時三年有餘，方成此校注一編。輟筆之時，雖未至精疲力竭之地步，然前賢鎮日伏案、校注古籍之甘苦，余已親歷而備嘗矣。

書稿成後，承中國古典文獻學學術帶頭人、博士生導師項楚先生首肯，將本書定爲四川大學二一一工程“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項目，給予經費資助，並收入叢書，從而爲本書出版提供了保障。否則，書稿衹能置諸篋底。在校注過程中，余曾多次向博士生導師張志烈先生請教某些問題。張先生不厭其煩，悉心指點，惠我良多。對此，余將永遠銘感不忘，並在此謹向二位先生表示衷心感謝！

二一一工程祕書楊文全先生，爲本書出版，曾數次奔波。巴

蜀書社各位領導及全體同仁，以弘揚民族文化、扶助學術著作出版爲宗旨，使本書得以迅速出版。重慶市圖書館曾爲余復印有關資料。四川大學圖書館爲余查閲資料提供了許多方便。余在此亦一並謹致謝忱！

書雖已面世，然不敢謂之完美。由於本校注純屬草創，加上余學識有限，故其中有個别問題尚有待進一步解决，且疏漏紕繆、顧此失彼之處或亦不少；又前言中許多意見，與前賢不盡相同，此雖爲追求真理，各言所識，然畢竟乃一己之見，未必皆是。凡此，切望讀者和師友，指瑕糾繆，多予是正，余將感激不盡。

陳應鸞

二〇〇一年六月三十一日

於川大錚樓蓼莪室